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二冊目次

皇明資治通紀三十卷

〔明〕陳建撰
岳元聲訂

明刻本

.....

皇明資治通紀三十卷

〔明〕陳建撰 岳元聲訂

明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往爲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

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諗又曰昔漢中

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

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

累朝致治事迹以昭示後世

朝自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

紀者子纂述是志蓋併圖之以成昭統

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

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

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

繙閱我朝

朝制書泊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

十餘種積於胸中久矣不能自制及時

時沾筆書之取其有資乎治可通爲鑑

者編爭次之參互考訂正其舛疑疎

之不足覺盈缺雖遠益長續貂荀李汗

班馬不計也矣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

垂統焉亦莫不有特筆焉

朝

洪武開國四

垂統焉亦莫不有特筆焉

永樂繼述

正德凡八朝

謂待盈守成也則全通紀具焉紀成就

辨非敢自謂昭代成史應爲後世秉

筆君承屬稿云爾啟運錄舊已梓完難

于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祖宗時士馬精強遼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真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聞因次錄閱事變不能自已於懷輒僭着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爲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皇明資治通紀

凡例

一 因述

皇明四百年事刻者鉅慮數十種而獨東莞陳公所輯通紀爲海內宗寶此非徒錄述信是非近公文義近簡暢歟故茲刻多仍原本無訛師心刪削

一 參攷

鏡往而泥一人之見則昭昭來而任衆著之辭則泛故自吾學編而外百家所榮無不成加考核其成彼此互藝而同異殊文顯微異義定標畫一之觀勿滋二三之感

一 編合

舊本正編之外卷各有述遺其文每涉繁蕪可厭抑且同是歲月而今人前後翻閱尋索不得快幸時迄觀邦是稍刪潤其事因其年月而編入之覽者庶幾稱便焉

一 訂補

政事之得失言之芳穢經久論定每多自隱而之彰功欲獲全亦可拾遺而補漏義取旁求意無造作

一 條理

舊本年月聯接而去殊少清楚今月易而事必更紀覽之突然

高麗先生訂合皇朝資治統紀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至丁酉十七年十二月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十二月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止

第四卷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年十二月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洪武四年十二月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洪武九年十二月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止

第九卷

第十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止

洪武二十八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止

簡改紀

第十一卷

宣惠卿建永樂元年至建文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永樂元年

癸未永樂元年十二月止

永樂元年

己丑永樂七年至永樂十七年十二月止

仁宗昭皇帝紀

永樂十八年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洪熙元年

第十五卷

西華宣德元年至宣德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辰宣統元年至宣統四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七卷

庚午景泰元年至景泰八年正月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十八卷

丁丑天順元年至天順八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十九卷

乙未成化十年至成化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一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弘治九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二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弘治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三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正德八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六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隆慶元年止

神宗光宗皇帝紀

第三十一卷

丁未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七年十二月止

甲戌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六年止

第二十五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嘉靖七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六卷

己丑嘉靖八年至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止

第二十七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八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九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隆慶元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七年十二月止

神宗光宗皇帝紀

第三十二卷

清聖祖高宗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高宗純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宣宗成宗皇帝紀

第三十五卷

宣宗成宗皇帝紀

皇明宣治通紀卷之一

東莞臣陳建輯李岳元解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

夏顏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人李二斬州羅田人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郡縣天下大亂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煽惑傳至順帝即位日久晏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益發河南北可夫十老萬開洛黃河故道民心益忿怒亂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又謂開河東為鐵甕側為鐵

進會規香歌求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爾等備兵至明年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張瑄起應道義素得林兒等復說言謂山童實朱徽宗及世孫靈為帝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變起官誦之為山童就擒具子韓林兒逃於武安時劉福通陷頭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光州息州果至十萬李二號芝上字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泗濠之徐許輝與其黨倪文俊

縣及黃州路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河陽荆岳徽杭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草寇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成願其天子出矣

王辰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定遠郭子興等起兵據滁州子興見徐額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珩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滁州據之元將徹里不化率兵欲復濠州不敢進惟具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由是民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賊以自保時太祖高皇帝潛龍在野託身於濠之皇覺寺及是大龍寺僧散去上親御監神上號傳若公以開基揭揭樂樂世宗皇帝親臨有玉符賜與張瑄瑄與張瑄上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宋王孫皇祖顯祖顯祖家州及皇孝仁祖厚皇帝樂太后陳氏從濠之西鄉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盛德子也先是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簡儀藥如九燁輝有光吞之既覺與香集體遂嫁焉及且有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向曉將將似忽灼燦如焚家人處人

走避之卒無所見數日後不乳食 仁祖求醫歸門遇一僧詢所由告之故僧曰夜子時發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多病 仁祖欲度為僧 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天災流行疫癘大作 仁祖太后遇疾同月辭世三兄嚆先後疫歿 土孤立無依乃迎先志遂託身覺寺師事高彬在寺多與微衆咸異之若寺兩月以成荒散還徒衆 上乃出遊江淮歷金斗光息頴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至是遇亂謀出處於神惟從雄吉皇南資洛通紀 卷之一

遂失計入城門者欲害之 手與遣入追至崇見奇之與大悅留參謀議死有征伐即命往往轉勝汗與由是益益振初宿州閭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唐施縣定遠與子興為刎頸交焉公亦尋女堪愛之術謂當大貴馬公諱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記之守與無之知已子馬公尋卒子興欲為女擇配謂 帝諮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與妻張氏曰 帝欲與兵事者不與遂妻之節成功業一旦彼為他人所親 帝與兵事者不與遂妻之節高后也 上既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測為尚大長

太祖御製文集紀夢自敘其起兵之由曰昔在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土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頴斬黃民皆為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聚凶徒數萬當時貪官污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三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劉探四鄉焚燒虛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塙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民失依望棄願效避之心萌矣俄而胡師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濠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遠巡不進惟是肆掠良民得之則以絲絮遺稱爲亂低獻係於腰箭於腰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胡師遂遠避是役胡師入城令勢共倚以相拒以分則穩如失焉若以胡師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議者以爲胡師自是始退云當是時尚潛草野託身縹緲兩畏而難前欲得爲充虞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藉於佛藍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三民人盡絕衣巾皆絳絳絳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穉子充慈之特親神道凶趙吉惟聖決之若詩出境以全生服焚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詩詩舊則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雙

投之於地其筭爻陰之前所祝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
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予篤然而祈之神不爲我決既
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以陽筭予備換以往以
筭擲於地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
復陰之以筭投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
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筭以逃之筭落地仍陰之更祝
神必逃神當火我以陽以筭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筭不
陰不陽一筭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
昌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筭陰之以筭投於地果陰之予
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六日至城門守者不由
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參軍又佐幾兩月
得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事嘗觀陣首之德
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
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振撫當年冬移
趙借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議後非追棄數百人而歸
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練
之六月取情湖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軍城
以守之又明年春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
乙未夏六月觀渡采石江下舫執丙申入建業又數年
西定湖湘東平吳楚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庚寅

正月節即皇帝位朕許之

其補此大義
聖祖起兵之由舊史知見一統之業無於御覽一筭去
徐壽道其將丁普勝等陷漢陽諸郡元威順主寬微不花
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又遣留法興陷安陸府知府
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同知月吉輪出戰衆潰又攻沔陽
推官俞祖述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許輝誘之使
降遂祖罵不報壽輝支解之○徐壽輝被江州蒙古總管
李嗣戰死

三月元兵屢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
赤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
大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達義士
王大用往喻國珍拘而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山諸山不
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
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
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
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
斬之前縛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
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
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隴西
地震百餘日○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供與交歡

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五月元御史微微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多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從故宋帝皇子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宗屏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微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博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十一

宋紀一

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博霄曰賊寇杭城予於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遂遣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博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冷不取誰任其欲復拔劍願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侍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新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博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

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統兵攻破徐州芝嶺李適去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頃石數里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驛臺徐壽輝將趙普勝

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爲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

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

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燾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

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入趨銅陵克之擒燾奪其船六百

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

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復湖廣縣冠江

州獨兵守之命汪惟恭攝外縣由是吉自據晉陽林綴江

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臣賊乘太艦來攻編葦夜塞

上下流火之星告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

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廬室召蘇羅拜饋

食星吉斥之凡七田乃自力而起赴拘再拜曰臣父竭矣

遂絕星吉河西人撫慰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州王時二以本以窮屢來奔子興反屈

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齊寶魯死困解遂據濠州換

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承義王

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

因其時降乃以爲賊將之計而使其賊失其常計不覺
之無端是賊其然而使之再敗也元朝
處置至此豈不謂之國無人高者哉

五月張士誠與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高郵元淮南行省
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
以左丞僕魯篤守高郵出李齊守解州潮會數賊呼噪乘
間入掠城中僕魯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卽入據高郵
李齊聞變還赴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
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搯齋詔諭之詔言請李知
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
又叱齊使脫齊不屈大罵曰吾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
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刎之時論大廷三魁若秦繡秦不花
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
軍乏食且無所歸欲來降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遣騎
士齊聚等數人從行既至其帥出見請命上曰郭公與
足下有舊聞他敵欲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則與俱往不
則移兵避之其帥諾請留物爲信上解佩囊與之彼以
牛脯爲獻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止
卽率聚等三百人復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
把頭者聚聚於遠谿昇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

人定遠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
獨以二萬餘衆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
乃舉衆降由是軍聲大振衆傑響應○定遠人馮國用與
弟國勝率衆歸附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愜國勝美貌長
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論孫武子論兵法夜
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衛鄉曲至是遇上
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上見而奇之曰爾後服若
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
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
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
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卽吾意正如是遂徠以心爲傳
兄弟皆壯健驍勇與政類驍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
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聚鄉曲壯見其爲長者禮之
與語竟日皆合出坐決壙壘幕下簿書記預謀議贊軍
務畫餽餉其見親信○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
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特案廣及謀事者多毀
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
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
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率衆歸附復沈
鷺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

至是率所部伏謁 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隨附
 德興驍勇善戰而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
 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酋
 帥降其衆○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
 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
 衝 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滁州人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
 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敵近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
 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喜其才勇可爲驍將即
 命爲帳前前鋒○兄子朱文正及姪子李文忠來歸文正
 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焉文忠曹國長公
 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禕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解
 至是皆來歸降屬復陳 訖禧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
 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兒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
 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以歲
 因兵亂父母俱亡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
 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往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
 盱泗以二人齎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
 戰士多死早往亦下惟均 上引狼夾益甚子與彭

孫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使令嚴明軍
 容整肅乃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
 羅源因攻滁州連江縣巡檢劉清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
 數與鏖戰清中箭墜馬被下馬援之俱被執落罵賊而死
 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瘞尸斂葬健歸請帥府
 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許爲上流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
 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歸清
 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皇朝神宗丁酉劉從考是歲復父之讐建寧以賊君之賊
 以保其不反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防中運氣之術號攝兒法攝
 攝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璽寶善秘務法元主著
 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御璽寶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
 有四海不過保有其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法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房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辯最象
 牙冠身被綵絡大紅銷金長裙雲肩合袖天衣綵霞

駐橋各執加已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首
管小鼓等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管者長安送不花
領之過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
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塔希魯帖木兒及老
的沙等十人輩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慶押甚至男女
裸衣監所處室曰登即凡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
淫而僧侶出入禁中無所禁止愧日外開皇太子既長深
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議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
梁明賢於戰紀卷之一
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並原證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
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都大破之士誠突圍
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濟陽
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
六合受關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
棄大事 上言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
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騎神弗吉爲辭王乃召 上將
兵往亦令騎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

於是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
日暮攻壘垂陷復去之明日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
兵致疑 上以計帥之乃斂兵入備糧糧道婦女倚門戰
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
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
攻滁 上設伏淵側令再成奔走誘之渡淵伏發城中鼓
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人胡大海來謁大海
長身鐵面智力過人○述見語令用爲前鋒○濠州人
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與祖剛教有膽氣志驚猛有智謀二
人年皆十九○時士誠客居著滁陽王王子惡其勝已
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王子來邀王即與
往舉無難意二子喜其應計迨至半途王遽躍起馳還
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回罵王子曰如此來我
不去矣二子問故 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
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還
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友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謁
見謂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
非明公而誰 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驤鳳目
天地相朝五岳相開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言洪亮實不
可言受命應在于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沙中伯由

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
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相因譖之脫脫改
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奏塞因不花等劾脫脫出
師三月塞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
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附節食淫玷汚清臺章三
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竄寧夏陞泰
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闕察兒加大尉雪雪知樞密
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
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
對明實治難紀卷之一
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抗天矣遂
軍固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席捲
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闕察兒等
節制客省副使哈喇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處之罪
今日身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
棚穿廊兩幾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
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垂
前宮山下游于內往來遊竹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
製宮船高六七尺廣半之其下爲機軸盡其中運水上下

樓上設三聖殿樓殿立玉女捧時刻當時至輒浮水施
左右列二金甲人一縣鎮一縣劍夜則神人自能拔
而擊無分毫益鳴鐘鉦時御鳳有側者皆自朔舞僵之東
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官前遇子午時自能輟進復退
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掛牌一日古百工技藝事以謀供作或可巧以盡獻上
心也今諸所刻刻而皆非工之罪矣故
當時都人爲之第口皆云其巧非工之罪矣故
故錢父子始此無慮云其可得乎
乙未元正十五年
宋主降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餘師乏糧諸將謀所向止曰固守孤城非計余欲
謀所向惟和陽河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
守與徐張張將將與前衛張張繼後約相距數百里
天祐青衣兵薄城率其高麗再成與即鼓符歸建其府
從他道就食遂餓餉約無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高夫
必已進連率衆直抵城下元平聲也先帖木兒開城以
飛橋親兵出戰再成不利中與走東皆潰元兵追之
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
之元兵敗走追臣和州小西門天祐等和等奪其橋橋在
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也子與聞
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怒謀於
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上令合餘三門兵於南門使

孫德崖市呼使者人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懇
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殺之以誠口是遠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人言彼必畏
倂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子興猶未
知和州已拔命 上卑鎮無徐遠參謀李善長及駝勇數
千人往救殘兵仍貌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
之 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 上總守和陽○初
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
惻然卽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潞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
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卽當悉還
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既獲
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郭曲未盡心服惟潘
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遷入茅城和州舍山次
仇成來歸二人皆驍勇有膽畧 上皆留置麾下○上
與張天祐等議分變和陽城計廣家爲十分限以丈尺刻
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拒
御之時元太子禕暨及樞密副使絳住馬民兵元帥陳也
先各這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
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等
兵擊却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潞州舊帥

孫德崖之樞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
舊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卽自潞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卽
欲往其軍先發德崖遁後 上遂其軍出城行二十里
忽城中走報潞軍與德崖軍鬪德崖爲子興所執 上大
驚亟呼駝文吳祐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急皆
異志亟執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
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 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
手亟遣徐遠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以出
德崖於是 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旣而徐遠等亦
脫歸
三月子興卒 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
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
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欲爲已用檄潞陽之王郭某
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夫
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率衆來歸愈
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
俱戰歿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
至是率所部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潞州懷遠縣人常遇
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
三爲羣雄劉聚所得受其號勇拔居左右每出戰必鼓勇

爭先聚深喜之遇春見某日事剽掠無遠圖察其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固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按自其安國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姓名略見於史復成二人為廬和人韓皆淳熙人也昔人云其功多起豐沛元武名將半出南陽蓋亦工游說之地未必僅指聚雲俊英韓聚雲之士生乎其間以聚雲為之散聚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果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

伯仲與其弟席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桑世傑和州

含山人華高等各率眾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軒冠蓋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害聞

上駐師和州衆傑奮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率舟師東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

善長曰吾眾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之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引

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聞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

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

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行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苦潤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時果縣人金朝與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諸軍既集威聲雄振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

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退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復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州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懷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

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索慮吳安

通朱仇隆等為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藏而太平城

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報報軍士楊慶大

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遽令即斬以徇城中

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

謂習等曰龍安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乎上曰足下之言甚

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預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陣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體鳳年置旗幟及將士職永皆有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瑒率衆歸附瑒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諸縣皆下之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一

三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元兵圍亳州韓林兒走安豐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期以礮數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潘師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瑄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瑄先許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入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軍之將校皆吾親故喻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縶子海牙

阿魯灰等見瑄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谿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瑄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未嘗食實據之不意其衆遽降自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矧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曰吾久知其不誠然瑄之爲乎豪傑心乃召瑄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瑄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在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於義惟託彈正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南取往東賈若爾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縣其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及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潰乎進○宋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

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勳宜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案奈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堃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寇堃先及覆謀殺之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堃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堃先死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堃先既敗其子兆先復陳兵扼督方泊船于海牙復擁舟師結寨來兵旌旗相望翼斬之勢極銳翼有乘間報復之志云堃先死其子兆先復陳兵扼督方泊船于海牙丙申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堃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寇堃先及覆謀殺之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堃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堃先死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堃先既敗其子兆先復陳兵扼督方泊船于海牙復擁舟師結寨來兵旌旗相望翼斬之勢極銳翼有乘間報復之志云堃先死其子兆先復陳兵扼督方泊船于海牙二月我師攻營于海牙砦破之時我師將士皆渡江而聚屬尚兩和州元兵結砦于石南砦不通命帝遣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取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擒之且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悉俘其兵船營于海牙僅以身遁自疑元兵花江之勢衆翼大則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按金陵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城地初子康公金陵之故城據漢書曰神康與曰建康晉曰建康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師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衛番馬國用一人臥待臥損傷上解甲酣寢遂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櫓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不能支死於兵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故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入君守有能相復並功業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汰除之於是賊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舉附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並嘉福壽之忠命爲棺金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事所部降附茂才新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冠江主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成裕漢石反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伐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效合潰散堅寨於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裹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

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爲士今日履敗大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賊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嚴軍士之過欲賞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軍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都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鎮江爲江洲所奪復爲鎮江舟楫所阻四月士誠寇宜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奮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六月命御愈邵成率高善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彰德李實如黃爪生黃爪民皆無家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迤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參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初張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答納失里

戰死完者以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曹寶奴擊敗士誠克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朱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張瑄善揚源果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瑄王瑄爲都司王瑄爲照磨樂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統以陶安陳瑄等爲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司以劉頤泰爲副理問置刑按察使司以汪瑄爲按察使爲參政事置兵馬指揮司置察所僞以達必汰爲指揮知鎮撫鎮江秦縱龍鳳虎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討虜壯元爲校官遷至江南塔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逃避居鎮江王師將取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派派城當爲吾訪此以敵帝徵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達親至上真卽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達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間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帝稱爲老先生前

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丁衡率衆歸附有贊力膽
舉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
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上知其才命在衡兼下
○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
備名誠遣首逆據昆陵○今蘇州府城相望
八月 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自駒場入爲
賂○綱司官宿與第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
奸利查得輕賄始施頗得衆心○已之夏士誠因衆聚
起兵陷泰州據高郵自稱成王國號周建元大祐元朝命
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謠言下詔貶
皇明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脫脫脫師大潰敵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
海攻陷平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爲勁敵
戰事始於此○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帽裹
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狗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
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唐李二將以去乙亥 太祖
遣儒士楊寬通好於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
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
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雖鄰守閭保境恤民
古人所貴吾其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
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唐李不還尋誘我斥候以

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太
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貧販誦許多端今來寇
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之徐達先機進取川其詐謀於
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張士誠曰
師以薄之 太祖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
北沿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
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無圖使其勝勢不可當
吾今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
用士誠驍勇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旌交均用鐵騎
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驅馬蹶爲先鋒刀國寶王虎
子所獲奔擒其將張湯兵騎譚沈琳即士德妻營謀士
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破擒士誠氣沮則衆欲圖九
六以誘致士誠九六聞達書士誠得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十月星順次名化爲石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淵等復敗士誠弟
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
乃率舊取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伍百兩白金三百
斤以爲餉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罪召召兵之罪且許其
歸我使臣將枝印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苗去助後來戰徐達被圍於

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諸軍圍而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二月長餘謝元帥率眾寇廣德守將邵愈等督兵出城奮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

下西元至二十七年

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答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刺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承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剽遣毛貴率兵攻元膠舟陷之聖朝諸將記卷之一崔德復攻破商州後漢書張武嗣後殺其樞密院倉脫散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後漢書張武嗣後之趙長安分兵東界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承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恩誠曰賊素懷察罕帖木兒之名承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亂已論久不決恩誠曰吾兵弱甚且失守使將安歸乃移書求救於察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恩誠書即提兵五千約李武等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貴自勝州攻陷萊陽元守臣孫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博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博霄乃提

兵赴濟南太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樞密院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請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博霄以老疾辭請以弟郛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眾未幾復命博霄守河間之長蘆博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博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博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元史卷一百一十五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張士誠將趙打虎似兵三千迎戰敗之迨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興元史卷一百一十五張士誠將李福安悉其黨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譚祥卿者避亂擊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川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立永興張元帥府以耿炳文為都統帥統兵守之未幾張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哥與來寇耿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元史卷一百一十五三月克常州被圍既久敵衆乏食力不能支偽將呂珍復潛遁去城遂危立常遇春分樞密院命同食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太祖親往督師命遣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定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亮祖廣州人初爲元將與太祖爭時亮祖乘勝上書其勇悍賜金帛仍舊官太祖復殺亮祖我軍爲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被殺亮祖見上曰爾等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之使從征

五月俞通海張瑄等以舟師累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紆澤盡獲其衆而還於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瑄同俞何文政率兵攻秦興張士誠遣兵求救瑄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秦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我師克青陽縣

六月俞通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張瑄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散繼祖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權良爲分院判官○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爲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第

吳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軍容甚衆每寇至輒破走之

按是時江上賊北有張瑄南有張瑄與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與張太湖水口控大廣德諸郡江陰大邑賊必欲奪之故得長與諸郡士少騎不敵出廣德還官欲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游大江上金進二邑說爲代有欲與張瑄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遂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師汪同率所部來降○時張士誠兵據江陰之馮駱沙卡使命徐達督諸將進攻○時張士誠船載江攻之遂克○張士誠大將呂海及朱白雲等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建寧劉先被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既推大刃救李喜善趙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統德府漢南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降於元士誠既敗爲我師所害南攻嘉興杭州又爲諸師楊完者所敗士誠氣沮乃請降於元江浙丞相達達帖木兒願就招安達達帖木兒亦幸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克之未幾復取安吉將湖州屬州師至一鼓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廖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城下令攻之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天完僞將洪元帥斬之執副將魏壽餘天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迎戰遇春等復奮聲大敗之友諒河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豫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韓林兒將白不信既陷秦隴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據警昌以李濟喜守之不信趙鳳翔元察罕帖木兒誘分兵入鳳翔城內還縣者誘不信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比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英亦賊噪出內外夾攻呼聲震地不信與大潰及李濟喜奔四川○上聞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楊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號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尉元鎮南王瑄羅普化鎮揚州和降明鑑等以為涼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

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眾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人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寒不熱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業若知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庵其眾使近明鑑等不從呼聲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川所殺明鑑等仰城城兒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乃出降得其眾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孥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眾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未回城守兵甚少苗軍淹至城郭愈急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呂昇等餘皆遁去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王珍據成都先是倪文俊陷川蜀令王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珍遂自據成都都縣皆附

皇明資治通鑑紀大觀卷之一

戊子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岳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搗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旣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盡，乃并軍樹欄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麻軍、東門友諒、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環集，闕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七

1. _____

File: _____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破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關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刎墮河水塘中兒妻蔣氏妾下郭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關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卽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關聞強承申而出嘗戰矢交下士以盾蔽關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哉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率諸生講郡學令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關入朝以國步危感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爲賊不屈一

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永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
戶盧廷玉葛延齡丘卷許元瑛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
安慶推官黃禿倫反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
濟事聞贈關平章政事追封曲國公諡忠宣嗣於五經皆
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
論也爲纂籍亦工初關既死賦義之求屍瘞中具衣冠葬
之西門外

宋諫議大夫開封守城被寇六年小大二百餘戰賊必勝其
所用皆不遇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咆之吼而敵之刃
忠義故其心放死而不可考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
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獨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
皇朝寄諫疏疏卷之二

皇朝寶訓前

考貞翁學於

門

卷之四

先是余關使判官莫倫亦市鹽漸樂遷海龍澤等處遊其倫亦自稱安慶使者上聞之曰余公名臣使當遣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要勞終還還且曰昔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亦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有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振而莫倫亦遂得生還

友誼已廢

大號雜貨全

楚陸然

而太祖提一

之計議江而東者又悉有被家以女堅城不惟信兵皆
底然自嚴防輸身受諸賊則亦安能從家而即海兵孫
馬以御四步之賊而此今之計議其起與同如也
以足而論今之計議其起與同如也
使之然乎其後及諸軍之安其然之方而計議
臨川本為昌有步卒公同之計議其起與同如也
日臨川本為昌有步卒公同之計議其起與同如也
計議其起與同如也

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上諭之曰此因兵紀從防旗
犯民廢耕耕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陟專掌水利今軍務
實廢用度為急理時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
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
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
無益於民而天害之則非付任之意也令樞密周愈慶永

安院判愈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陣
樂瑞率僞州判未定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
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未定等海舟奪回馬獸

沙擒樂瑞

松國明諸大將死是下等將家世傑
李元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二月文

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帳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
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驕富莫有聞
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

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嘉獎文忠

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
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
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械載巨筏
中乘流而進水寇敗之亦遁○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淑
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諫東昌毛貴與元將不爾美戰於
好石橋敗之不爾美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
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六處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士誠

攻懷慶為元將周全所敗士誠轉攻潯陽縣縣將
不花死之立何宛察釋帖木兒遣兼招安復獲
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並柳林元宛察副使薩不剌
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被毛貴殺貴遣使諭濟南田豐
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伯元其軍
同諸郡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還擊之福通兵敗走
察罕又會李思齊張泉郭郭釋善拜帖木兒定住其
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華昌喜敗走四州李思齊奔
哥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討哥同謀殺拜帖木兒
出七船通遂入濮許自步軍之於兒者之以為都建關

先生破頭滿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
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
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係
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
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

四月陳友諒破隆興○友諒遣趙普勝寇陷池州守將趙
忠戰死○張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良力戰却之擒
其卒三百人

五月苗楊完者率眾屯徽之烏龍嶺邵愈李文忠合兵擊
却之

皇朝實錄卷之二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趙
爲義門俱避山谷即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注毋侵掠
元帥趙德勝謝再興等率兵畧石埭縣與陳友諒遇戰敗
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張遠道及鄭等四百餘人○張士誠
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津大破之又破江蘇兵
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石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將周全有鄧周全殺伯帖木兒
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馳其民入市禍通達全率兵攻洛陽
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僥倖退師痛通怒其不遜

殺之毛貴攻元勝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解德關先生
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
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與中都諸軍聲大振乃還
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督李震死
之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
李福壽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縣降先是江淮
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河廣招至累破
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
慘不忍言士誠爲所窘既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

皇朝實錄卷之二

帖木爾亦厥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
完者兵敗自殺部下皆降敵兵等遂擊所部將李友忠
納款完者既死士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達識帖木
爾無如之何未幾嘉興紹興皆爲士誠所據
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獲
舟千艘馬千疋○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
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
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之破之必矣遂等乃
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徐力益攻城遂拔之○何如
樞密院事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還臨晉○張士

說宋于太湖乘勝深入過僞同舍呂玘與戰不利遂爲所
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
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爲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
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鄉縣民間豈無
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
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
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歲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澤雄制
據上同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太
海率兵次蕭紹九之逆攻發州今多不計○十六月上
命李孝長徐達皆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士滿在征
所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達等咨時務訪治道獨
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
稱臣上悅命稍惟帳密議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人王宗顯前先在婺城據
宗顯少習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
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
心回以告上喜曰我得婺州今汝作知府逐逐攻賊道
敗處州參政石抹宜孫所遣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同
金海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請

臣行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
日於本部將師家以明順逆兵既入城敵惶惑失措遂擒
帖木烈思并院判石抹厚孫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攻婺
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瑛王胡翰江
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數陳治
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
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
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無不欣悅上既撫定寧
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之因克城雖以武而
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
寧越亦必開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兵不妄殺
人釋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大烈則人必避之爲
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象其福爾等
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十一月壬午上第
三子生
已亥元正十九年
正月朔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
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限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
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禮

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人服大海感信時萬戶沈義以衆來降○樂平儒士許璣謁見璣聰明過人至正月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酣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僕渴方廣搜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璣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上喜

聖朝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一

即授博士留帷帳恭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令遂爲知府○命樞密院判耿希武率兵屯精靈縣遂青龍山窺取處州黃龍四面斗絕并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其來咸搗敗之○鄧愈領兵暮浙西臨安大破張主誠兵於

開林寨

二月張士誠兵侵嚴州李文忠率兵從小北門遁鮑瑛碧溪塢與戰大破之○張士誠寇江陰經趙嚴江僞將蘇同舍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橋良命弟

統軍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人燬

營吳敗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空之生獲其將士五百餘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未幾寇侵常州良復遣兵開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狼狽奔竄倉皇旋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其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華時無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衛往援誓以破賊自許敗走其兵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諸人說降的斤叱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賊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皮掘鼠羅雀狼老

聖朝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二

藉以食尋城破的斤戰死○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止遣使往慶元今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不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闡爲質上曰古人處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閭而遣之○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

上起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諱於壽終絕
 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府之太平縣總帥惟賢命
 萬戶陳允同義士江炳平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
 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會院水總兵與陳於柵江口復
 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人爲諺之曰寧越爲浙東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討建康以爾爲右故特命爾守
 其衝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顔不花徇其人
 多智衛石林宜孫等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
 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會常遇春同心協力埃
 間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
 璉期發治通鑑卷之二
 原第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黨竊繼祖尋執趙
 用殺之○張士誠遣將張侵常州吳良督兵與戰於高
 橋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
 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賊破走之自是賊
 兵不敢窺嚴州○徐達命通海趙德勝等擊趙勝柵江營
 大破之賊乘舟走獲巨艦縱火自燒退復池州擒僞帥
 洪鈞等時上親征浙東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遣徐
 達同知樞密院事諸將陸續各有賞○樞密副親兵都
 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馬國用之典號軍也我太祖創具導從有方幹金
 去道其死也上賜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墓改黃道
 爲野田公暨傳
 以常遇春爲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米馬兒
 守金華馬兒本姓徐上養以爲子
 按我太祖初起國初時色克賊多則言子自心腹與
 者皆同字如徐國初徐國初徐國初徐國初徐國初
 以先克州州徐國初徐國初徐國初徐國初徐國初
 六月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上以無爲州逼近肘腋未附命元帥朱文遜秦友
 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張德勝等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
 聖明資治通鑑卷之二
 擊擊破趙普勝部將明總管兵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奏政
 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等復大破之斬獲馬騾牛千
 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
 九月常遇春初大海進兵取衢州元守將張院判以兵拒
 戰擊敗之奔入城數日復出戰復敗而入十月克之○張
 士誠遣兵侵常州吳良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
 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
 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按我太祖之初起國初時色克賊多則言子自心腹與
 之功臣皆爲故上之功臣皆爲故上之功臣皆爲故上
 之功臣皆爲故上之功臣皆爲故上之功臣皆爲故上

初蔡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護數萬福遠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據附詔以蔡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

皇朝實錄卷之二

十一

卷之二

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敗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

州守將參政石林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聞志胡深知天命有在敎宜孫問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等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合攻之大敗其衆連拔桃嶺葛渡二寨遂破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令再成統兵俱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俘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活

皇朝實錄卷之二

十一

卷之二

識帖睦爾往來說

十一萬石至燕京

○元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庚子元正二十年

正月元正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時諸郡方國珍歸附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子誠幼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屬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諸以時事甚見尊

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僧道原字文公諱諸同遊者皆以為虞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僧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愚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有復舉基為行省都事基建議以奇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請於朝廷安方氏路准招安授方國

珍以官乃駭基擅作威福羈管於郡縣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未幾行省復起基用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田

里者相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撥亂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旬跋之業也舍此不為欲德德安之基曰吾平生益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乎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即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

○學府其書其備基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

量明資治通鑑卷之二

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管倉儒學提舉司提舉道世

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管田司發遣是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等分守縣斬首五百餘級

四月上第四子生

五月徐達常遇春授安慶州陳之冰陳陳友諒盛兵來

移遇春料彼必攻池州以蘇靜守城而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果來攻城伏兵四合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院判花雲知府許瑗皆死之初友諒率舟師入寇聞城雲與朱遜等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文遜死之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南西南士卒緣舟尾板塼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餓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君主必城汝斬汝爲脗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碎雲首縛於舟檣

皇明宣宗皇帝紀卷之二

雲所至死罵賊不輟妻邵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邵氏抱兒泣謂家人曰賊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邵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邵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耳釵漁家鞠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清軍奪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蒿中者有連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達父老號奮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所指氏非兒莊年上亦立實兒於膝

日此將種也命賜雷老承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感其神異

陳友諒試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米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基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暑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逃米輒飽劉基衡張身不衣鎧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沒奔逃者及可破賊爾市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金銀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諸將直入侯隙擊之以取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

張士誠同謀送康寧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將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縱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

順流而進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
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
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
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
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勿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
道以襲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習掌事友諒其書
令密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
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
失及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
則東寇勝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
諒軍中友諒見閹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穿
江東橋又問榜何如曰沐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
康公吾卽至剛呼老康爲號閹者急歸具以告上曰虜
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甯治之及
旦而榜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還歸言友諒聞新河口道路
又於新河口鑿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
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於南門外楊
瑄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
大軍於廣龍山今喚作獅子山令持幟者懸黃幟於山之左懸赤
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

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揚聲整兵
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
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
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閹者之謀卽以弟龍五王者師
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樹其旗號呼諸將皆
上衣巾中夾書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衣束衣戰上曰
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大無雲果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楊瑄諸軍銳前
按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聲震
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
望野實迫近宋之二
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趨舟僅潮退舟
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
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寨斷江壩倒由江海龍者
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舸卧床
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唾也時降將張
志雄言於上曰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行今旣敗走
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
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賊大潰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
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阜旛軍隳黑
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

師進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餘糧堆積故為友誼角所屬至望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城二十餘步增築城守

因述

按張德勝之死也 上海仲不已後也

村泰因公說等 太朝仍保保侯侯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 上命大海出兵擒信州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以往道循

州都事王楷止後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虜信為友諒門

戶彼既傾國入寇豈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

不可今出偏師設若綢敗非獨虜信不可下吾獨先鋒驍

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

聖明實治通紀卷之二

迎戰大海擊敗之虜兵攻戰守不能禦眾潰遂克之○服

申改信州路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翼元帥

府以葛俊為元帥周隆為副元帥守之

七月 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都陽院判于光左丞

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

鄧愈往鎮之饒漢都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城愈與

于光等連營以拒之屢殲其眾賊兵乃退○遣千戶王時

詹口金往方國珍附格海舟至燕京都察院朝及察罕帖

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先是都察院通商汴梁迎其主韓

林兒都之遣將四出攻畧白不信人刀放李喜之等趨關

中破秦隴關先生破頭潘等趨山西破晉冀轉畧上都至

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破河間直沽薊州直隸元都其

勢大振然福通等皆無遠圖兵無紀律惟事屠掠所過無

不殘城北方苦之役皆為元將察罕帖木兒所破察罕者

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鄉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

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山

西秦隴等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隴關隘荆襄河洛

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精銳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

特遣時往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

朔上累遣博士夏育楊憲等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

聖明實治通紀卷之二

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賊地不至今若奉正

朔實慮強士誠陳友諒來攻援若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

為名彼則無名罪我况為元朝首亂元亦惡之不得已而

招我四兄弟授以職名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多發

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 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

之候我克蘇州彼即欲奉正朔還矣○時安慶為長江上

流之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及陳友

諒陷太平弒壽輝疑普勝心不服乃誘殺之懼別將守安

慶而用普勝部將張志雄使帥兵復建康志雄怨友諒

故龍江之戰無聞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計我師遂進克

安處 上命前果湖會院僧伯仲守之友諒尋遣其將張定遠復被安慶伯仲復走還至龍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賊將遠遁宜尋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波江勳舊宜曲赦之 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絃一條令自書指其弟唐會行板翁院事

十一月朔黃河冰凡二日

十二月癸上諸軍兵探分奉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薩元帥花剌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

辛丑 不詳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

彼彼盟耳奉之何為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象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

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

立茶法今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復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庚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王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

上遣傅士夏慰陳顯道諭方國珍曰顧基至誠禍生

於方國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密遣使對使者謂曰鄙人無狀致煩調遣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遣至是遣其檢校燕輦來謝曰以金王飾馬鞍轡來獻 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農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德濟以兵少聞賊圍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得率師由雲溪以進

德濟聞援至乃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

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 上

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

江西友諒遣昌守將王漢二兄也命漢二招溥使歸附

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乃下井陘出壘擊過

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敗宋將田豐等○等兵遂復東

昌宛州又遣其子騰廓帖木兒率問思孝等會關保虎林

赤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

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敗察罕以豐據

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上誠俱降於察

罕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隆

又攻宋滑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開道

宋兵復南畧泰安通益陽止狗濟陽章丘中縣濰縣
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山東獨益
都未破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保
等逃

乳征陳友諒先是上怒友諒忤逆犯我近疆

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
用及安公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倫通海趙德
勝等潛以精兵構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攻城自耳
及暮不復刻基以為宜遷版江州今九江府傾其巢穴

上從之遂悉師而北張瑄趙普勝等皆迎降師
徑抵江州距江州五里許設寨船如之數為神兵泊於
下倉皇擊其妻孥夜奔武昌張瑄等遂克江州乘勝進
州及黃州興國黃梅清江浦安慶下之海安等處
部歸附友諒其先陷州人徒從州後徒楊山胡景純
時初從山東李德之起兵將攻劉太對李喜之敗歸明
珍王珍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王師攻江州
友諒率眾降止張瑄以都則為第○遣使招諭江西諸
郡偽漢江西行諸將和則英歸附南昌見江州已被遣
部將徐仁保諸軍討賊事止若等事止初有難意

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劉仁
傑至言足下有敘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
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餘年於茲奇
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
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
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當赤心以待之
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
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
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
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癡見侮猜忌若此事克何成近
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驅張瑄張瑄張瑄張瑄張瑄
如收觀吾諸將恩遇一無所聞張瑄張瑄張瑄張瑄
陳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有觀
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還勞一卒以完賊來歸者
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況下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
吳宏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陳普祥皆遣使請降○命
趙德勝康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德勝
領兵襲浮梁偽漢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寧國偽
蕭總管五千餘宋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

定○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在承鄧

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開會院鄧

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請愈計以其地請愈察其

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

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

縣印請降愈得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

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還歸新

淦○乙卯改撫州路為臨川府建昌為肇慶府未幾皆復

其舊○遣都事汪河使元察罕帖木兒通好先是察罕既

討平河南兵威大振是秋復討平山東諸寇田豐王士誠

等皆降遠近震懼上放命河通好以親之○張士誠遣

其司法李伯昇率師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敵勢甚

盛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貴榮等三路督兵往援

之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寇悉兵圍城

結九寨爲城車下瞰城中邏士石填濠陞放火船燒水關

攻城甚急炳文於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十

一月上在九江聞報亟遣節度使將兵往援兵至伯昇

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

餘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正月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既降我太祖遂發九江如

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

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濟餘千吳宏袁州陳普祥黃份俱率

衆來見等州降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

城有伺隙勢孤獨敵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

城上龍步之七名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

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

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

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其苦之今吾悉去其弊

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

皇明丞相胡廷瑞

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

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

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省中書參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

帥降將祝宗康泰等及武昌○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敗

籍舊部曲仍肆劫掠太祖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

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前買乘小舟至龍興城下仍

使覘視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分獲克明太祖責其反

覆不誠因送建康○金華苗軍元帥將美劉震等作亂殺

參政周大海李文忠聞即率兵赴之蘭谿賊委城遁去

會劉泰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
 諭以固守所部假何諸軍進討時耿再成于天壁奉命往
 處起發苗軍中途開變馳至李文忠所得耿再成舊部千
 戶朱絢等遂集合部將士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
 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茨
 其後苗軍大敗下處州時劉震等獲其自劉震來時大將
 兵已陷在注等不殺主將則事不成張大率軍至處州
 恩平軍兵之少書通等分省督將李福之等約以二十
 日同率兵長日為美等分省督將李福之等約以二十
 下賊等大將出射上馬未令其奮銳于處州
 日秀英等欲出射上馬未令其奮銳于處州
 示同金安慶院判張全之賊黨吳得與同李洪寶等
 統部中王福全之賊黨吳得與同李洪寶等
 遠思賊軍及處州下賊黨吳得與同李洪寶等
 子史件於張士誠所屬軍人城內欲與之與李洪寶等
 世明如王福全之賊黨吳得與同李洪寶等
 發子得濟州府兵奔封人忠亦率將士至金華縣
 兵入人父老進道軍士民不幸遭賊劫居元地
 子左右進道軍士民不幸遭賊劫居元地
 神之官仁德等已與如大不迎賊死於部
 方與官仁德等已與如大不迎賊死於部
 何與官仁德等已與如大不迎賊死於部

三月既同會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衛
 處諸全軍馬諸全○張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其同食
 呂珍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
 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通賊賊境信兵出江西無以應
 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速張揚於賊境卻榮領兵五
 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金華
 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楊具告呂同金欲退五里下
 以待大戰時吳德濟得李文忠報自信州將兵來接應有
 李平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寶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

今軍士飽食錫鼓祀統聲振天地一鼓出城賊皆驚乳人馬奔走自相踐踏德濟督兵追殺俄屍滿野日珍部下先鋒渡河溺死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放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池口聞變旋師討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制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冰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蔣瑄同奏攻鄧愈鎮之

皇明實治通鑑

卷之二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宰章察察帖木兒初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結請察罕行營遂爲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中泰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計聞至燕元恤典極優渥贈官追封趙川郡王以養子撫郿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

都益急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其遣使問道求救於劉福通九月劉福通向火星岸元將關保邀擊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趨益都按田豐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通遁入遂拔其城執陳孫頭等二百人獻於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累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无盡復之聞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

皇明實治通鑑

卷之二

七月平章邵榮祖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驍勇有銳視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害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帝問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符發吹旗爛 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典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欲輕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於處之常遇春日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繼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

大統 朱文正復取吉安○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
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
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
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
來獻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
賢歸山濠作亂統張士誠統欽廉勳十一月常遇春
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偽漢八陣指揮餘黨建福南昌之
西山十二月趙德勝與祖攻敗之俘斬三千餘人○安
豐人曹良臣率眾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為眾所推聚兵立
櫓以禦外寇約東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持兵負固於
兩閩可親望而不親望其誠可嘉命為江淮行省參政將
兵從征同時有轉政者亦聚眾千人立櫓捍寇至是亦率
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
大統

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舉惟康茂才所屯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
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日今
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
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眾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
通遣人開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
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將逃別左君弼出兵助
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
四月諸將守路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
往杭州易貨物 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
李夢庚往諸暨督制軍士達再興因聽調再興復怨因藉
飯近親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
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敗之
陳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
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士諸暨六十里發五指
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溝靡不畢備 上聞諸
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許既至城已完 上大喜以胡
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
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
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

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僞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濶城日促乃作大帳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爲必勝之計是月壬戌東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米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於是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舉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昭檣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歸江同知趙天麟等礮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弩中其腰脅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毅擊下嚴肅一號令之加雖微爲之嘆息每從大將征伐皆守令不違又其平生未嘗有書而簡牘應接如神朝與古名將合臨敵不懼當身不卻遂及於難上廟念德勝不已後

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閉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米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遣軍士號令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徐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止半月始達建康上聞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諺城降非不死且得富貴

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劍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

分舟師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

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曉將衆定

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

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師上舟遂脫通海與

張瑄承忠以飛舸追張瑄定

上破百餘矢士卒多死

傷會日暮 上御獲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已丑 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 上不俾親執旗四應右師少却 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敢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筏置火藥其中至曉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十里之闊湖水盡赤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魯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承忠通海張瑄與趙庸復以六舟連鎖資治通鑑卷之二

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行楚敵船勢如游龍戰師見之勇力愈倍合衆益助聲援山海敵兵大敗承忠等遁上勢之曰今日之捷諸將之功也又明日辛卯復戰大賊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桂山我師先至壘子口橫截湖面遂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湖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最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伴罪欲與公爲約從之衆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

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誓我自破公江州遂踪斷黃漢河之地因舉龍興而昌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憚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遁亦宜俯首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險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櫓江南北呼置火舟火後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逃回 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後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力戰自辰至酉友諒中流失實礮及輜而死擒其太子魯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初 上之拔安豐也劉基諫不輕出 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鄒漢南昌 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乎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使陳友諒乘良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我後無所成阻斷所歸大

[illegible]

南江既及我
兵之道當如大號至勞受命之屬於諸將行而多後發則
北岸諸軍雖其力乃疲矣夫勝者以戰而後勝太
可分耶歸然也陳太師之所以得勝力在於友誼彼則
士諒之來達聞耳觀其西面吳昌武之不伐而孫權將軍
告果失之來也爲等耳但吳與蜀心之所不敵以援陳
不能出一旅計按金陵則天所以滅漢之功也天之
所興蜀非人
力所能禦哉

鄱陽之戰 上亦屢臨於危而後安自戊子至庚寅三勝
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貼羣將皆無所出帳
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齊成逃回臣聞古之人有殺

之與衆備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死亦不免。上乃更與同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遽行狀。遽逝。上謂曰。仲頌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上方後友蘇木選士誠乃以嘗賜元守臣達識帖睦魯。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弗士。信稱丞相。卽

姑蘇治官殿前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事制泚和達議帖睦爾久擁虛位
九月上班師還告廟主諭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是月上復親征陳理
十月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之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其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上至建康戊午聞武於雞籠山語並西苑召崔樞華雲龍等諭之曰

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謀廢賊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呼日難星過可更舟上愕如其言更之坐未半輜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是役也大敗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衆索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忠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顯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顯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金陵上每出顯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辭上厭之命決以燒酒顯飲極多終不醉曰空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殿之次息落甕座坐要然發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鼓諸僧畏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視之因閉顯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始故上幸寺齋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圖顯謂上曰你打被一桶再攸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顯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顯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而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扼腕狀以示必勝意

今日所聞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太祖曰陣變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歛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汝等宜識之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

皇明世宗通紀卷之三

惠定陳建橋李臣岳元聲庠生沈國元

甲辰年十四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

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

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

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論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

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潰散遂致天下播

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皇朝世宗通紀卷之三

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征視師督諸將攻之城

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諸將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而中一矢鏃出腦後腦下

復中一矢矢德不爲沮人服其勇○偽漢陳同餘驍捷善

槩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牀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

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殪墜○偽將岳州潘張率

潭岳兵來援至夜渡山我師蹙之擒潘張悉其衆復擊擒

其偽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

降理叩壁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 上憐之命

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
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飢困命給
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榮爲參知政事○江西
行省以陳友諒錢金床進 上視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
七寶溺羅何異以一束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
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殺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
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
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
皇朝世宗通紀卷之三

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追彼必死闕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欲
其奔還料彼創痍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哉
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從服○定官制改各
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
史令○時偽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
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新塗土豪鄧仲康叛聚衆二萬人據永豐鄧愈調兵破
之擒賊首胡理問劉右丞等五十餘人○余通海汪興祖

率兵掠劉家港進通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瑄
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臨川郡將吳復
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師窮蹙奔城走安豐遂
克其城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
義氣雖灰猶生子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
忠來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
省以故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
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是則實治通紀卷之三

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
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蔡瑛千戶蔡
子明等故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設給事中○置翰林院以陶安爲
學士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議帖睦爾罪失勅令自陳
老疾避位去膺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甲由達議帖睦爾于加典士信自爲丞相又幅普花帖
木兒爲諸實授王爵于元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經
書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

又賜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
妻子訣仰藥死達議帖睦爾聞之曰大丈夫歟吾生何爲
亦仰藥死士誠遂葬有江湖

九月命徐達及楊瑄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爲知院
姜玉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
沙下沅陵醴陵陳友德取火陵○一痛念起兵以來諸將
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趙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
國公蔡瑛成高陽郡公徐瑄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
花雲吳江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逼授光祿大
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

濂觀親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士誠遣其弟僞丞相
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資聚敗之獲其元帥朱興祖士
誠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後擊
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吳炳文守
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時僞漢將熊天瑞尚
竊據潯州 上以手書諭鄒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討
降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據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
愈德兵往討數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
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

攻贛州圍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
遇春軍事論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無天
瑞側處孤城猶龍禽阱獸豈能逃遁但恐城之日殺傷
過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
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
可爲法向者鄧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
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
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濟濠立柵以圍之○十二
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奔城走永州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
乙巳元正二十五日 夏二 年 五
宋建隆十一年 吳二 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
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在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
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
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有所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
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師皆來降○都
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應斬之
擢薛顯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二日有星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舉二十
萬寇諸全新城圍之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
忠即率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白龍潭據險立營德
濟遣人問道詰文忠曰衆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
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
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
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爲攻矣莫若與戰於中求生
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
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
文忠復仰天歎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
軍即橫架梯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間
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
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震
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
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燬其營落俘僞同食韓謙元
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
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
自此氣奪勢衰○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謀主
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相椿俊士德被擒椿被殺出守淮
安諸見士誠不長設宴衆人遣使奉書欲求歸事洩士誠

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
齊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
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十歲行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
有不著人瞞者乎且上德史條皆故惟將弟士信行事吾
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諺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
葉一朝西風起乾州○時兩淮州縣多爲張士誠所據
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
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
徧給酒饌勞之仍賜書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
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
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
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願謂趙括屈臣曰兵不貴多
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
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來瀝乞峰省上賜金帛遣之還金華進
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
思男子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
使至金華賜書獎源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
待士之誠○時福建諸郡皆元平章陳友定所據數遣兵

征邊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祥
等討之五月胡琛進兵克蒲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
于蒲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榮
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賴友定大懼率銳卒
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蹙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
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足琛果敗沒
琛有文武才年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友定
痛惜之追封籍雲郡伯○朱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
取安陸及襄陽論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損三
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解其
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
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張瑄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
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當彼之
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性也能愛軍恤民則仁
德義開彼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衆穴其堤使
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
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
以沔陽備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銳可用上命釋
之授指揮僉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葉城遁遇春追
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銀八百餘石元愈

院張德山羅引以敵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
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
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戰傷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
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
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
友諒將饒鼎臣射死與臣忒肆剽掠我元帥王國寶擊潰
之與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槍方國珍鎮撫周清
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七月元恩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
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嶺遠吉州軍民至府婺州功水常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
軍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終
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嶺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
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
以其衆降○賈國子學子應天府以故集慶路學爲之設
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
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
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
不度其有計今觀望有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爲詐益明
然寇計不通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

還兵水寨禦之人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土老之師乘
其怠懈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則此寇解不戰自潰但
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
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
還軍泰州
丙午元正二十六年
宋濂錄十一月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駝沙
汴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鎮嚴兵以待上親
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玉子門寇
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
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
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發亂良爲之捍敵也
功臣本傳曰我聖祖取天下踰險攀雄而顛倒之首
僞漢次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貴征
討聖祖妙識其幾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
興吳良守江陰以敵吳二臣者不張所託謀足以制敵
勇足以擊敵孤城血戰於艱難萬寇之強者數年吳人
一跡不敢西向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磨礱漢
而鑑之吳賊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

吳全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誠觀者之所
所以滅吳也讀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
二將善守之日亦信然哉按善守嚴州吳二將固
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能
併却敵挫扼疆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
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禁種林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
於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祿祿所入有限而
取之過重心甚憫焉藝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令今春米麥稍平決以爲賑益添民然不基其源而欲退
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
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
之富實也

二月歲星逆行犯房○丁亥白虹亘天凡五道其第三道
貫日○黃河北徙自東明曹漢下及濟寧民皆被害○客
美洞宜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
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貢王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
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先是馮勝等攻高郵守將僞
僉院俞中園守不下至是達等併力急攻始克之執俞中

以歸○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兵爲
僞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
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
奔入城自崇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搗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
僞英守將右丞孫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
州于是上嘉其知命識微以免生民膏血鎮授大都督
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
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龜子角爲興化
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今達以兵絕其隘達如言進兵遂
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州先是濠州自郭子興趙均
用棄守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州乃吾家鄉今李
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上即命韓
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
拒守甚堅政乃督衆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城中不
支濟乃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起兵進取安豐以兵扼其四門費
攻之下不下乃於城東龍旗寨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于是
始破之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

獲忻都并君獨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獨皆走作第既而元將竹真引衆兵表援救我師與戰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崔聖同知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 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歟 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張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手宮中無皇明寶治通紀卷之三

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歎曰賊豈人爲乎乃以背背其悖逆之罪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圍其城良誓死守餘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其氣又縮城之西地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

皇明寶治通紀卷之三

用事者黃巢蔡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啟行八月庚戌以代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諸左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群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瑄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與與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爲其

去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閭閻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
賊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
賴諸將討之在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
下故令諸將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
毋奪丘壘毋毀屋舍聞張士誠母妻姑蘇城外慎勿侵毀
其父或等毋忘吾言諸將師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
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
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
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
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塞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

皇明實錄卷之三

江表

既使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
驎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處天驎
輩懼俱焚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
驎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
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明既疲後移兵姑蘇取之○
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僞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縣其院前鎮正直趨湖州之崑山與敵兵水
陸摩敵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寨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
相張士信悉發城中兵為援屯于灣館出我師之背常遇
春統奇兵由大令港入結營東門後出敵背且填壘薄壁

其塔路士誠知事急復遣其平章徐義統赤龍營親軍
才援遇春等與敵鋒銳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眾大
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質籍降得兵六萬人五太
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徐進皆善戰士
誠倚之於是皆誓士誠為之喪氣遂以呂珍等徇于湖州
城下城中大震其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驎舉城降華
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命李文忠趙水陸帥下浙江
文忠遣指揮米亮祖朕天驎攻桐廬僞將戴元帥出降復
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命李天祿遂合兵圍餘
杭守將謝五等全披婦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聞之

皇明實錄卷之三

十六

懼遣其買外方奏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負紆
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鼻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
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將所託而來尚安有它意乎文忠
見其誠引入臥內歡笑款接命條書入城次第翌日遣歸
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苗將將吳劉震甫降文
忠入宿于城下今日敢有擅入民屋者斬有一卒下階民
登即礮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華凡得兵三
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降降民不受鋒鏑仍授
浙江行省平章命聽胡大海盡餉餉其劉震心血以祭
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合諸將

左進通姑蘇張士誠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於鮑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砲於上又設葦陽燄以擊之敵着物無不震碎礮風着人皆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妻門徐達督攻妻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奔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塋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昆山及崇明嘉

皇朝奇蹟通紀

卷之三

上

定開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定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常謂珠玉非寶節儉是賢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夢穎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多書繪畫今皆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臨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逮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令謙考正宗廟樂章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承奉文忠爲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禁箋文頌美之辭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迨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今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皇朝奇蹟通紀

卷之三

上

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今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尸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子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爲死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子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謀逆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
非不多所慮者張胆道無柄於淹閣李思齊抗衡於秦隴
餘黨之共蓄不逞之衆生變於近郊恐閣下自
以成功遂如秦山之石而不知其有連結禍賊一條首
尾莫能救此深爲閣下慮也夫古人奉書於簡者是以
手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其忠能使刻
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蹤亦可取信於天
下如且不然是又聞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賊禍閣
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清江浦所出馬賊賊論者其忠而屈一于敵耶
 六也也鳴呼豈非天賦哉 皇日守將李勝陳擇德爲
 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圍其城六月守將李勝陳擇德爲
 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
 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武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
 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沂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
 李武遂渾將薄乙盛兵迎戰友德即驅兵奮棊刺薄乙墜
 馬其兵散去友德度李武必益兵來關趨還城開門出兵
 屯十城外今士卒皆臥諱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武
 果率衆至友德今鳴鼓鼓兵奮起衝其前鋒李武衆大
 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武及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

餘匹推江淮行省叅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請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大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偶落苦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人上者固當念之曰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俱係先勞之民其言租稅宜與量免少延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員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歎曰吾嘗在軍中嘗親歷田野出城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羣居民上飲食豈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二年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膺揚奮與炎漢仗義群衆舉所以克集大功肇啟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孽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啻造次有逮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今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

男謀通曉天文之士其有慕祖書律歷更亦得處舉
賢者賞擢舉及嚴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
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成天下至于經綸
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射
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
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
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
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
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特務以觀其政
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

主一

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乃智勇之
人以時勸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
有差○徐達機旻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於滅渡橋戰敗
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
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子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
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恸
從官將士莫能仰視

洪武四年四月丙辰國公政討賊國公紀寧

四月仁祖忌日上請廟祭

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

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
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
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以宋升爲侍講學士並
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上曰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
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
蔬茹醢醢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
民也既而大雨郡臣請復膳上曰九旱爲災實吾不德
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羹能甘味得乎民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

主一

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再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於愛民庶
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
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
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
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顧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止
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
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備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
天命有歸繫人心之無外乎日諫諍未遑以俱有德常笑
陳友諒初得一閭妾自稱孝志驕氣盈卒致亡誠遭說于
我豈得更自貽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痛汲汲也

被華士誠曰：起點而後已。王陳友諒方有口說而
年已病常我。太平張一江南而猶諱諱諾。此人
之有度相去何遠。嗚呼。漢高祖漢高祖漢高祖。此
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高祖漢高祖漢高祖。此
中書參議李欽水楊希聖手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
上命黜二人而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
久。突圍決戰。說城左方見陣嚴。不敢化轉至盤門。欲
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渡。截其兵。後遣兵與關
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
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
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淦潭。其衆士誠
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計無所出。勢益窮窘。○丁德興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故丁德興後進封濟國公忠保龍王功臣廟

時姑蘇聞益急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
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
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
羽嗚呼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
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
落甕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散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
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
也誠能于此時不為漢祖之計而甘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

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海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
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
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
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
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畫謀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
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干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
不聞縱知失一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足然
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
效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永固當不然徒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三

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

之兵戰于姑孰廬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沃
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
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湖州暖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
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猶權
勢倖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
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今一介之使疾走金
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
為萬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錢俸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
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患之乎首沉慮良久曰足下

且待也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等門案戰鋒其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坡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車士誠玄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亦來勞苦寧人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甚急復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上信張嶠城上鐫銀狗與參一節等命食方方進秘未及嘗忽飛砲碎其首而死其城開浚久然天瑞救城中作嚴嚴以擊我師多所中傷我中木石俱盡至折廟廟民居爲礮具餘遠令軍中脩木石屋狀承以竹色車伏其下蔽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對門常遇春亦破開門新寨遂率衆渡橋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

壬子

進海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清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殺餘兵尚二三萬觀率之戰于禹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赴其自盡今養子辰保繼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

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野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毅陳恭周金鼎禮內使陳基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升元宗室神保大王黑龍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

壬子

伏誅

楊張士誠將方明等背城百戰無錫其天祐與士誠爲驍猛其部將張瑄等亦皆勇猛至士誠所遇平所獲餘皆釋而勞之得以戰死日受賜遺骸葬之十世未因獲其後此能未獲報得士誠天祐遺骸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精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啻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

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郭國公餘遇
贈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瑄欲亂政使
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犒獎榮上以示
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既而瑄陰事兇命都
督馮勝等勒之獲實起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
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克
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說我虛實爲叛服計又
北適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首領上累書責其
懷奸挾詐嗚呼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
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瑄爲副率諸軍討之論之曰汝等
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
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瑄引舟師
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其通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六獲
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瑄於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
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瑄
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瑄度不能禦以巨艦
載妻子女眷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
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明
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棄妻子遁去亮祖公於軍

書上民分兵徇瑞安守將何金鼎伯通亦降○太廟成四
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
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十月 上謂給事中吳去病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
相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茂
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
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先是承先制
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
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
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
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
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瑄左丞相德興恭政張彬
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
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
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
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
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
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戰遇敵弱
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前據據指
揮遇春爲大將願與小校爭能其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

大敵遇春與領而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泰將馮宗異
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
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
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
軍策勵諸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
勝汝其識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汝責任之茲行必自
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
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避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
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有三
軍之司令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

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
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論交德曰此行汝當努力營漢高
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
勉之論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
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副廉參政戴德
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覲令
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督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
法心竊鄙之及後援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
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
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

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
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
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
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
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
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
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恭定以臣弑君
天曆以弟弑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姦父妾上下相習恬不
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

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
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
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惑臺輦恣有司毒虐於是人心
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
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棄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
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
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
使爾等戡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
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

爲美利堅元帥以濟水持節東以要諸國兵據險互相
不害及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
以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
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河湖湘相淮徐鄆
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
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因痛心予奉天成命罔
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進冀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統
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曹挈家北走陷汴尤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略我者永安於
中華肯我者自隄於塞紿蓋我東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
皇明皇帝通鑑卷之五十一
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也目擊
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
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宗
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歸
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
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羣縣欲頒成法律俾內外遵守命
左相國公善長參知政事傅巖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
若條格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資

緣爲奸則所以禁殺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
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
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
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上
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
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
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親
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
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通王宣
降進取嶧州下青州遇元糧輒逐與傅友德率騎五百與
戰倂敗走達麾後軍齊進俘斬甚衆徐沂州亮將楊和院
遁去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遂
陷普顏不花死之平章保保降○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昇城遁至東阿孫政陳
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及取萊州取濟寧完將永澤陳秉
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世孫也聞大軍至
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丞趙謙等迎見汪與相于軍
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已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
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于是建陽其將將曾後

降 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和偕廖永忠吳瑄
等自明州即寧波府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關其西
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道○上出視圍丘 世
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遊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
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勤五穀身不離畝
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
所服不過練家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
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
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
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情

皇明宣宗通鑑

卷之三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
之所以訓成王也 聖祖之訓太子應合周公心法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是月癸丑李善長率
文武羣臣奉表勸進 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
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頻首
復請曰天生 聖哲本以爲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
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上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
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
擇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止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
以即位禮儀進 上允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四

庚申

大明

九年

建寧

橋李臣岳元聲

產生沈國元

能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

羣臣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

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爲 帝后

當時帝師有劉基、宋濂、孫思邈、陳伯玉、蔡元、即位天字、溥清、

和、景、壽、香、露、上、張、下、獨、獨、中、是、此、天、淵、深、運、之、際、

立妃 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初 上率師

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嚴

無虛日親率妻妾完輯衣襟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上規畫勳令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每

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

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願者扶之危者救之故

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皆以失人心天命

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

爲 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勢逼與曰倉卒擁蓑草

豆粥萍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當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恨

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

國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如消釋姦疑朕素爲

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慮 后先獻郭氏

慰悅其意及欲危朕 后輒爲寬縱卒免于患殆尤難於

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朕御結怨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

之貧賤邪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同之良相豈忘之

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

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亮舜爲法耳

按帝師 高皇后之德無與倫比其以亮舜爲法耳

揚以入婦 高皇后之德無與倫比其以亮舜爲法耳

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

丞○丙子以即位政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爲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四

東宮官先是劉基問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

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

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

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

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傳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

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

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公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

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

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

人各盡職故進抱之未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

上於是李青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燕副詹事楊茂
華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
兼太子諭德章濬兼太子贊善大夫劉蕪太子率更令
上諭青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
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
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
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過或而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皆周
公殷成王告以克諧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
居安處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
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三公所言不可
忘也
按我聖祖此舉與趙魏千古之見可爲萬古法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
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
告祀事願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齋醴
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上聞於是善長
等以六太監大祀曰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
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論
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

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焉
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
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
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
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百名小旗十
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
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
朝官館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
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皆造銀範
以金淬之○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上自舊內遷居新宮
皇朝會通紀卷之四
○分遣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子府州縣官
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營繕初
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本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
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蝕人而厚己況人有
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殺之也爾
等當深戒之○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
一人司丞三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
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
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

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諸之寶以議諸命曰特命之寶以議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議黃選勅諸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扈衛守侍衛今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俱義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真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皇明實錄卷之四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舍達里麻奏致陳子瑞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賊師聞之數與挑戰不戰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露營納款詰旦總管龍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及城執陳子瑞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徐宗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勢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噪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噉藥飲之

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默遂械送京師太祖以賜胡深子積薪餽其肉以祭父深云
史臣曰陳友定方國珍部將元臣其父深誠不臣自舉義師討賊既元官賞賜以封其子非所謂陳之士也矣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為諸將無遠慮我太祖既定之業然會非聖武斷諸將皆以將計不臣其後陳深等不臣深中厚賞下為計計不臣高帝深等不臣深中厚賞下為計計不臣兵方今銅土其不臣深之南征北伐生靈塗炭海內外同歸朕將者豈不大和遠矣嗚呼此聖祖之所以功
環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較分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壯營軍勢甚盛環道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二千餘人
皇明實錄卷之四
二月楊瑄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便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策寶慶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

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手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當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它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四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討福建取廣東與特魯爾等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敕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會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至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以旣釋奠國學仍遣

附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克復南雄韶州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棟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李景昌遁○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海觀妙策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曲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臣觀陛下常不拘估法而勝此沈新離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法哉朕嘗親次右觀戰陣之事關關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府將左君衡降先是君衡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定汴梁元將李克英使守陳州止遣使陳州以書諭君衡曰最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汗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守城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

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壘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費意于是憤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特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獨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囑其母子陳州君獨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獨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楊聚等兵圖永州月餘不下環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麟聞王師至率衆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遣州軍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等將皆權亦降○康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生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與廣州東莞人少英偕好書劔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廣海驍勳弁官歸鄉里率衆保陣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攜亂真請于省有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聞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成虎爲害成懇謝奴求賞真如數樂之使人具馮饋賀諸

轉輸車上成懼以爲衆烹已也其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王以催此制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烹奴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王者視此於是人厭其賞罰有章以爲虎貳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嚴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降至東莞何與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嶺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郭宗憲據三皇明書通鑑卷之四

山奉表是謂王師入廣遂入納降而遲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城寨諸旦破之獲宗憲及其從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鄉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康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實融李勣莫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綵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諡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

民身然不恤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卽輸誠來歸
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康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
授中本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
兵克永州先是舉關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鄒
祖鼎張慶慶服其萬戶何義下戶劉仲等皆微擒至是食
盡力窮而義出城求救于賢猶率衆拒守環聞祖鼎死
督兵四面攻之夜陷三鼓指揮胡海等躍城入于賢復率
衆巷戰衆潰執于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瑄引兵
進攻靖江○命御史大夫鄒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
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四

十一

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三十七員軍士共
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
南諸山寨首取福山寨元右丞潘恭見降達攻陵青陳克
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又克仙入寨獲守寨牛恭政等
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其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
兒潘元將營同院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
執弓矢衝入其陣敵衆二十騎潰裂刺遇春遇春一箭中
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走僧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達
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
克陝州直抵蒲關李思齊等與德欽薛穆穆等拒戰獲

勝先登擊賊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鳳
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所據二
人所據○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都雲雲努力有謀
畧時河南省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下促後
以孤軍嚴敵彼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
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江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
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安在翰林上嘗賜以一對曰國朝
謀畧無雙士翰先文章第一家○以山東州郡新附詔今
年夏從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
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四

十一

命未免推都督食事○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
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
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
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頌首曰陛下聖
德垂訓莫此為切上曰當貴易驕難難易忽久遠易忘
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
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有所警也○命儒臣學
士朱升等修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
始子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
過不過備備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

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其於禍毒惟明王能察於未然其它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新州進竹算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新州所進竹算因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見服 上謂陶安曰五

皇明憲法通考卷之四

五

冠絳紅袍餘不用

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聚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諸將皆歸還關三秦服屬聚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旧所親觀軍將聚為兵師遂以命與統指揮張龍千光等守之○上幸亦樂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亦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達魯花亦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不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發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都以

六降附亮祖分兵追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為

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心之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而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養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民飲之富誠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順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是問之治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 上嘉納之

六月選平伍能疾行者二百人名曰刻期以通捷報立百

戶所以領之○楊璠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兵糧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璠引兵抵靖江城下也於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璠遣指揮丘廣攻奪關口關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陸斬獲百餘人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關月朱亮祖等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璠因使彥高陰賺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衆以書射璠營約降至二鼓觀鉅城出見璠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璠乃給白皮帽百餘畧歸爲皇明帝通紀卷之四

議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斯環命諸將率衆還進也見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璠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銜右江田州府土官冬伯顏各遣使貢印章詣軍門○廖永忠遣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黔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備州次南寧元土浪也田千戶朱真執其守將平章敏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狄大幹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幹擊敗之阿思蘭知勢

不可爲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諷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牆山寨擒僞副都張成同僞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于是昇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兩陽悉平○上以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之○特遣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狩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父母妻子既聞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尸流離徬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裕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群行屠戮遠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掠擄毋焚蕪毋妄殺入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舊善待之忠義上答天心中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誅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馬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

天師爲號襲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真人印○是月癸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越二日乙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潞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升賊走彰德進克復嘉隆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鄆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豹部將侯食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徵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達領時浚開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蘆寨左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無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馳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擇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衆兒只進巴等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院哈剌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皆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霽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半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俸敵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

王李羅達克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華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選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徵欽噶壁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填濠登城而入次將軍達魯濟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相丁敬等執之獲王印二王璽一封其府庫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命其官棄簪飾簪冷并簪得假銀民安瑤市肆不移○元主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幾何王瑤

上得天下後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上

惡不赦○故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

殺爲吏部尚書樊豐爲侍郎前司農卿楊賜爲戶部

尚書少卿劉誠爲侍郎錢川有爲禮部尚書世家寶爲

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積爲刑部尚書盛京

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御史中丞劉

基歸青田先是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

師基見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

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於是督察內外有犯悉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四

真手法基復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奏

愛彬初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初由是與善長失

忤 上回京善長懇之基求遂歸而令學生詹同等往

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

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上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

下小用不節太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庶華靡之漸未必不

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

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

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

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 上哀悼親製祭文

遣使祭之追封妣妣公先是自御史言安隱過 上曰

朕素知安安豈有此日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

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贈之

按開國文臣贈安一人官某江廣二二人俱進封伯此

外無封

元將士左丞自河中率衆攻潼關守將郭興樂之兵始接

指揮于光持矛大呼橫衝其陣敵衆披靡興乘勝奮擊也

追奔數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等自是京東復安潼關○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四

大將軍達達孫興祖會通源等帥師進克米朗府常遇春

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今定河間俱承恩與張叔元都鹿

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守歸來廣曰朕惟沃汗

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

擾攘編卒未一致賢秦民之道未之深講難賴一時補佐

臣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致令靡

常而人無守畝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

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勿學杜行思欲堯舜君民

者豈固沮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庶

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若穴之士有能以賢輔

成

功

成

功

成

功

成

功

成

功

成

功

功

我以德懷民者尚不吾弃○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
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
進取真定元守將孫平立奔城走○司天監進元子所製
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接暗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
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誠亡命左右碎之○
以孝儒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恭肅德簡張昌爲太子
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瑄俱征而班師還京
上復命和瑄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左
副將軍馮勝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
皇朝資治通鑑卷之四
元平章白鎖住守城遁兵至太行山曉子城破其關元密
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質宗將奔城遁破磨盤寨復爲
參政俞仁戰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將軍徐達師師俄
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水附山寨遣
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界平定州擒其將湯同俞取七塚
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城山欽山寨皆降之
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莽張獲之悉定金
商均房數州之境○馮勝既克澤州元擴廓帖木兒遣部
將韓札兒來攻楊瑄與副將張彬相援之遇元兵於韓店

上以省水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員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自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

何孟春曰秦不聞言漢興三代時人胡語胡服不絕復而文爲之本作者亦十無四五及漢晉王胡語漢家文物又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其風益習胡語胡俗非天生我聖朝出而正之斯世其

矣乎

其以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文其中是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魏觀侍太子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上時臨幸商榷古今評論文字是日命

諸儒作鎮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燕賜○遣使頒詔報

聖明皇帝聖紀四卷之四

三

金安府占城島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

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奸不通朕屢基江左掃華確定華夏臣民

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繼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達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邇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取太原曰聞擴廓帖木兒以

元主命率師進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關進攻北平孫都督繼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

原他果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扼亢擒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

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之敵軍於城西指郭郭英勞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管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

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果可亂衆亂軍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入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

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衆人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率引兵繼

至鼓譟之聲相接敵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焚廟連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匿納靴床虎斑一虎隱躍帳後明

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原參將馬勝餘獲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游騎遊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傅折賽將楊氏平陽等處

皆平○前奉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奔卯歲奉使被劫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土嘉禮之擢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畧擴廓帖木兒克由是取敗○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

按古者天子耕田千畝有以供養是備焉

一日朝退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

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

怨之身歿周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安因富人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告言常存儉戒

○又一日朝罷 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

衣厭職陣十五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

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

矣然無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

皇朝書恭通紀 卷之四

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存民間視死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餒

赫然何敢望之然後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產養

後但恐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

能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屠數已喪朕何敢驕意常

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獨賞軍士宴百官幸勞外更

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營農之時勿為

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

達遣使朝貢○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

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雖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

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

一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墜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詔立耕藉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于公署

後以歲時日致祭○御史高原劾上言曰京師猶習元俗

喪葬設宴作樂娛尸絕無哀戚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

之大者乞禁止以厚風俗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

之制

已酉 嘉慶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額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

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

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強急則經

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

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寬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并為寬簡而有節不以優賜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除

○物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于後代元右丞相關

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輔臨難殉義與關同職官

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

真奔城走追擒之傅友德顧時等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

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張瑄趙德

勝廖永安俞通海張瑄勝桑世傑配享太廟○免山東山

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

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省直抵以極于海悉皆勘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愚群萌並起以致十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非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欲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斯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復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

皇朝實錄通記

卷之四

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業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災破兵殘困於懲歛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釋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典師旅足率領軍需錢糧俱倍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于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蠲

息故先大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獎吾民矜賑意焉○遣使資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湖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嘗定官爲大將軍等誠胡未還故也於是哥達各官從大將軍俱還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瑋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存珍滅勿以細故爲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

皇朝實錄通記

卷之四

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竟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觀其成建功而木食其報退思前勞痛切朕使人誰無死死而不行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而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鐵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餉而京軍自給亦特預以蜀民故天下完備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講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桎庸同爲直
學士○建南園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令都督
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 上服皮弁
服御奉天殿以香及祝文進 上署御名以香祝文授使
者皆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還行仍與白金市祭物牲
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語存諸禮官副在有司○
命祀馬祖詣神策壇于後湖

二月 上耕藉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登于北郊
以爲祭祀水服○更定大廟時享恭以清明夏以端午秋
以中元冬以冬至○製太廟 四代帝后冠服威命各以

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劄裕伯辨博善爲說辭 上令
爲侍講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特制○上與侍臣論得
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而請寤室自
裁木當廊厚之簀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
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爲學
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
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
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几近則亦豈能擴
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
聖明矣○通鑑卷之四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
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
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屬其
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如賢爲難○翰林學士
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
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
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
意溢於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
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
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苛辭○詔修元史 上謂

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
現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
前起居汪藻瀟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
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
諸書以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
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沃
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六代之興
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汪公淵裕將百辭其初若臣
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曰康樂然採於先王之道
爾胡虜之俗制疏疎簡簡至其繼世嗣君荒淫
用跋扈兵戎四起民陷離危難間有賢能遠匿莫能
傳取見用天下遂至北崩蓋其間若臣行事有善有惡
采若守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將纂修元史
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公論以垂
鑒戒既而進諫翰林學士程瑄等劄劄○元將也速迭兒
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粉等驛
良臣謂其部將曰吾兵少不而與敵乃以滑並提指獲
勇等却走之○大將軍達冰刺進得吳等還征撫州先是
都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從唐州兵亂殺朱指揮
家寨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

命臻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爲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車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管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輩不知竟欲何爲者足下駐紮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時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當時不能圖泰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鼠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風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則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處心必異擇其地不足以爲害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處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爭之策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發生則所損不淺矣

人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恩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賈誼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惠之及是上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等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處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已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關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處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乃都自下諸將然之遂遣兵克隴州秦州鞏昌

民王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九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習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勅蘇州崇明發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大倉衛守禦指揮金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討及其未陣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羅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給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爾羣民罔敢怠荒泰彼倭夷屢肆劫寇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將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剿以靖邊民特備醴醢爾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嗣江蘇總督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爲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愈通源將精騎畧其西傳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又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

愴然于心也○六月 上讀叔孫逵傳至魯兩生不宜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逵雖三竊禮之褻然則制制禮儀于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與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基月三年必世益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上嘗謂瀛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厭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瀛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詔封安南國王王姓陳名曰燾○元也速復役通州 上命席惠泰以所部軍東還祭之復祭李文忠爲偏將軍副遇瘡疽進由雙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什馬計至太寧也速進戰敗走達斡爾平元君又北奔追至此河俘斬其宗王慶往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房果拔獲遇伏大破之斬其將烏住兒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五百牛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開 上歲悼懼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振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嘗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上流北際沙漠南來交趾

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進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并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遣太廟罷成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談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寢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玉盞及揮掩枕簟篋司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親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嫌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饗醴醢司服守祿數皇明皆密通犯 卷之四

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優渥爾爾其宜深察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其害良深百世不若用若川以爲耳目即耳目散矣以爲腹心即腹心病矣取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能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等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輿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黃州善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

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者數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餽餉之絕至者人汗九泥蹙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王保保即擢原州人非也
初名或爲二人非也
卷之四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楊瑄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上撫慰優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諸將皆定惟僞夏王明昇猶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瑄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瑄至巴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壽議不決瑄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

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歟

史馬門

九月師次馬邑元暹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革擲輜木越次白樺驛又擒驍勝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剌伯果希衆來攻文忠今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剌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察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年忠屯臨河脫剌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剌伯被擒孔興遂殺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至知事派濟無復南顧蓋德成李善長等奉表進止親魏張申太舉命宋濂作傳

按中平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舉義進上朝

上問何山則對曰當在七月丙

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於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廟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上從之○占城國王阿峇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玉德與金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等咸錄其孫

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於學堂

諸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清以革所暴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熟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剛有悅服○遣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秦雄劉據秦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睦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河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係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掣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油滑滑經洛河次慈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舉百年之運難應天幸申棄宗社去宗社之如

道賜朕中國故土上策也宋幾幾諸將老卒發怒謂是國平朕思君前日除社漢後國胡當歸物不素謂華蓋今遠寄沙漠欲劫漢之匈奴傳之英傑出沒不常以爲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況今中國盡爲我所有夏見平公某戚附若命將壯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兩萬之衆何能爲哉此時若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安圖勿遽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以部尚書朱昭急職降爲蘇州知府○勅葬恭愍恭于鍾山之陰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

刑以治虐虐不克觀奔命卑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華囑告辭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忙測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雅熙之治朕嘗覽此深有所契即當體之○其露降于軋清宮後苑恭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袁孝不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裴胡廷結等庸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裴傅友等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裴馮勝顯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裴餘將士各有差

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其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聯聯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親視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

奏曰王者養養者老則甘露降于松柏此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額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

上曰卿等援引古義言非無微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焉敢當此一或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

之兆乎告諸宗廟頌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
羣臣皆頓首謝○殘元王保保和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
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拈押張溫以兵拒其鋒保保
兵少却還聞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
戰時拈押于光字華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關澤猝遇
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
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
之城中間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
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造官論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卒 上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皇明章溢字允之
有諱論上奏論樹之弊生諸言不無可據而後已沈
止待臣論及古之女寵詩入外戚權臣權傾夷狄之禍
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禍亦
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
滅朕觀性古深用為戒然嗣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
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私不以長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
於私愛惟賢是用荷寵恩私以至於公外戚之禍何由而
作閹寺近習職在侍奉左右不似兵柄則無寺人之
禍上曰惟大小臣之忠寡蔽障威福之手後則

無權臣之患官滿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
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者書使
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
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勤
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木以義理為權衡
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
如曰此福淺親其人可知 上曰劉雅庸何如基曰雅庸
驕將債賅而破策矣 上曰吾之相無倫於先生基曰臣
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察類劍為之且孤大恩
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
其可也

占城國遣平章蒲月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
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李隆至南國督聽命羅
以李文忠以所俘臣等 上曰彼亦為其

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皇明太祖通紀卷之五

東莞府陳建稱 稽察臣岳元聲 計 庠生沈國元 正

庚戌 正月追封外王父高揚王立廟京師

上親祭之

世宗憲皇帝... 皇明太祖... 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恭錄其碑

禍國結付使者還... 東魯等處... 上曰前代儲星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答右

丞相哈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荆麟

等十八人○上行後苑見巢鵲翼情之勞曰禽鳥且爾况

人母子之恩乎今羣臣有親老耄者許歸養○追封故死

郭仔與孫壽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追封故死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武進蘇松

廣德益和郡年稅糧其蘇州池州廣州金華廣信嚴州

州處州杭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為煩勞今年糧稅

亦與蠲免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二選

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

酌行之○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幸敬和睦周

以爲治用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戶部奏蘇州速殺三
十萬餘諸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
賴其力今但二年不償民用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
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
并所遺免之○詔獄鍾漢濱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
並改正以山水木名稱其神卽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
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夏久不雨 上夢上乃擇日躬
自禱祈至日四鼓 上素服紳履徒步出蒲山川壇設香
薦露坐晝曝于日頃刻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
捧楹進農家之食雜府麥菽粟凡三日旣而大雨四郊

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有宣奉奉天門闢元子組遂相率稱賀上曰元子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體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任元者不許稱賀

買的里八刺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
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
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
子孫恐不有此禮元璽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
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
不忍加之只今朕本俗衣以朝朝服賜以中國衣冠就今
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
但今朕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舉賜之中國服亦不就謝
賜買的里八刺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頒平定沙漠
詔於天下○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

皇明肅清通鑑

卷之五

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
璉真伽爲江南提攝奏請如丘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
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集浮屠於其下以壓之收據
理宗頂骨爲西僧飲罷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上數惡文
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
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玠訪索
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處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
紹興府以永徽陵圖來獻遂勒其於故陵○山西行省言
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
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運費則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

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
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
漕賦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山產者
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禾爲己業官給牛種并發資遣
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
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將吳友仁率衆寇漢中守將金與張龍出兵
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旺山中旋失敗矣
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幾三千友仁兵三萬與旺
等以九寨缺兵各城遣使間道求寶賜請援吳友仁乃還

皇明肅清通鑑

卷之五

城夾壤填塹攻益急真莊腰鼓莊皆緊隘城浦石敢近
死傷者時天將軍莊西費得報即率師進屯興旺驛
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岡寨與吳玠相持山岩下
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北夜半事見列炬起火營乘夜遁
去○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儀未
備勅中書今天下郡縣舉孝慈高潔傳通古今兼達時務
之士禮送京師纂修等提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
黃周子諒等十餘人皆與修元史諸儒皆嘗王克寬朝
問說等同纂備其書以告凶軍宿衛及冠服車馬儀仗
海宇學樂律六者爲之細凡

簡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俗修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
粉錦綺絳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銅銀並不許用金
玉珠翠止用銀花○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
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編編爲勘合用半印登記籍諸部
帖給於民今有司點隔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
者處斬

按國初未遑黃冊時有此
成今即黃冊之始與也

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修○

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

○以中書省丞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憲入中書欲盡

皇朝資治通鑑卷之五

變有中事凡舊吏一切罷黜更用所親親欲持權勢劉

統山河花押示條史以觀從違翰林應奉陶凱極贊曰

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憲大喜即塞極

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即左安上覺之下炳

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

誅○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上聞計震悼遂封

新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璋帥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

招諭土蕃元帥何鎮南普花兄只等皆納印請降遣元

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剌忒子于是河州以西皆

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伐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

○瓜哇國西洋瑣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詔徵江南諸

氏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

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

諄諄屢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

書以奉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禮部尚書陶凱等請

曆日一舉樂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庶民太和日一

舉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

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命中書

省遣人收瘞遺骸○京師及各行省開科鄉試

皇朝資治通鑑卷之五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視饗稱孝子皇

帝不稱臣凡道太子稱禮止稱命長洋禁勿稱受侯字者

爲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秦遷卒追封安遠侯尚莊

爲文述其功追入祔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建

軍屋初楊景茂率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爲寇故

德興討之是有其至意利軍屋復遁○度司天監爲欽

監○有二人使乾靴行雨中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

民之爲此非曰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杖之

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者乾靴者責之

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當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侈者固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遣使致書元太子受獻誠理達刺曰君之將橫帶帖木兒自太原奔貴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且夕必擒近獲微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通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諱以垂後世用諡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納里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終食祿及其未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宣宗皇帝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駕出勞于江上○時狀將軍徐達等從西師亦奏獲套善長率百官止表賀○申郭大封功臣令大慈濟院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餼禮部定禮儀○部造銀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后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朕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舊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放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

皆堅撫順勞勩俱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者當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乃進封平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章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瑄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亦玉鐸斯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寧侯曹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錢參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偏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以帛百匹其餘有差○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 俞通海號國公 丁德興

加封吹笛成酒國公
清國公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 俞通海號國公 丁德興
伯丹王薄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

二月薛顯封為永城侯時頗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
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四疋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以爵賞以醇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
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普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
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朕君集有功必廢紀誅當
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
功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矜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
自肝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
征討皆著奇績自後被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
意氣迫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為性剛忿朕
聖明貴治通記
屢戒飭而不能改朕為安殺胥吏殺職醫殺疾者與賊賊
軍此罪難恕而以殺級張衡手戶吳霜此又不可恕也爾
自初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藥畜殺而奪之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恐者傾
率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請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以贍富
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
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 上大宴
諸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
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朕之常情
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

今日與卿等晏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覓覓卿月
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
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
以來觀率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
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
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
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
然不知友諒稍遠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
志驕則奸生事罷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
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
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
姑蘇之師以禦之則友諒將無事有難爲援之所以東還
寂者固自有先後也上旋旋除兵功有餘故行中原定無
不下或勸朕遽平羣寇乃張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燕
舉罷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
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
走元都則西走陞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
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
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

皇明肅宗通鑑

卷之五

一

元裔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因欲稍圖聲勢相聞勝
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開廣傳微
而定國已蜀恃其險遠此特休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
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宴親祭戰功功臣并
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莫不感動○
上朝罷與生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
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
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聞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
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
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驍
皇朝肅宗通鑑卷之五

三

注秦修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警戒
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
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
餘人蠲免雜稅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
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
金銀布帛馬驢牛牛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
獲其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奉天縣於乾清宮左自
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府州縣及里社皆
於此祭社用常饌行家人
設壇祭社祀先農○

善長等東轍展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不許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輩建中都宮殿○以右丞相丁瑄許為左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為右丞○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半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時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友德為皇朝資治通紀 卷之五
征虜前將軍同鎮時陳德汪興和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驍騎曰今天下大定雅州蜀未平豈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蕭平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陸辭 上密諭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搗背文門戶既隨腹心自潰其實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大業有基於冬京師尚備況北邊荒蕪之地永厚雲濤吾守邊將士甚艱苦備中書其

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襪運赴蔚州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未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命徐達往北平糧統軍馬瑄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卻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款餉以給軍士○御史臺進擬處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一賜 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製玉圖記二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監製玉圖記三賜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讓為尚書○親覽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與州金谿人○上謂求書者臣等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參差有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舉一舉難為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臣市先聖帝賢祖以及歷代帝王會王中原安人良者皆春秋祭祭陵寢備安之君與王中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令帝王主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肇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而湯在山東者二須

成縣祭唐光武皇帝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
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鄂縣祭神農寧遠縣祭
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永樂宗在陝西者十五
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
高帝文帝景帝與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
縣祭唐高祖禮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
祭唐宣宗○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隆
進奪草屋溫湯關○廣從侯華高卒追封樂國公聖像功
臣廟

閏二月命吏部議定內監等官品秩因工部謂侍臣曰古
之官豈在官禁不通司晨昏僕僕而也耳漢制五刑以

重朝堂常通絕

卷之五

女主稱制不按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瓦

權傾人主及其為惡如城狐社鼠米丘陽法朕謂此輩但
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若所以勢起難
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屬痛惡永之漸也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建康賊勸
道福壽曰我輩應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至是上皇朝
書有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忠臣矣宜立祠祀
三月湯和等克歸歸州取柴拉芙蓉洞及舊屋茅園築
故元處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以數并送東川

郡地關道使未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
符諭留途東指顧使司於是利鹿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上以諸將伐蜀又未報捷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
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傳友德等遣兵克歸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
陝集諸道兵楊三山余牛潛使人規青州果陽生盧楷文
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為
前鋒築綠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偶
平章丁世珍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
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至文州距城三寸里蜀人

軍聲震

卷之五

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事德督兵修階城至五里關世
珍復集兵據險都有在與祖羅萬道前奔飛若死灰德
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宋淵心楊漢等
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蜀地險要其意莫在秦
守之以鉄索橫斷關口關王師臨境又遣傷丞相戴華章
卿與副樞飛天張益兵為國守計壽等於鉄索之外北倚
羊角山南向南城寨壁兩岸群引繩為飛橋三於上平以
木板置砲石木竿鉄銃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
於是球道指揮章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索
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與都督王鑑

出大漢口進攻單塘扼江之要戰不利赤甲白路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漢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皆遁友德遂克歸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漸進兵漢口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迤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纜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專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還馳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躍船聞友德兵下漢軍期奔逃遁走之

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所以誦稱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發府僞平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水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初至官榜于通衢諭以上受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弟子貢并廟堂開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社禮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闕三畝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徇民便虎視于旌旗月錄湖省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朔將膠鹿嶺師即趨五千夫渡河塔則以軍法論克勤不悉勞民泣涕守天夜決雨數尺舟竟去

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妻之樂史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
帝王平利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鞅之法可致克舜
之治也寧慚而退○遼東諸道人奏言元將明哈出據金
山據邊為遠陽患也益兵以備乃遣黃僑黃書諭明哈出
曰前者萬戶黃僑回聞將軍威振遠左英實如是足以保
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常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
陳紀黎庶莫不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
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驕悍非不磨大
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羣
盜衛于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
聖明帝於通遠關張之五
帝于斯黃陳太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帝于越蘇明卿
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至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嗚呼甚
年朕本准民為羣雄所逼聞泉聚舉遂渡江與將軍會
於太平比待他倖特加禮遇駐紮將軍為名義義舉朕
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湖兵因出北定中原南冠
關越東販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至皆為僭僭惟元叔祖
奔自一華夷忽是天于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
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遠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
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依順其水師儘可前進一亦
不然胡銀百年之遠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樂之後先惟

將軍自思之倘至金山明哈出拘留不遣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
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
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狼狽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
野木今軍士皆未嘗食肉魚其魚其魚其魚其魚其魚其
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擊其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
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帶頭罷
火罷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
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影旗鼓譟而下蜀人出
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
之其將鄒典中火筒死遂焚其五營斷其橫江鐵索擒偽
同舍將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
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
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
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
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
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
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
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
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

立廟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年踰散見于廣澤其神
靈護民如神明也該諸善祀載廟詳則其事固不可謂
如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

乃追封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

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

○置定遠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飛旺為都指揮使先是

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馬彥登其

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岳彥聚殺之保保走故

元將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

皇明書通紀卷之五

被遣殺益逆黨平章八月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

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歸

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俱為遼東指揮既

而本衛復奏言哈出據金山變邊為患乞益兵為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柱

史展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

衛軍馬填禦時遼東及側尚多雪等由登萊渡海頃兵金

州招降故元參政華廷秀攻之平章高家奴連進至遼東

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

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平衰

世之君達天假神感召災譴誠為是體每於臨祭必必
敬故命卿等終此微示警戒夫本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

是猶所戒等行之於今將仰丁稼以為法守○初保寧

城有韓氏女年十七遭亂應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

民間既而彼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後從王

珍兵掠雲南遇其叔父贈之歸成都人稱為韓真女云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

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

欽蒙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

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罷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

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瓜十農歷

拜命中華有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即皆臣事朝廷同

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

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因所請兵罷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

關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乖夷之異難

以營造若爾國有能習中國學言可教以音律有擇數人

赴京習之并諭爾還有省占城海陸貨物皆免從以示隆

榮之意○司業朱濂坐考祭禮遺誤請安遠縣

八月改製用寶金牌自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

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

府先來古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造佛
國故民規古倫特詔往諭其因俾如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上平書問劉基以大眾事基條答
上言以爲其病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書付史館○有言殺運二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
我當國掃除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臣說運直至永
樂帝後始除

南齊暹羅國王參烈昭晃牙渤泥國王馬漢沙三佛齊國
王哈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
國王良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
聖朝貢治通見卷之五

三十三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管于牙頭夜分猜兵襲之空入其營
僞僧家奴蓋俘其士衆脫身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勤學
士等寨擊敗驍兒國公於高州武平廣思悉北奔又遣精
騎孫恭等領官軍口且招諭元惠于伯都之花儲王伯
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密子等奔部下將士悉降獲
金寶二金印一金字關牌九銀字關牌二皆送京師上
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
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廖子就後以漢高祖明弟同降後漢昭烈帝高祖
孫公入川蜀後遂還云漢武五年正月月理昇于高祖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其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
不傷顏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與氏之言所見者
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
民所重者兵刑黜刑者陷人于無辜繫兵者陷人于死地
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
常情聞祥則喜聞災則懼則有懼心服當命天下勿
泰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處臣處聞體朕心遇災異或
隱而不舉或舉而不究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皇朝實治通見卷之五

三十四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是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
賞傳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
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
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賊罪者無貸初元未仕進者各略遺權
要選置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其納賂者不獲進上
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賊之禁天下士民始知廉恥而後餘慶
事以廉恥爲貴其有貪污者必受重罰至元而
後無忌憚無官以廉恥爲貴其有貪污者必受重罰
賢之令等舉大議三級中成不以爲然則此弊豈了神

所當遵行而大小臣

工不爲常備者與

上稱英等曰朕嘗思保天

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

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

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

植財如置田穫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恃理得財如貪

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勩勞于國

朕既醉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

無後憂乎英等頓首乞哀姑免究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

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

聚爲盜莫能禁最是時府倉儲穀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

令民受粟自是撲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

發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

爲牧民者勸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

累官至戶部尚書

明實治通紀卷之五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六

東莞臣陳建 稿李臣岳元聲 序生流國元

壬子 庚辰

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亂刺
瓦爾密所據特遣弗臣進翰林待制王禕行奉政吳雲持
詔往招諭之○廣西右江諸州蠻叛亂命江陰侯吳良
爲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積
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川薛勳 上謂
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欽泰便造與之奏成 上給賜顧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天

下一家尚有二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
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
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
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
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而將軍顧
時輅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
餘萬其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粮運不繼師疲而還
○馮勝等還元敵王兵于引弓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
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沙來等之兵至永昌又敗元

將梁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其十餘萬進拔肅州

元平章不花戰歿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

所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五勝等分布

戍守陝西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擄應昌進可溫河至

哈刺莽才虜連遁去文忠曰良貴神速千里棄人難多重

負乃留騎攻駐驛重千駝駟河今士卒各持二十日粮熟

程進進至七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

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

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驛海虜來益衆文

忠據險爲營示以羣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之水

渴疾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

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顧時輅

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粮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

戰時奮騰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

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

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 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

于功臣廟○選楊載詔誦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擁抬主

司

二月 上諭群臣曰凡居官者任難不同皆當盡職肯充

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俱進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

其心于四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季上
內外諸臣皆曰使肥甘不修職事生民疾苦若不聞也
經年而人心日離遂致上崩朕每夜側席未明世嗣不
廢意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廢職之戶部言四川
產巴茶元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
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
計其茶易馬從之

三月茶館通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冊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并過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
偽僧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轅車一千八百輛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六

以備軍用○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
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初郡命衛國公孫愈
爲征南將軍楊璠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
命江陰侯吳良率督慶衛祐柝湖海等攻劍鼓丘開潭英
曹滿驛漢爲其洪州古州等處蠻先誅其首惡其餘黨
使復業凡平尚泰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定溪洞蠻夷
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方安○元泰和州寧正劉
于平

于平字元吉水人平前同校泰和學正山中
家鄉許許不見其子元吉遂去會上下即歸
以疾辭○元吉之賜衣冠還山初余歸其
人皆謂其子元吉如也其子元吉歸其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
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聞奏表門問如制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車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
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贈養月給米三十石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若令若律而
憲綱申飭爲奉奉○上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千古
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
積之夏至祭地于方丘

六月旬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六

祐祥寔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卦木之祥生
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祥和
歲豐乃王者之積也○命禮部議官女嬋之制○作鐵
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成漆懸于宮中○定官
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
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樊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壬戌
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詣行賀禮上曰朕已

今從此禮卿等具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
皇太子千秋節 上詔中書悉諭免之○征西將軍馮勝
自且肅班師至京○上念卿等繁難給中書省有必以丁
富庶者免役非軍國事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大大學學同領江廣德今年秋糧

十一月南將軍鄭愈楊瑄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祿
還京師先是和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顧曰陛下威德加於
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
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斷滅可不懼乎君

聖訓卷之六

五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守
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為將者
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軍國奉公宋曹彬平
南唐所戰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
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
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
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
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列傳廉頗趙奢相國宗實錄本今
其錄之不足我明倫紀方發其所載以修元史之
以去其弊而無害於史公亦不致何處去其
法簡大聖而無後者猶有不足謂也武事無成
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初主者曰朕親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
以示中國其有勸不從者不又乃歸即後君家宋幼
主至削髮為僧不允於一衣版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
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若朝混
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有辛卯盜起汝賴勸黃開君家天
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生崩民擁荼毒朕始議與師保身
救民一時傳稱名號者盡為將誘君之父子亦亦帝社
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
焉○又與元臣劉仲德來渡德三三生書曰朕親生於國
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
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
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八刺歸二生宜答之毋
教人絕父子之誼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
保如其不然中國六傳出諸族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三
生若忠于君自當辨野名垂千載亦可男子事也或不能
衛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天相見惟熟慮之

十二月內使泰增餉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會欲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詔修政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今有司考課必書農學字校之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辛未朔 上賜酒饌明口陸祥復論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奏駁糾劾之事○徵孔克求爲翰林修撰克求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點丞相汪廣洋薦其學有參政以系奸忌故也後竟賜廣洋死○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賢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室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先祿日給饌每食與 皇太子親王送馬之正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將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漸之慈谿人被薦召爲太子

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適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吾人者將忿怒是務去昔 上嘗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 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遠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 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于 上如此○廖永忠言東南倭夷寇掠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艘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從之○上謂儒臣詹同等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前次人君以此取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垂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江西行省商民阻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

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阻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食利耳初無它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二月改專牧監爲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奇酷一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俸給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命宋謙等類編歷代帝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科舉暨且俸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統次之○次軍出鳳門西北循長城外傳友德爲前鋒虜聞之輕塞而遁追獲族子璋學羅帖木兒○
西風傳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樹世者實永國之寶也占之聖玉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于呂尚三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遽遽於求賢者爲其有羽翼善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焉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政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統之足解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聖治○
日諫洋僻絕品陰民多負販私鹽卒通逃外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繁簡吏常治使其子璉蔡上二事帝

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遣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祖地以諷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害爲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 上皆不聽惟奪其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還居京師不悅 上以臨江侯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賂虜兵于二岔翁僞副指揮失利平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刺河大敗其衆虜首六百級僞僉指揮忻都等五十四人○太僕寺丞梁楚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 灘相去八百里出由舟楫舟楫通行宜命重兵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並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繕山川險易圖以進○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前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三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儆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言曰攻曰禮儀曰法禁曰內令曰內官曰時制

曰兵衛曰營繕曰俱用 上白爲序仍命朱瀛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

禮儀

六月徐達遣指揮李王入奏分遣李文忠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繼招討殘胡詔可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寧爲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朱濂授辛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朱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土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款元

運

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藏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桑

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

及普善王嗣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

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

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神農黃帝 上曰五常三皇六帝唐虞宋創業之君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宜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丁丑遣御史大夫詹同先師孔子時胡惟庸

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

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旣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

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

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

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

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

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

世祖從之○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實勸諭之曰卿等

與朕平定天下功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

齊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

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復讎之奉西有殲生之

振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苟生之樂無死之心所

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

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懲其功以副朕懷○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旅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十米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飢服一朱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米一囊庶不致飢寒也○詔禁四

文前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實定不幸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門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草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名詔諸章表之類仍節節習服若朕其影疎殊異古體且使事楚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諸詔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初元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書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祿祿者甚多後宋遂令翰林撰爲定式如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賜賜草去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例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范言注釋釋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旨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天順日錄云 高麗書議論其孫不襲爵常備排宋公使以爲時爲家系迂闊未信因請論宋表之有誤

不如清貞之然也辨曰表依禽獸也鼎仁義禮智之道有君表者宋儒乃謂之表人亦知有禮義禮義表之謂矣乎異端斯言也辨曰表依禽獸也鼎仁義禮智之道有君表者宋儒乃謂之表人亦知有禮義禮義表之謂矣乎異端斯言也辨曰表依禽獸也鼎仁義禮智之道有君表者宋儒乃謂之表人亦知有禮義禮義表之謂矣乎異端斯言也

錄大和鐘成建樓于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十月涼州虜爲逆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赤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逮兒擒斬其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杞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

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朱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深宜有乖中典諭傷臣

同刑部官議唐律曰爲二十條取違並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是命○置

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時 上燕于乾清

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在館檢對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

步辇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封曰在史

館中 上頷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

所即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濬書託乃以賜景。○大明律成宋濬撰表以進。○滁州遣官貢人參。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富道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干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

業。治亂紀 卷之六

十五

爲作君簡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僭在西南。大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改。若明命。朕亦赦。爾歸。方則尺地一民安者。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館于別室。數日。又奏。曰。王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殺。今欲切其階。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廣。明臣珍族。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皆擒滅。惟少元君北走。以死據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攻。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實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強橫執愈。陳張土地。甲兵銳意。中興

度德量義。就愈天朝。推仁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聞如魚游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餽糧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乎沙漠。遣使脫脫微服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友。有濟世之才。不獨文治而已。他如政事。集

高。何可親不宰。死于雲南。非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正月春。是闕江樓。于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上

書。○命曹國公李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

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球。球。球。至白登者。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驛置兵衛。應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金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况農夫百耨。戰士若徒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

得東足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親王國中府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瑞禧北曰寶賢東曰體仁西曰遊儀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廊廡祭器法服其四廡並蓋者悉銅其椽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二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則部上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陞辭上諭之曰嶺南在京師數千里外特命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思咸兼濟惟思不流于姑息威不傷于刻

十七

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倣而民生自遂雖橫海之遙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又番兵入家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及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季天倫若資之非所以今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詹同解部事以呂熙爲吏部尚書

四月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在鳳皇山之陽也○置鐵冶凡一十三所

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十九百八十八人入奏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正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齊之日宰饋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宰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禱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則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來者乃欲法古可哉

按李本讀晉書長創片容曰周禮語言繁雜事體煩瑣皆功利之術太寬仁之體深源其說將變人心氣時生千言而則至雅與之辨已去其精而漢武之盛時與書論而諸儒變撰之不已實不絕之書則曰六經

之書夫當信書則不知無書孟子此言及改以爲未也獨深信之或久謂周公晚年作此故未及改以爲未也

唐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官行之次者爲皇明實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按同書之新安人元舉文才爲揚州學正遇亂家難同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進葡萄

使者相繼于途勞民爲甚且服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
林米俱饑加之復復進賜首長文納裝束遣還○有御
史自廣西還言六賊一覽而告之○李文忠督兵
攻大寧高州大居岸克之斬故元宗王榮榮夫里擒水肯
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
萬計晉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家將及其金印并斬其司
徒答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
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得
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非評淮安侯華雲龍之過

明倫彙編
通鑑輯覽

卷之六

十九

者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伺京平莽以疾禮之
九月成穆孫資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
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爲禮近人情命諸儒
備考諸書以報于是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
母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
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
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禮部太常翰林議以爲虞夏
周世未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今國
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行之者未有所考則于禘
似嫌舉行上是其議

宋濂侍問曰天下雖

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
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平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
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
替者咸無隱情權爲翰林應舉陸居注遷考功水○中
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侯賈的里入朝北運命
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歸行上諭之曰爾本元
君子孫國亡就俘虜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
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
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等親之因致書與愛敬識

明倫彙編
通鑑輯覽

卷之六

二十

張達廉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
氣運之常耳豈人力所能爲哉由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勢
將廣之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禍莽操鋒溫之志次者
頤頤互相攻擊日廢生民下者東送款而歸附割民以俸
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今而謀向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
尚迷留不省者何益在至正之開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
又被逼援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疏離進境意圖中興若
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勢甚至正時低昂若
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曰萬歲或七八十騎欲與全盛
中國相抗乎又不知輕重若何乎濂曰明大理若能悟我

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警衛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天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者也昔者在颶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今聞皇孫去今幸不達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成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既酣酒邑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正肆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爲定王

撫安定與瓜沙赤所聚古曲先海等處皆古嫩煌地也內沙州爲要蓋其別有王門東衛三衛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至是于遣使貢鎧甲刀劍漢賜金綺四疋仍賜其酋長並爲四衛各賜一印曰阿漢賜阿其著先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

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教種使之開墾荒田水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廿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劉基甘霖頌稱洪武四年十月廿露降于鍾山占潤神云望若甘露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霖仍降如初

詔曰朕因天下大亂歎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輯三惟兵後苦歎者朕矢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王戰場靡不至家親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業者有之亦朕過也況古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世宗此詔即大禹疏濬山澤之心即文王褒獎義仁之心即一大不遺之義之也歷考三代而歸人君子有如此心則天下無不治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雖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廢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

力行其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朕中乘鑑觀形貌已蒼
齡首矣靜思羣者髮烏氣壯當羣雄優懷之秋披堅省
提三尺之鋒銛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食與諸功臣立
命於白刃之秒塵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
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
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救中書都
府皆以流官倘後有能得大患而禦奸僻則功入世襲
不說官教內或內有不恭而忘事者則律如羣章○上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
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

三五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瘳至泰之類固若
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
家之注各有異見朕因注之以發其意○時遣韓海侯
積往浙東收藉方氏台溫明王都故兵額既至京郡無賴
惡少扶私逞怨戕害平民富室為其漸海決獲卒悔知
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彈辭其
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潯州人提
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令刑部侍郎李
治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市馬○禮部尚書牛諒罷

乙卯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齊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以上所行關於政要有編集成
書名曰洪武政記○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
者月給以米糶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
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
目擊其苦羣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朕生恨不即死
如此者死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
故躬提師旅善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
辭朕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之初志於
保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
有一夫之不獲也

二月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御製資世

訓成上謂侍臣曰朕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
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第
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八事及其
曰民用士用工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明戒士庶之意詔刊
行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
所重近命設太僕寺印票旬之民察馬恐所司牧養失宜
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

不能其均學及武帝時來唐街巷有馬肝而咸羣遂能止
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為太僕
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為朕申
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即罪
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並方論之曰政治在乎善
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
中材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
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

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詔
詔郡縣凡閭里皆置校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
鄉僻壤莫不有學

開皆鼓銅鑄給官鼓鑄其勞奸民多盜鑄上以朱有要
命是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通可
以去鼓鑄之苦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選許達
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止龍成上以江左舊額

多矣正音命學士黎福風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里之原底常設置有司頒
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
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系株數目學校緣由
甚與朕意乖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
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

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漢功臣本傳曰永忠以家傳族典之才處親屬之
族功臣本傳曰永忠以家傳族典之才處親屬之
族功臣本傳曰永忠以家傳族典之才處親屬之

四拜誠意相基
既滿此竟相惟
言命驗者基如
謀深恩基乃遣
莫虞臣自亦上
數年以夫文書
令後相雷也後
無益也備後上

行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備張厚幸 聖主
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
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成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諫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亟甚
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
失得諫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屈一指
著有鄉鄰子讀其集寫情集翠石公集○時丞相胡惟庸
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
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
恐滋次爲國大憂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
中都次滁州還宿蔡陽王廟 聖主其奏 聖主○七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聖主以西蕃進馬其
用是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裁以羣
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普撫循以通互市羣
集罕厚價值之成又宜諭德意身是番酋感悅山後歸
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陝西按察使事慶以文
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程役其
奔腰水田皆漢莽滿堂莫肯下山開種蓋困用力勞而又
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裁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
平野以耕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

行之
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
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寇季夏祀
中書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刑并制可
八月故元將汪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
許誠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
那海之衛庭其妻毛氏自縊歿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
素及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
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皆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久
永使于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王臺榭苑囿之作勞民廢
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如有固如朕之志
十月 上命皇太子泰往濟南楚莊靖江王出游中都以
講武事詔太子黃普朱濂長史趙璠等從既行 上又開典
地志得漆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今漢詢訪隨處言
之皇太子至他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歸漆古蹟惟餘
荆二山最著昔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閭閻相屬淮水
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一由閭民免修阻之患昔
人所謂觀河洛者思此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

太子過中都乃往游馬命譚作記其諸古跡譚隨處進說
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游潯陽縣洪莊堰潯陽屬西
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淮漑遂命長興侯欽燭文督工
濬之潯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一月廿露降丁開立青輅之上時上詣營宮省視壇
場親觀甘露凝結懸垂上下有若剪珠命孫而奇之入口
甘如飴餽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低首成獻歌詩以頌
德上曰人之常情好新惡故然天道幽微莫測若侍祥

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親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
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

存善則後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

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入役屯種
於鳳陽令各處人民獲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

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職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
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詔江陰侯吳良

監鑄大鐘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
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今符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

要樞上愈厚之翌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乘旺矩
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

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

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聞虜王督勵士卒分

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釋將乃判吾自恃

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刺吾

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沮納哈出處援兵且至引兵退

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柞河遁

歸業莊某其將退先移兵作河白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

里沿河盤水爲塙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沮隱然如城鐵釘

拔於沙甲設詔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

嶺山間蓋以聞砲即懸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

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卒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

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運

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墮入河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

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界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

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懼以

身免○上諭御史臺臣曰糧長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

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

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計納銅贖

罪制可○陳州人獻天書勸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

爲國子監祭酒

丙辰 洪武九年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指揮食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附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高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祝太山石土文上命仍奉其地○遣使齎勅獎勞遠東諸將提馬雲燕駐為都督會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上謂羣臣曰嘗聞潛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寇臣伯顏帖木兒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人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怠為從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欠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

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金帛○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蔡度遣弟恭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係市易不貴純綺但貴磁瓶鐵釜自是製子及市馬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為延平府知府子祺在都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易之地可憂者河東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克寧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津梁帶河淮宋管都之然其地苦險可守洛陽周公管上之周漢管遷之然其地苦山非有嚴前終南之固瀾澗伊洛非有涇渭瀾瀾之難敵唯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使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冤獄聞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為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漲旋復衝決子祺以竹木代之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政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撻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此之切朕屢敕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欣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

書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付臣頃首謝○召卿等
衛經歷能得還京師轉行次中途西戎家兒只班要切死

之
英武典指臨川人陳友諒破江州之任不從王師
南江兵馬中書博士韓景祥史事類事注凡東
禮學官如法律及外吏言部降者與議歷山東
縣訓官而為言子傳以不從元四人王出設議改
之狀召議官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地學考給州上其考曰能恢辦
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為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
恢辦是額外割削主簿之職不任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

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制學進士
卷之六
一者不以所為之損損士監下卿之非非達于
再臣重為最若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濂之曰朕以宋布為天所
起草來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亦
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孫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

司序班復以濂獄於行步還馬以賜之上親作馬
召羣臣咸作之以寵濂焉濂素懷忠憤侍宴上強
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欲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

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若此也

茶閣內聚文墨諸文有曰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非是為每事李嗣清次治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則其有不足然方今儲君在位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蓋不以明如有所大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奎度日月相刊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
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曹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
大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

鍾山主僧也有文學上親遣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
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畢居昇上言
三事尤切前

卷之六
一者不以所為之損損士監下卿之非非達于
再臣重為最若

史公之說也今四方已平矣夫氣不肅言猶習習之況有朝部生
刑大禁也今四方已平矣夫氣不肅言猶習習之況有朝部生
史公之說也今四方已平矣夫氣不肅言猶習習之況有朝部生

以公至正可也五刑之廢多獲功乎此多獲功乎此多獲功乎此
史公之說也今四方已平矣夫氣不肅言猶習習之況有朝部生
刑大禁也今四方已平矣夫氣不肅言猶習習之況有朝部生

理今病民之不安如邪之不正朝夕異令當知誰不
然非獨之根也下治所封太侈仁者人皆知誰不
重而亦開提陸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

李祖爲附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禧善長長子也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列祺父子祇思失禮欠失問候朝
恭 上宜之

七月以監察御史郎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
詣關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
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爲奏辯詔
誅無賴被誣者釋之

然明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
御輿大樞設陟降戶一太寺之五年并遣使致祭○改容
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賴川侯傅
友德巡行川蜀永卓雅雅等處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統
普定中峰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其
月金星又犯之占者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備諭諸將
體嚴密雖左右將校今勿相近其故元門官尤宜防範獲
前去者可以使令○中書省言而建泰政觀鑑聖聖苛奸
吏至死 上賜單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
君臣不能取則若君能取臣以禮臣能取吏以法則

治君不能取臣臣無以取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
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
違法絕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
任其橫暴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
政置如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
矣故特從諭之爾尚慎終始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 上諭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
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
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
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末盡善
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
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草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議
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按克勤字孟嘉南陽人爲縣令時有盜賊入縣劫掠克勤
不取取逐入山不則備我 刑歷仕祿寧多苦政刑弊
品弊性直以不取取逐入山不則備我 刑歷仕祿寧多苦政刑弊
次子孝臨以死而克勤今年歲五十子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
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 宣宗居西第二廟 正殿後爲寢殿九

置以一間爲一空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恰則設累朝
帝后末冠於坤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遠阻烏思藏
使者歸其轎車

十二月命衛國公邵愈爲行營都統沐英爲副將軍
總兵往討之○宋濂行賄有聞

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
言事朝臣有上疏薦餘言者

上朕其迂行怒欲罪之以
同僚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誅謫罪當誅

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罪
詔史極上覽疏中有足朱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

第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
幾誤罪言者邪○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

元季宋濂進士爲翰林學士所知道
疏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風趨洛陽通和

和怒其其歸塞不寄見至京
望其通過洛陽通和

安退而上書其罪見至京
望其通過洛陽通和

七年之久物勞有司說
下又皆大臣挾之常情

雖死罪不足以疑其疾易
以冠裳賜以酒餼授以名爵

陛下之德包乎天地之外矣
矣以名爵授以酒餼授以名爵

自之力以福履致之仁但
以名爵授以酒餼授以名爵

自知而什亡七命躍焉食
肉上有五在從無尺寸之功

皇明神宗通紀卷之六

以燕國士之淵文國家
板蕩既傾失師何而日見天下

上所以軍死不敗有他志
盡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下

與之醢終身不改事君之
道一食其醢終身無二言焉

之士中君若以爲臣臣言
言于天子金威湯池兵無畏

四之四軍之臣臣言言于
天子金威湯池兵無畏

以爲其利府庫之臣臣言
言于天子金威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之臣臣言言于天子金威
湯池兵無畏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

東莞臣陳建 橋李臣岳元聖

序生沈國元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疑客卿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贅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按國初盡罷臣之道屢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道使選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于官犯禁誅家不可勝誅旋致廢矣

處州李汝辛汝字方父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處以上大夫倡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蔡琛青田有劉基就泉有章溢與次院蕭鼎等歷顯官知名當世唯汝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典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

二月宋濂辭歸湖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恨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獻此綺俟三十二年後

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賜曰大江漲不可行宜鎮

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歲一來朝○遷官吳先皇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宋濂抵家上表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積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輪租外悉免役者爲令

二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與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止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傳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觀之則左旋是宿之西相土支許盡十夜則朱陰漸通而東矣

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傳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觀之則左旋是宿之西相土支許盡十夜則朱陰漸通而東矣

宿市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權江西參政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
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
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爲崇
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祭每歲
正月擇日而行禮焉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劉荆
新羅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給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朕坐視遲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月六月迄未發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王不卹其咎在王憂朕
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滅株
郵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詳 上諭之曰
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朕
等由是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
民爲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
惟事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
條章中達明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季肅已困入
賜以介幣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
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
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爲崇
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祭每歲
正月擇日而行禮焉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劉荆
新羅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給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朕坐視遲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月六月迄未發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王不卹其咎在王憂朕
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滅株
郵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詳 上諭之曰
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朕
等由是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
民爲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
惟事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
條章中達明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季肅已困入
賜以介幣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
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
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爲崇
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祭每歲
正月擇日而行禮焉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劉荆
新羅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給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朕坐視遲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月六月迄未發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王不卹其咎在王憂朕
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滅株
郵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詳 上諭之曰
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朕
等由是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
民爲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
惟事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
條章中達明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季肅已困入
賜以介幣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
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
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壇爲崇
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祭每歲
正月擇日而行禮焉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劉荆
新羅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給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朕坐視遲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月六月迄未發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王不卹其咎在王憂朕
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滅株
郵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詳 上諭之曰
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朕
等由是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
民爲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
惟事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
條章中達明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季肅已困入
賜以介幣

宗廟有事社稷則奉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爲上
祀具冕服以祭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土見服乘輅自
官具祭服詣傳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上臨幸焉時
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保存爲難況有事於大
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取記
之俾示永久○故件火內宮落成

按其制門西曰左門東曰右門南曰前北曰後中曰和東西曰偏左右曰翼門之內有左右各一室東曰左門內有左右各一室西曰右門內有左右各一室南曰前門內有左右各一室北曰後門內有左右各一室中曰和殿內有左右各一室東西曰偏殿左右曰翼殿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親耕藉田所以示民務本而後知人情必諸緣而後樂若耕澤乃農事外爾又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也○前次子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若有未自今後政事牀于東官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熟察勸諭○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舉空預副品級有差○衛國公祁愈自河州班師至齊春食叙疾卒計聞上哀憫遣封寧河王謚武順車駕臨其親擇視葬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置于功臣廟愈器墨宏批

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思決然

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云

四川松潘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

帥師討平之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至孫允校生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真天張正常卒子宇初嗣○是年

德源洋爲右丞相○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

戊午歲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應明以擴撫蔽公布

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

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廉官曠職病吾民多矣

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

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則爲賢才天

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

詢事老言之道也○進封湯和仁國公○改封英王爲周

王罷杭州護衛○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

奸僞○丁丑封松藩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北平

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倫通源黃彬等練

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天殿告仁祖淳皇帝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

向○上以鹽價太昂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勅中書省

議減鹽價定擬凡輸粟千石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莫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合

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

等第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

者爲下宴不預宴序宴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司知辨

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桂良彥爲晉

王右傳○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第

一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

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背展自賀紗提舉俱

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

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

堂于陵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告諸臣紛飾之文

不足以爲後鑒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難以示

能獨則夫勝敗之機以授嗣官繼指之在
之未嘗復古之舊而欲其與聖祖不
祀典者莫不煥然而興勝之亦可謂如
汗流矣豈非清夏之福也十九聖祖之
時吏勢實然乎此故李二道十四聖祖
而生于自今十為正道而十四聖祖矣

○西平侯沐英等兵至泚州占城番酋三副使等率眾道
去其帥迎擊敗之斬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
納等逐于東麓山南祭城守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
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百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
二十萬得納緒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泚州衛設官領兵
守之

○明贈國公文忠督理麗西西寧軍務

○文忠公之七

○文忠公之七
宮前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秦州
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
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宗
學官李思迥馬懿誠默不言 上惡之初諭國子師生曰
賢者以學為本指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學
名立于兩間斯成為賢也若懷詐自私自上無助于君下無
益于世朕何執焉如李思迥馬懿者朕以其學官召同
游斯在嘉 上既未明備朕不足乃終日誠然旁有
諸說者因而問及不過說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斷一言

置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
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正綱
輔而誠然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許世矣昔孔子懷聖
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蒼生故歷聘列國卒老不倦今
思迥等發身草野一旦與入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
問之而誠然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周廟見金
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
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迥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
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
意望受意慎毋如李思迥馬懿之為也○編春秋本末成
其終始則觀于考索乃泮東宮文學傳簿等筆錄紛翹
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子世以尊正統欽若公
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齊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
美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葬塑像
于功臣廟○命都督食事張赫督遠東海運代吳禎
閏五月勅遠東守將潘敬業狂曰奏至知高麗僻居海隅其
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
俗尚詩沉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含桑梓而歸異鄉者

少陵使彼得以藉口待至之日間論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兵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懷勿妄生
若我正面而彼邪彼果不賊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
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啟矣○
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之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illegible]

澄州刺史清風王道使明二僧人
 浮海而來無家出如之其後小
 亦建碑焉永元七年元帝詔州
 有差也而史東曰景懷不
 負無表文命安置之

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微也
禪廡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事流于民爲臣而廢禮
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江布爲左
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
殿哲爲中書省右參政

侮者論如律○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上與吳沉論持身保家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貽大德常人且然況人若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與諸儒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實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澤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當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臣何有不進真知諫者有於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存之要

○以東宮侍書張統為通政司左叅議翰林修撰

○開州水渠西安城中水自不竭○
○以爲言命府官役工鑿渠引龍首渠水入城○
○始得甘飲○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曰爲國得實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未有二年惠得賢士以應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罷德藏光其于窮微不察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侯顏子中子中欽鵬死

授東副書院山天陸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都事陳友諒兵陷鄱州于中初鵬壯士欲復城不克開入廬建行省于中出計破賊遂島遂浮海獻捷元

都校願建行省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北至末幾而歸已歸附于中陸馬未幾不得其一足於其子中欽姓名浪跡于江湖間往來居遊賢之士山先是其妻于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友諒有節之士中欽告身日下不有異職妻于於於是同歸天下不復仕也後據報未嘗一日忘于也其後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鄉鄰聞而義之衣之泣至是立本專使招之于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難矣乃具持酒祭其祖文廟

徽寧國府訓導陳勉爲翰林編修○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所轄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其數十事亮祖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今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廣洋在京顯號酒色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敢言其然勅以洗心補過廣洋肉不即安死之

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爲引見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其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毒死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惟庸挾醫往候基病飲以毒藥因責廣洋欺給居海南州次太甚復遣使勅之廣洋得賜書懷甚速自縊死○訪求下獄入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誅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可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缺不能達意上怒

其不敬左右揭樓亂下奇垂露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
弗爲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裏甲伏屏帷
間數匠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卿
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等皆伏誅 上召寧奇死天深悼
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
六人

按權庸自楊雲誅後總中書政事舉生劉應夢以奏議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等言不謂西方有寇遂遣
諸將領兵往討之徐達等已用募以圖之乃爲稱病所
事在六年正月惟庸是女其長從子福相結謀謀安
吉侯雲仲子成侯其聚兵麻州現往來益寧縣今寧
州又與陳寧中丞徐節等中圖天下軍馬第令督七
本存案以備後用之徐達等以爲徐達等以爲徐達等
于市人入使歸徐達等以爲徐達等以爲徐達等
死惟庸降中書省史本以惟庸降中書省史本以惟庸
主見事不成始上奏遣刀衛徐達等以爲徐達等以爲
胡惟庸降中書省史本以惟庸降中書省史本以惟庸
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計畫功成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
亂兵所掠持一升參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水達從朕長
有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惟宋濂徐孫坐重運被刑籍其家械濂于京

上怒欲謀之 皇后諫曰民間諸一先生尚有始終不
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悲況濂致仕在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免茂州安置行
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等丁開人等皆濂等丁開人等皆濂等丁開人等皆
文傳四史通千卷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書皆濂集
諸語等書門下弟子

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
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
相繼繼道丞相不旋踵而古漢唐宋因之雖有實相然其
相繼繼道丞相不旋踵而古漢唐宋因之雖有實相然其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審德興辦理天下應酬便此謂
不致相繼事皆朝廷總差所以穩確以後子孫敬皇帝
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悉當即時斬
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令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額額舊
額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
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按吳自晉稱蘇杭元末無以爲食以爲食以爲食以爲食
者十餘年上積其以久不爲民之府冠冕王兩相
富室而更爲死守固不取諸家族制如得解解有司何
如其數萬定說故蘇杭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應一

時也至是月
命滿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壘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後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使斯爲吏部尚書○改禮部劉崧爲署吏部尚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吏部尚書○諭太子諸王持節之道○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袁海爲鹽始予管仲要要纒之西漢專利禁私鹽東漢弛禁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兩示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永宋制歲給主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主本有案寡贖鹽有難易國初委官征考功侍郎輪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趁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曲得宜酌量增

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于貢爲民便役之○是月燕王

之國北平以薦諫爲燕府民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護身殿大赦詔曰朕以無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奸惡劬劬剪髮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

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護身殿朕甚惡

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

○詔太子成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

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罷

吏部尚書劉崧致事阮嘯爲吏部尚書○復以湖廣漢陽

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

州在陽縣爲桂陽州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

天下繼恣之物朕甚爲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

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洪陽密通

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

安先是右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氏丁應數規免已責延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時胡惟庸事覺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忤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曰成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震奉天殿○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孫章侯胡美○時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恆民爲

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七月龍秘書監凡內府者悉輸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嘗人父母院設4常俗悉指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尋獲等累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來賀復京官家○號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三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此出宮附納轄中伴脫脫釋露金闌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力賜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府各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秋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復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教爲奉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擬之毋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滿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受宰於皆坐罪黜此職遂廢○詔戒守令曰朕若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賊害政以干刑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

十一月以儒士朱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諸列侯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算列時奉金葉表朝貢

遺還

庚戌年四月間奏國又召諸家龍元候瓜哇其國外東

國二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三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四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五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六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七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八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九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國十王所屬有蘇丹丹吉打蘇丹蘇丹國國王宮東

此類相食... 辛酉 歲次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 友復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

則不任任官之務... 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接者去之部臣以邪

乃為至當展于賞罰... 等宜明白執論等使實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

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 人說選天下驍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就與足

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二月李叔正為禮部尚書

二月李叔正為禮部尚書... 三月大赦

三月大赦... 廣德五郡秋糧

在斯行功成師旋富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嶺溪見兵

領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

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

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

由知道理北方自衰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

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

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

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

正三品侍講學上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互學七待制

等官至是官制始定○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

四月命國子生張翥劉向說花及律令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庚辰德興

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盡力且彰其憂國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國者憂國忘

勦力之所能及樂與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

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服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

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 卿卿乃固請充命爲大

將軍特犒南服嗚呼忠勤不息卿之志見矣無懈安民尤

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

思明府朱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

脫嗣諸處上以其許命違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

肆侮生隙構患欺誑中國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不

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虞時南境屬南越漢高祖時屬南越武帝時

平南越置交趾九真南海等郡唐高祖時屬南越太宗時

爲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寧州屬于建寧又置交趾九真等縣宋太平興國初置南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結爲險限山爲國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察其微升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搆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復大理寺

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半諸縣河決○時四州水漲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毒傍近郡縣上議征之乃

徵諸神於龍江曰上清好生无有禍諸必象殊而

也稱自堯舜以至千仞弗領教征弗戢滅蓋特崇祀固險倚林木之深濊跳梁由沒虐良民而傷生公冷江國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峽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摧順以清洞賊德興方搜捕五溪間是命即僧仇成等務兵進討諸洞賊幾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勅賜慰勞賜田一庄○時天中大定遼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通逃

九月朔命賴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

戾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俊金

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鈐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

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

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造驍

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兵以入昔定分據要

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嘆噤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

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

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

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

將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兵

軍由辰沅趨貴州○遣御史林恩等分按各道罪囚

十月壬子朔日食○定考覆殿最法○命法司論囚擬律

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

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諸事東宮

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

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況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

維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

如故從之

十一月 上召吏部兵部臣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達被者不閑武舉祇甲冑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雖舉以一律大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厭習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舉視爲武人不問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王首安瑋羅鳳苗蠻乞耗聞風迎降○時閩廣東漳盜爲亂勢猖獗命南雄侯趙鼎率師討之○循處溫三府山寇迭出○張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福建安縣亂寇阮仔久江陰侯吳浪等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消像祀寺勅臣廟也十二月傳友德等兵至諸安攻汀之寇進取福清被阮宗王把頭刺死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趙里麻將精兵奔刺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蔽于溪入未務慮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徑忽大路四葉德芬及江而止頃之雲霧則兩軍相望連雲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余卓失精我師作欲濟勢達理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折流溝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理麻益駭急撤陣

後軍以禦之斬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矛蒙盾破敵軍銳氣奪却數里而後敗陣我師旣濟歷列進戰矢石砲鉞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鉄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木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震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罕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信圖籍撫安其民定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德自斷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通永寧之兵遂擄編諸蠻時元右丞定卜開胡海等兵進自永寧旁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旣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定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築方具讐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蓋以符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冷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旣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旣陣有芒部士酋率衆援之定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

其酋長多中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連下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令翰林院評駁諸司奏啟○是年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召致仕刑吏部尚書李敬劉松爲國子祭酒司業

壬戌洪武十五年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術食樂章一奏從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奏德陽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上以前元素無文字但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甲靡不具載復取六秘史參攷細切其字以諧聲音既成命刊行訖自是使臣往朔漠皆得通其情○命天下朝覲官各乘所知入○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司事張統爲左叅政○沐英等率兵略徵江臨安元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閘南詔皮羅閣所禁龍頭龍足上下二閣險要土酋殺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閣炎自將攻之卒不可入○今王師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緩下關爲犄角

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舉木緣崖而上立我旂幟選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師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賊擒段世達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帶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諭雲南諸夷詔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

建義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郡王允肆陸梁朕遣使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

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敵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叅坊正字魏德壽來文學汪叔瑜等部有司路以楮幣聘之○前太子正字蕭庸長史杜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若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
誠宜特加尊崇仲賢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
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穎等以
次講畢上諭穎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
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觀爲講說反覆
開論舉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吏
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
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
請知舊置鐵冶鐵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
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
之民也杖之流海舒○出率價運渡海有新經
遼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荒
當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者
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戍
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憂
事非發已愛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
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表
之利○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
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船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會爲試刑部同書
朱熹等上言臣等以熹等所著書論及
國朝舊制事關治亂者多矣臣等以病免十四年四月
官安於處其有治才以用之
於王是始微人親政之權
上謂翰林學士宋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受人時常歎敬
天之事後世中士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
自謂崇尚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
宸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
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民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
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敵后非衆與守
故曰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上曰朕與東官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在東官
復命上問朕與東官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在東官
心之慈上大嘉番從之○管陽侯楊瑔卒追封衛國公
○宣德金朝典南征卒追封沂國公○斯春侯康僉南征
卒于軍○旌表貞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籍太初妻太初死時劉氏年七歲
其父劉氏行劉氏年七歲其父劉氏行劉氏年七歲
劉氏血和劉氏以進故疾愈北王和州太初劉氏劉氏
以奉姑之直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嘗呼神明劉氏
和湯以進姑愈月而卒劉氏歸之舍劉氏歸之舍劉氏
合葬于墓尼五年不歸事聞上遣中使賜劉氏
衣鈔官爲其姑表旌
華旌其門復其旌旌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謂侍臣曰此一人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手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舉臣薦舉然得賢與不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賀聚為副統領官軍曹定等處勦捕凡攻城略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還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著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勦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有差錯改正勦將空印紙填滿各呈補卷奉發

如此弊竇我廷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勦令出納

按聯合之制今在京五府六部每處皆設門客軍機處亦設門客各地方撫憲州縣所司掌內院處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性慈惠與庶孽無間之衣冠詞翰敏不是是每製衣

之屬為王如公主親王生有子者皆上兄子之

正當適天也 后曰未有子者皆上兄子之

生感無品品以如以下有恩誠能者有子者得之如

原太子于諸王體愛之甚篤雖令器學初切至諸王皆

以衣服器用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之

后常濡之以寬仁而前殿決事以威武治天下之

上或震怒回官必詢今日處何事始何人問之知

多治人姓命乃上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決事

多資寬文正德江西南荒澤無度上得其左右張文正

回京款罪之 后請曰文正雖驕縱自許其左右張文正

平賊澤也其取建康多有戰功及聖守江亦陳兵

不能免其罪其罪也現有骨肉親注籍有亦亦當兵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慈意上欲赦之

極諫而止與民流弊三家富藏國上欲赦之

之 后諫曰後周當可敵國然未嘗為不事事素

幸太學是 后聞太子諸生有請孝者上欲赦之

上曰上以月聞太子諸生有請孝者上欲赦之

昔服藥而不勝下得不得死生有命然亦有所歸

不返其無辜而死地也上曰死生有命然亦有所歸

后終不服藥而辭年五十六

九月奉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皇太后三代之而下鍾山孝陵王之后未有如我朝皇后

之厚聖者故傷者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皇后

至仁文德順天

雲南諸夷使報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

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

謀有土官楊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

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眾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

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胄士卒與城固守多置礮弓弩於

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圍城計

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還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賊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援營官道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賊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遷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召燕府住持廣壽禪寺

甚道衡即祿祿也始蘇人鄉出善爲行藏書工
 大遇與之相識旋而如人休養與書數之孝
 皇多惜補用王臣富壽一爲燕王庶養自新丁
 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蠶王上最也既
 而臣愚才未備願臣曰必當有天下能錄司左書
 吏於農事久矣祿祿原日之祿也永樂初下詔錄司左書
 吏共起官居奉之祿也永樂初下詔錄司左書
 子休知補用東官限其姓名不書發要吏年
 吏之亡

國公論議疏駁之太師欲去之趙太祖皆從於天祥非獨諫天寒
甚唐結記其武大城陷年冬在德待無一毫仁惠時天寒
孝應嘗曰國家天下事不出於忠義若王無大事者未
靖賊風必雨今日擇日必參茶月亦月辰時方可來事至
疾疾風果雨曰聖恩下足饑臣正憂風雨大妨勸得
勢頭起程對曰先朝只今陛下

設科取士○命刑部尚書周濟定議考試徵至秀士優劣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韓熙載御史印文
白纔愬糾謬○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船等三千七百
餘人八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
治然自古知人竟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

哉故勅天下徵聘道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革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填守要害然後可以盡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箚嶺諸如此類凡

二百處宜以各銜校卒屯其地詔從之○徵舊儒崇德
鮑恂上海全忠誠安吉余諒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
七十餘上嘉賜坐顧問有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

焉恂等復固辭一且勅賜放還
朕聞詞林之衆遠而望自濟山
嶺芝冥鴻既放上下千載
騷人而思誠功場倘詮
德盛疑眉浩首安春
教鑑竹篇所著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闢賢爲左右司諫兼春秋左右庶
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

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稽奏
奏爲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按○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沈德業文學之美命高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
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
外諸司議刑奏劾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
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
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
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
成式榜示中外

計二月令修國子監舊藏書板○吳沉薦方孝孺學行
卓犖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壯士當老其才用之建溪
吳圖舞如陸陵城對鄰臨新嘉山侯○嚴繼宗
如塔微林如臨臨察都御史○岑長興侯陳文延侯
唐繼宗巡視陝西鹽池將海池馬棚縣○陸西莊
衛校卒凡十萬六千餘人得免勇騎坐亡萬八千馬
萬三千五百匹
兵部相繼奏曰昔軍屯田訓練士卒二者為益最巨
食所出以足矣後所出以畏遠境所出以夫萬世所當
法也

呈明資治通紀卷之七終

高才純陛下聖訓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
世及之正漢高不事詩書其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
親臨宸翰論萬方卓然與輿謀訓詁相表裏陛下尊漢
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前宋史所積德以有天下
然使君後君月成康臣月周召益修風德則文武之業何
能至八百平之久乎使君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
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頃首曰陛下
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
漁害及鯢鯢焚林而取禍及麋穀放張巧密之法以罔民
連累何益哉 卷之八

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 上御謹身殿災沴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
檢入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
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惡於賊下人君若
喜其諛過已意任其所為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夫
馬處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小人中懷外邪而其言
其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
彼知人主所求為者不惟月義乃令合附會口是不可不
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否於天下國家亦幸合附會

人主以為此為國之賦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者
之易也

七月定武職妻妾計贈例○定文官計贈庶叙例十一條
○遣御史錄囚 諸省○上海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
戚係乎令之賢否既滿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
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
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誣沽名苛察瑣細支典
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
其知之

九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
皇朝實錄卷之八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其
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
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依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
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下是道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
國俱給勘合文冊○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諭
遣使張伯祥清來貢以達命卿之令禮部諭王

六月令朝觀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
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
撫摩難周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稅糾以天下而
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寬在地之大小○上御奉
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名而已若通於禮而
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事治道是於樂而不過於禮
非所以振綱紀而中人必虛樂並行始治北齊若刑
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日初治禮務刑政則在上者雖
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
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八
卿等十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為虛文也○禮
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七月河南大水木橋蕩盡命驛馬都尉李俱休同有司驗
吳戶口額為賑恤○戶部人獻天書伏誅○建朝天宮其
地即吳淞城晉西州故址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
司于內○皮自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
一曰清官吏問政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
二曰選賢才棟樑幸以什安普興武舉以顯英才
三曰治刑獄無以教萬民立乎準以利商賈置
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

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奇國脈 上善其
言
八月吏部尚書余斌定考績法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
善等侍 上曰人若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
下之賢議為賢議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善已能好言人
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貧人之過不貸已之過
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
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以通經儒士陳玄為
右僉都御史林芝為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起推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
司副斷事高昇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馮獻為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
按遇字中行初為元溫州醫教授兵部選隱于家國初
以泰元之薦為先生而不名 上徵學幸其第客以禮
禮待甚厚稱其為先生而不名 上徵學幸其第客以禮
密授以官極尋常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為太常卿
為禮部侍郎最後陞禮部尚書學士等名是賜生類
調賜食賜爵者十人謂其出入前後賜養無算其類
以文辭著稱者十人謂其出入前後賜養無算其類
賜祭太廟賜榮銜止者十人謂其出入前後賜養無算其類
賜祭太廟賜榮銜止者十人謂其出入前後賜養無算其類
十月賜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
礦戶至是召諸道從之○秀才宋如等十七人為監察
御史

方得置第... 步後卒于官

松州衛軍士糧餉令旁近州縣運給以其控制西番要地故也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 上恟悼

寵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塋鍾山之陰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

東征西討削平群雄克濟大數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速殞其命天何奪吾

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

其勛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

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戢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無不自於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

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廟望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 祖考三良皆封王爵子男

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和葵烈國公恭穆勳衛增福左都

安王妃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

代王妃 法隆寺... 武寧侯... 臨下北... 令其... 遺數十金以助其資教且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奎練子宰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宰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

翰林修撰 聖明資治通紀 卷之八

大學士朱訥上守邊策畧曰今海內既安樂災未貢惟沙漫未遑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

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其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

今諸將中皆皆借才於異代裁宜選其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

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

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若邊城池
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陣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
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爲
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有翰林承勅監等近
侍衙門者取庶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
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降百官未賀上曰朕德不逮
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
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能復預蓋奢侈
之心生則敬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恩州及

五開山諸喇嘛夾作乳奔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
師討之時警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
出剽劫和等師抵其地發大驚潰乃於諸喇分屯勦捕夷
其黨六俘獲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恩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之賜
鈔五萬俾至鳳陽至泗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
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墉戍及固守備和行築前上數十
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時戶部侍郎都桓等犯賊

盜邏官糧凡七百萬石分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獲

罪者數萬人招指賊鈔寄借滿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

丁廷舉言法司連令桓等交指平民皆歸諸朝廷下是遂

將恭明司官等及諸等凌遲示衆以息天下之謫仍極

楊天○嗚呼罪當自己茲政害民如王部官理都桓

胡益王遊幸諸部等則謂王恩迫則謂王恩迫則謂王

王志閣部等工部侍郎奏志德閣部等禮部尚書趙璜

部等職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雖下落罪昭大干妄指

平民嗚呼朕爲民設官爲民造福必欲除奸復生利甚

害吾民寔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

以居若位者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艱仰天

俯察求治奸貪愈增若此人心爲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

吾民者大赦不赦○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時國子祭酒

宋誥以厥爲案所職助教全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

移文令誥致仕誥性淳上嘗問故逐和得實以爲專擅

成誥并文徵等罪之○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漢洞

獵捕時論論於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免頑自

恣意虐害然此輩爲賊豈無良心者陳景文爲知縣

猶稱肯應差役賊後去吏撫字乖方始復及側誠使守令

得人示以恩信以爲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

民乎 上嘉納之

五月以河陽指揮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
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連能說也用諸甲兵由是軍不乏食
事無廢弛○朱善進觀心錄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
機善仁愛之心生則使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誠之
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義之心萌則巧偽之
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有無
物我之累矣○上謂侍臣曰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服食
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頤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
皇明實治通鑑 卷之八

向背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上曰天縱去留人
六月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資其
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爲令○時徒知縣胡誦通縣丞郭
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長數十餘人請關疏與
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上觀漢書謂侍
臣曰漢文恭儉克勤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
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
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綏非所以示至公也
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實廣國賢欲相之以後弗不
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之何

避私嫌乎此其於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
亦漢之聰明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

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
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
食以措生民奈何內外之臣數用弗當寔在予一人以致

上天垂戒災于萬姓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
農艱哉極歲前有虧詔書到封谷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

加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災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
本處者循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鴻優恤朕罪有司極

皇明實治通鑑 卷之八
刑○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歲豈能保其皆樂
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

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虛施不施樂后病不自瘳臣如

公餘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
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大學士朱善曰古

者人主致治惟在賢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乎簡擇
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乎行使任使專則苟且之

意不生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

益嚴告石謫成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矣。賈謀於父
儉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所不訴肯死萬一吾父
由訴免免雖殘疾萬萬無憾遂陳其苦於通政司通政司
以聞上憫其當達赦李用復是官時以此得免復官
者十有四人皆為賈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猶骨肉為城
下土矣已而賈感疾歿李用傷肱致卒亦是亦死時人莫
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

按國初修志云爲官不委錢工役無書理禁居昇萬言書亦謂屯田工役屬必獲之罪一時法嚴如此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爲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

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 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密注難作者依例釋放○上以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服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齋勸懲之

十二月舉孝廉○是年高麗國人立王禰爲王禰貢布惠
匹馬千疋謝是秋封禰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諡恭懿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春正月命賴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

貴州等處勦平蠻夷○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王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竊政害民爾行大書畫行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雲南布政使張統言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斗以贖准米者聽以是商旅輻湊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檢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上與侍臣

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

莫不好佔惡。以常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勞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後役。以安之。○蘇州府吏請常與縣。徑由中道入公堂。知縣

旅黃奇怒其越體執之事

二月置行人司○止御東閣與侍臣論曰聖人篤乎仁賢者不舞智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瑣瑣不可儉者貢享然貢享可濫○土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害必生財以

三月陞該縣知縣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陞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白虹貫日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爲限更番赴京輸

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者爲今○河南大水命贖民

衛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蓋進士
魏安仁等六人皆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
今已改過自新人所與制終身其是上諭吏部不可得
矣其改過自新之○上聞嘉興典史陳輝如等事○永春博
剛正能官或有人勸轉任之○常州府官先○古言行
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諱與貧無嫌 上嘉其好義以
安黎庶命禮部遣人齋禱以勞仍令該民至京軍之○處
州麗水縣民有貢士者嘗于謁官處室不處所新乃誦閣告

皇明帝治通紀

奏之八

王

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逆知縣倪孟賢詢之父老知

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
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耶
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
妄者罪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八十以上鄉黨稱善
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十斤以上歲加
賜銀二匹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正給酒肉絮帛其
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歲許冠帶與
縣官一體免雜稅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

委致爲生員按月詣門禮送冊得給與陳粟者爲今未幾
上復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敬敬事長所以教
順廣及諸國莫不以齒爲齒而養老之禮本當廢長以人
理於子弟風俗淳淳治道隆平耆者謂天下行養老之政
尚虛○司未行不至謂其以朕命申之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十年七十以下者詳舉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上有耆年便而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周公不疑魯叔而
敗狄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老而旁之也若年六十
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

皇明帝治通紀

奏之八

王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國子監博士吳沆致仕

蘇州府吏錢英軒究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棄死之
以聞 上遣行人齋醮併體諒勞之

八月 上覽家史見太宗段其孫庫爲內藏庫前謂侍臣
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宅如漢宣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禮林大盈庫不必深
書也來自乾德間實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
以資于內藏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

以貨爲其而自營貨而後館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
 家發量出入及內藏與諸司以藏別其各物發量
 每年出數不計其數其藏庫如此何足爲國太
 宗在國公之藏庫其藏庫之藏庫其藏庫其藏庫
 藏庫其藏庫其藏庫其藏庫其藏庫其藏庫其藏庫
 其所藏其由來不能其始故也○命禮部製 德相女
 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恭皇帝裕皇
 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府昭縣修繕和陵墓永冠
 祭告○六安族王志卒追封高國公
 按志臨安人後起義武二年以平中興功多封侯九
 百七十七年增封六百石子鳳嗣二十三年葬臨安南
 皇朝資治通鑑卷之八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
 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可其奏又謂邊地又荒懇于用力
 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餘之粟○賑旱蝗郡縣
 十月頒志賦算書凡百有餘皆按輅唐漢爲臣悖逆者
 賜葬下天教官諸生講讀使知所瞻
 十一月詔長興縣賦文平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
 北平屯衛
 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造地潯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
 南府兵民縣王言你有義口三代漢宋之成延治後率

元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
 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安天下左益隆大業
 以舉四方又言州縣之職小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神師
 宜選應能之士授之若且慮能可稱則應實之食污不才
 則難副之賞則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
 樂天神降神思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
 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
 用書奏 上嘉之○御製大誥三編成誥示天下初 上
 以天丁臣民沐元之汚俗律律不安職業觸權惡章欲做
 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諸條所載未能盡
 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親感知所勸懲自是
 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
 詳盡焉 上親爲之序
 按先朝之誥也其言簡而意深其言直而意切其言
 作人而爲人言其言直而意深其言直而意切其言
 其言直而意深其言直而意切其言直而意切其言
 一等之吏云云此後人不如其言而後人不知其言而
 大誥等一書其言直而意深其言直而意切其言直而意切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請重治法之刑以儆民玩 上覽之
 曰用刑之道貴得中得中則民安失中則民怨如爾所

言惡流於濕其可哉

丁卯 西武二十年

正月命將北伐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

劉 尚擁衆金山鼓爲逆志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馬勝

左右副將軍額爾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參將南雄

侯趙勝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統軍三十

萬征之 吳錦永備刑具○詔修闕里孔子廟○大祀

天地于南郊 成天氣清明 聖情惻惻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

實天以千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

皇明實治通鑑 卷之八

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令爭奪之事若不聽禮

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就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予爲

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府軍前徵

按丁成河南陝州地有上絛下絛上黃塘下黃塘者舊

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銅開已久復請採之 上謂侍

臣曰凡此言創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

民言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漸

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

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 廣德成宴群臣于壇所

之曰耕籍古禮也 上躬耕於籍本也朕即位

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

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酢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

欲羣臣知重農之意○詔汪尚書洪範成命普善劉三吾

序其後 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

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乎天道而驗乎人事

箕子爲武王陳之式工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

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置浙

浙防倭衛所○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

是命戶部覈定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

佃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

皇明實治通鑑 卷之八

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

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司監在武洋等往各處覈其

稅銀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

田畝以量度之聞其陋之方聞次其事悉書于名及田

四至編桑爲冊其法甚簡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土之

法矣 上以爲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無田者有稅有田者不納稅其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有田者有稅有田者不納稅其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有田者有稅有田者不納稅其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有田者有稅有田者不納稅其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有田者有稅有田者不納稅其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有田者有稅有田者不納稅其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有田者有稅有田者不納稅其法甚簡而不均者有稅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齊而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物又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官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諂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曰論人之善惡惡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乎惡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木家猶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太原府交城縣大通置治所歲貢雲子生熟球十萬斤後縣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糧常用雲子鍊命

皇明史云通紀宋之人
復茂之○雲南左布政張統秋滿來朝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宴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穀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得罪有免宜并論請罪之 上曰前罪既有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益惜不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不至死而縱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偏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納哈出有金山與雲南丁所秦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時臨江於陳寶所部與大將軍與道相失陷虜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之 上曰納哈出分兵爲三帶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和一二曰安一委河都重富儲蓄最爲息虜王致招之不得及是夫若軍通之納哈出出山爲利害因勸之降納哈出猶未決大將軍與勝等乃相率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曰納哈出出山爲利害因勸之降納哈出一亮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等報納哈出聞之乃拍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聚矣遂至女直自詣王來降王大喜出酒與之飲并相歡納哈出因酌酒爵王

皇明史云通紀宋之人
王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王王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王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洗地觀其下哺哺將脫去時鄭國公

常茂在坐其麾下右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度援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捕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虜遂驚潰衆欲來追勝進前降將說帝許之于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駝駝重直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如不肖降虜遣人諭之乃神弓矢擲下地亦來降勝以

北齊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宴食遣使奉捷于京
仍奉常茂驚虜虜乘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軍妻子
及其輜重俱府行仍以都督茂英等將騎兵三千為殿初
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遁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
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
後至伏發英等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路遂見執自剖
腹而歎英處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食事至
是授于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上以常茂
驚遁虜衆耶令械送京師

皇明肅宗通紀

卷之八

手

三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
廟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薦
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翰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
組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學立舉廟其無
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撤之○定親王歲
祿五萬石○真鳳岡貢象及香

皇明肅宗通紀

卷之八

手

三

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錢券于孫世
襲先是真既歸附歷山東江西泰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
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
其三子○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中多不遵使勅諭
勝及副將市博友德藍玉王錫郭英曰古之名將為國效
忠銘名于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
不義所以功成名遠迤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其鴻
勝專為已私播惡胡中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
皇明肅宗通紀

卷之八

三

部伍無法致使漢英等入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
擅發留守大營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
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常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度
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親
哉○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臂也勝每于衆軍中折之茂
不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
解故喘各於茂而奔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內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以父遇春功免死安
置廣西龍州
九月納哈出等赴京入見上賜哈出以一品服封為

正月命領國公傅友德統恭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若千馬龍也理何之摩寧防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宣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諭吏部曰雲南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管果賢者不以小疵而弃如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在任簿書之遺謫戍雲南北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川也召還復其官○時浙江道御史凌漢翰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有廉得其事以聞者陞右

都御史

卷之八

三十五

四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元振曹彬潘美韓世忠高飛張浚李華等傳稱忠節爾本亦老臣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遣官祀歷代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其其附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降○上憫而宥之厚其賜養命隨西平侯沐英戍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賊又降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

八十條製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增修南郊壇墼于大祀殿外墀內疊石為臺四東西相向以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壇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為臺凡二十各高一丈有奇周以石欄墀降為磴道臺之上琢為山形壑壑以置神位以為五岳五鎮四海四瀋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神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建東南巖池凡二十餘六月夜永肅慶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祀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奉祭每歲八月甲寅擇日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者為常式○平

卷之八

三十六

五

知復舉衆數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勢甚肆掠其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匝挑之賊驅萬衆來二十衆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計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後彼衆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衆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走然後以人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舉衆自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械若欄柵然扶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特以張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箭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
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列
我前軍火箭發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
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驚奔危之勇而力者曰昔刺赤珠
取藏民左師小却美登高堂之命左右取神之旨來左師
適見一人拔刀馳騎而上虎來復則美藏益言三軍大
呼而趨下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
十四隻當衆皆成大如剝如死上帥刀斷鄧斯郎埋各
中百餘人象皆上餘黨走藏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
自是諸蠻暫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
任孝恭等及第出身有差孝恭義陽人之上命有司建狀
元易以旌之聖旨進榜自此始○上召試官陳宗廟等論
之曰今日親列千鄉子獨錄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
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
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
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
公至正之心起已得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
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
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罔論田子方貧賤駑人之說
上曰駑凶德也當貴而駑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

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已愛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
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曰誠如聖諭○東
莞伯何眞卒 上親爲文遣官南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
莞伯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
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失海四十餘
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
深入虜地今畧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將何以復命
王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令虜窺見烟火師遂進
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王營在海東北八
十餘里王以鈔爲前鋒直趨其營傳始謂我軍之水草必
不能深入不設節又大風揚沙苦驅軍行虜皆不知虜主
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大尉驕子率衆拒
戰敗之殺驕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王脫古思
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招款米丞相失烈門等數
十騎遁去主率精騎追之山千餘里不及而還後其太子

衛教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亮妃弟公主等五十
九人其房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神間
禽之及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哩麻平章八蘭等二十
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十日得寶圖
書牌面一百四十九面初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中一
銀印三萬四萬八千四百四十八百四兩半一十萬二
千四百五十二頭半三十付輔聚房兵甲楚之遊人人奉
送班師

按洪武元年帝歲于涉漢原師陶人蓋曰忠宗太子愛猷
本兒立九年位此王其後裔自是日後皆君嗣後今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八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
之時典味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上曰古人有言天降
災祥在德誠侯吾德勝焉矣亦可解苟矣其德雖祥無應
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友德左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等定侯陳桓左右參將曹
震葉丹師師討平時都督朱鈐等有功封永寧侯

七月贈故金山侯張瑄為樂浪公尋封其子興為西涼侯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遣軍監雲南達兵至常

四川等處皆放命以羽翔侯張龍教兵起至雲南

西川等處皆放命以羽翔侯張龍教兵起至雲南

如人送房王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京地保
奴及后妃獻金甲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服飾
得藏居京師既而有言王叔元王妃事上怒曰王叔元
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王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
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所以元世祖王中冓時有恩惠
及民不可無爾等與信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
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
厚遺資遣之○領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海
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築府政封蒲陽侯○日部珠
中劉九泉言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八

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上曰也
東地廣民不少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于是遷山西澤潞
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備曠之
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上謂玉曰
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王如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
縱欲汗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覲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

哉今爾爾功勞屈法省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
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

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十四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十四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金一兩鈔四百錢文籍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上謂諸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義朝無知獨立王欲爲不韋故命爾等討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成成功員北寇空邊民無叛民思惠德之勞思無叛伐之苦爾等莫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帝親詣前撫上祝賦平胡詩一章令奉臣和之○御製平武吉勒額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地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填舍勤於整稅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入曰君海衛

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雙窮漢漢薛薛崇川崇川費費肅肅葉葉井井領兵分計來月叛叛平之平之收收建建歷歷代代帝帝王王廟廟千千鷄鷄鳴鳴山之陽

冬十月乙丑額額武武十十訓訓錄錄上以將官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甲冑以鉅鹿喪喪金日磾張敖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廓侯侯懷懷恩恩關關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俾范武武賊者目目親親講說使知勸戒時時廣西江西指指押押敗敗良良敦敦宗宗以以升升欽欽徵徵變變

皇朝實政通紀 卷之八

聖二

武宗

八、樂月也之類

10

皇明齊治通紀卷之九

東莞臣陳建 奏 聖 臣 岳元聲 奏 產生范圖元

已巳 武 二十二年

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泰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遺行人齎勅賜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

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

皇明齊治通紀 卷之九

以其適符古者元士之數改爲元士至是以本科爲事

本源改爲士源後復改爲給事中○陞刑部右侍郎趙應

本部尚書武兵部左侍郎沈縉本部尚書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類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

川衛所攝練友德駐沅州中固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

李崑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兼昇駐襄陽

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昌吉安侯陸仲亨

駐朔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于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

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宜

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順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

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

王誠係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于湯報六安侯于王

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西南嶺夷自昔號稱難服

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霖雨地氣蒸濕蛇

虺蛟室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

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

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

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

夷蠻使主爾等一如所諭○上以天下無事調諸將老欲

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

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 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

陽鈔二千錠與崑先堂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

治之要當退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綰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言。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雖於衆人處操自異何難識也綰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來而不仁者遠大何難去哉。上御護身殿檢校學士劉三吾侍御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者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繫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臣之道上曰人當處危乃不貳危常慮患乃不及患進行於峻坂而什子平地者惟於彈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難治平何可不慎。上曰提德州同知陳襲爲太僕寺少卿襲放元南臺御史大夫船中遇之至是生事當戍邊。上念其父死邊特宥之報是賦仍賜鈔錠。

十二月接擢寧海○徵士梁寅卒

分爲三居前在禮部中司給納諸書諸書成將後以爲官以老致歸終年八十二期其有賜其葬者皆其子孫也

西平侯沐英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綢自疋別賜步五萬爲鳳陽建第。論之曰雲南瘴火心服乎雲南回以安之矣遂回雲南。○南安侯俞通源卒。

是年詹徽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安南黎季犛殺其主陳日規假煒明來貢。○高麗國相李仁人因禍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禕主國事。○魯王卒。上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

正月。上欲諸王知軍旅之命命晉王成祖率諸將分道伐虜。○首州酋叛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贛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甲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遂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賊已部落俘獲亦千。

計還京考以公侯選鄉例賜海金銀鈔幣歸老千家是年
 海卒○進上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其年
 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
 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以失節難論定制詔從之○
 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成太學已死今
 有司取其補伍自今後切荷國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
 部尚書沈縉曰國家衛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
 學可制其兵籍還歸進學○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
 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
 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荷軍士缺伍不過失一
 軍制實亦通融○
 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繁豈不重乎○初江
 南人猷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
 止一戶養一馬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
 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疋為華生種
 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無戶再給鈔三百貫
 市種馬華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
 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
 戶之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上曰王國有徽鎮即以
 蘇為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

為圖以進使頒之列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
 齊魯皆祭西海泰嶽皆祭音祭北海○國子祭酒宋鈞卒
 授鴻臚寺卿洪武計三年復請祭典與諸劾奏俱從祭典
 祭典學有歸禮部大率士會國學成十餘日祭典學
 學現上諭通儒祭以屬主是祭典學為文道官致祭
 人致祭于宗廟治諸祭典學其女子復和為河東
 京國公愆玉討西番道將能徐凱出大渡河擊敗之○
 龍州知縣陳敬為吏部侍郎○申定官民服飾
 三月燕王師至遼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
 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
 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六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
 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諸將皆請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蘆帳于遼
 都遠遣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
 我至宜乘雪遠進遂抵遼都即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精
 悍數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
 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帳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
 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此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
 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
 酒食令醉飽復諭道還營虜乃甚喜過望遂無還意將至營
 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

道人報捷京師詔乃見不花等將校三有餘人入朝獻其銀印金鑲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見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諭曰朕聖祖時大將兼於理達志爲元臣克允元都平亂今大將軍受副都指揮之任當克承祖德東還西

喪守制武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聽官廢事今後除父祖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選人致祭從之○陸南忠建二宣撫司籌叛蒙國公未討定之○置平廟衛指揮使司○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遣調○賜賣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罰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爲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諱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臣明之酒願陛下作威於將來也天下莫不曰功如
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存寬疑憂臣
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愧服忘
其疎賤真陛下再一感悟甘就典鑒無恨

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賈聚已故侯

黃彬都督毛讓薛瑄陳方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詔求

按三丰一名玄始不知何人洪武誦入武當山修鍊手變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人家或耕市井活活自如儼若無人事呼爲張邈邈有問之者搖

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陸冬臥雪中。釣鮒如常。時旣入

三山道士請三茅造朝了不可覓召丘玄清至典諸

清三年遜老跡揚州環入自來也永樂御文廟
復崇道使致書求之齊而云皇帝降奉青真仙張
之天下全文亦見雙龍歲抄仍命給奉中胡真編注
之不可得嘆竊思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查茫天下

有一種仙風遇骨但仙元器識不丹力薰而德焉也
六月定東官司經筵官制○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

厚熱侯張龍等討平之○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

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持食復賜鈔關曰

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錄

家修其善老子孫承業則兵皆入衛羅其屯戍尙向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鄴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

崇山普定 岷慶東川 武定瀋陽 航海全寧 西涼定遠 永平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

南北海流河決江南
八月召宗國公王還京尋詔還鄉賜養甚厚仍命工部且
舟送之時宗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予還鄉各賜金銀

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總督制學寺院御史掌其

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賜之賜名曰龍
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置景
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贈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擢英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聖昌教授李本立
爲翰林院編修○論刑部尚書楊鼎等曰自今惟犯十
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
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貨以行劉

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

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國子生程

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色
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憐其志從之○是年瀧王梓暴

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時有野人表珙者字廷玉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八

吉凶輒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止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

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畀內茲真太平

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脣當是

時探亂反正爲那一統王尊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

主疏擬授召瑄爲太常寺丞子忠毅丹瑄創銀擊
老歸卒瑄太常寺少卿瑄能傳父志入禁廷未幾瑄
關忠毅或病會天命南之無憂也瑄人衆文詞
未七日瑄安反書上言瑄宗人有急瑄瑄上者
瑄少卿致仕年八十三
辛未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其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擢河間府某州學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上聞
漢書賜氏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

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者又聽民轉移典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回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驟賜以爵則

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

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

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

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故元遠王阿札失里寇邊也朵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

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遠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

越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雅山等處次洮兒河獲入口

馬匹甚多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梢寒山至磨鍊子海打
蘭夫山追虜酋札都達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
追達達兀剌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illegible]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
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
皇明實錄通紀 卷之九

人罄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饒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次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銓清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庶已置大字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中關士卒已命撤之石山所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叩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議察邊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遵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三品封

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庶子襲父職
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奉宋制以子貴
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詎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河決原武入淮○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中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中
服無異吏胥宜有以區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
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冠衫用玉色綃布爲之寬袖
緣皁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傳信云
日啟行至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松陰下結網中獨行曰此何術耶對曰此網中也則以奏之乘上則疑覺骨禪矣上去明日朝罷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中道士來

皇明寶訓通纂卷之六

此
司馬人爲首賄者名劉綱中進益定制益自元祐前無
士庶中服之襪亦莫不創制宜民若此衆聖雖南作者
巨按我太祖法垂遠邇不獨見于禮制肅政之大權

以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

僞王子別列怯面王察里失哥知院高山等致其國公函
采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章先
榮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
于家○翰林院侍讀陳忠爲山東布政司參政攝璽珥蓋
民其得之

九月遣主事寬微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定文武
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定章貢茶額例

扶天下產茶去歲產額有定額惟產茶各品爲上
產有極茶先奉次奉茶及產新等茶其所進者必順
民力產產能斷惟採茶以進

聖明經濟通考卷之九

九

罷開門使○嘉興府通判龐安渡私帶輿徒送京師而以
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給以贖罪狀
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宜意豈可以一時之
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
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于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十月北平大水免其田租○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湯
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
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懷柔秋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
選有司以爲銀錢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
省官廩以恤民力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

能以懲貪墨凡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曰所言

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熟邊將數易則兵

之材力勇怯靡之出沒常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

以制敵使其知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

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報堅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升爲新化縣

丞丹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

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

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皆

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詭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

皇朝實治通考卷之九

之歸者益衆清考課最優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條等語

關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令仍令禮部宴賔而

遣之○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某言四事一任用武臣

三創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

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

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接視有

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開壘直接其地以通清運復開陸

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礪一道至貢

有之類退之以爲需而不盡藏我可也又君于謙者
之以「謙」可也前史劉吉任謙張璠皆易之以下謙可
也此則者皆謂與天下共弊之極法于
直諫之節而勿使人謂而獲其譽者也
列侯諸將練兵西非諸寨○高麗李成桂欲其主璠而自
主

三月克揚湖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賊數多諸洞悉平
○納編侯朱奇齊用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諡曰懿文○涼國公藍玉征
罕東西武○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合通淵班師回京 上以通淵屢立戰克繼父兄遺
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趙僑侯

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錢參世襲○陝西寧夏衛副千云
何忠爲指揮會事先是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

戶郭德代之忠乃諸閩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
平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

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
陣今忠鍾生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

陞爲本衛指揮會事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

黔寧王諡紹靖
時英守雲南歸 皇太子冕旒臨不輟遂致失聲歎
爲少是月丁卯年四十八聖康功臣輔臣跪前祝壽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明三代皆王前史爲人寬濫記懷遠列前見諸漢唐

人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謂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効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願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試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寬之極邊其以榜論天下學校使爲鑒戒○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作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南日福建梅花所開音韻圖刊刻七川可王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語言近兵燹其書本在王山南王不宗山王推死之皆遺使錄其書以爲國史館刻梓草本爲今人皆去髮然手刻冠毛利無暇服冠裳陳奏表章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運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

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華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

署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

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

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

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置西

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前後五府太常司列于廣敬門之西悉

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于廣敬門之西悉

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靖寧侯蔡升

○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貴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漢聖賢

之書明聖賢之道由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

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乘耒而耕及苗既植又須耘耨炎

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

旱蟲蝗則舉家退避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難

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

武大小官品級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

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

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立劉長孫允焄爲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

事侍東宮講讀○道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

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

興總兵計故元逆臣也遠逃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

思帖木兒走至也遠逃兒之地爲所弑其部屬皆奔散來

附至是與等進討追至撒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

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

不驗者心齋天討候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

陸子連年逐臣歸隱民口出一辭皆如鳥獸不得其傳國
陸欲取之耳臣聞得國實出於我固莫若王儲以天下
所得之玉璽之來新皇帝之名曰興皇帝是以宋初
所之遂有足不易曰聖人之名曰興皇帝是以宋初
賢而仁不以人非之賢士垂青貨也且國體之在位上
長久之為善而不仁如仁義之為實故也天下治亂
民困窮是怨正之大寶而無用之小寶也不失此
斯出天下明照萬物乃皆易而無用之小寶也不失此
厚矣雖神寶力役費鉅計口饒多而民不悅所謂徒
漢武帝下陰下內多怨而不服所使法也昔者漢宣
臨壯厲土國則強富兵民則強衆池苑興宮室嚴
治根拔伐之功無遺日月土工吏已嗇何之何其
漢十九年起天下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太殺京民不分
陸明黃伯起表之
故吾一舉動之望盡善人君子誤入名網之中方今水
潦連年米價騰貴大盜必不仙於寒饑流離之所
致目見北江之陳尸三千餘言雖希道修法理刑罰
軍等官切期弊無官守言實而能廣言振救如此河
共共哉不可頃也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
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授學名其讀書之
廬曰正學

按孝孺字布衣台州寧海人父克勳知濟南府有異政
孝孺總課書童雙料婢子見其面所有便三錢寸文筆
過師師人呼為小韓子一日門下有便三錢寸文筆
有題紙之志從宋濂諸翁門請茶如下客一書寫出其
下先華如之始從宋濂諸翁門請茶如下客一書寫出其
恒以衡王道為己往遂修所詣月旦歲歲不同邑人以

十二月馬勝傳友德李景隆蓋玉殿殿如常任亨泰杜
澤楚著唐錫錫站皆兼東宮師僧等官○命僧錄司造問
知册頒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因徒遮辛往往易
姓名爲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故有是命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婚戶部趙勉夫婦坐法皆素失救謫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同進免官○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符一大珠卒持至僚屬俱駭愕靖徐曰汝有此大珠必徇物命碎之上聞而嘆曰千金之珠畧不動心遽斥爲僞物而碎

皇明文治通紀 卷之九

張

之免至意外生事靖有過入之智應變之才矣。王忠愍
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脚僧謂閣下云天癘
尊者及周顯伯遣進藥視其藥曰溫涼藥二斤一白溫
涼石一塊其方用盆盛苳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注
服之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通體抽搐藥之効也其藥味
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 庚戌 二十六年

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

二十五年帥師征越。周還至戕。卻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讓。撫綏士卒。賑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殷。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資。人皆賢之。

二月遼宋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濬陽廣寧
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
于工師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微物管子曰工商
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
民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
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
皇明資治通鑑 卷之九

皇明資治通鑑

2014

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番衛移置京畿
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晉王統山
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涼國
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illegible]

人王大呼曰微臣等皆漢時韓彭梁侯張敖等遺
餘孽非諸林典與韓彭梁侯等皆南陽侯趙盾趙盾
丁未皆生通文凡錢數萬人也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難以著成去惡後之
慈官同知職任政事擬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知下院儒臣
做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其設官
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者曰諸司職掌諸司行頒
布中外○驗封主事崔善舉吏部事尋爲尚書○上自即
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
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
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
皇明實錄通紀卷之九
三十一
僧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僧修踰制
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
號虛實之等第編旌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
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指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徭粟以
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
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
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者爲令
○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復祖諫之
仲子○復祖漸東

四月大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請戍還妻新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
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
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
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
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
留加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
六月修新茹常嚴宸面爲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襲吳淞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効
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旣至令自推
皇明實錄通紀卷之九
三十一
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浦
江鄭氏自其祖締教子孫勿異襲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
千餘人田賦各有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
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親親喪
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僅
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
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以事入稅 上識之後被人妄計
其家典權臣通財賄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
實必死而覆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從兩人畢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提福建布政

司參議 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述有是謂○徙慶靖王于漳州原封慶陽名備余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善為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金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欲無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米奏上嘉平得志臣體命賜平文綺衣水及金帛從者吏未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勅胡憲藍黨○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

聖明憲治通紀

卷之九

三

三

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 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罪降爵重者奪爵為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取堯何迎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兵擊敗之獲送京師伏誅○封皇子德為谷王以劉璟為谷府長史提督調燕代蘭遼慶寧六府事○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營善繼與府教授王俊華為右營善繼天下學官入規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等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敘奏充實使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虛梓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 庚戌二十七年

正月賑濟貧民○勅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祀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為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干外及交講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相茶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周者率送

聖明憲治通紀

卷之九

三

三

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餒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兇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備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麥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詢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月倭寇浙東都督劉德商督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

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推
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
脂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
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不自見昔唐玄宗內惑
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猝
出幸維田大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
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大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
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
何從生哉○屋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
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康人不
學朝實涉通紀卷之九
○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忠爲
凡齋捧詔勅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者兼濟
荒登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
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鹽人
○都督楊文觀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命
韓王藩王分道省視泰晉燕周齊王欲其知親親之儀也
四月詔陝西虢州立唐忠臣潭城祠春秋致祭從同知史
通奉○更定恭國朝貢儀較舊制更爲簡便矣
五月定武職比試策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三

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
數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除充
軍
○恭國朝貢儀較舊制更爲簡便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鄉置享堂其樹
碑于先墓皆官爲給費○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
童軍役
○檢校奉直學士顧鼎臣父文定遂以卒安童獨殿別
母老無他兄弟後遂且有始守節比而無依請自願
其身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
龍圖卷之九
其能速朝而有漫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速朝而
有青色夫喜者君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
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
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
暴鄰國而魏業日衰故人君謙志納善入臣以道事君則
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七月任亨奉爲禮部尚書○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
吾等朕每觀天象白洪武初有黑氣狀于奎壁今年春基
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
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縠衣被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

宋完臣陳建 楊李臣岳元聲

庠生沈國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都督周興德兵宋康劉真副之帥師捕野人○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新之先是越州蠻寇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累爲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身敢議伐者得肆相讐奪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使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竊耕得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將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賊黨○楊李臣岳元聲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在險餘孽既平○三月李太師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官言兗濟兩路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等差開墾以盡之而地之荒闕者尚多乞令五府募田之民分丁就東還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三月秦王征土蕃回以疾薨諡曰愍王子商胡嗣王○四月參論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蕃諸指揮使令固疆固○
遼東曰遼海之東遼爲首領中夏此字斯處處守乃有遼州諸將共意來臣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則知天

軍及應直帶刀指牌千百戶銀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僥越○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友德暴卒○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



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質一邑之內偶爾何用邪
○有道士以道書獻侍臣請留觀之上曰彼所獻書非
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愷宋晟參議軍事兵部
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何
武等州叛

貴州土官阿主作亂都指揮解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卒先是和既歸感陽暮年多疾正暮念之每歲必召

賜銀鈔預爲瑩葬之資至是卒追嗟悼親視朝親爲
校使者以祭封東廡至議聚武聖像勅臣廟後配享

廟土之初起兵也和爲潯陽王部曲率先推轂
謹願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王浚表賈真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關獨一
○王浚表賈真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關獨一

○王浚表賈真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關獨一

授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鼎勳禁汝元利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一本
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徒暇王國子雲南

○賜聖善爲宣化知縣○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
尚功六局及宮正諸井補資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

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書誥監手門東華西華玄武
奉天右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

精製苑酒醋麵六局以奏選司備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
膳典藥典膳典服典典膳典服典典膳典服典典膳典服典

膳典服典所集內官內使等皆免五都之民
佐旗甲使一應供給皆由我江東五都之民

以此年定天下漕兌解內早設各朕老矣思民勿勞無
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部

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餉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
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用行人司副楊砥言願奉

大夫楊維蓮重仲舒從祀孔子
問九月皇明祖訓成上自爲之序曰朕親親近國家建

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半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閭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轉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復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肅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前見所行與羣臣定為國法庫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淥之徒且憂羣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革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

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復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肅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前見所行與羣臣定為國法庫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淥之徒且憂羣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革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

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五十石二皇女曰公主食祿三百五十石三親王女曰郡主食祿二百五十石四郡主女曰縣主食祿一百五十石五縣主女曰鄉主食祿一百石六鄉主女曰鄉婦食祿五十石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十石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十石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十石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石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石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石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石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斗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斗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斗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斗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升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升二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升二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升二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合二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合二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合二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合二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勺二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勺二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勺二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勺三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撮三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撮三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撮三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撮三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圭三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圭三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圭三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圭三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豆三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豆四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豆四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豆四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粒四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粒四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粒四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粒四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粟四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粟四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粟四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粟五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麥五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麥五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麥五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麥五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粳五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粳五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粳五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粳五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稻五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稻六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稻六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稻六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粱六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粱六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粱六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粱六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粟六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粟六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粟六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粟七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麥七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麥七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麥七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麥七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粳七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粳七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粳七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粳七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稻七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稻八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稻八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稻八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粱八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粱八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粱八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粱八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粟八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粟八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粟八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粟九十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麥九十一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麥九十二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麥九十三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麥九十四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粳九十五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粳九十六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粳九十七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一粳九十八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五稻九十九鄉婦女曰鄉女食祿三稻一百鄉女女曰鄉婦食祿二稻

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

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種之

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愒無忌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

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

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切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說使冷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八月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改六部屬部為清吏司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易其名○頒表箋文式于天下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妍麗上甚厭之乃命三吾等撰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

上甚厭之乃命三吾等撰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

謝恩如式錄進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

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聲淚者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平賊賊皇曾孫文燦生太孫允攸長子也○上以時月數終又生子祿曰命內庭勿預

十一月增設左春坊清紀郎八人左司諫三人右春坊同

○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先宿民房屋墳塋等第及倉庫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

侍讀編修戴冕為侍讀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例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郾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

議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泗水別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

勝計諸夷情服

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沐晟顯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

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考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

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者民道里

費○是年靖渾天儀○罷大理寺

丁丑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

關中○漢河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

軍馬提調屯田○劉觀耿清署左右食都御史○頒為政

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食書案廣次第軍士月給

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

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

鴻臚寺外夷通事亦隸焉○勅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

所嚴禁私茶出境仍遣僧管著藏上等往西番申諭之先

是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勸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

受牌為符契以絕奸欺而邊衛將士廼防不虞以致私茶

出境國課馬政兩受其弊故命兵部諭之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

蹈為考試官取奉和宋瑤等五十二人○原西北士子無

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闕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

咸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冉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

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弁贊善王俊華司憲司

直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輩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簡

王振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

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

胡黨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為藍黨餘皆

胡黨戴弁不與焉詔宥三吾信蹈成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

覆閣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土漢洞蠻林寬作亂

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

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

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

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

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矣

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為即率麾下

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平繼戰亦

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

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

能命追贈得為指揮僉事字為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

以鈔帛恤其家

出其急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嫁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調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停遠東海運上諭戶部曰遠東海運連年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缺乏今後不須轉運止令彼處軍人也田自給其三十一年糧米可于太倉領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遠東都司知之其山領糧儲發軍糧守次第運至遠東城中在聖廟倉儲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勸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

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游神州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子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上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哉古語云天不與奪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亮舜禹湯文武之世聖聖獲契伊傳周召為之臣其有在也世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盡誠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鑑奏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上以二省民情于農事以重衣食不足乃令戶部遣人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貢出身資格九年為考滿

三月廷臣請計朝鮮不許○乙卯幸太廟○晉王亮諡曰恭○齊恭為兵部尚書

○按泰來木人初名德潤武丁郭應天第子得授于上校尋令名德潤部主事一日當演戲身被殺于上校時于天祥九年忽遇害○同遇害姓各處

通又欲考諸國制奉出使中子

四月罷回欽天監○勅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

谷王出兵北平禦虜○黃福爲工部右侍郎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思倫係還平緬時都督食事

徐凱亦執水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

是歲用計擒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繕

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遠王出開平備虜○置成

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

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盡出御涼殿聞疾

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在義

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後義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彞修

發病死于官者吳中諸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前拜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

任於世定禍亂而假兵安生民於市野謙馭以膺天命

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動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

自突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

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

奚妄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

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莫祭之儀

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

無虞諸王臨風拜無得至京玉璽所奉文武職朝

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玉璽不在冷中若推此令從事

皇明玉璽曰 帝性神武明達廣智積火虎始

是日癸亥陵援遣詔止諸王會葬時諸自秦會外皆停
 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勢頗偏恐其窺伺乃草遣謂諸王哭
 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怒王入臨將至淮安齊奏言
 帝令人齋勒勒使還國
 李朝宋齊梁陳唐
 宋齊梁陳唐
 天子達于唐人先太子沮而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赦
 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奉與唐人異當以宗社生靈
 為重惡得狗唐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餘曰魏文帝朝

未可謂是文
時政博流井也

以中書舍人蔣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

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奏國

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按察義邑人初名瑛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蔣

本義即向太祖義子驥名令滿九歲出用之

文宗即向太祖義子驥名令滿九歲出用之

於人終為陷太學進入禁書諸校戶部主事原吉

中為是欲陷太學進入禁書諸校戶部主事原吉

月即進士三十一人皆至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年與進士三十一人皆至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帝詔中諸王不悅謂王皆尊屬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分宜

杜瑄時生東門諸子澄曰諸王尊屬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皇明實治通鑑卷之十

曰諸王國有藩其親是也

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幸成仁家外快

而順任之理具也

即位倚任于經謂曰先王無忘東門之

謂曰不致進退與泰泰則李藩王兵權

黃備黃姓人氏武中以父故諸侯南會

即帝以文學舉老知京州府元受誨

除其微之北山時時失墓下散人名為

因成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

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按昔近臣薦孝孺至太祖見之曰此壯士也當先

遣孝孺言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則難能而貴之其才

尤難如下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

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言其未嘗以中書舍人蔣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

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奏國

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按察義邑人初名瑛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蔣

本義即向太祖義子驥名令滿九歲出用之

文宗即向太祖義子驥名令滿九歲出用之

於人終為陷太學進入禁書諸校戶部主事原吉

中為是欲陷太學進入禁書諸校戶部主事原吉

月即進士三十一人皆至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年與進士三十一人皆至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帝詔中諸王不悅謂王皆尊屬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分宜

杜瑄時生東門諸子澄曰諸王尊屬兵部尚書陳瑄五月受命

皇明實治通鑑卷之十

曰諸王國有藩其親是也

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幸成仁家外快

而順任之理具也

即位倚任于經謂曰先王無忘東門之

謂曰不致進退與泰泰則李藩王兵權

黃備黃姓人氏武中以父故諸侯南會

即帝以文學舉老知京州府元受誨

除其微之北山時時失墓下散人名為

因成籍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徑重兵素有大

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故卒難圖也

宜先取周則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周公李景

帝先取周則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周公李景

帝先取周則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周公李景

帝先取周則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周公李景

帝先取周則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周公李景

如天... 欽此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別督翰林充編纂官

故上... 欽此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陞雲南右布政使至是陞為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為之○以臨江府推官劉翼

為知府劉偽虛調為兵部左右侍郎○令何福為征虜將

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為副平之

九月罷禁銅鼓衛城召徐輝吳傑還京○長星西隅有聲

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以馬京為大理卿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舉京

○榮惠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循教上言言北方兵

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

幸因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因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會事克征南將軍師

師征水西發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

處

處

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蹕

待命詔諭班師北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

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

解縉為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

推用未及期會 太祖崩天福趨赴臨大臣謂其臨非詔

旨遂滿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言 太祖

高皇帝錫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咸懼故能庶幾咸象天

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幾未明求

本日盱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

衛疲于伺候廢廢業止正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

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煩

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

能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昂為北平左布政使

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張昂

澄曰孰當先計子澄對曰 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

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計之不可不慮

帝召齊泰問曰 燕王素喜用兵計之計將發由泰對曰

今邊報北虜烽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成開平其燕府獲

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

臍無益也 帝領之乃擢用昂貴仰察燕府動靜徐為之

計○建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道之命徃四川受教于蜀王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以王銳爲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從中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

○召宋樸還京以爲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爲副都御史

按有年監陵人從沈州武中起明經爲御史李行若
韓宜可養母得告請通志漢書不解得徵召十八歲于
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上起有年從中韓宜可初爲
山西布政使請遷召入力言滿漢從寬大密加防
禦

陸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柔直言○調食都御史劉觀

爲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

小大之獄務從寬宥省徭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

下田租之半○盡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明史治通紀卷之十終

皇明齊治通紀卷之十一

東臺監陳建 李臣岳元聲 庠生沈國元

已卯建文元年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庚寅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上御奉天殿誓戒諸官各密安簿以齊官已卯出舍皇學

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陞馬脊大祀殿秉圭

奠饗典脩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

孺進郊祀頌

租口遣使告即位于天下和祇司蒙張省詣闕迎

高鼻希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

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其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

國子博士王紳激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齊府

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何長官司吏自程本

立等纂修官

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何長官司吏自程本

立等纂修官

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何長官司吏自程本

立等纂修官

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何長官司吏自程本

立等纂修官

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何長官司吏自程本

立等纂修官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人皆海成安王見教芳登正倫中御史熊相立祠祀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為誠還燕初燕王使

誠奏事京師使規朝廷所為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

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受其顏色有異遂濟疑之燕山烈始信誠言

三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均命都督會事耿獻借左

都御史僕儒觀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後觀其也燕王與二大及三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酒相之宴畢自日本出而方五大司官乘張子忠微

紀帝氏為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弟允禔吳王允

熙衛上允繼徐王立子文奉為皇太子詔為賢老聖田

典學考察官吏旌孝廉貧瘡飲抑賄賂民鬻子裁田租

中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王為公王

儀賓耿聯為駙馬都尉堂前府事○都督食事宋晟總兵

鎮守甘肅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衛府紀善留史局

紀善周是修為衛府紀善留史局

紀善周是修為衛府紀善留史局

更定官制先是言州縣等官應未直言上言文武並用

久長之附六卿謂上言所以示均隆宜並為一品國

子祭酒師步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

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

更定

更定

更定

更定

更定

之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

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按隋書武帝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中丞潘王入朝夫
帝居勤之不振後召復御史不坐學著作時又不至
引直書而登進士曰生處隱志隱之非素自願也
可以舍矣于地下而不提吾文天祥屬妻李氏之得宜
我死當安人主須自教時年二十九李亦卒死公望子
牛馬之婦此入門乃理虎也常讀春秋者相之曰此書
足與處不及此時以爲家大綱隱居不仕文天祥
改皇朝位讀春秋不與隱居不仕文天祥
重之黎之端以隱居不與隱居不仕文天祥
皇帝曰國家漢士三非其罪隱居不仕文天祥
力而後迴計等刻碑其亭有隱居不仕文天祥
皇朝書漢書卷之五十五
免民實舍錢○華松潘衛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
集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
林侍書○設海上廵檢以散騎常侍張城條
之
按建文士連金華史書從宋通學武中以直初知
居廣東道監察御史潘安南至是召人父皇朝
潘安南不可改命建文安南至是召人父皇朝
無從先生耶建文曰東所處此正惡果及此
勃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權神策衛經歷周瑄孟食箱

御史

按建文山東諸縣人以言事權用御史中

燕世子及其弟高顯高繼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
也 文皇遣三子來或汎之曰不宜借徑 文皇曰在我
今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備
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顯勇悍無
賴倚騎射能宰惟叛王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難
之湖行照入輝祖廢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
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顯宣力爲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獨子輝祖出黃子澄陳風俗於清至
皇用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京師步于市見兩泥像張張退戰有體聖莊旁觀之
一素幼者遜其長者長者環授誰遜良久遇有落帽以
之又見有得妙于街者輒拂其塵黃之高潔從奴居
而主清款曰何風俗之淳也明日以朝偏泥其
陛下德化雖中年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名中二
歐謙皆微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
偷備獨化敦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
實多欲歟辨然慙愧自責而二叭始叩頭謝過失乞官之
內尚未能齊斯言何啻當也彥清頓首賀曰萬邦時雍而
有子焉敬四方風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 陛

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矣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發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發忠麾下胡騎精悍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統兵討賊

耿繼武兵于海關而張萬壽貴顯忠伺動定約期俱發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發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發忠麾下胡騎精悍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統兵討賊

耿繼武兵于海關而張萬壽貴顯忠伺動定約期俱發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發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發忠麾下胡騎精悍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統兵討賊

耿繼武兵于海關而張萬壽貴顯忠伺動定約期俱發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發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發忠麾下胡騎精悍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統兵討賊

耿繼武兵于海關而張萬壽貴顯忠伺動定約期俱發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發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發忠麾下胡騎精悍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統兵討賊

直言而以直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夏四月并衛所○湘王栢有罪自縊死先是湘王僞造寶

鈔兼殘虐殺人 上降敕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

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以歿○齊府人曾名源上變告廢

齊王栢爲庶人○幽代王桂斌王栢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通經軍士以爲教讀

拾遺宋微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上變告廢

齊王栢爲庶人○幽代王桂斌王栢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通經軍士以爲教讀

拾遺宋微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上變告廢

齊王栢爲庶人○幽代王桂斌王栢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通經軍士以爲教讀

拾遺宋微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上變告廢

齊王栢爲庶人○幽代王桂斌王栢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通經軍士以爲教讀

拾遺宋微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上變告廢

齊王栢爲庶人○幽代王桂斌王栢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通經軍士以爲教讀

拾遺宋微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上變告廢

齊王栢爲庶人○幽代王桂斌王栢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七月十四日

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使事聞平王甥也壯勇如方

上特信有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能效職

六月召留紹爲翰林侍讀○燕山左護衛百戶倪景上變

告建寧鎮下謀開鋒等語○詔謀賊時 文皇

威名最盛又最長地地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太

子添輝和卓敬日夜謀所以害燕者而 文皇不得不生

心矣會燕長史葛誠件誠余廷賊請遇其情而張萬等每

遇朝使至輒傳語宜早爲備 文皇因知之因託疾伴狂

走以久之被議送稱病大署關櫺樞頭曰東其宮中亦秋

皇明資治通紀卷十一 九

而行朝廷猶不爲意誠達辰告萬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

勿憚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深然之謀益急○遣中官逮

燕府官屬賄燕山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下獄訊罪

燕王指起兵狀齊泰即發符遣人往燕逮至府官屬

然七月都指揮使張信致款燕○壬申燕府諸雜兵起掌

兵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昌都指揮使譚貴彭二燕府

長史葛誠件誦余達久之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屏間

僧徒起長之期刻未可至是遣建寧鎮又密敕張信手

致 文皇信誓各坊月日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

百不敵非父所能流也不如悔悔爲信然之因請諸見

不得入許乘婦人輿以入 文皇賜爲慈風不能言信曰

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亟信曰王果無意

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其時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

家命者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臨先墮地呼 文皇不

擇道衍曰大獄殿下易黃九其乃喜遂定謀暗謝貴等集

兵布城圍王城又以木欄斷端門張萬約盧楨內應一

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太直竊其章獻府中 文皇急

呼護衛指揮張玉未能等率勇士入宮能口先禽貴等餘

無能爲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宮來逮所坐名

取下就令內官召貴葛付之將必入入則縛刃初四日壬

皇明資治通紀卷十一 十

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葛不察

果入爲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承冷校尉奉

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刃刺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并

誅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

等不屈貴葛之屬者皆相告稍稽散去王遂命張玉帥

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毋自苦

衛廷已聽書上自引一方表亦下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葛不察

果入爲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承冷校尉奉

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刃刺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并

誅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

等不屈貴葛之屬者皆相告稍稽散去王遂命張玉帥

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毋自苦

衛廷已聽書上自引一方表亦下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葛不察

果入爲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承冷校尉奉

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刃刺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并

誅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

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瑛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招布政司吏友直為本司右參議戊卒金忠為縣府紀善按金忠與相士家俱同縣人金忠為趙州不樂行誅一見曰此尚書法也日當大言此物變命也即言境失忠於十不惟相召人以忠義命也燕王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謂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幸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嚴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奪朝帝治通紀卷十一

泰貴子澄皇考太祖高皇帝親繼百職萬民一統天下成帝案傳之萬世却建業子鞏固宗社為一統天下皇考案傳之萬世却建業子鞏固宗社為一統天下心志深合孫假陛下之威權助聖志之元氣結機五不致年四並見解考雖有怨尤不可不誠結機五不致年四並見解考雖有怨尤不可不誠結機五不致年四並見解考雖有怨尤不可不誠結機五不致年四並見解考雖有怨尤不可不誠結機五不致年四並見解考雖有怨尤不可不誠

皇朝資治通紀卷十一

都指揮彭聚孫秦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瑛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瑛守居庸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今指揮徐安率兵往攻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幸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瑛軍服走遂拔其城于是與走獲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固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謀謀狠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騎銳人千倍道而進王據敵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謀者言宋忠詎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戶中皆為燕府所殺妻尸積滿道路宜為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先鋒衆通誠旗幟人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響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陣餘衆倉皇列陣不成 王麾師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勇人散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橋後獲之奔倉倉頃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匹餘衆悉降諸難兵既克豫來兵勢大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是日將校破督不甘降憤而死者甚餘人

是期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興郭亮叛降燕○大率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十萬引大寧兵號出松亭關攻遵化連萬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驛馬都尉李堅都督新忠為左右副將軍同安堡長史江陰侯吳高都督

臣庸庸愚楊公顧成餘親陳暉平安等師共三十萬分道北征詔天下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恭奉大統官求肝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族謀併連去年周廢人懷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權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權謀逆事從惟問犯者又言與湘王相結王基同謀相結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悔已遲為廢人朕以某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爾其犯關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

是期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興郭亮叛降燕○大率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十萬引大寧兵號出松亭關攻遵化連萬獄

其祖廟告出紙也○誠北征諸將士曰肯應釋

入京而今其下日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隨

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腹負殺叔父名云云

未幾日晨燕王一大將也內心惡文皇欲殺之

而後奪其位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將北征

皇明實錄通紀卷一

五

文皇

按諸將見文皇之捷諸將皆謂文皇功滿一衣袂矣

安知國祚之長短乎文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出而還諸將見其功滿一衣袂矣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文皇欲殺之而後發又河文皇欲殺之而後奪其位

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遂成擒矣曰孰堪將者澄曰
景隆文武全才也何不遷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矣帝
然之親僊景隆于江潯賜庫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
王植自官遁歸京長史劉琮獻策不報

[illegible]

皇明齊治

卷十

士

[illegible]

聖賢之德也此皆驚騰華利之輩也至於
 人俗之亂非不自危陷者視則如土有
 大俗之亂非不自危陷者視則如土有
 聖賢之德也此皆驚騰華利之輩也至於
 人俗之亂非不自危陷者視則如土有
 聖賢之德也此皆驚騰華利之輩也至於
 人俗之亂非不自危陷者視則如土有

皇明資治通鑑

卷一

十八

TABLE 1

Summary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Characteristic

N (%)

Age (years)

Mean ± SD

67.8 ± 9.2

Range

40–89

Gender

Male

Female

10 (50%)

10 (50%)

Etiology of stroke

Ischemic

Hemorrhagic

12 (60%)

8 (40%)

Stroke severity

Mild

Severe

12 (60%)

8 (40%)

Time from onset to admission (days)

Mean ± SD

4.2 ± 2.1

Range

1–14

Time from admission to discharge (days)

Mean ± SD

12.5 ± 3.2

Range

7–18

Discharge destination

Home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Long-term care facility

10 (50%)

5 (25%)

3 (15%)

Follow-up time (months)

Mean ± SD

12.5 ± 3.2

Range

6–18

Outcome at follow-up

Good

Poor

10 (50%)

10 (50%)

Overall mortality rate (%)

10 (50%)

Overall morbidity rate (%)

10 (50%)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67.8 ± 9.2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78.9 ± 10.1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89.0 ± 11.2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90.1 ± 12.3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91.2 ± 13.4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92.3 ± 14.5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93.4 ± 15.6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94.5 ± 16.7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95.6 ± 17.8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96.7 ± 18.9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97.8 ± 19.0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98.9 ± 20.1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99.0 ± 21.2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22.3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23.4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24.5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25.6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26.7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27.8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28.9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100.0 ± 29.0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100.0 ± 30.1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100.0 ± 31.2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100.0 ± 32.3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100.0 ± 33.4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100.0 ± 34.5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35.6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36.7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37.8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38.9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39.0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40.1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41.2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100.0 ± 42.3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100.0 ± 43.4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100.0 ± 44.5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100.0 ± 45.6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100.0 ± 46.7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100.0 ± 47.8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48.9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49.0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50.1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51.2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52.3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53.4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54.5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100.0 ± 55.6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100.0 ± 56.7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100.0 ± 57.8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100.0 ± 58.9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100.0 ± 59.0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100.0 ± 60.1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61.2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62.3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63.4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64.5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65.6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66.7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67.8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100.0 ± 68.9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100.0 ± 69.0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100.0 ± 70.1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100.0 ± 71.2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100.0 ± 72.3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100.0 ± 73.4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74.5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75.6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76.7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77.8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78.9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79.0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80.1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100.0 ± 81.2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100.0 ± 82.3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100.0 ± 83.4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100.0 ± 84.5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100.0 ± 85.6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100.0 ± 86.7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87.8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88.9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89.0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90.1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91.2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92.3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93.4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100.0 ± 94.5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100.0 ± 95.6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100.0 ± 96.7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100.0 ± 97.8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100.0 ± 98.9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100.0 ± 99.0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100.1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101.2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102.3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103.4

Overall health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104.5

Overall functional status score (mean ± SD)

100.0 ± 105.6

Overall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106.7

Overall emotional well-being score (mean ± SD)

100.0 ± 107.8

Overall social support score (mean ± SD)

100.0 ± 108.9

Overall financial stability score (mean ± SD)

100.0 ± 109.0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fety score (mean ± SD)

100.0 ± 110.1

Overall community involvement score (mean ± SD)

100.0 ± 111.2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score (mean ± SD)

100.0 ± 112.3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core (mean ± SD)

100.0 ± 113.4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mean ± SD)

100.0 ± 114.5

Overall compliance score (mean ± SD)

100.0 ± 115.6

Overall adherence score (mean ± SD)

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隙空
德州牧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鉉
飛報曉衆水陸並進賴以不乏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
曰九江帝翠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凌刻自用易克
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
在此必不暇至今須往援承平微將棄吾出矣攻堅城在
前大軍回擊必賊貪天諸將曰且兵少奈何燕王曰戰
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承平也直
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拱不能戰吾昔出援必走是我
衆而解承平圍且破九江也遂大敗之

○靖難兵援永平高退保山海關

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寬叛降燕劉貞疎等自松亭關來援亨拔葉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寬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休關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僅越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宋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臺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亨向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葉貞與梅曰吾失所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將悉降燕

燕王自松亭關來援亨拔葉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寬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休關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僅越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宋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臺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亨向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葉貞與梅曰吾失所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將悉降燕

燕王自松亭關來援亨拔葉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寬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休關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僅越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宋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臺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亨向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葉貞與梅曰吾失所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將悉降燕

北平自後大寧升與景隆諸處其行都司遠于保定而燕師東北遂失一藩籬矣○李景隆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其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海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州村觀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今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謙與薛瑄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慶福都督選勇士時時夜絕城夾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壘能勇奮與其二千神精勇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頗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入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夫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燕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拉戟立雪中苦不休息凍死及墮指者甚衆燕王謀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昭順騎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昭順僅以身免乃悉精銳攻一營盡破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

王知其銳者 役舉日我先趨大同後必奉

出崇利關攻廣昌○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河北

指揮使張倫等自叛南歸結盟報國

以工部侍郎練子安為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為兵部尚

書

按子安名安以字行諸公人悉武十八年遷士起居

而不至通一役春前韓龍太罕之廷對言今日用人

名而不求實不善舉進小過無異非育才則失之道

武官張督兵部開十五府○加景隆太子太師

訓其中以前父丹書之言夏書宮中聲色之戒命方孝

為錦水衛鎮撫周基元為所無撫

人無不稱其才

失其無數

大總兵用能

北兵濟南

莫之曰

殺留牛指揮

上書願殺

其詞曰

太祖兵

可得不

如其意

若內之

若內之

若內之

若內之

[illegible]

宣統二年 庚申歲 歲次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貢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放以城降遂逼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逢吉

史官吳勳葉思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堯同考試官御史王

度俞吉士監試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時黃與官奉命士輒不可當大事時重北魏史高

國之強弱雖多然益也不見於將帥之不尊而後今一紀始
 不列之則服而服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失志喪氣不
 勇不奮而敗則形勢其兵志皆敗矣之如秦晉之東
 謂秦雖興或陳無謂以口舌或家之則吾之東
 夫秦雖興或陳無謂以口舌或家之則吾之東
 晉且破之使心膽俱落安敢用兵以救邊乎王曰安
 美吳孫等合兵六十萬陳安牧兵還晉時秦雖興
 馬丹地中入馬過之輒地亂與流共
 東酒始燕王華乘上漢河胡漢三百叛降秦胡騎指
 省資盜掩殺之是日景遂諸軍進戰殺秦後軍房覓
 狼走平安營緣力斬賊陳亭大將迎出苗顏顏精
 數千兵餘人奪獲兩南平都督都督柳雅飛還
 諸侯起兵敵魏然王後矣張遂來臨赴之戰也又見
 進矣吾秦奈何宜速就王軍可以并力景隆等四
 三服失都督王提督舍衛軍果以萬力景隆等四
 折其大將魏國大亂前幸如雷能父子力戰風
 溫酒是郭等皆死然王四命來風樂火掃諸
 萬計所破敵眾死者二十餘萬人然兵又追至月
 中十餘里晉之兵至五萬人眾出擊作陷在
 晉之兵至五萬人眾出擊作陷在

督餉山東叅政鐵鉉恭軍高鍾自臨邑還守濟南○諸難
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薨及統兵盧庸力
禦却之

方度有奔牛城鐵湯以隔已感一時賊匪風會
 須後鐵湯上募兵并募南士郭景隆自德州來
 賊王則書都督王則書來城守鐵湯以力防賊
 日無恐已乃命其子則書來城守鐵湯以力防
 大破乃以每出城不意賊兵突擊北
 兵皆破之以諸難兵起急將所出從長與侯曹
 濟南之功討侯代景隆兵東昌來河殺縣南大
 明景隆附元卷一
 戶汪欽御史陳汝煥張南授徐煥京師刺賊使有
 城中故為答諭已誠至文皇許徐徐徐徐徐徐
 固難其為答諭已誠至文皇許徐徐徐徐徐徐
 以彈盜探房三常生也食桑有年于義不可綱
 上得盜探房三常生也食桑有年于義不可綱
 九十七年

都督僉事朱榮棄藥城遁歸誅之

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詹事府官○八百
婦闖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齊南威急下度等計請和以爲燕得成鎮國請行見
文皇就詔將齊黃乃解兵歸限以爲

辱命下獄
尋釋之

七月都督平安率二十萬衆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

燕餉舟復德州聞高燧出軍良鄉遂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靖難兵奔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

北兵圍濟南三月堅不降破之蓋士憤不降會劉綎
師老矣于是解去鉉腐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勢稍振

然耳不復爲意矣

置學士一員○攷方孝孺爲文學博士翰林院

九月臯門成遂改題諸門

門爲應門前

陳建曰自古人君繼體守成莫大于法祖故詩書所稱

不曰繡其袪也與西監于先王成憲曰冊作

只此已大不是矣。祖訓原旨。我子孫。豈承朕命。作聰明。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

祖訓陵土未甞奈何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安神廟乎

致亡矣且改易門名官名豈應天變之急務豈濟時艱
之良謀無益成敗之策而祇自誣吳招允徒使靖難之

師得以爲弼耳方正學一代稱賢不能拔正其君之失
反從而稱周禮以附會之愚故著論以附于春秋責備

之義

十月更定登事監生選用法○置威武中府縣壯士

滄州○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際駐定州盛庸屯德州徐龍陶銘城滄州爲
約而之勢以圖北平燕王密謂其下張玉曰燕王

100

辛巳是文三年
舊曆武三十四年

正月辛酉朔癸卯神廟成有事郊廟宴祭國賦詩頒示中

外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庚子朔一

歷城侯耿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在王歸耿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在王歸耿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日賊勢

戰數前鋒軍軍師理學分日不勝地之律...
戰數前鋒軍軍師理學分日不勝地之律...
戰數前鋒軍軍師理學分日不勝地之律...

三月肅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其將路經已過...
二月吳傑...
二月吳傑...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肅敗走德州都指揮得楚智見軍張等力戰死之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大同守將房驤引兵入紫廟關據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寨約師進攻北平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服魯道田人王獻定錄選法

定總兵建都指揮董誥率兵討賊

九月甲辰撫兵攻定州時撫劉永福相持不來○
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遂次真定○倭寇浙江
十月真定諸將遣兵援水西寨及清輝兵蹙于齊眉山敗
績耶諒走塞破

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于寧夏○翰林修撰王良辛十一月遊東總兵楊文弼承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賊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左侍郎明著治通紀

郎徐晃招集兩浙義勇
後漢字宗實黃龍人聘候制文徵南陸桴元郎邑士
多所造述宗實黃龍人聘候制文徵南陸桴元郎邑士
師臣來儀之明年反家乘浪下京
師臣來儀之明年反家乘浪下京
半安敗諸離兵于楊村○說韌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

[illegible][illegible]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詔神武錦川鎮淮等衛勅

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初梅殷奏事於燕王○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臣受命於上○燕王大喜殷曰臣受命於上

及更定合官黜陟之制

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定六科給事中品級

及更定合官黜陟之制

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定六科給事中品級

及更定合官黜陟之制

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定六科給事中品級

及更定合官黜陟之制

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定六科給事中品級

及更定合官黜陟之制

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定六科給事中品級

及更定合官黜陟之制

房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非歸 上以京城不可

無兵乃召師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朱能等自京師出討賊賊已走謀害言言勢安兵齊多謀

何福諸將及諸親兵人戰于靈壁敗績指揮使宋瑄方戰

死之福走都督安陳驊馬濟你與和指揮孫成等禮部

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飲天監副劉伯先指揮王

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暗平安營于靈壁會

燕王還萬人遮側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平馬步六萬獲

鉤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燕王啓步軍偵擊斷爲二遂亂

何福出聲米授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今明旦三砲突圍

出師就權于淮河庚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

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及馬降濠塹俱滿營遂破安

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王縱性善等南

還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畏燕者知金陵不守

矣

按宋史何福公長子也 爲將時 龍州擢義

武王 時已敗其西安兵 諸將名 于本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人相 宋史

之招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是時徐安時鳳陽僑欲
舟以斷來路脩殷守淮安不宜假道又都督孫岳需果甚
嚴也

徐安時人洪武中舉人官至都督有奇謀徐安時鳳陽僑欲
舟以斷來路脩殷守淮安不宜假道又都督孫岳需果甚
嚴也

中紀
卷十一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

外臣民生祝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

勒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

民無不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

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徐安時人洪武中舉人官至都督有奇謀徐安時鳳陽僑欲
舟以斷來路脩殷守淮安不宜假道又都督孫岳需果甚
嚴也

徐安時人洪武中舉人官至都督有奇謀徐安時鳳陽僑欲
舟以斷來路脩殷守淮安不宜假道又都督孫岳需果甚
嚴也

中紀
卷十一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

外臣民生祝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

勒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

民無不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

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梁王王○樂平知縣張彭方刺梁勤王死之○

張彭方龍人唐文元年以公事中

勤王兵至江為梁勤王所執

馬籍字伯武昌人以太學

故通止方不支民多志

表歸心者即出封梁勤王

民勤王史不台北平府

六月癸亥朔靖難兵至蒲

將金事陳瑄率舟師援

文皇李精騎直斬庸庫

食事陳瑄率舟師往

皇明府江之麾下

之具指欽惟建官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

渡江甫幸海艘出高資

竟敗走○鎮江年將軍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

和分遣諸王牛城門

景隆同諸王如清難兵

今除勿使盡天命

魏國公輝祖開園公并分道出御

遣人齎蜚書四出遣接兵

千金川上書 皇太后

王樞開門迎靖難師入城

文皇李精騎直斬庸庫

皇明府江之麾下

之具指欽惟建官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

渡江甫幸海艘出高資

竟敗走○鎮江年將軍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

和分遣諸王牛城門

景隆同諸王如清難兵

今除勿使盡天命

大內火 帝以崩聞

中如沸 上倉選不知所出

邪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

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

[illegible]

親之親以太爲首高彌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也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黃子澄被太常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建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恐妻姪皆發教坊司逮其九族外親之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有訓御練子宰○下方者孺穢醜而族誅

是號廣孝堂街學宮前以爲之號孝學堂不勝
活之以助天下之貧者之困命張氏曰平
赴賊之來賊何望下文自是困者皆曰張氏
李成王不在何曰城王于昭忠
何曰立成王之弟竹君爲賊捕賊盡絕曰
李昭忠出孝子撫自賊無年匪深獲救曰
勞曰我親事耳先生無恙勞若授筆札曰語
生厚不可孝痛大抵數字按筆于地復大嘆
曰明賢過我

[illegible]

殊第一年雖死政協莫不食也○大理寺丞劉君自爲
按察使言曰請解○齊魯方練○縣人怒與霍公規之
誅于建文遣兵有○行憲者謂○縣官云○今已臣
九族殘全身遠在亦大常矣垂死後君若濟○公爲臣
願首賜又未歸金銀手○乃得持書問云四年實政
一歷述○抄遺將赤誠報○上

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驚詰又不遜遂次間殺其座
給諸高氏皆加稅焉○今日曹世鵬則也現感此邊又發其
先墓雜大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菑澤園○有前御
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原其弟之罪說其屬

太○諫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illegible]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
不宥○罷學士董倫以侍講上書為翰林學士○崔師燕
府吏史金忠為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聚文學
行筆才高之士○召舊諳解給中書舍人馬謙○御閣左
備顧問

補美醜數言
詔吏部
以部督李增枝節制荆襄
嚴禁前守巡視河非諸省○召前批平校奏使陳璘至京
以為副都御史初璘坐交通藩邸謫廣西
上即位首召

用之璘請進敘建文黃觀諸臣
上許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眠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
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
南○吏部尚書張紱暴卒
上諭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

制廷臣太息曰昔為臺臣散官一事前代落葉行之已久
何福鎮守陝西改易其據土木訖何恩紛紛為黨懼自縊
召吏部尚書王純詎之曰爾何能建文間朕骨肉令何
高華鎮守西川謝道年張仲○以家義夏原吉為吏戶部
尚書朱禮禮部右侍郎

上即位之忌著輿圖之罪廣建
文皇帝太祖臣

太祖故忠手建文義豈不思于取哉途川
至謂戶部者○乘機攫奪其代之時盡收建文之利
此二者自台若輩開東影事陳請不
忘史文或近其才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駕保殺之
○始開內閣上東
閣門內以侍詔解給為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在文
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
焉尋復以胡瑄為侍講楊榮為修撰楊士奇為編修金幼
孜胡儼為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賜棧務孔殷每旦百官

奏事退內閣大臣進康前進呈文字前機密承順李瀛
下數十刻始退
○建各府長史劉瑛至京下獄自縊死
上既登極環臥
家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親視臥
之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兄為魏徵可
也吉順天心毋自蹈刑剝理瞻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
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
下獄自縊死

九月四日大封景勳功臣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駕保殺之
○始開內閣上東
閣門內以侍詔解給為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在文
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
焉尋復以胡瑄為侍講楊榮為修撰楊士奇為編修金幼
孜胡儼為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賜棧務孔殷每旦百官

奏事退內閣大臣進康前進呈文字前機密承順李瀛
下數十刻始退
○建各府長史劉瑛至京下獄自縊死
上既登極環臥
家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親視臥
之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兄為魏徵可
也吉順天心毋自蹈刑剝理瞻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
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
下獄自縊死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追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冊妃徐氏爲皇后○陞解縉

侍讀學士胡端黃淮胡鑑並侍讀楊榮楊士奇令劾改並

付議○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久知府羅會爲戶部尚

書仍掌司府事以年久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至剛爲禮部尚書○詔求山林隱逸

之士懷才抱德之人江西以儒士軒伯昂應詔即擢爲山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十二

興元臣陳建 楊李臣岳元聲 庠生沈國元

成祖文皇帝紀

癸未

正月癸未上表請皇太子不允○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為北
京行部以郭資領金並為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僉事所
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遣使賞書往進
北諭黠靼見力亦可汗曰元運隆衰我 皇考太祖皇帝
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永濬 永壽承天眷
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北間北地相泰可汗正位
特差指揮朵兒剌憐等賞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令天
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
使邊城烽燧無聞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
遣粉漆房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
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皇子高廟率
兵備開平○武定侯郭英卒

三月朔又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曰覽奏具悉
朕嗣承大寶思惟承嗣負荷之艱夙夜祗栗期在長子知
識未廣德業未進備武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預
成其德業未可謂上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命黃輝為給農籍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復身周齊代
順王○定官俸米鈔兼支刊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
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支支五品六品六分
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滿鈔二錠積米一
石九品俸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言不再其深審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
嘉興蘇松諸郡類咸水患屢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
至浙西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壤
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
嚴山等湖以入三湖項為浦港潭塞源流淤溢傷害禾稼
極治之法要在淺淤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于是會湖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
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
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犯家浜至南匯浦口
上達大黃浦以達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不
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者准奸惡
有能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
半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
不得以金鈔銅錢貨物交易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
用雖極易重取工墨價值然鈔楮易于昏爛難則倒鑄之
令殊不安艱難以離嚴而竟不行如故
代王杜從基殺人取財陽書成之帳王梗所為不法擅拘
前司印信教發英人鄧悉降其王府事職事

楊二王婦所不遇見條于史文復聞
進封駟馬都尉表容李讓侯爵容尚 上女承安公主讓
尚承平公主前在北地皆有守城功封爵木及爵臣以為
請 上曰朕非忘之侯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乃封
容為前王讓為前王侯侯丁孫世襲○前王功臣李彬等
為侯伯 上處封賞皆稱功皆有本當者令其功臣公
陳亨之子陳懋為軍陽伯金鄉侯王真之子王通為武義
伯王友靖達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達安伯俱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渡漏獄事
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
乞免于 上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
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子孟悅素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囑執給曰
昔秦怒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 太祖聞之怒秦府官
及郡縣不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遣人
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為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巡按
建師史周新言朝廷設官軍民諸司彼此類頗兩非統攝
今編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毋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
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逕令有司理辦有乖治體

請自今官府以公事生勤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通路相見
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
所遇有文移不許遷移又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
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已入於府開讀詔所官
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上朝詔書欲軍士差差便違
請自今開讀詔書差人上朝詔書欲軍士差差便違
所亦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爲便 上悉從之命禮部
行諸司遵守

九月號謚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降達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

后○勅戶部選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閒田地無人

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扣除之○諭天下諸司事千王

府者遵祖訓朕知之有司令行事務不許一際除請老王

府事有相繼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不行者論以重罪

六月冊國公升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

帝實錄凡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

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簡庶使

考察常觀酌前等書采輯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

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陰陽曆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載

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
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順歧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
百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
處今河南車夫運糧至河順歧口北京後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督糧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鎮內臣提督市舶治此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爲吏科給事中以言事無旨也○

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泰里宣撫司土官刀進答侵威

遠地據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

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

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刀進

答悔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上御右順門詔侍臣諭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

所每宮中未之役並設州郡郡國靜思恭謹計何郡近惟

佩養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疆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羣臣

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

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嗣後城侯戚戚當下獄

死 上初登極命周倫等撰多景詩召出來朋朋不自安

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諸子皆被戮

十月籍長與色始文自縊死初文長子塔爾文長女刑部尚書都賜及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諸子皆被戮

僱用紅帽令籍日本列文逐自盡諸子皆死

日本入貢○韃靼鬼力赤及阿魯台率眾攻剽馬哈木大敗○靖安侯王忠安集北平○賜賁州鎮遠侯趙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夾狄今歲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敵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泰中國

撫兩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承天門守衛千戶素先竣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名有實錄提本司字且條列本司官吏不法數

字○諭法司曰按姓名文音告人罪有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違戾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遺軍馬文冊或相欺虧盈或姓名互更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

言考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上曰人之才力不而軍民之數繁或極於計數或成於通達容有誤謬勿問其條數失給之俾更其詳具通索

十一月上察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趙豫等凡部縣考滿至京選趙豫治績如良民者十六科辦事各言

所治郡縣事又未有言者上謂諭事申朱原自寧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如故選郡縣

為官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有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開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

病默默況達千里尚言手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憲致孫浩廣東副使鄒祐坐事下獄舊制給由者係

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查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府縣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一壯年或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

其丁壯治濬時雖有弊然見工將畢是日早風淫集上召福等謂曰供役多未必盡給今日逮其各賜鈔二錢罷還歸未畢之工冬京衛軍士次第成之閏十一月封李為大將軍王李芳達朝鮮國王○通政

○工部尚書黃福奏○臣行部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今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分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命部選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家信者皆送官錄送仍重賚之其詩文家信大明○上謂張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定例武職武試旗校例令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奉天衛指揮許隆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穉者免比試二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十五出幼穉者俱比試永樂九年以後後備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同○選天下五戶實北京○詔今凡有利用利民之事

上曰自古官上十數化宜復舊官用此輩狂妄必謂服有威武之意故上此詔以冀進用其序大之十二月解籍等奏均臣等今別奏脩成上覽製文序之

甲申永樂二年
其令內外諸司於禁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舉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剴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間遠近並以名聞朕嬖倖蔽賢妨賢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惟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正月召世子及高城蓬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爲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百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者爲令

三月改訂文舉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熲爲臨寧王奉懿文太子祀○近武賜官舉周鼎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議十題名○兩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提記○命平江伯陳瑄○下都督宣信訓之師將師衛選江西糧自並之○北京自是歲以爲

日本是年遣使朝貢，後日本遣人來貢并請款
犯邊賊二十人，縛至體中，然死至是，遣通政趙居仁賜
日本王通牒，云納金銀古器，書書，又給助合百道，今十年
一貢，每貢正副使舟過二百人，若貢期人船輸數，夾帶
刀鎗，並以寇論，居有還不受日本使，上厚賜之。○編
建浙江湖州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為寇，郡縣以
聞，令禁民開海船，有司防其出入。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嶺，為皇太子。郡王高嶺為漢
王高燧為趙王，命吏部尚書樊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
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給翰
呈明書治通紀卷十二
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
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
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修撰李廣
為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
馬，修撰善司直司，兼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為之，初
上與武臣直屬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前肯請，難時服膺
也，武臣咸謂立高嶺謂其有應徵功，金忠以為不可，上
無從不定，遂召解給，解給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
臨宣廟也，上又密以問，高嶺亦曰長嫡承統，萬世
正法，後召問尹昌隆，昌隆曰，上意遂決。○冊立

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攝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保，
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
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嘗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
召還之。○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擬自古以來嘉言善
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
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克舜相傳，惟曰
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為治，汝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領侍臣解給等曰：朕皇考訓戒
太子，晉採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克廣
之益以皇考聖訓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
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
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
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問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
德，禁它日不失為守成令主。○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
中諭之曰：天生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教，天君資臣以
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汝等皆不可不勉。又一日
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萬幾，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
無隱，又顧學士解給等曰：敢言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
敢為者強于已，敢言者強于人，上主懼之，風世不多見，
欲使進言者無所畏，上曰：天下何患不治，朕與

臣等皆勉之○進上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
臣不當道令于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
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是以爲賢若以父死
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補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
志可嘉朕不備罪而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徐濟密奏
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領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
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
在吏科與聞登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本行之先當言何必
伺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
王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某矩在隋則
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驅之得其進耳
九月 上諭諸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謀說之際一
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錦永衛奏明日 上請孝陵諸
具法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哈密在西北大漠外西北北魏朝臣來
居焉也元時置哈密衛其地屬西域
○哈密在西北大漠外西北北魏朝臣來
居焉也元時置哈密衛其地屬西域
○哈密在西北大漠外西北北魏朝臣來
居焉也元時置哈密衛其地屬西域

勅遼東都司以朝餉送至耕牛分給地田先是 上欲廣
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
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所給一匹布
四匹仍賜其王文綺束裏各百匹○命翰林院出題更試
會試下第舉人釋文詞優等者以開選得貢士張鑑等六
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
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業就于
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張濟
蘇湖
皇明實治通紀 卷十二
○按廣孝初爲僧其姓常璉之曰玄覺爲和尚號紫雲
心蓋如其好發也及廣孝歸家其母曰玄覺之子玄覺
至貧家爲不給膳者乃易僧服而往好持口口和尚慈悲
語之終不得已出立爲僧名曰玄覺其母曰玄覺之子
玄覺多耶會見廣和而不行底底甚好人言聖徒隨
復見
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山東都縣野蠻成甯有司以綿
絲進獻請官未實不許○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李詣
縣政所者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
曰此儒之賊也李至剛附縉等請實于法楊士奇曰當毀
其廟者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從之即遣行人擇友李遂
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

八月老提送安南故王孫陳太平來朝具奏黎翁父子統
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弒伐情辭懇懇上憐而納之
賜給第有司月給其餼舍其國故所臣樂而者亦來告急
自比于申包胥乞師滅楚繼絕上憫其忠令給衣食○
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語縉等曰人君
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誠必虛理取而道本嘗
不思管束此必爲切要人君但於宮中車馬服食玩好無
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
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符至惡各屯先受掠可以四五屯
內擇一屯有水步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高二丈闊八門以便出入勿近四五屯輻重糧草皆
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
以待援兵則定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
張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其河川近邊務爲屯聚皆當謹防勿令賊聞
周王既於鈞州獲驕虜王來朝獻之黎臣稱賀侍講楊榮
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北落虜降嘉禾呈瑞野鴛成韻外
國獻麒麟白鵝白鹿白兔白象嘉瑞之屬是衆幸與
解縉等廣金幼良等潛等成行獻頌以進
九月吳儼爲國子祭酒○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

講乾九四爻象儲貳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
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遂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
正道不啻豈敢合議此本末儒胡更之說也 皇太子曰
對我言此常人語此又亦來此語乎士奇曰殿下此問
最好因舉程子云此六爻人人有肩理賢有聖賢用家
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士奇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濱請旨遣還道是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琉球
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將其
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
其令布政司毋壞者修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猶
歸或往琉球導之去○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
榮楊榮楊士奇金幼良等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
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官中亦慶之朕恒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
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稍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
過垂信任敢不勉勵聞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
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禁儀殿見是日縉
等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履及紗幣表裏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敷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

運糧遠風壞舟楫以官根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提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還言使之釋疑勸之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纖失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關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曰白象何補實川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軍無食人者勿聽復言御馬監官青之曰爾等坐食膏粱不輕屢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供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後敢爾必論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罰賞者治天下之大

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辭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燾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糴用上曰此伴說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銳不可食豈不可水累民何用。○設天津諸子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餉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有萬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命錦承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縱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故何畏而輒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此輩正統後何嘗不處。○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未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鈿袂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籍等入謝言恩禮太過。上曰朕于卿等非公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襄不任尚書下故於賜各必求其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資籍等皆與尚書同。○上御奉天門錄因既多於君間慮有相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論曰因皆又於獄而

心至朕前久於獄中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哭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法豈能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無養顧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給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于禮部

十二月廿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之邊備乞不為常例無分官民不干其肅衛倉中納淮浙鹽應請易之從之○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議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衆伯者亦責使者以

皇明實錄通紀 卷十二 上 十二 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陳氏已絕彼為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晉得國今奎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就知其弒王篡位暴虐國人文奪邦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為義賊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贈徐增壽為定國公子孫世襲○禁

錫曹國公李景隆 錫曹國公李景隆不法及臨系山舍詐謀不軌五府六部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

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部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詔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瀛海北至奴兒于北海悉境音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于都司一為徭者三百八十

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站為地而者各七 奉天門氏直出 文廟及太師德輝扶分福建州毛 以共嚴中院外禦北房 以共嚴中院外禦北房 以共嚴中院外禦北房 以共嚴中院外禦北房

令各處衛所也田若官貢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項 皇朝實錄通紀 卷十二 上 十二 茲任其開墾于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司及淮揚溫處等府民開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興州也戍恐邊衛軍士貿易逃難必多故犯民逃徙往興州日見滋蔓備不足乞令臨邊所屬軍人

原廟成守從之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擇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擇徐鉉等周憲周至簡庭吉上楊相劉子休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華嚴士訓柴廣誠王道熊由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善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庭吉上周悅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悅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羣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搜奇書解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從人莫不獻其榮○北京刑部尚書鍾僉言事語涉誹謗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御史陳璞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除勅諭福之遺御史李瑞行人王樞骨勸進河安南國相金仲具奏陳氏之故以聞○國子祭酒引讓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租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償之○舉義解縉等言官謂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常別建國社闕稷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違還以馬易茶及以它物易布帛有司違禁例又處社絕遠人上曰互關互市所以資兩用來達人也其聽之○賜簡子監丞前天下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復永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一

三

四

三月改工部尚書黃福為北平行部尚書以宋禧代之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也

四月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言朝延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官中偶忘一事問左右若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進言之職自今事之最難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遠謫直言爾等勿有所顧避○上命禮部自今命雖大朝賀亦止于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為令

五月 上以代掌泰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恩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什錢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聽非所宜即宜停止以副慎重之意○安南胡公遣使下詔景真等歸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議罪請陳天平歸國

七月賜錢糧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職官眷有差居之涼州而賜勅獎宋晨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曰益聚近邊甘肅總兵官都督宋晨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

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炭率都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上大喜命把都等為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炭為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榮秉誠其部屬保任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放誠餘為指揮千百戶

鎮撫復賜官常獎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仍給與免賦等牛羊撥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

兵其歲加恩撫恤免賦等居處既定還其中勇壯數百泰以官軍三倍于家外值還其但權威亦以招徠未附者

以此即除其罪

遷接廣東御史注後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民等

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誠亦與中國之人難其雜處鮮能全活臣請得官自募黎民自

王賢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見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募黎民至京量授以官俾黎民服黎人戒約諸胡無納通逃罪黎民則今邊界之患一切差

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則若則募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中船提舉司

皇朝貢者通起一宋一二
格散驛以節之
以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

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時近福米能言其父王增勳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

九月禮部尚書李至海有罪下獄降為右副司郎中以刑

部尚書鄭賜代之權重定府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
十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爲西寧侯食祿一千一
百石加其卒達安邊之功也命子孫世承襲于瑯瑯皆
尚 上女爲驛馬都尉廟尚安成公主尚威寧公主○
忠誠伯兵部尚書知憲有罪上減除名爲民生不送趙王
也○殺庶吉士章利元等以爲方奉書于文令刑部出
榜曉諭天下都行燒毀政有損者皆上書之其升偶註
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升與善等奉書于文令刑部出
御密以奏聞 上怒逮升戮于市而復善官 禮部進免
服國衛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其要稽古定
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期代損益簡宜恭攷
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即命頒之所司永爲儀式○盜殺
驛馬都尉楊俊

丙戌 年

正月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
寇小寇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寇不治將大元未可
鑒也遂令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孫輔率兵捕之○遣使責
重書發諭日本國上源道又先是對馬崎處等島地切
掠居民劫道又捕之道又出師獲罪魁以獻而盡殲其黨
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又白金千兩藏金彩
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旛席簾氈諸物
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
賜之○駐劄頭目滿束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
姓名以滿束兒灰爲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利
台爲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
等職並賜冠帶給勅及衣履鈔幣有差俾居涼州莊浪寧
夏三衛○上御右廳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
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
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
將睡厭倦于聽納諫服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
計議自今凡有事當向署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詔定 孝陵碑代后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云蒼梧
臣楊士奇等謹識以進

二月趙王高燾居守北京○上以太祖御製嘉禾諸勅

冬漢成輿賜諸王尚書有耶內閣學士侍讀蔡清司卷C
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爲考試官取
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塚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
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
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購求
遺書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
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籍對曰經史粗備子
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
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廢
星引資治通鑑卷十二
三十一
脫脫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剌失里王塔
密安克帖木兒者勿剌失里之弟也上登極遣使來朝
貢馬因封爲忠順王尋爲鬼力赤所殺無嗣其兄子脫脫
幼俘入中因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其國撫
恤其民○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進安南
國王祿陳天平還國其篡國黎李岸伏兵殺天平中等引
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烺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
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奎易名奎計稱陳氏絕嗣奎爲甥
求權署國事上從其請驗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
師懇其質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以國上未

知諸選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等品議
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李聲遠臣黃晦卿
等以服御迎候及午酒輒師胸鄉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
舞踴躍中遣騎前視之使者皆無所見而迎者盡華相屬
于路中以爲冒然遂送進度既留鷄陵二關將至片站山
路險峻林木深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
劫天平遠近相應謀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
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諸將死中等不得
已引兵還事聞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曩尔小醜罪
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
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
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
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祿陳天平還
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與師南伐勅四
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王於成都三讓衛選卒五千
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餉須預爲會計規畫聯運不可後
御賜白金五百兩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剌罕資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合
曰曩者丑聞回言爾數明識天帝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
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明者

韓審時宜議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射進敬德李靖
李歸唐唐將楊潘美安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
之幾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况用明達不下古人既知
天命所在則當人之旋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它日
進退兩難雖悔莫及爾宜審之仍賜同音台銀金文綸二
端○齊王棣之圖 上諭論曰毋忘忠難轉至國復驕縱
陰蓄亡命養刺客僻帝微為訊報用護衛兵年青州府
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圍牆築塔垣截住來守吏不得登
城夜巡李琪曾名添等上變害棣匪人誅口 上賜書索
琪及論傳改過是時周王樞上書悔罪 上以書示樞
皇明實治通紀 卷十二
樞來朝面謝廷臣劾樞罪請論如法傳厲聲曰奸臣喋喋
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誦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樞
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樞柴真等罷遣罪斥齊府諸俊盡出
王繫囚及諸不法罷械奉臣又以教授葉垣等不正致陷
罪之 上曰齊王內皆縱恣性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
出之固寵寵以爵祿恩禮深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
悛教授李士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傳留京
監有怨言乃召其諸子在京父子並有爵為庶人安置庶
州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

言聖德所感召請率百官集貢不許○同回結忍牙進玉
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進歸○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
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互以統
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土戶孟景賢習詔往撫諭諸夷
至大小古剌及其鄰境諸酋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飯曰
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貢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
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胡遣官宣布
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料理仍招諭有還木招之民
從之于是以大古剌首撥的那浪辰馬撒西勝附伯並為
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賞給印粉符往賜之
皇明實治通紀 卷十二
其非其處避之陳俊終不能通也與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
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
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廣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
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
一鼓掃滅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和蘭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寧陽伯陳旭為
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鶴為總督率師討之○禮部尚書黃福大理

寺卿陳治督軍餉軍神機道學海陽楊驍騎等五將軍
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
命沐晟率四川雲山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山廣
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開協力成功○
武臣有言黃輻建文舊臣且近有過不宜獨任者上諭
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猜疑唐太宗爲君時王珪魏
徵初有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
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
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
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
重期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猜疑則人圖苟免以
難責盡心備自今慎之勿復有言○上以侍講學士武周
政光賜勅致仕乃諭胡濙等朕時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
以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濬易
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惟在隨
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防君子防小人
語人君用之功教不小○朱濬薦刑部尚書
間七月文武羣臣謁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
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達諸
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

右參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
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底造磚瓦徵天下諸色匠作
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省所府州縣各選軍
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半年更代並入月給
米五十○平江伯陳瑄兼江蘇河衛轉運使
八月上以甘肅寧夏內西皆近邊可畜馬勒字將宋晟
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歲以聞
九月己巳日雲降孝陵松柏體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
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育興建文
事次及救荒師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上命禮部舍官
監明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誅之法上曰草野之
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
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德祥度被壘關入
安南境而哨破嚴留及鄧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莊
站臺昌江中橋造浮濟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
率雲南兵至白鶴道人來會時賊特爲東西都及宜江洪
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綠江樹欄多邊隘增築
土城柵欄相連亘九百餘里○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內置寨○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林內諸江海口每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
 時列象陣于城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驛市江口造船開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率于龍
 州年三十三元是帥諭康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登天象
 西師之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前事○喜武陳其具加
 習耳計聞 上嘗暇謂五日極還 上親為文祭之極
 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駿
 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號聞以一當百敵皆驚易出謀
 制勝靡有遺策為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為流涕云
 ○朱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
 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
 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眾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使于博濟實令軍士
 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馴
 至近日倭寇漸熾寇船于遼東而南江之寧紹諸郡
 直隸之蘇松一著成務泰毒至干瑄城郭均倉庫縱海
 商所官軍既無莫之救援使海運猶行海運有前當不
 至此故臣又欲於大學而義備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丙戌亦力把力國入貢
 十二月朱輔等克安南多邦賊賊西都亦潰先是駢騎將
 軍都督金事朱榮敗賊于嘉林江沙莫亦至洮江北
 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晨合勢

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深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溝
 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
 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夫夫報國成功名在此
 率先登者不次陞賞如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賊夜
 其城以然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
 校昇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督揮斧揚等
 皆登以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炬齊明旬月說城下
 將士俱奮勇繼登賊介軍大潰矢后不能發皆走散我軍
 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擊殺前哨皆遊擊將
 軍宋廣等以盡御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銳而前
 象皆股栗又為鉞箭所傷皆逃走奔突賊眾官軍長驅而
 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金固山賊死者不可勝
 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
 洮江等州縣次第降諸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
 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焉 皇考皇妣神駕
 幸齋壇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略立麻布京師先是
 上在燕邸聞烏思藏有尚師略立麻布異僧也及即位遣
 其中官侯顯齋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 上躬往視之
 無拜跪禮合掌而已○既享于允熙暴卒即中忽火起驚
 仆地卒時年十六歲曰哀痛

丁亥 庚子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
五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於外漢王高煦怒縉言於
曰藩邸德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
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受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
坐事貶○張輔調兵擊破安南何江寧及萬劫江普賴山
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賊賊于木九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
軍民子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皇明實治通鑑卷十二 十一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單籍發遣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改建法壇為祀 皇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
慶雲天花甘露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鹿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輪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入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慶歌
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高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慈

萬善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金自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翠金銀器
賜印諸金幣等物宴之千華蓋殿○張輔冰炭等大敗聚
賊于富良江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來拒戰每舟聯
巨十餘里備截江中而用刳船載木立欄以拒官軍輔乘
機未備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
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乘風長驅至
黃江直抵閩海口獲賊舟無算李輝父千僮以數小舟
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廣明實治通鑑卷十二 十一
守衛軍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召諭之曰爾身備
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防
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福得乎今後仍
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督木工部尚書朱禮奏
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川之靈相
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胡
廣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璵基時年九歲命太子
師姚廣孝翰林侍讀魯瑄鄭禮等侍讀讀 上諭之曰人
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王朕長孫太子資明睿爾等宜盡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垂於天下者且與講論浸漬之久而養之深則德性純而施澤廣也它日所資其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摩等項首受命舉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熟鼎說書不置億萬心張瑞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丁曾今具聞中者老成謀國最重臣謂當察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又不可繼承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睹永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

奉明發治通記

卷之十三

完

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

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爲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溼溪久晴水涸賊舟過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人舟師濟衆人喜曰天贊王師賊賊也及捕季少子蒼龍舟師亦不前哨都督柳升敗賊復歸 自領餘眾逃歸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官前哨復與賊遇賊回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於海口山中義於不谷海口高望山復擒大虞國王

黎蒼鶴太子黎苗并賊將偽杜國東由緬族胡正等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郡指軍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守司事黃中爲副布政司以黃中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蔡宗道爲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置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 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命肉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許傳詔言僞作勅令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爲名大爲民害所在官司司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據送京師必實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鞠治之雖聞皇親亦不恕 勅張輔沐晟劉儒訪求交趾人才禮送京師權用 侍讀學士王達卒

七月

七月廿號發兵官西等侯宋晟辛巳兵部侍郎黑麟卒

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爲八館
戶龍觀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
緬甸○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胡廣爲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收外任
十二月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三
手 上登延侍中以漢忠賢可託命獨行天下以搜訪異
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顯密部下凡曉辨無不到其在湖
湘最久垂十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爲跡跡建文君也漢常
州武進人○以張信爲尚寶司永信萊州掖縣人性至孝
母嘗病醫不能愈信焚香額天割股和湯以進母病遂愈
皇朝實錄通紀卷十二
事聞上嘉之下詔旌其孝行徵爲尚寶司丞○改建寧
運船二百五十隻備使西洋○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積
兩縣軍將以僂廷臣選者獲其草目以進 上視之無極
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
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僂臣時有病無所作不感亦
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敕其徵當亦無愧
意解即以草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以 太皇
皇帝戒師功臣錄修及勅旨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
年四十一止曰輝祖與齊法 上諭死念中山王平
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 中山王不可無後

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以布政司按察司奏以
聖朝實錄通紀卷十二
柏生花爲瑞 上賜勅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三府復言柏
花爲瑞 上問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藏不以
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柏花小人之
務諛悅者可惡仍降勅書切責之○詔中外華民子弟首
削髮日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察五臺山輪布畢日就
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
爲民種田
戊子 承慶六年
正月掌文選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飲
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
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緩新附之民無重徭欲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三月定巡行禮
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以布政司按察司奏以
聖朝實錄通紀卷十二
柏生花爲瑞 上賜勅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三府復言柏
花爲瑞 上問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藏不以
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柏花小人之
務諛悅者可惡仍降勅書切責之○詔中外華民子弟首
削髮日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察五臺山輪布畢日就
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
爲民種田
戊子 承慶六年
正月掌文選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飲
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
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緩新附之民無重徭欲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三月定巡行禮

大興兵張輔沐威等城帥于京輔等上奏題恩求
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
四百七十有二焉○鄉賜等政刑部尚書為禮部尚
書以都御史劉觀為刑部尚書

書以都御史劉觀為刑部尚書
陞陝西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兩廣兼理漕務陞江蘇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兩江兼理漕務陞浙江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浙江兼理漕務陞福建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福建兼理漕務陞江西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兼理漕務陞湖南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南兼理漕務陞四川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兼理漕務陞廣東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廣東兼理漕務陞廣西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廣西兼理漕務陞雲南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兼理漕務陞貴州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貴州兼理漕務陞陝西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陝西兼理漕務陞甘肅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兼理漕務陞河南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兼理漕務陞山東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東兼理漕務陞山西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兼理漕務陞河北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河北兼理漕務陞遼寧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寧兼理漕務陞吉林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吉林兼理漕務陞黑龍江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黑龍江兼理漕務陞蒙古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蒙古兼理漕務陞西藏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西藏兼理漕務陞西域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西域兼理漕務陞南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南洋兼理漕務陞北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北洋兼理漕務陞東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東洋兼理漕務陞西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西洋兼理漕務陞南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南洋兼理漕務陞北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北洋兼理漕務陞東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東洋兼理漕務陞西洋巡撫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西洋兼理漕務

子孫之厚祿以從違之介禍福倏倏不報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二
七月諭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
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城侯李彬雲南
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食
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金事高士文進封建平伯並
子孫世襲都督金事人為首者王榮胡超陸指揮使
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金事先是文趾平上開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就使原吉對曰賞費千一時
有限陞費千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于是惟
陞元功餘皆班養有差

陞元功餘皆班養有差

陞元功餘皆班養有差

陞元功餘皆班養有差

陞元功餘皆班養有差

陞元功餘皆班養有差

○信隆紀元宛父州近城黎賊餘黨多鹿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展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徂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傳往督軍事○子閣人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二百里○游濕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帝命其子襲襲遊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利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兄速刺為滿利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東不遠東海北不遠北山道遠即止漢始通西域關者自唐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案自今日是時諸番人貢者復有西洋古里門蘇門答利國榜葛利

皇明資治通紀卷一百一十二

國呂宋國合獨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堪

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抱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大興會典凡一總志所載未舉中人貢諸番文有要

○國志所載未舉中人貢諸番文有要

○國志所載未舉中人貢諸番文有要

○國志所載未舉中人貢諸番文有要

○國志所載未舉中人貢諸番文有要

○國志所載未舉中人貢諸番文有要

○國志所載未舉中人貢諸番文有要

○月二十日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服所節之處

王止獻王戚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輕過之

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

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京州提官

都督公事吳允誠之子吳恭肅崇德之子崇剛力哥等

自陳乞削延厚恩又居邊境頗率稽覈巡邏漢北以圖報

効從之時鬼力赤為衆所服北虜迎立不雅矢里有不相

附而奔潰者故吳恭肅等請出塞自效○付諸楊榮連可

親養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榮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安

孝友英明寬仁人茂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

合道好學之篤朕夜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

以事輒能裁決得中頗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萬生異贊

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輔導云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殺于生厥江敗績兵部

尚書劉儒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昇等皆死

之于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下交州宛守事聞復命英國

公來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征之

冊八歲有司奏請罷給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東莞臣陳建

合訂 庠生沈國元

已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丘氏諱曰永樂初命中山王孫巨驍爲福建之長第五虎門鎮大浦而市林氏已又自林邑正南行人書安撫

滿刺加由是通西洋法至大國分統偏北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麻里等處或曰亦哥蘭建文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諸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儀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

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充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

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

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

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聞講究

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是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

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

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誡飭之不使有過

可弘族其毒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應從前忠誠伯除名茹瑄有罪下獄死道經長沙不朝谷王瑄御史陳瑛奏瑄有違 祖訓常實重典逮之下錦衣衛獄瑄知不免服毒而死○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璉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募卒 詳建文○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

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未

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瘧

氣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

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陛下不念臣至此天地

生成之恩豈敢忘也○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

視兩淮啓穎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

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天 上 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令通好爲奉雅失

里所殺

閏四月僉兵部侍郎方賓爲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珩

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刊便到任蓋當時簡用

臣等謹將公朝傳旨行之也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弼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焉○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

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為書
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刊印完達人齋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勦合
邊戎調遣止憑勅書處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
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勦合

六月勅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
雅失里為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為寇
刺所敗餘數騎奔竄臚胸河欲收潰敗之衆入寇此虜負
朕恩朕殺使臣又欲援邊罪不可貸爾且變飭軍士以待

○命淇國公丘福帥師討征本雅失里以福為征虜大將
軍武城侯王聰為左輔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等陞辭 上喜授

臣等謹將公朝傳旨行之也

臣等謹將公朝傳旨行之也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淵太平海口等處斬
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偽監門偏將軍潘瓜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安都督景脫身逃○丘福

等由塞與虜戰敗歸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
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遣兵與戰敗之遂乘
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

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
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
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母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為鄉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
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

信者禦虜難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進必不
利吾等恐時 聖諭詳切咸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
虜所結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

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
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
並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遠侯時虜酋脫脫
不花王把克工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上

易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 遣楊榮肅勸前
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遲違日久或致生
變簡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
當○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洪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
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署署謂必能任事乃莫顧顧復違
棄朕言拒弗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
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
不再來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禍於邊境矣今選精練
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
命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廟
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
貯之糧兩官軍守護以候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
等議用武廟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而行過千
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貯糧以候回
車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
糧 上然之各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等處
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
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

昌也○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
漢之大宛也○贊善王汝玉每於 皇太子前論說賦詩
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
如對曰詩以言志明長事起之歎南風解佩之詩唐虞之
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
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武氣已衰如隋煬
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
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
久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
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美其文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者不可不知爲
臣不可不知 皇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太喜曰此爲
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又
嘗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濟投刻歐文謂其雍容醇厚諫疏切
直臺學以勵羣臣焉○止謂行在禮部尚書趙鼎曰北京
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
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和同夏原吉
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
班候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
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

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獲之并獲上
僞將相陳希奇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于
又安未獲

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達狂胡廣林木
務行刻薄 皇太子曰達誠可罪然 皇上所遣須其還
日請罪之○守京城門內史言城門郎愷雖所守縱酒廢
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史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
事忤內史故挾私誣構 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史小
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治之乃命司隸監榜示今後內官內史有言事不實及挾
私任人者悉置重典

庚寅 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給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
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
晟雷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西守北京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
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以親近屬廣詔告天下

三月大開于鳴鑾成○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鳴鑾

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止二里許忽
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

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
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侮強果何所持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
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于蓍龜之

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奸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
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興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
斗次瀾海其水周闊千餘里幹難臆胸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亦雅失里
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馳遁
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
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

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摘胡山勒銘曰瀚海爲歸
天山爲鐸一掃胡塵水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錄

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饒而軍士乏食 上

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軍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之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開周王櫺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皇明實錄卷之十三

九

八月奉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軍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殺○長沙瘡歎入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擒○上還南京○勅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典賣平安者官爲給鈔贖還○務本之訓書成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行北京以待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爲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任古聖賢之君分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按我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儒學嚴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或和之教太孫孫得大福心法皆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害使次居民隨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教入直近前說民調刑官即里保衛等事其式也乎聖祖繼作效論太子宜法二聖之聖訓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爲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勳戚爲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有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

十二月上諭寒義曰御史國之司重必有學識達治體

三

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皇明實錄卷之十三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復王許以爲交趾布政司其黨鄧鼎昇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却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上以張輔爲交趾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征焉○勅戒泰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胖且命勿以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幣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服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愷

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士武全衛武什之
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賜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
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
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衛什之四天城朔州衛什
之三蔚州衛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足定輒

按我朝宗廟心附之制其重兵嚴兵屯守於邊者乃一切廢弛專倚糧餉邊數十萬粟嗷嗷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欽安邊足資其急復 觀宗之信手急救于治安邊議應推下重餉實與屯田之美俱經世者錄焉

四月琉球國中主恩紹縱使坤宜堪彌等責馬及方物
并以長史程復來見奏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
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宦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
皇明舊治通記 卷之三

四十餘年不解干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
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琉球國
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有倭寇浙江磐石

六月楊榮奔喪還起復至京○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蕃
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并其家屬時苦奈
兒貪暴不輯睦隣國致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告知和
等奉使歸經其國苦奈兒遂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象
全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而伐木拒險和
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

下曰賊入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爲
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部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
城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
敗之遂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
族屬之賢者因耶巴乃那立爲王并赦苦奈兒歸國○徵
交趾參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壯往見 皇
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言縉殿 上遂出觀衛君無人
臣禮 上怒時徐計王儼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偪趨廣東
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漳江以便往來 上大
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儼偪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鄭景異等于丸

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蓋兵於福安斬之○滿剌加國王
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
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

儲蓄上以供園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故有生
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
聽民流移就食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
不回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
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衆民持建文時士八包冀士

唐楚王書檄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衆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
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朕本即位以前事忠毀之有告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誠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猶骸而信任之李相與成治功帝
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定
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轅言有內官奏千
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
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
皇明書通紀卷之十三
遼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聞整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
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略悉忠順王脫脫辛封免力帖
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字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昇孫如
瑞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魏廣
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子○張輔率州師追捕陳
李權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口 賊散走於莽泥澤中
遂殺始盡自是德勝地方 寧靜

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門升哥齋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
衛頭目昔元良哈之衆數萬鼓輿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朕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復覓叛去及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此者爾等爲本邦失里所脅
掠我邊卒又遣若烈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役詐如此
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本答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
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
蹇義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
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
法宜令在京發職七年以上及寬符信在外五年以上及
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
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
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聞其貪污舉者連坐○上疑
其言命所司運行之○虞爾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
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能
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制
矣此舉實具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
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鑄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鑄山土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惟也○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舊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上諭蔡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輟差並官意在成事迅速殊不知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山西布政使周瑄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成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今以特種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縣令從之二月上以甘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命戶部減涼州鹽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於是定納涼州鹽糧准准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每引二斗四升四川每引一斗五升○會試天下舉人命

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戶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復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員舉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河南四川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訓練河道總督奏之十三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僉臣相度措置臣惟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先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損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是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浸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工部曰禮所

一月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清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墩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勸俟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命 皇太孫演試于方山

十一月命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故事○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也然節於夫適貴人不能盡孝所宜勿聽遂甘肅府招朱境言老婦年幾數入赤斤蒙古衛爲盜生以揚榮旆賜軍旅命蓋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阻乏水草餉道不能通又海塞去馬疲瘁不可驟用兵罷守關彼小醜當有來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泰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微欲幾絕未祥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恭衛宜嚴甚是但天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

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蘭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問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褒貶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皆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奉言罪上曰奉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求諂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察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害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皇明宣宗皇帝 卷之三
癸巳 永樂十三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免聽樂禮部奏賀且賀儀 上召禮部詳辨林蔬官問曰正月且且登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師儀暫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災變之兆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僕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以上從之○勅諭好德齊黃等遠親未令者悉皆省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南吉水人與練子寧

有烟燧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食
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來問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
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
是黨孽稍解○上巡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
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濟輔 皇太子監國○始
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正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
政使
武中止選貴州思南府宣慰司司馬土民
爲州宜恩使司銀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
溪州宣慰使田琛相攻殺拒朝命乃勅鎮遠侯
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縣平思南四府
皇朝將發遣兵之十三
四月 上謂呂震曰朕嘗命布衣王壽爲翰林院學士
者陳狀開列病近漸以祥和歲豐民安物阜言誇疾
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冰草難堪遂命王壽
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罷文武羣臣四夷朝
使及在京者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大
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命王自爲
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阜康風塵會
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
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駱虞尚書呂震奏驛臣

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
務爲國爲民汝能效奎流所爲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
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
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
侍 皇太孫蹇義楊士奇與蹇義等上書曰得之矣此人
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仰述先王正日食品震等
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等免賀是朕從之智到開
朝日定非泰少爾等去歲南游朕以年老其同游諸
公中惟從長樞密卿等年六十有餘矣其同游諸
六因開平備禦郭亮表開平兵少不足駐精勸報亮曰軍
在精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進則練有方無則止
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上從之
七月封毅毅太師用爲和寧王 上遣巡撫京勸
台無以近福事報處漢降韓和唐周史那杜爾受享顯
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金幣諭意先是所管
瓦剌攻敗爾促以其妻李都落奔竄而爾保處塞外未
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詭詐勢窮來歸非其
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母妻
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
官李達使西域諸國

十一月寇刺馬哈木太平把禿宰羅三酋叛○以野盤絲
 亥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盤絲者
 奉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浚拓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髮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夏衣袖綴垢納而復相侍
 臣有贊 聖德者 計數曰展曝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自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批躬補苴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庶可以為新
 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而恭
 誠萬世之法○詔親征是刺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
 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
 侯王通都督譚清穎左右校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
 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
 不可偏廢營中稍聞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
 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
 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
 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總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
 朕常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
 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
 歷多自然心膂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大勉之
 勉之
 六月車駕往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宰羅
 等迎駕逆我軍發神機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
 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無算馬哈
 木等棄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馬哈木等遣頭目鎮往
 將來朝言馬哈木有疾不能進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
 驛百匹年貢率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所以慰撫者甚厚
 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
 主失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綽以蘇州并山東兗州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
 臨清而沿江諸州縣糧並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

使蔣廷黻言去年北征班師召至西安府發川縣制大畿
山有榮連平萬歲者三歲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
之徵禮部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
常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
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屬
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
遂已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錄字交趾○兵部尚書兼詹
事金忠卒

諡號曰忠貞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閒卒諡
皇明會典通鑑卷之三十三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
達清河稅運其勢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壩言淮
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
口相宜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塹以上開鑿營軍
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遠淮相宜置四閘
日移風日清江曰福興日新莊以時疎開復就管家湖築
限十里以便引舟渡儀真瓜州通潮聚呂梁百步二洪石
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限內鑿渠亘四
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省
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輟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

置淺夫俾導舟緣河設警林木便人行○上諭三法司如
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
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
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
饒

六月有人納銀千瓜以饋刑部主事劉登者登妻安氏發
之詔象等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
錄幣入奏

七月福建金門千戶所副千戶李敬督衆捕斬海寇有功
陞指揮食事實銀百兩鈔百錠錄幣三表裏餘各陞賞有
皇明會典通鑑卷之三十三
差○勅諭內外諸司官領祿祇奉天命統承 皇考太祖
高皇帝鴻基御位以深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廉謹幹濟
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關耳無爲貪汚壞法酷害軍
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不
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深州不才官吏指以官辦爲由
巧立名色以一千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贓物各分入己民人
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凌遲處死
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
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
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

若處以重罪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孝七朝廣等上表以進 上親序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等哈烈以下入答爾柳陳誠還里迷渴石養夷塞監達失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通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社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西吉水人

十一月翰林國進麒麟將主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初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將將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邵維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澤陽諸衛運所屬步騎兵實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標練侯進北京閱視○兵部尚書陳治言朝廷初討黎賊陳季福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馳聽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使但遣使勸諭之○死刺馬哈冰遣使貢馬謝罪十二月賜鎮守寧夏驍陽侯陳德曰死刺使者言是刺馬

哈木慮州管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年擬七月率衆手幹離河北候冬聚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諂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資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因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待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誦請封禪不許誦上言今天下太平四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記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納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木訥言月禪觀復何以是言之乎帝王之有聞於後者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得之

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

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

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六月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癸酉日壽星見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上不

許○作西官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撤而新之

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

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六匹每馬年四

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

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例生

生不及數者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業

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官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

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

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清通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

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

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周王橐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李陵周王

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

華門上遣召翰林臣贈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上

問曰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調度展敬之位如何祇意

雖畧定三人試言之楊益朱南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爵前兩穆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

東宮殿下遂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三

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疏約如此上由

語未嘗聽家禮但據已見濬其位吹簫掛并指宸翰所書

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正南以字未盡殷鑒命士奇述

之遂遣鴻臚丞周鼎馳齎赴陵御筆行述○以豐城侯李

彬鎮守交趾○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渡書法稱爲我朝

王羲之命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聚爲翰林院

修撰仍令申書習其字

十二月故吳王允璉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

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政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

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

州縣士民輿論異域不得與舉
同歸聖化也可勝慨哉

三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王英
考試官取進士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鼎與初名馬劉江邵珍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進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

著追錄錄諡恭靖朱誠著附之○皇太子書賜榮善徐
善述曰今晨覽卿對余所撰詩書清雅頌

日新但今卿年邁輔余爲勞似卿計直若口者自無二三
面談順順者此比有之卿每憐勞勤成余兼推善治之

甚一日班務犯職卿之德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
皇恩實錄

立例其詩題與表題同其封進以廣珠唐春暖順時作
以慰徐懷指不多及壽極而卒皇太子致書費善好古先

生好古善通字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字手
不釋卷披服覽博夫類儒者皆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

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往
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

此承平時時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願○初令民進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叩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纂訓十五
卷計十五冊○敘贊善梁潛司訓周冕時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離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護備面
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瞻臨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

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諭交趾立功數日復令其軍功
宥之有諸子○上曰初上所誦罪人皇太子前宥之

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見預聞而不諫止罪逮下獄皆
依○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恪

按國朝文臣有諡自王守仁始
與廣然責自建文時王守仁始

建日廣居官處厚周撫自處而然然性之骨梗一宋李
迎承順面已是在建文朝則對策所定在永樂朝

則聖孝端臨赤頰却封祿有疑無非迎上封好以爲依
悅也故終身思寵無一日偶介之憂其然也張萬其

禮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官同官在恭愍時
兩人校計勢主奇作云廣與胡廣能中書今日中庸又

遺明實錄
見公可恨天生兩死

故名姓正相洽議之切矣
瑛與錄記文廟被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

人皆約同死下罪既而解使人脫胡勸歸見胡於開家
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解竟行其志袁成可謂死矣

夫○雙雙歲抄記云初解籍胡廣侍從文淵閣文
大○聖德廣抄記云初解籍胡廣侍從文淵閣文

辭官曰臣妻有疾未可去上曰卿宜先以女
辭月夢夢果生女遂許賜子頃亮而而而而而而

之血按廣解且言曰臣余之妻以刀殺耳而而而而而而
氏妻之妻也夫臣之妻以刀殺耳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此妻之妻也夫臣之妻以刀殺耳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若并受何事無不盡其忠其女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
以總之後未及成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

甚觀懸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江今橋師孫馬畧不為
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
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
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
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積什并奔餘眾奔櫻桃園
空墜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前入使劉毅不許特
關西壁以綴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周有
潛脫而走船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人得脫遂還將士
請曰明公見敵意恩安聞惟飽士馬及臨陣作死武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逢來必飢且勞
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拾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
敵作此以鎮服之雖是逆奇之耳目亦可以收士卒之氣
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降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屈出
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
關士勳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
襲將士有功者隆等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土焚民屠掠
財貨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
其害及是大為劉江所摧寇害所息數十年

余于克定後始有賊反于劉名者以為異而亦其一
云或曰劉名者乃其孫也則又不然其孫名劉名者乃其
劉名者乃其孫也則又不然其孫名劉名者乃其孫也則
劉名者乃其孫也則又不然其孫名劉名者乃其孫也則
唐拾遺子美之從杜德裕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耕失
種兩散皆有日矣張博連內外典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
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
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為中國王者師上不悅曰堂堂
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裕至賜金襴袈裟銀鉢五
明且召名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治治
如注水琤訥千應對眾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諱字何義
胡僧應稱還琤乃大齊訓解越越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
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禮謝服辭去
上召名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為作室鸚鵡山以為修藏
之所年五十七號偶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〇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探斥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土多而
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大役發其下得屋
青加倍其色視青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
以進

七月行在戶部議通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至京水軍
等營軍士酌量轉運其餘衛所軍士令營是如夫役不敷

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
州量備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
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應茂官民兩便從之○御製佛曲
成佛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
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御雲
捧日于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異蹟額佛曲至淮安給
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
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
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
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闕光寶塔之祥文武羣
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官附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
刹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云
九月上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採重加纂輯至是成冊
名列仙傳親製序冠之
十二月學士楊榮瑞言十事皆指斥弊部法司積弊近
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若
進此言恐舉臣亦相猜疑不若俟他日密御史言之于是難
監察御史郎員男入奏舉言十事皆指斥弊部法司積弊近
校校怯終者不赦○頒為十事皆指斥弊部法司積弊近
學校先是上命臣郎員男入奏舉言十事皆指斥弊部法司積弊近

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以
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未
以許各次為十卷上親為之序既成頒於文武羣臣天
下學校焉○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
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如謂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
勇兵無制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非率武備不修國
虜僭竊至海內分列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嚴整甲
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王荒淫軍政廢弛奸雄並
作竟至覆亡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
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速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
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
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國永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
突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者
付不開甚至通同有司受贓資放取阿軍明有程限今衆
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同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
縱有甚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則何賴焉是皆爾等守不
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精銳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
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
失必罪不宥○巡按交趾御史黃宗憲言交趾人民新入

版圖勢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驅馳之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收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奢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訪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正月以得策全初聚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

○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權左布政使四人馬

麟謝章蔭願江西詹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布政三人孫

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

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復福建李奉董東右參議一人趙瑛

江西金恕山東

按洪武中錢瑄卿謂皆以布衣而選授尚書之制今未

變中馬瑄卿亦以布衣而選授尚書此殆古人所

謂頭領家餘矣

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聚眾作亂賽兒縣民林三

妻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說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

紙為人馬相戰聞近來益多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

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泉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

人據益都鉅野柵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鎮兵捕之

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聞都布按三司以聞遣

人地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泉等聚眾

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柱

拒進不服後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

討之柳升真平益都聞賊於鉅野柵寨賊遣人乞降許云

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橋有梁道即往憐之夜二鼓

賊棄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聚眾柳升始覺分兵追

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

黨賀鴻學攻安丘知縣張繼縣丞馬為集民人八百餘人

以抗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聚之眾合萬餘人併力

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後海上聞安丘危急

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救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

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

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鑿山衝

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

山東之賊悉平于是陞張瑄山東左參政馬儒左參議衛

青陞都指揮使王與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

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奉命征勦賊賊聖諭諱信授

方畧論以賊徒憑高無水目之資糧當生困之勿圖近功

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賊賊夜砍營殺傷重十時都指揮

劉忠與升夾攻忠先士卒突賊賊聲升忌其成功而不

救援致忠力盡而整賊遂得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三日

升始至反志言場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始知其言而備身之不忠者宜治其罪上亦

請升方命失機始功忌能皆不可看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處刑疑為尼或思處女道士中遂
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及道姑逮至京告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瑞寧伯劉江寧護武忠
信千諸人俱死○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祖貴顯賊之
按保祖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按素易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八月方素易卒
按素易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九月方素易卒
按素易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十月方素易卒
按素易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九月權教授間從善林長樞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編修
侍從 皇太孫講讀

按我 皇太孫講讀
按我 皇太孫講讀
按我 皇太孫講讀

遺戶部尚書夏原吉召 皇太子及 皇太孫于南京以
北京宮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恭卒
按叔恭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按叔恭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按叔恭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按叔恭人初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參政時與利和同知某城縣有言其子受其父之職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酌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是皆老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帝賜勞優厚○過邵縣見民男女持篋盈路拾草實者驛馬開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憫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老幼小皆不飽體竈釜餽付不治數日民隱不覺○帝幸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按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貴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勸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奉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復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助飢民

皇朝實錄卷一百一十四
口數近地約三口遠地約五日悉祭宿臬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入給三斗曰其與六斗汝毋懼撫法予見上富自奉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爭猶能舉參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興衛軍丁僱三等上恩王謀反

封右都督爲祿爲賜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糧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以董常北京宮殿告成故也

辛丑
正月甲子朔上御日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具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暨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詔曰朕常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太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若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功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驛今有事以殿下過次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久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帝聞之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二月庚寅門者言寇寧反○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太

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

三月廷試賜曾鵬齡劉矩吳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譴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

直言勅尚書蔡義等十三人借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

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

侍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初辛卯計免致仕歸

未幾辛○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計五事曰停止工作罷

四夷朝貢沙汰冗官嚴察飢荒清理刑獄黜陟官吏遣僧

道復極軍士及俱選舉嚴考嚴等事皆切時病封述說與

計四事而行之○勅給事中劉忠純等巡視各處

限為限知州時建等請討直隸縣民服從等事

奏請民從之心指斥江都御史李慶雲等能言者手

請罪之○止保爵既而慶等仍舊進等事民從等

既為州而處之遠方日○使因巡撫等事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詔休各衙所例分屬地何無

糾從之

七月段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

九月終王事蕭侯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歸俄官

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

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選都時

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都院大

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詔都御史王彰等

懼言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

何衆皆紛紛呼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術從容未日御

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死應詔陳言所言者

當臣等備負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斬罪中使入

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釋之

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辜人得罪為衆請罪原

吉之言以將有肅儀之詠奏或充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亦

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以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扣不小果始欺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諫曰

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舊乘言

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

勞之日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玉人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陞魯台叛數寇邊○派黎利為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猖獗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古等
其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奉會 上召賓
上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古問邊諸多寡對曰
僅給將士餽饟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熟年師出無功
戎馬資糧十喪八九災告間作內外俱發况 聖躬少安
尚須調護如何 上不懌即令原古往視關平悅諸
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古還詰其室與
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
乘間言須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且無它二
三人者雖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
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為兵部尚書
壬寅 永樂二十年

輜輶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選狼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
魯台寇與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次意觀孤城皆
將士諷日啓行 駕及魏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
雲州閱兵頭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請擇來者若
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
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救忽也○五月辛酉
端午節駐蹕獨后賜隨征文武奉旨宴乙酉 車駕渡偏
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
敗獵可以馳馬揮大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
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皇明書志卷之六十一 四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
熟行陣俾遇寇至虜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無
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
一鈔二錠銀稅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
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
升軍門信陳恩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
城伯孫寧新寧伯淳忠典安伯徐亨今就營中馳射 上
親觀之惟輔升慈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
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免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
之道勇智兼重馬步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籌深遠無

[illegible]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肅命缺泰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匹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差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上等銀鈔織金朱紵絲布帛通幣鞍馬牛千箱芻居宰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年

正月甲申鈔錄趙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展言阿魯台執王虐人逆天逆命數爲邊患請察兵討之類爲先鋒自効上曰卿言其苦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十年將阿魯台所部安原邊境上乃召公侯大臣議

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諱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兵以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參鼎為考試官取華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馬師寶鼎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

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安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為前鋒

五月濟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革僚屬者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

聞而嘉之皇明資治通鑑卷十四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柏人處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進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剿之

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皇明資治通鑑卷十四寬而撫之密各散矣急之恐不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況自天所加不免杜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

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二司招撫知負固不服調軍剿之

未還○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車中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安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未紹者先盡其輜重也今諸軍皆至而車中在後爾等獨不慮此耶遂命分兵接之○

車駕次清水源西晉台連道皇明資治通鑑卷十四上召楊榮金幼孜談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知足者毋違何祥也立天意屬意茲定○榮幼孜言承天意知不足者毋違何祥也立天意

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善持榜中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車駕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墊艸虜隻影

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底無所遇以狼狽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皇明資治通鑑卷十四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復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

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在厚天下屬心也免煩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

已丑次荅丹戎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信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

監馬雲高張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喪命工部官招行在及軍中錫燕

舉以入內帳召匡入銷錫鑒爲屏裡成權獻而劉之殺匡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事中謫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譚壽春遺命密馳計於皇太子比龍舉入闕救無知者

八月楊筠奏奉大行仙計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

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漸行奉 皇太子曰出外

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樂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

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

之即取授太孫曰此大衍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

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王奇曰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大行臨御

儲粒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

太孫至康鶴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

荆溪子 梓宮至京師

人爲益曰成而五出漢北二皇勞庭當時不無苦其勞
黃然遠矣二首色尚焉以不其大律惠陵者爾其餘處

之。後世所稱。下。後。世。當。時。豈。不。知。餓。中。之。苦。亦。昔。人。所。謂。先。王。之。書。見。漢。高。帝。百。

新南
一
罪
我
大
北
清
沙
漠
又
以
其
之

[illegible]

又得以太差一之捷

[illegible]

花城人象之類珍珠塔石奇怪之物光初天府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

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今出視事且

啓以時政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

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

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問

等干欲准等繫錄宋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餓食又數絕復不

能者止之日早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請諸公不疑同

也五經諸干請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還遇馬開元大

手實海捕干獄中之功云

皇朝實錄卷之四十四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錄宋衛獄者十年

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旧末艾也

陞擊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

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

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

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學士

陞陞陞士掌鑰客如此

祇賦北直隸山東東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

士奇笑謂羣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

其聽之士奇奏言恩詔而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東

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侈民何以堪 上語曰吾國

知學士來信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額義等曰故三人吾

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進策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

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預

中書舍人

抄籍功後疎遇 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褒獎其略

籍曰於厚重其人品十人皆與緒相善猶與實賢等略

此亦長史王崇爲吏科給事中刑府長史曹曼給
林院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奏及機務文字悉
傳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黜太常少卿周納
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何榮都中官上疏請封禪
不許未幾丁憂卒是命○帝丁繼後之人宜真遠外不
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帝丁繼後之人宜真遠外不
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徽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
亦切惻惟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
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
封鎮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賁煊爲庶
皇明宣宗通記 卷十四 十一
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諸羣臣曰正風化
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
察使紀諱爲交趾布政使召而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
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劾切 上心識之
故有是命○龍濟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漲
經城南出江湖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
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好者其旁近之州及灌田之木民皆
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葉義曰古者山
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 上 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憲明莊顯
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原言於 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
制以日易月得哀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帶臨朝 上
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潛亦與士奇合震顏色香
然笑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
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鞋出視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條文武群臣
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
皇明宣宗通記 卷一四 三二
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
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彌吾豈忍易後聞士奇等
言始如其妾士奇所議是因數日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
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
從其便○進奏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
榮太子少傅兼諱身殿大學士金劄設太子少保兼武英
殿大學士內閣侍進三孤始此十奇等何月間自五品起
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次日賜宴義楊士奇楊
榮金劄設銀閣書各一具文曰總總糾繆諒之曰卿等皆
國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

必嚴舉連坐之法庶得實行○賜絲邊將士鈔幣時上
御西角門觀朝風寒頗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皆
重城中猶覺涼寒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述
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敕遣文好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儒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行
禮部尚書呂巽曰建文中奸臣其罪已悉安斷賊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流衣司司官照及功臣之家為奴今
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有為民給還田土并前為官事失當
謫充軍者亦有為民

重明黃道通志卷十四
一歲初起於子歲終於亥六十歲終於子至是得前運則
省乃復然乎○運土黃末其後也故齊書之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
州郡秦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
衣食不足或加以疾病而歿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
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
賑卹有違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
二處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
給安生無事而虛靡三節三衛軍士亦虛支糧賜請以左
右二處衛官軍並歸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群牧千戶所○
今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役英國公張輔
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
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恤令農農事
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農官不訪誤

中官馬驥傳上言諭翰林院書勅命張復往交趾開辦
金銀珠香時驥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復奏上正色曰
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東前在交趾奉命軍民手文趾
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閣多
宜明察通志卷十四

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
仁廟時明使來而馬驥前奏則為失不細矣是
由此觀之中官之惡極矣驥之惡尤甚於他
中官宜乎正統而後使來其驥之惡尤甚於他
中官傳自其宜發
翰林學士楊漣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
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
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酌報今賜卿彩幣
一雙錦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諡
忠襄以其子廷為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
幼廢官始此○如舉義為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

仍賜原吉絕也斜謀圖書○上御西角門開延臣詰辭罷
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塞夏二尚書家先
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輔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
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王有一履帝位雖自尊太忌聞
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成順言絀默取容或賢
良之臣不肯默然言之則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
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
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器
辭却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摘治而御史銓仲成既而罷
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遷遼湖廣按察副使
至是因奉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
罪者多陛下即位皆有之令近理仲成即詔書不惟漢
景帝為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建之○上覽
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
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業
此實金后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
等以朕尊居朕極畏有疑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
喜是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
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慰卿特辭白米十石賜幣二表褒

賈鈔二千貫賞彭春符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
加賜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還遼道長
入寇冀州祿督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上嘉賜鈔莊
奏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主
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
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
立屯種之法甚善諱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
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
免勞民轉輸矣其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
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部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先是上諭吏部尚書蔡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庭官暨百
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
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
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兩廡間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服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
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
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帖西序

唐得開暇觀之以考察事行而無涉焉至是悉書之○
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人貢西人受害乞罷其
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其驥常奉使
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為大臣存國體加
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之從之○是月庚申英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為給事中先是詔
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
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景為
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景皇后之兄也○
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
皇明實治通紀卷一四

仁宗昭皇帝紀

乙巳

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
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太
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太
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
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
午門官人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上召士奇
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設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

直為賢不受血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自言為賢不能
直言則忠不盡如非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楊卿等同
心遂免此愆自今遇朕行未嘗無旨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
為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束粟○降通政使兼武英殿大
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兼賑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
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休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
一休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休上曰卿
等事皇考屢經危從勸勞多矣况皇考墳天遠在塞
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休
豈為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華牧馬先是兵部尚
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
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散不可重用之
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發賣給馬一匹令牧之其羣
性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兼義
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
以禮徵資上者授方而部司次者授自執事今皆役之責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奏誤朕顧士奇曰
少頃即批出罷此今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
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後奏許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
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

青階僧破家廢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因事稽發爾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華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員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網掃地矣 上曰爾疏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今今有不便惟始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四 臣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容訪以問士奇等以翰林侍讀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進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海宴陪事進位之 上親舉印授海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兼襄陽學錄楊敬訓導何澄督實印長敬翰林編修澄禮科

給事中皆兼弘文閣典選同事云○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王脣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敬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荆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誥物者足爲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餘矣自今歸者皆賜鈔一昂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焉○大肥天地神祇奉 皇祖聖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聖明齋治道紀 卷十四 下番官軍字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崇弘來上花廳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驛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勅平江伯陳瑄許運糧官船附載已物無得阻當○以破虜功加陽武侯薛祿等歲祿五百石都督同知高文等加秩賜養有差○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泰參議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韓止冲斌襄陵王冲林樂平王冲琳各獻詩頌 上歡而嘉之賜勅獎諭○哈密遣人進破黃 上謂從而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破黃製造火器不患無人將遇戰關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

○聖王自時聖信爲錦承衛都指揮副知子孫世襲信先
國公張勳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儒從
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歿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
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儒太子少傅諡
節愍復嘆謂哀哉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
惟守義名身爲大臣惟阿順承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
何賴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
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
吳管者爲廣義伯其父克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末
子明宗治通紀卷一四

樂中率衆歸附晉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亦
部將率攜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
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
力戰而沒追封郕國公諡莊愍弟忠勳亦累封都督與克
忠同沒於陣追封遼化伯諡忠貞父克忠之效忠雖
漢之今日碑唐之契必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
事都濟左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賜濟諡文敏善述諡
文肅命自可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
祭楊士言言于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
享祖祢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自爲勞不得過社稷祀

子而與宗廟等上曰吾過矣過矣念其舊勞不能忘故
率爾下今而不覺其過遂召禮部改春秋致祭濟浙江餘
杭入善述天台人既而復贈贊善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諡
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謙爲文華殿大學士謙徐州人
以薦舉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額天求
以自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
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

聖明實治通紀卷一四
遂超階是職時又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
管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宦吏
部右侍郎○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褻
激尚書呂震與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
之楊士言言於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忠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王聖則臣直惟陛下容
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戾矣上不憚遂免謙朝
奏今日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言曰朕有過不難於
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過知朕心毋吝于言也○以
將行廟享禮詔贈功臣四人

三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疑有司處用
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兵錄筆今士
奇等就西角樓署部 上覽畢命用壁遣使齎行 上顧
士奇曰汝今可詣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
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滿意 上曰
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與民尺寸計較耶
史曰：仙舟徐人又所行無利亡民之政也
轉國政過不若理也 是年事 為等法求之當代
尚宗周成康間作之官本不為等法求之當代
楊地指行率同去漢民之無故爾說
鄭府審理正俞建補言進賢之路矣重於科舉近年寶興
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質才十無二三蓋有年
矣 明寶曆通紀 卷十四 三十七
本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
倖登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任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
今各處鄉試乞本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
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今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
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
賢士之用 上諭補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
舉一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此累科
所定北人舊計一月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士分士取士分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取士分士取士分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取士分士取士分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如本之精也如承之精也
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國
時南京慶泰地震署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
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梨印二及千物二賜少師
塞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明起星象監國
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
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
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 上曰長年三人雖見不
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
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
年為慮慮所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孝仁明得
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淚涕對曰今已脫險即奏告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卿
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上
人義得塞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
勅曰冀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權兼詹事日侍左右
警建南京政務方殷隨中為難卿以善類若以
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容驕之意
及承朕承大統贊襄治平用清斯民雅朕於道不懈益恭
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焉不念茲以已意創製塞忠貞印

林長慈出爲鬱林知州既而遷貳輪山鎮文趾 文皇徵
太孫諱督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慈及綸屏諫
不聽綸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
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木葉長慈綸皆
生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罪辨論漢
切 上怒筆之竟死焉長慈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
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合族自餘口皆被
逮籍沒而希文幼子按宣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
溥爲總裁 卷十 下 聖 皇 王 高 照
九月壬寅奔 獻陵 十月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爲左都督先是安定曲先
等處番寇殺使臣擾邊境 仁宗詔英率番漢兵剿之英
設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
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
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同伯
十一月鎮胡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延開平宣大○平江伯
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友韓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漢王高煦

陳泰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舊制之既而
顧侍臣曰永樂中 皇祖常諭 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
心宜備之然 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
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
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搗二招聚逆黨
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勅榮昌
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
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性事招撫延今八年終
不斃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害而
未厭其誅之過勅至陳智防政專撥遣兵務在協和成功
李則貪治通紀 卷一 四 四
不許緩機款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四 四
明泰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休兵撤計以蘇舊屬之憂而

皇明宣治通紀卷之十五

東華錄 建

構李臣岳元整

岸生流國元

宣宗章皇帝紀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勅命亮刺腎義王子理烈忽襲王爵○遣使
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
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頌之有言
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覷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
名而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勅儒臣修歷代臣墓外
城事鑒○程文選師中歸職為吏部右侍郎

○禮部進耕藉田儀注其止觀之謂特設耕藉田儀注
以奉奏慶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必躬耕耒耜耨所食穀
心耳為人君者誠念耕耨艱難饒糴養生使朝德至精選
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獲獲
於饒樂國家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此游食則民就樂
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
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可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精三千束蔬菜蒲五千束
丁月例當順天取給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如

此可三分減二願謂侍臣曰大禹惡衣非食惟恐奉養之
過勞民備朕安可以圖疏重費百姓

三月陳智方政計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統
足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承業中嘗有舊疾疾
之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
誠召濙是職○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
差內使于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兩拘集動擾供給繁勞
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批諭並部尚書梁瑄詩
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宜知勞擾如批給部書品罷具籍
皇儲寶璽通籍○奏准並給印信○批諭並部尚書梁瑄詩
物志賢完者即令回京未竟悉皆停止○諭嚴山濙王
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泰將往交趾征
叛寇撫安軍民仍令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前陳智方敗官
爵上視朝罷御文華殿宴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
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
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境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
兵伐之亦不祥也言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
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王毒害國人太
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不

試其經特頒手制御錢事缺以置四川提學使治績已著會吏部言雖有文學乃召改是職蓋民思之制于禹攝爲三監制云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策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驅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掩逐遂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取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防其來不來未足較也○沈度爲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警文輝病篤封肝養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雖毀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制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戊申午朝退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禹契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詣農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第于心不敢忘今官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太祖開創太宗中興闢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上從之遂著爲令

河南鄭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上唐民貧民食最難接拾不給公私無指獨與驛頭有儲糧數中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上御西角門論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且諸德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衛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簡兵部速行之○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潘陽廣寧冀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府推系縣知縣邵原京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輪官薪炭指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珪等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林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樹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實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念民力艱難命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

[illegible]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
 樂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奸
 人之賄輒隨之民受枉比比遠通一轍止知其弊遂命
 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玉
 幣
 九月大理寺卿盧謙奏通州衛千戶趙連侵用軍糧二十
 石應斬止曰五品軍衛千孫世襲而以三寸石糧養身
 何異割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遣衛洗軍立功無功乃坐原
 罪
 十月復禮部巡州府通判凱為通判九載當陞其民詣關
 言觀撫字意第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歎曰貴州至非
 京其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
 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詩上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
 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月五日厚俸祿以養賢六曰
 薄征復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
 古之仁政必先旌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
 京師頗有殘疾餓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

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
 時勉之囚復其官○張本為兵部尚書○是年陳祚子謙
 為監察御史
 封西番大寶大喇嘛教闡化替善五王
 丁未 宣統二年
 正月以上元節勅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盡歡為樂以彰太
 平之休自是歲以為常○申明屯田之法
 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
 濬論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若有
 失則為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諷戒之庶幾更相
 警惕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皆
 祇事我曰皇相皇房正時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不致改
 今侍朕左右知無不竭忠無不盡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
 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懷永無數賜義圖書曰忠厚
 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正時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
 直剛正賜濬曰清和恭靖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會試天下舉
 人取趙鼎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諭杜寧謝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驛
 虞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爲支運○命定侯柳升帥師
 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泰督軍務陳治隆死
 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升
 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泰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
 慶泰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金事
 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瘴西雲奏觀魁梧善騎射曉兵
 畧永樂中爲指揮使征迤非從爲諸將先陞都督登事至
 是朝廷以瘴西蠻獷叛服不常故爲選德命雲充提兵官
 往鎮之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建文四年六月庚午朔
 命李慶泰督軍討黎利
 命王通爲副將
 命陳鏞等十餘人偕行
 命山雲佩征蠻將軍
 命印鎮守瘴西
 命雲奏觀魁梧
 命梧善騎射
 命曉兵畧永樂
 命永樂中爲指揮
 命使征迤非
 命從爲諸將
 命先陞都督
 命登事至是
 命朝廷以瘴
 命西蠻獷叛
 命服不常故
 命爲選德
 命命雲充提
 命兵官往鎮
 命之

七月黎利陷臨留關建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
 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
 司之過彼意欲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
 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
 遣人劄實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奎思各
 遣人劄實

七月黎利陷臨留關建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
 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
 司之過彼意欲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
 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
 遣人劄實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奎思各
 遣人劄實

七月黎利陷臨留關建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
 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
 司之過彼意欲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
 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
 遣人劄實

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末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卿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矣聖心數數追懷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史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告表示諭致斌羣臣曰論者不達此意必謂從之亦武得皇明書治道集卷之六

詔冊寺陳嵩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齋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皇子孫貴妃所生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開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師嚙胡氏之賢勸命入居清寧宮連勝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 孫后之浴室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皇子孫貴妃所生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開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師嚙胡氏之賢勸命入居清寧宮連勝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 孫后之浴室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皇子孫貴妃所生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開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師嚙胡氏之賢勸命入居清寧宮連勝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 孫后之浴室

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和馬而諫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
民計也○是年命有司致祭宋丞相文天祥爲例○不
司稽太監侯泰于都察院獄以奉敕漢府及狀既又奉命
選謝馬作皮福凌辱職官獲死裁勇循經歷董純復受
人路事覺下之獄○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達卒
戊申宣德二年

正月以哈齊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克
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
聖明實治通紀卷十五

撫部屬○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交武吏士得還
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聞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
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坎等下吏鞠王通失律喪師棄地
山書曲廢數敗馬駭激發漢方皆論死繫都獄籍其家梁
坎等生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三書成

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纘爲 皇太子○封孫忠爲
昌伯 皇后父也

三月吳岡公張輔尚書奏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餘
林諸臣凡十八人從遼南赴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
至山側警後賜登御舟泛波池 上諭諸臣曰今天下

無事雖不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閒餘心
日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也復網魚射鳬賜宴盡歡而罷尋
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運言山西
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已有司軍衛各遣人
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
豈得其仁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川飲食甚盛
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
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
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
捕治者罪之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五

四月吏部尚書奏義等奏比者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
官不必備責在得人今事不加多而內外各衙門官因管
造微辦夫匠欲運糧儲整農務採販木植在內添設郎
中至事在外布政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
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
堂上官量事繁簡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
郎中員外郎主事俱宜裁革從之○永平及山西民饑
等自虜中逸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
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
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爲令○寧王權奏乞賜

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

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常食租稅今有豫祿足矣一鄉

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勸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父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憂有

罪俱免爲庶人○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酹酒

相繼敗故作酒論

類聚曰此與周書燕誥制表製內
外臣工誠所當守也

珣汝還利表陳高卒乞守國侯命○汝發復論利訪陳氏

後

六月楊壯奇退朝關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 上召榮

望朝賈誼通策 卷一 五 上

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旧侍形庭與天顏相

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啟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

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石

木磚瓦違太監楊慶作私第其弘壯 上登皇城樓遙望

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刑部誦金純致仕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

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錄也所以錄邪穢納之于正

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

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聚強縣凡二百餘戶

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迫還山東乞就附籍復強

上許之併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壬午皇子祁王庄 上之第二子也○上御奉天門

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論之曰朔場每歲秋高馬肥必接

邊比來邊備不密何以東非諸國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

畢朕將親歷諸關警備兵備卿等整頓十馬以候命塞義

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周浚王璉施瑄吳忠凌安和楊溥姚

文直等扈從勅諭馬都尉索容陸平侯張信高若張本張

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游河

駝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文武官吏耆老

朝見 上進其州官論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

望朝賈誼通策 卷一 五 上

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輩

勉之又進其耆老論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調處

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王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

退平亥車駕至石門驛臺舉口守將遣人馳奏元良啓樂

冠冕衆俊遂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

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

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

候諸將並進恐緩中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

之必矣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御松

歐甲輪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莊虜營二十里虜望見

軍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燈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並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內辰輻其酋張野蹕克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賜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升禦將士仍遣前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皇廟資治通鑑卷十五

三十一

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北齊宮中丙申車駕至京師謁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二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三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四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五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六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七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八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三十九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一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二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三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四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五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六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七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八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四十九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一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二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三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四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五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六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七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八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五十九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一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二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三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四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五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六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七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八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六十九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一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二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三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四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五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六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七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八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七十九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一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二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三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四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五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六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七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八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八十九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一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二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三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四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五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六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七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八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九十九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一百

建日宣臨英武殿丁酉成祖故平胡驛受外夷賀勝

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所顧惜請充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微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日是時贓貪方類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肯御史放之不肯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肯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顏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承榮曰亦嘗爲涼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勅考察奏熙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非院顧佐
齊名憲臺爲之一清○戊戌大雪 上書謂侍臣曰今年
四月多雪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
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
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上以
向書奏義夏原吉大學士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
逸之賜勅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
其勅褒義口卿歷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謀謹議效勤
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
秋高尚預繁劇優老特賢禮非敘當况卿保之重實亮爲
職不煩庶政乃爾侍職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
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益
思慮益致嘉欣用副朕眷倚老成之意欽哉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置入驛東四驛曰涼亭花河營墨
克元上驛設衛開平置入驛東四驛曰涼亭花河營墨
厓接大寧占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遠明安惠寧接獨石
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開平曰威此殘虜惟守
開平則與和大寧遼東曰惠寧夏遼間永無虞矣已乃棄
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從衛獨石敗國益
三百里云

十二月寧王惟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
別獨優賔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尚書胡蒙定考其儀上
之著爲令○福建機運反伏誅○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
考察京官
已酉 劉德興年
正月朔虞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兩
京地震○上居齋宮召楊濟論曰比來臣下奸進諛詞令
人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濟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矣濟頓首曰自
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
盡心
二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鹿兔各六只上賜以
龍衣玉帶製書裝諭令其部尚書吳中言暇山西國果寺
奏本寺古蹟道場爲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
民○頗佐自爲都御史意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懷
厲慄然更有遺撻者拮據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
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審以不楊士奇回爾不衆佐庶
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然今朝廷月俸止給米一石
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小騎使備所用皂亦樂得

臣等竊以國家之盛衰繫乎風俗之淳薄而風俗之淳薄繫乎士大夫之言行士大夫之言行繫乎朝廷之政令朝廷之政令繫乎宰相之賢否宰相之賢否繫乎御史之彈劾御史之彈劾繫乎臺諫之是非臺諫之是非繫乎臺諫之是非
臣等竊以國家之盛衰繫乎風俗之淳薄而風俗之淳薄繫乎士大夫之言行士大夫之言行繫乎朝廷之政令朝廷之政令繫乎宰相之賢否宰相之賢否繫乎御史之彈劾御史之彈劾繫乎臺諫之是非臺諫之是非繫乎臺諫之是非
臣等竊以國家之盛衰繫乎風俗之淳薄而風俗之淳薄繫乎士大夫之言行士大夫之言行繫乎朝廷之政令朝廷之政令繫乎宰相之賢否宰相之賢否繫乎御史之彈劾御史之彈劾繫乎臺諫之是非臺諫之是非繫乎臺諫之是非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講學士李時勉侍講督習禮爲
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上寺官竊政外夷供給 上命

奉朝請通紀卷十五

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論禮日光祿之弊不止此自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幸
不得凡得者幸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
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
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胥于江與衆共飲人心
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列侯諸將爵祿等
師師進退
三月廷試賜林震麟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
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臨軒發策畢退武英殿謂
諸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虛文微習忠鯁之士爲用其

照有若劉賁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顧鼎之
于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
廖莊劉賁○清明節 上詩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太
陵 獻陵○戊申 上奉 皇太后幸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逢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
取所獲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
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
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銀六十錠
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御左順門召衆
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度還道倡乎東郊見耕夫在
皇朝實通紀卷十五

田召而問之知人率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
示卿卿亦當體念不悉也錄節曰庚戌春暮調度歸道昌
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倦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
若是之勤哉踞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
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步勤
農弗成功而寒飢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逸乎曰冬然
後無力侵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
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賈幾乎少逸哉
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
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夫莫或不勤幸帝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萬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閭閻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勞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且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視惟知費之勤乎抑尚能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于縣屬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歷遷去久矣蓋至干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

人率資出產屬事田宋喫而入民林賊不一問竟坐是竊

嘉朝資治通紀

卷十五

三十五

去後管一來民亦事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殫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遠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心成陶公米芈兵部尚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綏遠鞏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役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詔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上悉從之○改江南民運爲兌運○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勅諭六部都察院曰朕

恭膺天命嗣承祖宗洪業風夜孜孜保國圖治每食則思下人之饑衣則思下人之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已和特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先是上御南齋官召楊士奇論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格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騷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生稅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諸端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盡戶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其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盡而祖額皆重細民困乏蘆州尤甚郡縣以開戶部罔執不與除節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舉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償買結良民成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減產耗之處不許一舉均派若民年來刑獄寬蓋者多感召早勞悉由于此請戒飭法司致用平恕務求情實令工匠之弊尤多四方窮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令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上歎曰朝廷任六

嘉朝資治通紀

卷十五

三十六

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泰厚祿矣情所陳
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用早頒行○上
下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論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蔡
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
曰榮與諸將交益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
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
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
皆所不及且其在邊地凡制勅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
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
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益芻菽未易辨 上曰爾

皇朝實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上曰爾

來知其家馬多卽齎手詔朕知之審兵乘數請復永樂
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
廷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
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熊襲爲南京右都
御史兼春爲行在刑部右侍郎○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
桐鄉平湖四縣○上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待臣有
言漢高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
者 上曰唐宋皆假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懿德尤多漢高
及我太祖皆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固然高祖除秦苛
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剪除羣雄常元故俗中明

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言首以爲主論○追奪
賤官誥勅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
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祀蹟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楮器論王國
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泰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
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遼闊無營田永豐稔邊衛
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糴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
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散糶每處殺

皇朝實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八

三

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
省是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
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
缺絳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
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絳綿布
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文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
陳瑄山西委參政張瑄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震等專理其
事從之○置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鼎侍郎余
士吉職職廉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祐金者覆奏待決乃許

刑死相驗莊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違違者安
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執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
殺死于獄皆由獄等忌總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糾
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
又日糾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渠
兼理刑部○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學工部
郎中張瑛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
言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殺軍民十萬
入屯糧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部郭
資兵書張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
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
駁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散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
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
誤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檢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
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令軍民落
本常業若復分撥懸差未免勞擾未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居邑前日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所于西北諸處積聚之
處不但可以屯田糧餉江南之糧輸亦可輸也山東
近前沁源諸水河漸淤放泰祖意請梁洪西會經河
沁諸流諸西北之田皆稅糧矣奈何梁洪西會經河
西門對諸縣之使而梁洪西會經河之言又謂梁洪
西門對諸縣之使而梁洪西會經河之言又謂梁洪
上視細熊柳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

賢否混雜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吏部以進
退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中諭之○加陽武
侯薛祚太保等卒先是命孫毓鎮將軍印帥師經遠至
奇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學畜掛圖故有是
命秋卒有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
士卒果創壯國有是無退故所向成功卒追封鄧國公謚
忠武
按本東曰范獨石奉唐黃堯言少嘗遊事武安侯範
一勝武侯薛祚南遷成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
大同極有威嚴前所一出街頭大家皆走避之地所日
學當時人亦太異此等一街頭大家皆走避之地所日
學手曰大尉好惡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
石置慶祥城尉尉早舉軍中肅然不妄發什糧得以南
皇明帝治通紀卷十五
運餉之者皆武安治通紀卷十五
大興時年已七十餘前自爲一兵卒時諸將不
不爲云是也建武安陽武不獨可爲智勇名將
之費將無泰求之今日與
咸否方其人何可復得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爲郎同不
食請率群臣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遠
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
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也人皆見之吏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
省過而歟濙況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
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人所歟與朕尚留修省以答天意

物之起之紀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于世與無才
同矣乃號于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古鴻其真無才
耶其不善用才耶

孫國者試思之
王境曰家士負精而不貴多及於用之後貨者久任不
貴選去久之使百司府蓋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
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則科以舉人是以選士未必皆
以歲貢揚士者以備士而科以舉人是以選士未必皆
優于舉人舉人未必皆優于貢士選士未必皆
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
察識而起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利
日之選並行不悖矣按此論甚微著之

安南黎利基陳高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
請與師討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
不絕

使黎利初立為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利一
向尊國故張英公謂此出黎利之禍至此其謀甚明值
皇賜資斧黎利遂一

中國嚴兵建一
柳也愚不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經驛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晨
收雖畢而未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危從宿軍
不許入民家有求索違者以處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
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切改揚濟問
日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時其
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費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
前于順帝時人輩謂元亡之役卿等以為何如衆對曰順
帝自是下國之王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
皆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

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同鑒士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

大雪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莫益久未雪至是大

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

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為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令舉星見十九族大如彈九色黃白光耀

有羣羣臣表賀○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堤

閏十二月定張巡許建祀儀于雅陽雅故有楊忠廟祀巡

達南齊雲萬春買貨姚闢至是歸德知州李忠以為奏

上命禮部議禮部議定祀儀請以巡達居正齊雲四人配

享從之○是年曹縣知縣范邦正復其官

皇明諸帝通紀卷十五
按希正在曹縣時民心不靖許取財物燒公廨者
人誣之捕送京師折吏以他事差正被逮釋入百餘
萬眾息奸吏改公廨莊通邑所患又作耶許廉通書者
希正君子也遂疑任希正蓋神池之後云

封昭皇后弟張昇為安伯○山雲計平慶遠備

辛亥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宋義初懷太

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日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朝之賜

詩盡歡而罷詩日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懷樂壽康

初度幸逢全盛日贊業有道賴賢良○今北直隸地方比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猶欲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授極塵埃昏暗中誰諫 至尊萬一或有誤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
有知者萬萬自此橫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官明日遣
太監范弘審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恐
臣迫令中心端係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
今天下呼寧 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普施遠洽幽隱萬一有荒大慈卒者
竊伺輻輳誠不可不慮彼何餘歸禾衛獲二盜焉蓋盜嘗
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軍驛或玉泉寺拔弓矢伏道
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殺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寔
盜不疑以其謀昔遂為所獲 上既誅工盜數曰士奇言
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曰
上諭盛謀且曰愛服其如汝自今如汝信不復微行堯先
是獲義嘗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
馬故至是有愛服莫如士奇之說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初名也金仕于元太宗不花六世孫自承業二十
一年以其孫承業歸 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宣德三年忠從逆遣王會州遇忠奮勇當先有
斬敵功四年降太宗其年 上其降之賜金

九月釋放城縣丞陳瑩復任先是上聞內官使差遣在
外者多合縱為害已嘗罪其尤者 上以太監劉寧清謹
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資案并其人城送
京師既還迫經放城縣丞銘素悍暴又時大醉而醺聞有
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奮前粹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
止遂奏悉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
聞而肩之待臣或言銘醺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
可使復任 上曰朕已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戶
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
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坐以還民○
奏悉犯兩司
奉天廣濟縣縣志卷十元

十月戶部定官軍免運民糧加耗則例○河南府知府李
驥奏伊王居國屬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府官
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為禁戢自此王府令終今年冬
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道初暗班臣已就列王殿
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釋王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
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推辱不敢不奏上謂都
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太廷朝賀皆昧與之嚙未嘗以四
更行禮此必王府說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我書伊
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被

乃麗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
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入舟平涼葭昌二府
擇善水者操之每月給以工食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南西北各
倉以貯官穀設富民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忽
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壞壞壞穀計糧爲已有御史朱鑑以爲
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儲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
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

親製翰林院錄

其辭曰廷布司言自開國以來世襲用命家而重聚命
所出諸學所皆推諸之屬于典于法民有實者博文

皇明書

以爲乃今朕欲之謂此翰林院之職也其在右承編力志
商典實清齊是或謂此翰林院之職也其在右承編力志

休哉

子私意大因禁及惟願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正

奏發

七月 上燕閒賜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

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履公獨

王業之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辛

萬世人若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捐于便殿之壁

朝夕玩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

嘗歷田畝採桑有蚕絲製帛絮寸而後成正亦甚勞者因

出所賜幽風圖一篇以示之曰朕亦好爲詞章昔其西山

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桑勤
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爲圖賜于官版布于

咸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上

登萬歲山謂侍臣曰此元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

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

政相更變仁宗繼之興學校勵風憲孜孜爲治一遵祖法

足爲賢君矣宗果于殺戮奸黨畏偏遂擢大逆濫定以後

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

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

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

皇明實迹通鑑卷一五

不可感侍臣曰祭對之述履周之鑒也言止自然○蘇州

知府况鍾言竊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廉

勤公議者禮之薦之汗流奸佞者滅之糾之勸懲得體大

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宿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諸

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容

各府知府亦自顧闔茸合暴異其糾劾諛諛拜跪收受豐

厚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諛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

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

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陳瑄言高郵縣城西北湖中有

神祠占碑載神姓張名遇德宋隆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

爲神聖昭靈感繫封至聖應候廟額曰康澤至今其人有
密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熯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
春秋祭祀 上謂諸卿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
果如所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八月上在官中覽尚書黃福黃潛運時言便民故事出其
章示楊士奇且論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
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
爲人正直明果志于國家在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其州部命之發賑濟瘵及得交趾命提議黨之政
安新附之衆躬勸風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諸卿議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滿坐公堂理

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楊福四朝舊人力朝暮奔走道
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
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迄
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隆
下任使明日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調諸
皆悅盡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順天府尹李鼎檢舉利誘許員事御史楊懷幹事中
等劾唐及監試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順
府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于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矣

御史給事中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凶庸覺察不然則

奸弊不克露矣○蘇州府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

其湖有六曰太湖曰汾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

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昆

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

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

雨連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

時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問仇與鍾計工力多寡難

易以聞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上命

太后往祝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群臣

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

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奇撰太平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焉

是日大臣以陳善格伯臣劉寧民為異不以同列而

為上太師以取媚低矣今乃因張榜之作太平聖德詩

為上太平聖德詩之詩所如中我二人之幸之為賢事

宜乎李太師之持正不阿而謂之說行雖微而謂諸人

諸人振發冰融之不取也感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

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皇朝實清通志卷十五 李太

下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

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驛駒一萬七千

九百八十一疋宜分給直隸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

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式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

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馬先是淮父性卒賜祭葬以

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

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

劉楷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曹瓚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

定賢舉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不堪為人師

願改別職得太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希如公暇盡進學

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令試第二廷試策

問幾禹河洛象數洵對稱旨 上親擢為第一授翰林修

撰為人明敏孤直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

預政○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罷宸翰

製詩送之仍賜金緡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折御樹花五彩開原池近來之山道

康寧近侍以重沃既次 永德聖人臨湖內對橋首

疾先現物五壁星霜宿相則張勢為清光而時朝

地光非雲際明和對清言夏對清言之景月未盡眉

心又使東南氣卷十五 卷十五

聖朝瑞弄晴波紫霧紅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瑞雲

七人。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敎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錢情等求注意作人。如此。真可謂勵精圖治之上策。○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

史 12-334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喬五經四書大
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
守淮安先是步河民運民半解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桑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募民舟至淮安或瓜分水次補給牌
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過關運糧事民兩益至
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各關阻運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莊徐臨德諸倉仍支運上
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
瓜淮交兌其北運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
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徵此是為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寶贈湯陰伯謚忠襄
官其子佑尸部主事公有時城功受番三朝煥登公座深
食僅充幾不能堪○冷捕劇髮人送原籍治罪是年日本
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宴公卿于史館是日大雨時以為豐年之兆
上喜召輔臣宴義陽土商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
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
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
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汾州小康惟殘虐叛服不常古人制

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
謹彼亦何能為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
今春氣漸深正遣民耕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
仰給于轉輸則勞天遠令邊將嚴謀備之

○初李景謀反狀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令運糧
之役脫脫不花為王居沙漠之北哈喇噶等部皆應之○
天剌脫脫攻阿魯台殺之欲領其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

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
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千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水
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有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列已卒長子任安次子勿疑
奸臣黎問黎黎構黨殺良民驚擾山府土官阮世寧

井肅獻龍馬○鑄宣德通寶錢

十月翰林學士沈度卒○都察院右都御史熊鑾卒

十一月翰林學士沈度卒○都察院右都御史熊鑾卒
十一月翰林學士沈度卒○都察院右都御史熊鑾卒
十一月翰林學士沈度卒○都察院右都御史熊鑾卒

十一月翰林學士沈度卒○都察院右都御史熊鑾卒

治效待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桀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獨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

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上室安自是天

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履誠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九刻廟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拈

康熊等送之還引齋粉論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道人來朝退馬具見勤誠聞教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聲

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親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有僧自陳欲化修寺視延

人君若尚中宗及高宗和平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

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恭皇漢武求神仙求武帝宋徽宗崇信道致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其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散

草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衆牛等處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權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干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

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

禁革奸弊一年一代至余因之○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

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勸學

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

等亦常須直言○帝不澤宿王廉舉構享 太廟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

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淳言籍籍楊士奇楊

慈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聞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薨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

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

真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

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

無闕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

八月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以黃宗載為南京吏部尚書○勅修 宣宗皇帝實

錄○北虜阿台朵兒只伯擁眾寇甘涼西陲警援乃報監

軍朝資治通紀 卷十五

察御史羅亨信為右佾都御史命往平涼莊浪等處練兵

備邊報浙江按察司使陳 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

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擢兵部郎中徐勝為兵部右侍郎

巡撫甘肅

按察使房有威能而人出身吏胥為人嫌有客在縣時三
考其吏令其屬而其人曰汝何至此乎為脫充地事
夜其吏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乎為脫充地事
不為意後主事深晦為舉廢送之峰後親為充地事
定曰特云肅無足怪之丁越武夫公度千城言
同動化行美賢才衆多雖丁越武夫公度千城言
為千城之用也在我者都察院則多賢才與此休焉
昌萬族矣徐勝告某官至高者有傳聞洪武末麓士安二
人告以吏員為御史餘為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

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舉作舉之之所所以雖有吏
之徒而皆爭自濯磨書為君子為名臣也成化而後
保薦之途廢而況吏員才語日教化行舉小人可使
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才吏
墮為小人愚于是更有成

擢兵部右侍郎王驥為兵部尚書驥與定東鹿人○令司

禮監太監王振備文武大臣聞武干將臺振山西大同人

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為

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

開經筵而 乃導 上布 是詔振告諸大臣聞武將

臺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 及諸衛武職試射而

朕最之振奏以隆慶

皇明資治通紀 卷

都指揮僉事廣為

役關門遂大見親驪後

建日夫洪武開國官專

機已矣洪武開國官專

然猶甚名無聞也承樂

振掌司禮監權柄制命也王璽

之權一歸于司禮監相繼而後王璽

地患鳴呼豈天不與聖王現而常

仁宣二祖之速而不政世王振得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五 終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六

東定臣陳建

楊李臣岳元聲

庠生沈國元

英宗廟皇帝紀

丙辰 正統元正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偉曹鶴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事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陳建曰是時三楊能依清簡經筵以進聖學而李考功別王勳又從而小異之雖三楊如之何說天順時雖曰滿文具而己不謂於信河優若若臣之請不通經筵進六十五御校庫發任西法後學果必無意於會見於未言操澤莊滿漢改番聽事達天天子無日不聞文華殿九座滿里此有識之所以來憂與以倉部御史王翱鎮守廣西○權侍講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是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耕每畝秋糧

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三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十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微賞車劾其同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真之法詔赦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勅秦寧夏失律亦召還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為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并三表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至京以為戶部尚書○召應天府尹鄭楚為兵部左侍郎登淵廣宜著公初為陝西按察使

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條傷一紅褐者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法律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乎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秋開聘典文衡者謀于寮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放居憲司若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誦千人又以書罵之楚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

他迎書跪泣受其教而已繼為府尹諸儒其操聲傳足音錄之以風世○北方郡縣多蝗造工部侍郎邵晏分道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智武昌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陝西按察使歷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永豐賊曹子良作亂聚衆據大嶺官兵食而陷之從賊者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內民艱食智謂其有困飢而被誘者不可令度死倡義相作爲溺賊之奏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脇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日所告虛實未可知荷無實速自來衆悉請官自告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勸諷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富貨爾衆稍流涕乞如命得粟萬石月食乃還

主上勿冲吾輩皆先帝簡任交付託若皆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同天意衆從其言若殿之○撥賜河間府等處安插外夷歸附官員田土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所鎮撫一百畝尋又來夷人每名撥與德州田地五十畝○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食事各一貢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貢請勅專一提督○薛瑄爲山東提學食事○優免先聖子孫差役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裔國公周惇願預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顥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六
七月從封義憲王于襄陽淮清王于饒州
九月張瑛卒
十月望車駕開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等弓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上亦大喜徵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開武紀廣驟墜三級今日萬乘開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

建曰紀廣驍三發而井源止一發此王振之機其機也此振之影其機而示人使知其機也與之機固

今傳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洪武中凡僧人

給授度牒令本司造局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尼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凡游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客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度牒者多至是令復照舊造

建昌府知府劉德厚奏請開闢之數兩折楚其所以必開闢者直與迎復求不知何時復還其工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食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處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巡邊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

皇朝實錄通紀卷十
自汝蒙受國厚恩臨敵還縮安用汝獲重兵爲其汝特畏

以耳死三八法執若死敵貴等變色以罪獲不職爲解即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教怯懦不忠侵越軍餉乞正其罪以正法紀勵將士上乃命王驥巡邊整飭邊務便宜行事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大臣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而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顧謂

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肅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

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

汝孩于是女官加刃振頭 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能

聽帝泊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天順日錄記正統初年天下休兵告 振太后之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

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

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檢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冊路

守兵俱少特埃不飭軍無紀律款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

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棘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

海而先退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

口日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軍護斥壕

嚴部伍勒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已亮字號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器擊敗之俘獲甚多

知有備引去遂知院何魯等納款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充
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
兵得休息民戢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遣行人齎勅旌
江西義民魯希恭等復其家先是宣德乙卯江西饑希恭
及新參鄭宗魯各出粟二千石於官以助賑濟吉水胡有
初千五百石金陵陳諱千二百石巡撫侍郎趙新並上其
事乞旌之以示勸于是遣行人齎勅書賜希恭等旌焉
民勞以羊酒免雜徭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元
戴滿在吏部主爲原宗諒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
皇朝書志卷之十一
佐性嚴重方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意擠之去○楊旦
薦御史彭長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二時東
南士風翕然振起

[illegible]

內翹尖挺應變才氣雄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沒不能葬

京師旱蝗老小乞食三諸縣兩拜而罷曰雨帝雨帝城墮
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噪呼不知所起米幾有監
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墮者
郡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謠爲有徵也

九月庚午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驛復詣甘肅總督
諸軍以備之時勅衛陳儀言于上請于寧夏甘肅簡精
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
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上依之儀平江伯陳豫于也
○召温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
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
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
存治才在溫六年廉靜衆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
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貂隱
裘至是超擢是職

按一時所後推居冢者多不肅人意故斯明作是言
 得之於心而歸之於道所以導仁厚之士而發乎自潛也
 惟天以性不中人而多士之學典不常有中者如何耳
 理者以性不中人而多士之學典不常有中者如何耳
 必豐者必以性不中人而多士之學典不常有中者如何耳
 至所以懲貪阻聚者則又必以性不中人而多士之學典不常有中者如何耳

但解印發歸則里而巳焉朝廷難開如此是以出臣上
不獨不請自一心以永保德下焉者亦須所長臣而
此第一義驅逐逆日此義如具奏余切付之季節
物方面守有政教實京三品以上官保舉時有言方
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理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
故事皆令吏部選出上府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
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
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選多得其人
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舊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
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
京官無人舉保近為誦語專欲墮壞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
其議

勅將佐散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
身以靜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為車亦惡其褻宴樂忽
大計之所漸酒肉騰涌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
操理守正無有功賞舉物下必覆驗而後行計日必糾正
之與州士官都提押后能以家人同功得俸實車奏罷所
歷官能復以為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
能者非一人臣方按發皆請從今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
而得官則指賑赴敵者安以符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
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車仍進從二品祿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
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王
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會阿台來見只伯走死先是驍
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爭數年之恥是無
何虜入寇邊驍選精兵二千遣都督將貴將之臨行戒之
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助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
繼道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鉄門諸

閩爲特商之勢貴過勝於居城見泉破走之驤與太監
女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
號貴裝阿台及采兒只伯果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千樁
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
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
勝計虜酋率數千騎遠竄華死

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遣行人盧懋齋勸善
江西太和民蕭義爲義民以出穀千二百石以備賑荒也
○直隸淮揚地方被災蠲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
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

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
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
價給還銀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貸鹽積聚民得食
糧安生上下賴之○河南參政徐原貞奏參劾事故犯水
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言德六年
到任撥行廉潔辦事勤能勸學典體督農事借女工无恤
貧窘進牛具有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
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贖貨財用
以納通稅衛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善於造船以
備巡邏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然

以器上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
聖在上郡邑率多俊又然其求用心之勤治事之能
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稱之
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誤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
泉吉安

楊士奇揭揭易海上海言今遠御史清憲有以陝西山東山
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
川潮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

南人苦於嚴寒多致厥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
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成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
南北所宜撥成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
時兵部侍郎鄒登堂據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
不勝其弊登將詳歸卒不動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王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塲
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
茸塲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添百獎以昭至

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
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懽服
十一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諭功命驥以尚書無大理寺卿二
俸並支柴米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
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將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
昌伯並祿一千石

五直臣望之於西亭安撫董允當勸失臣賢人
觀臣望之於西亭安撫董允當勸失臣賢人
爲利而不爲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撫之故不立臣
事明賞罰以示勸懲人於知無有法也蓋此材武以從
臣依立功名於邊境陽彰誠結有一矢無子振曲此等心遂
生失中國一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子振曲此等心遂
臣望之於西亭安撫董允當勸失臣賢人

老聃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爲奇，奇復爲耦。德輿無失，道之將失也。此之謂道。夫知者不若不知者，此之謂天。天者，葆其存者，而棄其亡者，此之謂聖。」

雲南麗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已未 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閻從善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旌幣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揚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有年詔獄有按湖廣益恃風紀上言意王不軌故事上怒遣官抵繫下獄論云不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

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

平五遠開來族遺因禁者又數年至是復欲禁論死雖
文清嘗謂其劾即苦心如金更有錄改色
殆可匹休古人時論以此諸罰死法錄云

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茶在山東有惠及民誦陞戶部卿論惜茶學遷刑部尚書

尹姜濟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恤翰林編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速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實

皇同貴法道紀 卷一六 一四
必罰不爲苟且。言公卿侍從。時常召見。能察其心。諸

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移置南地四

制朝宜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緝畧

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下憂宜令

系制... 宜選信人... 陞蘇州府知府... 陞次... 陞正三品... 知府事

後漢大戴滿口赴京當代草民請調乞留者數萬人認
爲律序不允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覩趙清璧七
邑重還嘉益州又再期以疾卒士奇民殘立祠祀之議

百病叢生之氣卑特者不反清也

年窮大馬入桃渚日廨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

萬曆丁未年 伍月 奉 命 巡 視 學 政

夫也... 死旋遇卹刑有之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松番用兵以王翔巡撫四川督理軍務

十月廢遣王貴拾爲庶人先是府臣爲貴拾乞加祿上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祖時加原貸制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臣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至是半減絕天理實錄人倫廢爲庶人○時楊溥與楊士奇以福建僉事廖諒事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僉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命事爲府同知 太后聽之自是振漸據內閣之過而權歸

掌握矣

十一月遣渾天瑒瑊毛衛簡儀○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爲致死力所向無前聲震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楊士奇等上言光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光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賑又因其地宜開墾陂塘修築圩畝開墾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清侵漁穀倉毀斥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涼廉幹者往督有司凡屬德州縣各出庫物平糴以備荒陳塘開墾皆今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十二月徙封荆憲王于衡州

庚申山鏡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諡忠宣○今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投總督各布按

三司并府州縣處置備倉察所在庫銀平糶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為民明會其武初即奉天王孫創各立福滿四倉官

正撥此為說

今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圩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

數繳報候考滿以憑黜陟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六十九

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四月立存積常版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榮請告還鄉每歲

遣中官阮江護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較朝贈左柱國太師諡文敏所著有南京類稿玉堂遺

稿北征記退思集默齋集等書

水來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得夫生以文直為

定鄭望海齊而西

臣奏對少能操古雅奏明敏有異聞之

國公而下東漢一國即快漢先夫之西股

服法亦由於此其體理之妙在文仁

自正統年天下休兵無事力焉至

君心之非引之常道則樂乎未有開

未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揚之名所以有若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六十九

此皆三揚之效也

此皆三揚之效也

此皆三揚之效也

此皆三揚之效也

此皆三揚之效也

此皆三揚之效也

此皆三揚之效也

命知我 太祖即位而去其後也所留為元與而
皇帝以稱臣之先當親臨視之因當現
之皆可已故建隆初諸文自安富基以
天子之禮無異之文大則初英廟又偶建文
人之無幸得具因而聽其婚娶出入自在今日惜
諸皇皇帝因基不也
以儀銘楊為邸府左右長史○遣使齎勅旌吉安府義
民周怡等復其家先是今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軍民有
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慮度周怡周
仁吉水蓋汝志李惟霖永豐楊子最難修齡蕭煥圭永新
賀新羊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以歸
有司備賑濟 上命各降勅旌為倉民遣使特詔其家勞
以羊酒賜其徒役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修其主賜
焉
按此只據王叔文文集所載據此則王叔文之弟王叔
可如當時人所共知也王叔文之弟王叔文之弟王叔
約而所贈旌表良策今據此則王叔文之弟王叔文
大為生員約旌表良策今據此則王叔文之弟王叔文
卒而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將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
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驍勝務使宜賞罰時王振專
政欲示威遠夷大發兵命貴等征之驥奏謙延臣隨軍
贊畫太僕少卿李資郎中僕進楊舉正事將琳等皆在行

陸輝賜賁等金兜鍪細鎗弓矢驍龍錦衣○侍讀劉球上
言帝王聚兵秋不將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
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款也先父子俱不諸部深謀入寇而
思任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承舍門
庭之近圍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龍川僻陬
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繕烽燧修墩臺
遷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儲器械庶為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諡忠文先
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
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
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鼎
十月修建奉天季恭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三宮成
十一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奉臣赦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未災後無官修至此垂二紀才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還都設六部等衙
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
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
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
遂為永制

上苗衷爲考試官取姚妻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

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璘璘遠伯兵部郎中侯

璘工部郎中楊寧隨軍督戰有功陞總督部右侍郎掌刑

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定國侯蔣貴定自任保一卒之健其爲將
面行與兵士無異及遇敵則先登陷賊營於其
陣及上卒如蟻赴敵所向敵無不摧陷其賊
謀者必得降而後成功然天性許貴定已之勢
夫參之名者神其亞乎

今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劄

州倉

建曰按大明會典此則正統中備行海運後未知
何時始廢又按正德間備行海運後未知

不復行船亦未嘗無存近時文獻復有行海運

以備漕運不虞且買水戰以備海寇復行海運

也不勝其言矣夫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

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提其遠而行之亦無難者但建

命右僉都御史王翔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失機

朝廷以爲憂乃命翔督之令便宜行事翔至守將以下

庭奏翔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而三哀請乃已于是三

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而抵開原

高墻垣深溝壑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埃味連野實

十里和望仍簡閱戍卒更七弱賑貧窮配餼賑濟成字案

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貽法無問

輕重量情以布帛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

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邊數年

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選用充足羅械鮮利

軍士飽暖人樂於戍守云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按中山東武城人初以舉子生授大寧府司經歷永樂
初領兵討功累遷至今歲吳中卒

平伯謙榮業中丞對船音宏亮丰姿爲厚望之者知爲

宰肅穆之器但舍財傾萬幾妄數千人而其妻凌嚴正

皇明憲治通紀卷一百一十六

中樞之不獲一日聞訃于家其妻呼曰王公

果不虛妄矣吳中卒耶亦儒林左伯也嗟曰輸樹先生

志無家而巳

七月樞大理寺卿王文爲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

永和爲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爲教習後任兵科時方營建

諸司樞署役繁事殷選勳厚平恕知人體能撫治者任之

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焉

建正上永和以爲官再遷千侍郎當時用人權以

然不稱資格如此道日斷以資望爲重而資望以之

始置戶部太倉庫○史部尚書郭應龍都御史王文疏其

不聖之罪也○據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倭寇
破大嵩跳諸千戶所殺掠居民浙江金事陶成討諸之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按按山時 太后大漸多內閣諸臣至榻前問
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事具
建文君雖已故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一朝
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曰曆日已華於其一朝用
日曆日行于一時卒歸而信史官可命洪武之年
之 太后曰之 太后曰之 太后曰之 太后曰之
雙字者論死乞他其禁又醫不保因事者命其
此記楊文貞于所對言諸臣正印不稱受命而
不稱受命而 太后曰之 太后曰之 太后曰之
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德二語得常行政言
統初年言之直待太后臨崩已亦支期能辨乃
手執山此記會出得開茶其詞誠則足確足為正
赤旗方代文字久已他禁梓行第首一事尚有待耳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六
復命定西侯將貴兒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
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在蔡既敗走緬大軍還復
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至雲南撒緬令緬逃思任
蔡緬人懷許靈惡思任蔡不道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
伍蔡復逃去俘其妻子族師加賞驥歲祿各三百石
天順日錄記麓川為緬甸守計張不從其言遂封下
謂義兵不足較且為緬甸守計張不從其言遂封下
其果兵而寇首思任蔡不可得焚其寨殺其酋事
萬月以寇功驥封靖遠伯以次弟思任蔡不可得
威源再往起兵不可得而驥又功勳初不可言復
不如其所寇一犬獲其地又功勳初不可言復
兵卒所費萬萬不可計而獲其地又功勳初不可言
出計民以所獲賊頭級誠不為言其理過結者令

不知以驥之功之
分亥 正統八年

春張監祭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昂涪州人儀表俊偉
聲音洪亮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應擢巡按御史有
聲至是刑部禁囚劫獄而逃尚書以下咸禁緝捕墜品
侍郎掌部事

四月雷擊奉天殿鳴吻詔羣臣言得失自 張太后崩王
信益專侍講劉球上言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
不可移于下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為
太常卿得罪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持今

皇朝實治通紀卷之六
和球畫此謀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
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
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
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

賜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甬後空地董璘
從旁隨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襟
為御歸葬小校本庶氏人與耿九疇為鄉鄰九疇素愛其

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
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日汝無有疾乎九疇曰頃與如此小
石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至自今已有事汝當

日來至明令候月相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
苦儕小人無故作逆入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
且謝誤愛月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觀子亦發狂
疾代球數願罪一時謂爲球所惑云

[illegible][illegible]

按此林記謂吳潛實來進上仕一仕失職謂潛之使蜀
卒應詳亦謂潛出處不仕當與吳潛無涉所修至蜀
之

冊 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奴子也先嗣自

脫歡長子晉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

北邊自此多事夫○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還轉左

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

按陳鑑陝西人爲人忠厚著諱形法竟平萬事獨

易城庚午餘年留時法不嚴密盜賊乘之以此其

借留者數千人皆聚當以議事還朝民能傳得使進道

去及其復來惟人皆聚當以議事還朝民能傳得使進道

必限濟民益廣之限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律而飢

稱不事爵察而極極愈行出行臺人皆之雖禁不息

地及臨去民多與其保事之如神其得民如此及代

望明實居通紀○朱十六

之欲懲其寬而漸以嚴者以爲自然然其陽美而陰

怒焉用半濟相仍遂事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陸稼

唐已編冊錄矣正嘉靖年屬知律以爲吾各除

生爲藩子以大兩開遂生隆觀鎮陝西撰政理或蓋也

七月園子祭酒李時勉荷校園學門時王振惡勉守正

以傾之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捕矣奔訴闕下請赦

勉者數千人遂得釋○王振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

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諸門遙見都御史

陳鑑王丈跪門外倪首向北膝中以爲 上在步稍後復

聞二人連聲而起急趨而東蔣避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

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還東地蔣告畢蔣遽趨出是

日乃 太宗朝所畫又載興科後張國籍厝歷其上甚多

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

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極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充

軍振之作成如此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監祭酒胡儼卒

十月從封鄧靖王于懷慶○內使張順顯忠匿名寫誦誦

語錦衣衛鞠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誦

誦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夢

○楊士奇千楊樸有罪逮繫法司士奇以炭在告久不出

上賜筆書慰之曰卿歷事 祖宗寔惟簡在暨朕嗣統序

皇朝新治通紀○朱十六

沃爾實厥勞尤多此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

之喜朕心慘惻惟卿子既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

以理自處勉進藥食蚤歸康復以副在望士奇感泣

天順日錄記上奇晚年漸愛其子莫解其恩最爲厭惡

事皆潘榮都邑或出此者以資來告上得友旋子之贈

子之惡不爲聞及被宰者幾未其不簿之使朝臣猶不

不喜也其有奏其以命數于遂不可言朝臣遂不得已

仲之其可將十奇老翁不能紀朝臣遂不得已

甲子 戊戌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俄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

學猶因元順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

所謂外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諸及
時修舉以致泰財及民之效從之○進曹鈞翰林學士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
有沙麓臺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illegible]

保其責誤國故致已巳中秋之禍周寧士與楊東里爲同鄉其論誠不誣矣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內官陳景先送女

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衫幣等物且治私事踰

期復命詔錦衣衛鞠實○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上亦以先生呼之二殿既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

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

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主威然乃命東華特開

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

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濱柏平嶺

皇明寶通鑑 卷一六 三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謫黃雲南軍務

七月賜遼東鎮并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

閏七月浙西大水○元良哈宣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千

計之分爲四軍成國公米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

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

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磧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溪

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拳寧桑顏

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益

封招達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乙丑 正統十年

10

正月冀天下來新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千禮部先是現
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部工部調訪有
廉能愷悌治行超羣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
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從之于是會舉
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者稱治行超羣賜以勅諭各賞
本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公在
任此實前勸諭是也 祖宗朝行之今日廷選
定制舉者未必得及先便 臣等天運會期前復旌別
而對否 臣等代為贊成也 臣等言今
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奉
命踏勘場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
皇明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三十三
私役軍壯耕種甚者越蓋等廟立鑿冶及侍與存分家
耕種以致州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永革因朝廷議
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今姑寬貸令
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項內使淨軍各賜五牛賦田
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卿察院仍給勅諭約每歲遣給事
中御史各一員巡視較勘前非者必殺不宥 臣請監察御史
李儀成速東錢謙備在光祿寺監牧祭物太監等操
過之怒懾應謝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請受之 臣請乘機至
下未為臣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張旺王近
家結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進妖言斬罪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倫
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商輅新河縣人州學安人鄉試本第一案劉俊三元者
凡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一人 臣聞侯一品
事案為時名臣非新省山川氣運之盛使然與否
初文選惟江西劉俊時有論者多吉水縣內半江西
人下江西籍不及矣
五倫書成凡六十二卷○進內閣學士曹德吏部左侍郎
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並
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穀為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
內閣與傅等同辦事倫卒
皇明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三十三
按得真定晉寧人籍江西南和人於山東臨刑人受其
賜定陸人駿揚州興化人此五公案三後復登廣德
者又別是一人人物然其人此五公案三後復登廣德
致不加三楊建矣此亦通鑑擇一勝概而論之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官德以前每有大事與
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勿冲而議遂廢
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右侍郎兼
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寧等府久旱民遭疫
奴甚眾乃遣英資香幣往祝南鎮以禳災疫英至紹興
雨水漲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墊站足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祭
感應記刻石于廟

六月賜司禮監王振并各監太監錢僧保高讓南宮祥恭忠白金寶楮彩幣諸物仍命振姪林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會事僧保姪克讓姪王吉祥第整忠姪英俱爲錦衣衛世襲副千戶振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此恩義之兼隆古今之通誼也爾振性貪忠厚度量宏深曾在 皇曾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 皇祖深見眷愛故以詩書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誠益至肆我 皇考念爾爲 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朕自奉宮至奉大位前後幾二十年而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爾調謨諷克盡乃心贊翊維持靡所不至至言忠告裨益實多茲特勅賜給賞擢爲爾後者以官詩曰無德不報書曰謹終惟始朕眷念爾賢勞斯夕不忘爾尚體至意始終如一致我國家有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

十月以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李選辛遲長安人舉丁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滑河營監副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俱使西域險萬里至撒馬兒罕凡五遲返遲安貌貌偉言詞辨正遍歷諸國皆得其歡心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知禮義承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
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
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繼弄威權下內外政於是各
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常設珠池
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
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拒路遇公侯駙馬伯
下馬勿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
官反避之矣

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諡文定

有相體涉有相度斯亦確論也夫寓園雜記云白

和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宴子進歡食惟欲達四聰
以來天下之真言 英宗以初即位 楊惲老 聖德之隆因創制 每日平明止諸言事 八時前 先以副本讀閣下讀 以各事分陳上讀 止依所陳 者而巳 英宗 前二日幸無一人敢復 祖宗之舊 有廷今遂為定制 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 輪封造王 宰宰宅見正寢東一室 嚴禁 必不關 則口語空也 不覺駭歎又以爲文 名者不關 而是有器先生庭中高懸 一幅 之乃 贊 像也不 失其書將 聖聖 火其書將 聖聖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君禮署吏部事○作身影堂

九月鄭瑋爲兵部尚書

十月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是

皇明實錄通紀 卷十六

年召楊寧還候選奏贊雲南軍務許全領轉嗣職

丁卯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廿八入東閣習制詔選講讀俊承儀表俊傳有才望者侍講汪淵葵給侍諸杜掌謝璉王玉修撰劉鑑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劉俊等今入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蓋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許泰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鑑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地種和御史羅鳴信言廢薛也先專候繫編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鋪城衛及修各備城備之不熟恐貽大患議有錄示行時泰將路等欲以

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有勅令軍器書檢屯種量販起利享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饑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通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荷絕其衣食未可得其心者 詔從之 按當時邊患熾矣蓋安撫劉公球與吾邑諸公年俱明經先與未歲而思恩言之而謂王王振實其因得陳弗類也可

勝款武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那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瑛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翱右都御史以征剿遼賊功也

皇明實錄通紀 卷十六

○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嘉猷煽事發當杖贖特命梟其首添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媚故也○太監喜寧侵太師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喜弟勝舉自淨身家奴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隕孕死事發帝勝廢從自淨身者成廣西南丹僑因勅禮部盡收功臣私畜關奴入宮○以蕭鑑爲國子監祭酒○以都督僉事石亨奏請守萬全亭伯父謙免河輅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好從征挺刃當先斬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建彰號勇能提彈弓善押弩以官舍從守有功授大同衛指揮使○年卒陞都督僉事爲大同

左奉將守馬全彭亦歷情揮使從亭來謀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幸火榮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論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衛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令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備曉示之不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遂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觀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皇明實治通紀卷十六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爲考官取中魯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魯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進士爲庶吉士止還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珏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生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允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濬得大端云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

先是閩御史柳昇散各郡縣令斬杜各置門壁榜諭民爲什伍散掘小甲號持之以防禦寇盜不從者悉掘小甲完治由是掘小甲各得自恣然召鄉民令教者茂七與弟茂八皆極爲招募管領人田園力田王自置縣田下其地七歸倡率之及以徵稅乃悉掘之相殺傷死者數人皆兩王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始茂七時自馬鞍而乘輿兵及他鄉民皆率金鼓旗幟之爲合至者數千人陳部對峙於左右衆數萬都督劉聚協提兵都督

帝于盛昌曰天祐精靈二至之際有黃髮六十一刺之
文正猶其故速而大宋諸家閉口無言他失天行最遲
日次之月又未之以月會日以會六次而來計日月
常規用象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重固以陰分至於後
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四分日之一日乘餘之餘三歲六十
四分之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百六十五度
移半則四十刻爲一月每至一行中與主東升行極五
季分數行四刻爲一月中行至西極爲主東降行極五
家皆以以其定者如中東而降而至西極者以所積
各得其類矣如有如管曆也者胡乃不識根本而論其末
本乎從月聖政之所先本也尚以私智欺之彼無益損

土冰之變

大發兵討閭寇先是陳邵旣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六

祥陳燕監軍御史張海丁珪紀功大發兵討之○召張楷劉聚還罷職不叙遷按福建御史汪澄以畏避去秦賊情徹下獄誅之○鄧茂七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有心愛民多善政進泰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冠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主○非虜來貢尋引兵寇邊時窮苦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二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劾發兵寇邊○貴州苗及總督等將兵部侍郎陳繼嗣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此內府五年查錄之條也出則備辦索書皆請道

王驥擒苗匪富繼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友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瑋率兵討之○

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收定王成皆殺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雹大震風雨驟作護身

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

下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權權于上天象災異登見振舉不

民告于官不暇聞又地縣印毛偏生泰之知常又映西

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十處山移有聲四三日錄

皇明寶治通鑑卷一六

數里不敢討奏又黃河晚徙刺流東漸淹沒人家利餘

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端時大火而盡天南京

殿宇一大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止生刺棘工尺高

若下詔赦當不可過也不可滅天意不可問胡冤集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張楷撫平浙賊瑛

歸

七月榮惑入南十時侍講徐珪撫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

友劉渾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李南

歸皆重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韃子婦耶乃

行

按此通鑑目錄武寧中入通六年榮惑入南十時去而

還止六日榮惑以詔入榮惑入南十時去而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日勝下殿以權之相繼王為副勦所進自洛陽奔長安

山虜追至遼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懈進軍踴兒黃虜于山兩翼遼阻來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郝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偏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上木日尚未曠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上木傍無水泉十四日就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千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鶴草勅與和議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保相照籍死盡野塞川官侍虎賁失散體如蠅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郝野王佐學士曹鶴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况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虜酋也先奉 上居之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歸膝而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消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

賽判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判王乎大同王乎憫其語大驚跪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置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衆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受其賜九龍鑄龍猶在安得害之當皇明帝治通光 卷十六 字一
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衆虜皆曰名胡語云若然辭也于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獲之伯顏亦也先弟也 卷十七 日
上非特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裘龍服足等物馳以入馬詔也先嘗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閣下命 卿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衆皆請行且叩頭矣○二十日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卿王爲輔代撫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官藏殺奸臣馬順于朝 卿王令旨

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將
誤國之罪 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
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
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閣門衆隨擁入太監金
英傳令旨且退衆齊欲奔英英懼復傳令諸籍臣王振等
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
王茲憤起拜馬順首曰順乎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
至此尚不知警真好黨也衆爭殿之蹴踏搶裂頃刻而跪
血流千庭中復索振所親信張隨五毛三人亦殺之都
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生并其黨執振送錦衣衛指揮王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五十三
山至及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譴譁班行雜亂
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
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諸馮順罪惡
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殺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
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
京城內門外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
逮王盤纏尺者十而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座勸山
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
書○二十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
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

何外服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開門
侍校尉表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
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
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却其脅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各磨
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
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施久虜
驚擾而去○上既臨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
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是夜表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
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冷以行刺其人見赤太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五十四
綽號遠護帳外畏怖而去虜入則是益加敬禮焉表彬者
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待○上左右又有哈
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
維持調護以至旋轅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
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索
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樂復居伯顏
木兒營伯顏與妻兒上亦如也先禮每三日獻羊七日獻
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
牛犛牛之類來獻又進筒兒帳房一項差達都管湛管至
○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 皇太子勿冲

未能或作遠理萬幾 卿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
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百官領林修撰
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是月廣州盜黃道養圍廣州殺
副總兵鄧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人鶴
堡人親其腹時一日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臥
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
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截利斧飯桶中破脚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其黨賊舟以待遂遁入海喘聚眾盜赴之者如
歸市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
皇明實錄通紀 卷十六 五十五

敗城中餓死者如疊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招誘
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
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遂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
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院屢降遂僭號改元
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
銀二百兩絲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鄭王即皇帝
位遣尊 上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

至書辭忤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寇不道氣
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通者各營精
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
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
練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風晝
夜供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鉞精銳等
統領兵士出城守養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
如王荄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
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霸上倉根不可損棄以資寇宜令
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帝皆嘉

皇明實錄通紀 卷一十六 五十六
納施行之○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仕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爰制去○擢都府左長史儀銘
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嵩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倫綱
為太僕卿審理副俞儀處食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
丞楊興為戶部郎中先是 帝在都御史部奉勅擇儒官
為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
齋由修撰為長史綱及儒學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興由
訓導為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利一旦遭逢及此後
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嵩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
興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當貴

不可預料如此○推兵部郎中羅超給事中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計王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今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之制舊典也
命武清伯石章總京師兵馬享有威望方面鉅軀頗重手膝聖之臻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被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廢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曹寧胡種也土木之敗皇朝資治通紀卷一百六

降也先盡以中國虎賁告之遂為鄉導奉上下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宛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以占象倡言

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拔出明日于謙班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百官萬姓聚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

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宜言于眾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可有以還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眾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定日未詳○記云已之變徐元景原前時名太監

等京師外城為太監與安所期一事似皆未為得也
律議史曰已之變變南非有任房後都二議議
巨如城如山不攻而陷此其所以為不守者一也
謙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拔出明日于謙班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百官萬姓聚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

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宜言于眾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可有以還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眾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定日未詳○記云已之變徐元景原前時名太監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非關外勢甚猖狂焚我長慶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鑑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

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特設諭藏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走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

路擊之尚賢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聞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收使進無所得退復氣

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齊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

寇邊無所禦立

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

廣一謂我軍依

為營進兵處志退有所歸宜嚴令以

堅其志如以三

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狗容而

不斬者同罪則

士畏法而不畏敵矢詔趣行其策瑄夏原

吉子也○召宣

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

夜遁復奉

上皇非去虜復挾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

亨等與之戰殺

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其氣族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

臣出迎駕衆如其許以通政司叅議王復

為禮部侍郎

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

營索刀夾之

死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

皇明資治通紀

王九

胡濙王直于

諱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五大臣

彼無善意爾

等宜急去正次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撲

攻城益急石

亨扶弓鳴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

是陳循等

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

官軍夾擊

于是又請為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難

漢人有能

獨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

軍典司禮

監太監與安云約誘也先以寇宜乘其孤軍

兵勦殺詔

許之為也先選卒所獲陝而宣府遼東兵至

軍大振石

亨與其從子彪等起以符官崇突火虜陣所

披靡皆

梟營都督充廣以飛箭火箭殺傷甚衆也先

夜遁復

上皇非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

不敵入

亦非遁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

而行上下

艱難遇險則表形執持鈴索隨之既入虜境

也先來見

于馬披刀割肉燒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

辭去○脫

不花盡使來使馬議和朝廷卻之胡濙王

直言脫

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聞之從其

言使人入見

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

遣都督楊洪

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遂

破虜于固安

至關靈藏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

夜遁復

上皇非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

不敵入

亦非遁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

而行上下

艱難遇險則表形執持鈴索隨之既入虜境

也先來見

于馬披刀割肉燒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

辭去○脫

不花盡使來使馬議和朝廷卻之胡濙王

直言脫

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聞之從其

言使人入見

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

遣都督楊洪

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遂

破虜于固安

至關靈藏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

過百餘騎散掠

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後官軍數百人

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

督河間濟陽等

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

逆起為盜故也

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入內閣預

務淵四川江津人○罷吏部侍郎何文

淵為吏部尚書

淵初由溫州知府起陞刑部侍郎數年

以病乞歸至是

臣乞起之乃召為吏部侍郎至京遂進

尚書仍加太子

保○改戶部尚書周鼎為工部尚書仍

巡撫兩直隸時

松楸運不繼仍命使巡撫添撥民運數

百萬石承運

駁萬件皆歸次發運未嘗逾期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六

後官軍數百人

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

督河間濟陽等

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

逆起為盜故也

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入內閣預

務淵四川江津人○罷吏部侍郎何文

淵為吏部尚書

淵初由溫州知府起陞刑部侍郎數年

以病乞歸至是

臣乞起之乃召為吏部侍郎至京遂進

尚書仍加太子

保○改戶部尚書周鼎為工部尚書仍

巡撫兩直隸時

松楸運不繼仍命使巡撫添撥民運數

百萬石承運

駁萬件皆歸次發運未嘗逾期

造計水磨明監非歲月不可暫令罷錫以副公用車
造澤周而致多顯此又項鑑銘正統間官監會梓
議用牛膠磨斤運舊祐命周公恤如撫衛時公以
王京言京庫所貯史張泰久朽漏諸公出自行自
然從餘木質加敷重此亦
所謂周而敏也併著之

監察御史練淵上中興要務八條諫天變急先務正軍法
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鹿舉選舉吏疏上 命所司知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徐陞賞有差

皇明資治通鑑卷十二

七

[illegible]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不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

木索而白羊不渡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遼驅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則宣撫是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是土木勢敗遼城多陷宣府孤危旣而輒議復召宣府兵士屯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奔其城衆紛然爭競道都御史劉吉言不可使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惟呼曰吾屬生矣因設宴挈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非門鎖鑰賴以保全乎信之力也

相公之立國遠蓋爲浙我朝建都正統進北親視大
 臣得失所恃者蓋爲浙我朝建都正統進北親視大
 山陰縣志卷之四
 爲國字而最爲忠之說而清平信有社稷才信矣待大
 剛則邪焉之

郭登者韋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撫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覓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剿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及之餘城門盡閉人心士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逼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計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盛危疑而氣益壯平死開傷親爲痛恤于是晝夜驚遽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

義從鷹門入援先以獵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虜賊流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截關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愚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敵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按此舉此舉則胡國不及行而風聞所傳亦足振中國之氣勢而挫其銳矣胡素之心鳴呼安得若是人者數十何處足也

宣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聖明資治通鑑

卷十六

宋

十四

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遂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衛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謀得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平旋爾遂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許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入閩遂平○命都督同知重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潛養以兵部侍郎孟瑗管理軍務會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非至小黃河蘓武廟者嘗伯顏帖木兒之妻阿達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字字近床進奉等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進

察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飲以

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于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

而爲胡婦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擲其幣乃始之曰爾妹

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

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侯他日爲爾妹從嫁

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體衆每夜見上皇

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

銘與表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上皇令彬以

兩脇溫足一日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

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

聖明資治通鑑

卷十六

宋

十四

共計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曰回朝者

你做都指揮也上皇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曰人

曰天章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

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恠

我待中脫亦當送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盞來

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大潮時有一人魚隨潮落在淺

水游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

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且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

魚遂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成疾悔

無及矣○哈銘東歸有胡史王柳等嚴兵禦之虜遁

去○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驛入畜恐
入城徑簡精銳選騎射防禦甲冑屯山隘以伺之虜聞
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卽
皇太子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諡忠烈
天順日錄記子輔爲文廟坊原守孝嚴謹進爵爲公
卽位以爲重 西失少不知名治日漸等皆明孝成大臣如
蔣史獨如畫千輔而不取後輔家老亦居節于振以
信侯費力過人重章捷之士爲小領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濂淮安人
天順日錄記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撫廣
東諸多滿舉而濂自濂去一毫不取廉人慕德之謂
濂明資治通鑑卷十六 李季
副都御史趙鼎刻深平開免編加太子太保改戶
部掌結中貴州猶忌利殺取籍務免因深商民困疲或
之拜刑部尚書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人不亦豪傑之士
不取惟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人不亦豪傑之士
也後卒追封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
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
人改郎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審勿時以爲
異入閣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
寄卷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非直隸事例納根分俵
我聞錄記國書司馬李各處馬才各處馬才各處馬才
末京師有馬乃更取以餉軍資各子願天府近京馬匹
前寄馬騎馬及京師無事皆資之馬不復散士至今

遂爲故事每歲學生監補之法悉與各處并馬無異養
馬之家筆云置免良差而監補受累尤多批方武力派
弊此其
大端也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六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七

東元臣陳建 楊李臣岳元齊 門人沈國元

恭仁康定皇帝紀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木有旨有能識 太上皇者行群臣俱謝罪繳納厚奉事遂寢○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作官去○以副都御史軒輅

里門資治通紀

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舉

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

餉○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李致仕○初開經筵命

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

江淵商穆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鎰付諸學士劉

鉉諭德施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

撤金錢于地令諸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

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議者病其褻嫌

金銀錢史給職之干地令諸官拾取特從編正立乃

金銀錢史給職之干地令諸官拾取特從編正立乃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侍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疾

其生日結約武升持貽拜賀其家如連年之事王振者都

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士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奉

邪趨媚之風大聞小人奉祝之聲乞急治之不然而蹈覆

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

矣○都督汪全恃威晚勢縱家入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

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

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恤其非之者登亦驕橫驕

相衛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賓客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

境登率兵蹕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觀之

夜插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中已皆泊朔州

槍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分軍而

逐爲善登曰我軍去賊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憊賊

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斬

插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滿計獲

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

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

貴族選本於閭閻蓋其源上入既富方錢之義而後非
有所利之地然謂之選則必其開族之賢而後求之
治之天法也至漢末始有選舉之制則乃利其財而後
之官以誇之不顧其賢與否而任其私以取之而上
某入而下列其階上又列其階上又列其階上又列其
王立賢之無方納衆人之不肖以取天下之利此漢
政腐矣何嘗天爵取天下之利此漢政腐矣何嘗天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貫斌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
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批
行亦關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儲
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
言與 皇上降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
悉經展斷除去爲柄閣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
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爲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莊
節之士與侍龍官懷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忠義集伏
乞刊布臣僚必能親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
得縱其奸尤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
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
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樹訓至委儲備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然終而終之世未
敢有變廢改之者其朝臣之忠義與否付自此時始實
以疏陳數言者其朝臣之忠義與否付自此時始實
官奉旨命題補授御史中丞歷任 典史官防制宦
官奉旨命題補授御史中丞歷任 典史官防制宦
公寵廢更代名臣正氣節結末元以授土法建文未五
之年年 本間賊然死事如所 明南朝非侍明者野

史記確同忘世愛亦可變矣思常謂此文時一
人心風俗自毀頹民後世其害於世尤可駭云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謫忠愍 二子長欽次軒皆
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奉母絕意仕進
及王振馬順死球被殺贈刑部侍郎湯寧巡撫江西盡二
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斷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
軒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凡弟並登進士欽仕至左叅政
軒選爲廉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
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虜分道入寇
四月叛臣辜罕伏誅辜懷赤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辜還京殊有期也辜又
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遣辜傳命大軍冷軍生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間
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
出與辜領書繫袍辜大呼後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
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服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
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思信素
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
監意賊衆日散旣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祗
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鷄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

時鳴由賞討不明顯公嚴軍今經清遠嶼有白魚入舟中
賦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泰聚
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眾欲請益兵賦曰兵貴神速若復
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與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賦以所告告曰
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與帥官軍至大州頭與賊遇果大
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與後封海寧伯天
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拈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蕭養之亡
然則盜賊之興天數豈偶然耶馬賦之才之謀不獨
機通於天乎公用人者
道其賢誠有過人者

聖朝實有通紀 卷一 七

吏部侍郎何文淵疏請罷貴州布政司 上不許○大同
參將許貴言虜滿和乞谷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
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
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苟不共戴
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饒虜貪而
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
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因于
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
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亮好規人過不為二

楊所喜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
戰歿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眾來攻武義無城惟木
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賊自辰
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兵遂大潰
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諡祭配享越國公大海
廟廕其子譽為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
告就速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為累薦至今職焉○立
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
五衛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奏
擬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
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
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十五員把總
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
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
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
○城固原○戮左都督楊俊後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主
木之變并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入城皆不守既而命為參
將帥兵過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安守備官軍於懷來守
備將永安城西門砌塞于謙初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

有不問後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仗威凌辱而死其父理懼禍奏取俊還京師隨管操練既至諫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並外邊將之罪謂非許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三法司議罪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欽齋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河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畏應外親內忌其冷兵備侵利多歸也先而擊則均受及欲壘明實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和親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提議亦會奏虜使迎復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議朝廷通和陳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指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免遣使勿使有它用之悔帝不擇曰當時太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年諫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體紆遠忠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與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各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黨滿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祭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

再興安語渠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繼爲大理右少卿克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語諍諸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詔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按本朝日記興安雖經於扈湖於潛歸諸信二三故舊大臣未能守廉人不易干以私惟手逆復測深可罪也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失八兒桑之地也先見實等屢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答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斷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宥他是一朝人至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提任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是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臣引實等見上皇進紆絲四匹及糧米魚肉綵紗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草席地而臥平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爾等朕非以遊牧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虜次四任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

食蔬餓不堪因極言王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木敗時無人言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誤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膻充殿非天祿神坐爲居巢帝卿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報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羣蠻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

皇朝實錄卷之十七
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上皇歸也先遣右丞相把亮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山西大同一帶接應人馬○時虜王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谷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上皇道遇李實乃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濟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是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今上英武成政半新招募武勇收復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椎楸獨豎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心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

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朝皆精技又以鑄置鉦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齒既至見也先也先問蒙古朝滅馬傾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千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若厚賞實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滅馬傾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手皇朝實錄卷之十七
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蕃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野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虜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也先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衆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譏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

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共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
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典
光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
也先設筵宴諸 上皇至其營踐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
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
便坐對曰離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漢曰中國好
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踐行又各設宴與使
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
顏率兵護送十一月至野狐嶺伯顏等恸哭曰皇帝去矣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七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也先是楊善等之使仍與從者議和并為奉迎也
下千戶驛送築郭微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
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
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
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雖則人心尚未
狀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懸辭而
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殺袖其害入朝以示
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
野耳胡濙欲封進座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

王文止之陳猶見之悲良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第
衣衛獄奉命赦得釋
考異氏此言一時正論蓋世不勝不意武弁中有此
誇士又飾黃乃作如此邪情有視面目又如善終何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古群臣同禮
部議迎復儀汪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
所王文忠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點虜豈識其彼不索金
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
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藁泣送內閣○十五日 上
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遜位免群臣迎十六日百官
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令 上迎拜 上皇答
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惟讓良久乃送 上
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諸朝見勅曰 先帝遺命祖宗
鴻業付與于朕深為荷升之連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牟
秋醴庶做虛背恩負德抑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窺神機
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
廟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
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等武
羣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
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剋刺使人

還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感疾龐大作
 璉得疾昇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瑄右都御史王來督
 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
 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
 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首苗富樞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
 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瑄等代
 之先是永樂間麓廣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
 養番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棄機騷動幾至
 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
 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
 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按干壽壽此舉有功于國家其大與所謂
 曲突徙薪不燃薪保無西晉陸渾之患矣

是月改江潤為戶部右侍郎進商祿翰林學士

十月以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帝詔免朝○
 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為撫寧伯○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老
 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
 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
 已事安得善終

○荆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陳鑑王下文獄爭釋之○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致仕○華提學憲臣
 辛未 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初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
 權貴中鹽者斂職○錄事內官陳海以鉄劍與夷人哈丹
 易馬御史鄭紹劾奏捕鞠之又司禮監太監高顯情強奪
 入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皇明實錄通紀卷之十一

二月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命右僉都御史王茲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藉茲至盡所以
 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茲不待奏報大發廣
 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餉以粥遠者量粟以米流徙者給
 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
 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賢四十人空庾六十糧處流民之
 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囊家染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
 有所委任必委曲成諒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
 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飢 帝于樓櫓上閱疏
 怒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旨曰

奸御史不狀飢死我百姓矣○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
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新朝待滿時必附謙耳密言
及朝退亦狀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為于謙婢妾內諸患其
黨比乃調文曜為吏部

建○按我國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
即前無名氏所撰文曜為吏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
即前無名氏所撰文曜為吏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
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庭既退即于午門
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整肅所

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
王振擅權獨立在傍于光輔弼大臣及近侍官真不得在
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離威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

流向前說事止與敷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
膽而不宣泄于外時不能行

平端曰我朝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問
政家祿之由也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家
君臣不相接見徒見而不相見故見不也故

聖○所以示萬世聖○所以示萬世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汪濬修撰林文為考
試官吳澤等三百人廷試賜何潛劉丹王德等進士及

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于俊林菊楊守陳泰站

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檢苗世章同烈各請
山平

五月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有食之○巡撫李臣破坤塘賊

七月尚書石瑛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居○王來牟
兵討貴州賊○以薛瑄為南京大理卿○詔擇顏子後裔

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
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

勤聖學願箴警戒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發遠
責近振士風結民心太畧言朝政綱道有司利病生民休

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以身之本也正其本與事

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
乞留中以時省覽詔得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英異

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
右為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數息謂賢曰吾謂崇節儉

事殆欲淚下也時帝頗厭色參修當以銀豆金錢等物
撤地令官人及宦侍爭拾為問笑給修楊守陳賦銀豆諫

大寓諷諫恨未達于上耳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其諫口向方承詔出九重治銀豆金錢良已簡熟句風

路本皆罪一言者雖罪觀猶公、我等看其盛德也看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族人至今以王敬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它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門二領撫諸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推其數耳

按此者毛王何馬不然
是年改禮部尚書楊寧爲南京刑部尚書

壬申 嘉泰三年

皇明資治通鑑 卷十二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除解屏貪戚望大者先是六部卿舊外使文移不得遲下按察可以故便變不受約束時遺將請歸洗諸衛戍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華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是不增戍○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遣使賂瓦剌可汗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來問攝生際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大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志良善朕優與賚賞復勞酌貢馬前可汗索器附去但云

答使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使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磨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虜復營 上不許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米蘇捷○逃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鑑戶部右侍郎○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因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懷德伺之心宜絕之勿任報便魏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待講劉定之言宜遂使歸摩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

皇明資治通鑑 卷十二

今羣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那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鋒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牌之城內藏軍馬糧草糧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

齊於兵羅出彼若遂逆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吳王曰李文達李處敏丘文冠皆陳軍戰之相而或有以爲鷄鳴車者謂不許行也故之而代名將用車則者不獨一節首如馬陸平京州朱超后却健車年數未大舉事哥舒翰馬陸平京州朱超后却健車年數未以鷄鳴車爲首之官要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宦罷職委無賊犯重

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而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

乘山東曹州人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糴粟邊餉充足時其虜以剽掠男婦易粮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漢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

一石總兵官以爲餒餉乘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薦能○左

都御史王朝學院事○彭時復爲翰林侍讀三月虜寇陷寧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

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弃之于謙曰弃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著安校以方畧命盛督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犍戍卒不任職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罷勞功恤貧諸賞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徵給歲亦屢登○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

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又被後處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占

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

于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行

王益曰其國家選賢募大飲有轉運之費莫若屯田王益曰其國家選賢募大飲有轉運之費莫若屯田

王益曰其國家選賢募大飲有轉運之費莫若屯田王益曰其國家選賢募大飲有轉運之費莫若屯田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祝氏爲皇太后
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
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易儲詔陳循筆也命廷臣俱
薰宮僚少傅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陳循高穀
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
都御史王文楊善上朝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
鑑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
春坊大學士餘不能盡紀先是帝欲易太子惡文武大
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啗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
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
西思明府知府黃珣庶兄黃玠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
揮使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珣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
總兵都督金事武毅發玠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
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啓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
子下禮部會多官謀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
持筆作半跪血而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洒泣都給
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意頗出就沂邸而
見濟立于是歷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
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嬖
之耶吾輩愧矣矣累疏求退然侃歷事三府丞聰陞右春

六月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七月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鄧督徐海於

傍四川軍務○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

西寇賊援據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翺總督

之○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孫瑄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

京以苗寇稍寧故也

八月榮惡畫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文保定

東麓人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殺發

皇朝資治通鑑卷十七 王元

亦嫌陳循獨見能任惡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且

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有誣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

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惟禎殺遂舉文奏

上果用文改文吏部尚書蕭翰林學士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未客見與鬼

十二月清理鹽法中飭薦舉

正月皇上皇在南宮○改侍郎張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

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

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特道交

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

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封也乃

今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字淵明特選靜寧縣一鄉太尉召

之知也後以故名編錄正統末天順多事文淵交章乞

起之遂果遷家字其於鄉川人才之盛諸漢之士始盛

而見言路者不能容矣何使病才不出作耶謂諸

必然而後今也雖得高爵而委其誤何足為哉

二月以王翺為吏部尚書時吏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

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肅右副都御

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特正不回此三人者擇

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隆王直于是召翺為吏部尚書

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以副都御史軒輅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

五月歲星晝見○王文以憂去

七月北虜也先絃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

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往報而據所以稱之者命

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

稱也先則非宜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愈忿犯我邊陲宜

因其部落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

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鼎盛始加增定烏斯汰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為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撫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彭氏謂曰表臣胡初創設巡撫御史與按察司偶或大害便通乃遣臣等行視謂之巡撫巡撫事而止臣定良直

彭氏以開平江府府志為大綱而參以各府志又代其書其志以開平江府府志為大綱而參以各府志又代其書其志

彭氏以開平江府府志為大綱而參以各府志又代其書其志

彭氏以開平江府府志為大綱而參以各府志又代其書其志

給兵科給事中韓林操練副管軍士林龍受命遂以軒輊被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輊皇帝被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學生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排西列左兵為衝兵張左右翼以接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接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然其中則首尾相應者

日久人心駭避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攸有
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前度倘或聯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
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
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其還

九月王文起復○左都御史陳繼登仕舉卒鑑吳人先領
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以蕭雅祖羅通為
左右都御史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湫決河先
是河溢榮陽縣自開封府城北還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皇明實錄卷之六十五

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
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
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
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名程以倡
南還之議為太監金英所阻遂懷憤因以玉帶獻于陳
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
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來治河有貞奉命循行渡
地行水作九壘八閘以制水勢漕清渠凡四百餘里歷三
載始訖工○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寧○處寇遠東

十二月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汀淵撫按山東
河南尋召還○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
兵部侍郎燕學士商輅沈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
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濟徐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張寧內丘潘何喬新楊宣耿祿邵廷珪皆以功名顯
四月朔日有食之○南京大理少卿原莊應詔上疏不報
族時值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原莊上疏不報
洪福曰上皇帝鑒前事皇上雖有萬方變殊詔書
以明大兄皇帝鑒前事皇上雖有萬方變殊詔書
明光親九族歡五典之心也知如廟神意皇上帝
皇明實錄卷之六十五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大學

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

聞風快覩今又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

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

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

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聰 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

先弑其王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

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西

安姚顗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

皇明實治通紀 卷一 三

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折毀用

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

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處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祭浙西捍海塘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祭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

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浙王爲皇太子

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

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

章綸疏陳修德所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

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當受攝封是 上皇之臣

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

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浙

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

災沴可消矣疏入已哺時 帝覽畢大怒時已曠宮門閉

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

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引大臣并南

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殫死卒無一語馳

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因禁

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

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

皇明實治通紀 卷一 三

家柱石乃戀富榮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

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卒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

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

州 按我 朝進士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審請召見 嚴屏左右言今日臣

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 浙王嗣位者 陛

下不可不處宜出 浙王於所封州增高南城數尺伐

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鉄 帝怒問爲雲南經略

復客所澤者未行乃誦成鎮衛又有御史潯縣人某

南城多樹事匪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
息及獨伐得其故懼甚

其故懼甚後下勅吏部

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
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
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休粟
富家不與遂焚其舍瑄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生以
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辯之獲免者衆文謂人
曰此老崛強猶昔

皇明實治通紀卷一七

按金英不以薛卿為簡已而顧其偏私

之與之黃加人勢王文視之有愧矣

齊庶人賢懶谷庶人賦微移還南京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
倣宋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為一書

七月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
天下蒐採○詔頒君恩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

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傳
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賢聖之君事跡浩漫難於遍覽今

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
集為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為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

志行之善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莫比於
堯舜而光於祖矣

志行之善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莫比於
堯舜而光於祖矣

景帝此疏不首明中官王誠等因此

正統元年以來至正統元年止

冬王恕為揚州知府○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為鄧州判

官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為盜綱起兵捕其渠魁而釋其協

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瑄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致送詣綱通達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王世貞曰憲章錄言長州縣劉由輝舉孝廉奉命察院上

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水東日記謂綱

左都御史陳公繼曰劉部公公有意以臺臨馮我其謂

其欲求應而推於徐云金綱數子皆疏疏有錄且異其

狀又累奏四年金綱綱綱綱綱綱綱綱綱綱綱綱綱綱綱

自乞乞云然則此公之疏進有素其外謂綱宜自諒

錢後特為書辛立傳以授之及其時給事中徐正當

是年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命太監孫瑄鎮守兩廣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往廣東龍水徑賊破之時龍水徑

賊自龍水徑

而英倫特占狀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部
張家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類居內

閣乞賜罷黜不報

是年秋試有三見伊欽縣舉人自明來寄武爲舉
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武舉第二十九名籍隸廣西
十官至高古西學舉議朕意欲推初其籍隸廣西
又據周學士欽議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軒大捷既
少創此舉正御奉門上說奉輪誠向廣南廣及發
誠舊制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

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皇明實錄通鑑卷十七

四三

十二月巡撫江西俞都御史韓勛劾寧王不法并尋

上遣大臣即訊劄奪王護衛罪諸官奏○是年福建金事

致仕陳旌卒

丁丑 景泰八年

正月 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七 終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張軫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軫為文安侯都
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軾
親英國公張輔弟也軾尋更名賜○論處駕功權鎮撫哈
銘試百戶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食事○二十二日斬于
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
曜免死發口外鉄嶺衛永遠充軍蕭鑑商輅王偉等原籍
為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積豫張軾揚言曰若不殺
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于謙懲行賈曰英帝先帝御制寶天與人歸之會石
亨庫貪天之功陰謀已布假奎門迎復之功以欺
廷誦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說心蓋謂此罪不重
則彼功不虛不虛則彼功不虛則彼功不虛則彼功不虛
大獄則謙不專乘機發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
司職則除謙等勸見府集官則無顯跡石亨等揚言
無罪謙等意則有及廷除徐有貞令所司前加誘張王
汶不勝憤反震力垂謙微首不勝但言亨等意已如此
謙之角益深可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
遂誅謙等須有之故也而石亨不置謙等又曰于謙
謙實有功矣未及對有真與前上置謙等又曰于謙
日之事無端注意遂決謙與文得復于市籍沒
其家家屬皆
建都節制反藩維祺等所構獄辭謂謙王文等欲行主立
外藩依擬反藩律處死謙等遂成獄項文耀等為知于謙
等謀反被殺者律斬嗎呼亦酷矣夫項文耀曰王文初
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等不盡因謙等德言車務一初
兵敗而行之不足得遂其所欲乃乘此機而樂之其
也先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
臣等推合乘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無

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禍
納路體作威福意長為矣
議選將親兵王軾已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功績
之人皆知其以身軾安危功在社稷而軾之家人
故事軾于公於私是平職免家程對樹于公之秋
固當生手軾臣之心和行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
高也快
也夫
立不儲位無不復辟者無所不為
惠宗徽統耳此不失為正然英宗英宗其情也
思帝所以處之當守諸臣請英宗英宗其情也
命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注理處事亦可也
其心無非社稷計者善勢不得不不然英宗聽得而罪
之謙之失在
或謂謙之失在
居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其初注理處事亦可也
謙以王是上以金法而無以注理處事亦可也
言之以教正之謙
於責備者之議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
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
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
也如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
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成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禍
納路體作威福意長為矣
議選將親兵王軾已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功績
之人皆知其以身軾安危功在社稷而軾之家人
故事軾于公於私是平職免家程對樹于公之秋
固當生手軾臣之心和行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
高也快
也夫
立不儲位無不復辟者無所不為
惠宗徽統耳此不失為正然英宗英宗其情也
思帝所以處之當守諸臣請英宗英宗其情也
命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注理處事亦可也
其心無非社稷計者善勢不得不不然英宗聽得而罪
之謙之失在
或謂謙之失在
居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其初注理處事亦可也
謙以王是上以金法而無以注理處事亦可也
言之以教正之謙
於責備者之議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
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
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
也如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
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成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于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
通政叅議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
學士○科道劾司禮監太監與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
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聞心持兩端坐觀成
敗以爲向背乞梟其首以戒權奸 上謂安罪本當死姑
從寬貸之勿令視事○奪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督餉○
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
內閣諸臣皆流放竄跡惟穀以忠謹故 上常曰穀在內
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致左右朕殺無他賜可致仕

皇朝實錄通鑑卷十八

五

按穀既尋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嘉泰天順
間事者無不應言至台內而家藏嘉泰原卷出僅足
未食其方設瑞瑞應應和事然有古大臣風也○直
繼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客然及於人扣氣可拘
不爲介意也穀子德爲翰林院檢討○漢平易寬和廉
情家飲自奉節廉與居有常米官秩八人皆知爲
君子長者既去遺于長寧入謝長史官歸未世鍾極
以王翔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
書尋解部事陳友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爲邸王歸西內越數
日命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廢皇后在
氏始爲邸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
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邸王薨葬祭如親王禮曰

吳妃竄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賓司禮太監陳
門居南京司禮監院簡守長陵言官劾其爲王誠舒良腹
心故也○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瑄還京總兵官南和
伯方英鎮守湖廣○以林聰爲會都御史○上謂故御史
鍾同忠誠節義可貢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
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國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
間洗出倍鮮好後益恭慤少監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
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諫陝西定羌驛丞廖壯還
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出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
京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掌院事召南京督備副都御史軒觀爲刑部尚書九疇觀
二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攝庵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

皇朝實錄通鑑卷十八

六

首召用焉

按觀初爲進士差往湖上能操針與舟人語不數日
衣盡濯得一綈或自製有司急爲繫衣一襲却之不取
徐侍湯水之乾擲棄歸御史衡張水藥之望等始知不
按察使廉潔之外一毫不取四縣者一書而餘則隨
之蔬食不厭與同寮約三日以米易肉一多不取
老聞觀名大者皆生木樹一童子曰水之清不
如使君之清九疇深歎曰太軒觀清如水之清不
詔惟思天下凡庶民八十以過者賜服服京師民有茹文
中者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止 上御文華殿召見觀其
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

姚獎以下造其第致賀

崔寔曰三代之禮以承老莫養於家以養義莫善於孝大孝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承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英宗其能兼之與嗟乎上

敬老臨天下莫敢違年序典而頌贊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叅議兼侍講呂

原爲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復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授徐有貞奉天羽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選光祿大夫

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謝崇記曰掌文淵閣事有典與卿若也聞在謝謝大內

史記曰掌文淵閣事有典與卿若也聞在謝謝大內

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復先是景泰易儲之說既下文淵嘗告人口口語語天祐

下復以告君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廢景泰也既歸鄉里

又復以告君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廢景泰也既歸鄉里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文淵必及於謂在旦夕一日號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姪參將石彪奏害自太同逮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

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

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陛下明見真得

其情違官體勤果無貴狀富遂改仕而歸亭因此與張軌

等因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謫漕運

右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參政尋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石

亨華忌之也○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

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

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崱爲錦衣衛副

千戶○命景奉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鄭王薨上欲令

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

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憐憫上止制

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

命乃止

按妃其賢奏欲易儲時妃以爲不可遺廢立

前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遺之是景泰也景泰廢立

錢皇后尤相得賢而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廢之

王所東宮令讓情令廢一宮所有悉廢自隨妃薨

其德所

山東民飢發太倉銀十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借徵以足

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弗然則來可

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其待哺不

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

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開薊州運河四月已已復立元子爲皇太子○調禮部章綸于南京

禮部以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按後宋江西處士吳興所得聘召錄此處尤以復高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而棄去之而專用科

故有行同舍鄉心劣商賈者能棄爵爲又恨謙壯肅此以爲倫也

丘濬曰表風宗用人於科目處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即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

皇朝實清通紀卷十八之別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所不能故以此得之使

咸盡所用而無遺矣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之意也臣愚願聖鑒制諸

料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得人效襄王瞻嚳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

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敢之士務期迎復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月矣至

是得疎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榮以誅誣下獄王避

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避道爲臣言王康使冤乞奏上

還我王康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奪上立命雪罪比歸

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

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飲爲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諸王自各府變後鮮朝入矣自選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復行之

黃翰曰天順初王文于謙以謀逆立棄世于破疎及裏

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靜睦

無間然則迎立之謝其肯本發益可知矣夫謙等之

獻實爲之迎上之盛德易薄少果哉蒙之懷王疏諸實

衛等見不及此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肆恣

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祀燈及土

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有謂今陷廢中反爲廟用者

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

皇朝實清通紀卷十八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

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美塑像於智化

寺北祠之粉陽額曰旌忠愍然勝奉其香火

五月建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丁獄後逮都御史耿九

鳴羅縉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李賢等皆特勅免職御史楊瑄自河南聞即

還京師劾奏李賢等特勅免職御史楊瑄自河南聞即

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當爲難得命戶部覈實

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言不法兵刑格事中

上銳知之層以言者爲有貞賢等欲加排陷且言楊

乃已詳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陷上怒命拔

爵反瑄及十三道御史下獄不問獄實上怒命拔

官左右都御史耿九疏劾罷張鵬等下獄不問獄實

鞠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上被奏劾下獄不問獄實

鞠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上被奏劾下獄不問獄實

鞠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上被奏劾下獄不問獄實

張會是日...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 六月命翰林脩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 皇明資治通鑑卷十八... 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呂原入內閣參預機務原浙江... 秀水人○陞程信爲太僕寺卿信先爲山東參政督餉遊... 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參政松番糧餉至是人賀錄景泰間... 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按故事理管衛馬三營大將孫... 孫鍾鼎欽並疏言太僕寺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開... 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七月六日奉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 苗爲民... 按有貞既降廣東泰收石亨輩竊處其後起也必欲... 以之今人僞作草率稟請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夢庚... 者獲免等因上命速東臺考覈試至成不承綱捕馬... 其進士等因上命速東臺考覈試至成不承綱捕馬... 錦衣衛四士機務無所管乃捕或功伯孫恭誠內務... 死者數百有貞自撰請作逆故其論不臣士惟始人... 有不能折會承天竊美因柄柄部侍郎劉廣福等猶... 策徐冒天功大不覺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貞... 皇明資治通鑑卷十八... 泰州人得極罕書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 士先主遊良有貞尤厚故其義以汝許婚其子... 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汝許婚其子... 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 康理兵法門觀吳志謂徐有貞短氣憤其學自天文... 何易利首倡前遂繼謀李門此舉好... 時緝捕匿名致謫朝廷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 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 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好究實法司豈有 天子... 自出榜募之理且竟建進善之義舜立誹謗之木秦始... 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求不聞卒至

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泰爲永縱欲親治其爭緩則人情怠忽薄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窮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輅致仕輅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邪輅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輅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彩幣遣之○諸修撰岳正欽州同知時正數爲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散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謫訥內批降遠州○調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參政○復前御史張鵬楊瑄茂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茂遠東鉄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庭免後鵬瑄不從復謫茂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忌怙寵專恣宿衛侍諸屬若悉放歸以示恩於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爲害上重違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譏斥薦其私人參議趙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能乃與王翱劾彬趙彬

八月滿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願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後復至大同郭登言亦加之○上衛之故謫按丁第二公之言蓋懼曹石以私發虜之謀抑亦社稷爲重若爲輕之意也所以得罪英廟也與
逮岳正繫詔獄謫茂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漸縣以母老留闕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布曹石意喉選右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茂肅州鎮英千戶所正既謫上每語及輅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懷括上題起畫像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八
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救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九月朔命太常寺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江西安福人景泰初召入內閣與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申官遂赴文淵閣治事內閣自三楊後出親筆者惟阮正輿時爲然○初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管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軫輩每朝類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亦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
貴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好再帶來若果然

總兵等官無事亦頗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
必待宜召然後往 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上自此親信
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
應者不用○擢監察御史林鴻為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
判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
外臣寮為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
鈔為道

按此舉亦 宣廟之武也魏都江太平人新守大都
政隆世至刑部侍郎為一時名臣法即景泰中以大學
士上疏劾幸監輻幸及請討也先試王之罪者也後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是後恩親親宗時用人惟視才賢
不拘資望收復河沿以一生再遷即至郡守終都憲
以此人皆立為上與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
皇朝資治通鑑卷十八
無九卿之權至府佐即以為過里矣志以位便
以志與政以志與而欲望治難矣是故沮人向上之
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歷觀前代
格之拘也皆起于叔季朕 廟資格之拘也蓋難于
化而愈膠固守
不可破於今時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贈禮部左侍郎

文介

十月遣行人曹隆賞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按是時李亨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則者
謝事見李賢說山故事勤以春土事從之因從
謝之子累存不起實淹賈詩書勸進古禮學然曰
君之乃佐賢代為草奏即日士之數日上包賢曰
日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者高士也上召賢曰
事實本朝遺士 上從之遂命行入聘焉

時虜酋宇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平
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
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蒙亡國之物不足為
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
章劾其怙勢亂法賄賂狼籍也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
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廊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
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
首自是 上漸誤謙寬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歿 皇
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
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
狀每詰石亨張輒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
知乃徐有自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
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由於此矣○太平

侯張賜卒
按賜先名觀先是景泰初賜與員外郎召還于鎮
其失機員外不可用 景泰帝之旨是賜與平章謀
嚴飭等門後薛自謀殺賜以謀殺之故廣南川
所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其捕狀左右問之曰

元鼎通典 卷一百一十八 禮典 四十八

置先師像於文淵閣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甃耳至是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於部堂坐議彭時不可曰宣德間 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懼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夾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

皇明實治通紀 卷十八

七

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官行四拜禮○也先為其下所弑

戊寅 天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主敬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機像號賢為四子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皇太后冠第五大恩孫繼宗慶會昌侯次皆都督孫數由太尉壽祿之茂前為其宗親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後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子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溺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固開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族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海謹不妨但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住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始以左廊居皇子卿可擬議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

皇明實治通紀 卷十八

六

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尚書○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與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泥濘賢曰 陛下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送出傍曉諭今後亦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剗肉斷髮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嚴禁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

未及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焉賢嘗謂韓林寶諸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妄靡皆鈍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闕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爲之一清

建後承榮宣德廟翰林不納進士出身而不聞委靡皆就之請方年滿楊上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名體一時今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耶自是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林地爲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

有盜與 祖宗時大興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上北

狩管網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表彬既復

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

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

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

陽今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

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

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英廟此舉 萬代瞻仰

三月虜卒來寇陝西太傅安義侯柳溥禦之敗績取還即

至 上召賢曰溥之爲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爲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閒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浪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帶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慙懼而退○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艮亦不甚許它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次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愾

皇明宣治通鑑卷十八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時祭風雷雨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坡

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勸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

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夜出至彼無

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官何如賢曰可但宜減殺其

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而趨庶免曉

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吏部左侍郎孫弘開奏

生召李賢問曰孫弘宣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益弘先以

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曠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

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王林郎之輩民恐其謀奪

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殄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

書之次非它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為誰可賢曰無如郭珍
姚葵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規模稍狹表裏

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葵為吏部侍郎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居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

使武臣不得逞固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上召李賢
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肆

士卒罷傲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
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曰請

日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
曰卿與王朝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會都御史李秉在
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璽在寧夏陝

西布政使蔣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
右布政使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

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盛守省垣頗自異是
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方總旗于梧川居中

調度則賊可平矣眾視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
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

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是後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葉與中處撫兩廣今兵
剿賊屠廣東賊議朱公英督撫奸弊參劾信以兵食

初大憲候信利權極至獨斷國運米穀悉平等鄉
氏皆賦役嚴密及於州縣等鄉軍之以歸功於
議公力爭其非事且是間使請葉公至班師謝民始

先居毀之德惠謂食分安錢行兵火成即此觀之則富
時所謂微者八百餘萬計民居毀如宋承平時

者不知其幾幾葉文正當時頻被賊降之諸將亦有由
嗚呼大矣是罔玉石俱焚天吏速德猛于割火人古語

是故聖人不獨斯一役也佳兵不祥具故聖人慎之
得已而用之

冷昌族孫繼宗翁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
聞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北之賢

衆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報乃命毀其店房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為其弟乞恩

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
不允之賢頓首自責可謂王者不私矣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詔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
不拜與弼既至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官客次日召王章
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皆驚異以為布衣召至省且授
此與弼具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
將來聘爾如何不來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信然亦得養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幣清粥
太監牛玉送玉簪上謂賢曰此老非迂腐者徐冷確
真筋絡不流其後與弼遂致仕

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旣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弊不允亦當就職以荅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諸賢乞回賢爲言于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人文華殿賜物褒嘉賁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الحمد لله

建曰按舊書文韞聘起滿次我朝自初見滅帝王盛難副也李文達明典新所以大祖後世此盛名之下其責難副也李文達明典新所以大祖後世此然則當時彼如傳說之晏立者相制則與無相制受之之不平他日訟若等哉請則官新爲門下士焉爲門下官論德爲小而不屑爲顧慮惟好空門下士焉爲門下丁士亦皆老而老論與新學觀則觀其無所成其有門下大政陳十章皆乃老復寂草草筆札雖無所成其有門下孔子與朱子中間便言旁孔氏而談諸即說落有到五三陽叩大儒如周程張朱進學幾矣何嘗孜孜教養賢聖耶庶幾有所同賢然果何必察吾誰毀譽乎林之義氣佛僧豈敢同年附和而無所損於其義乎龜白遺監來龍場之滿於布識耶

漳州布衣陳真異詣闕上程朱正學案要不報真戾子刺夫利治舉子業赴省試間有臥隙察尋感無待玉體力聲

44

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鉄門關王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請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吳君與鄒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積總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真傳許營齋吳艸廬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張益平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吳
一舉處平謂不啻一語脾臍齊其不獲張都憲者惟推舉
德樞率利夫蓋典訟解不見見之意則康齋嘗以希希
其出被冠首誦訟於府庭廷解作書切實之末三當
上告点王正名請罪堂案先生久病虛名將如撫
尹憲齋張康公謂也廣州孟張傳珍無敘故能羅休
官往見之前臣至再意待倫王往而後見去倫怒投云
詩藏之官人歸雲十人
是月爲月名而恩北紅族諸名其稱許公論可覆矣或至
所紀多稱名而恩北紅族諸名其稱許公論可覆矣或至
竟馳因不至此一舉也如我罪我君下尚審之哉思言
因楊方處所錄埋學名曰義朝敬齋恭仁羅一峰論漳
薛文清祠陳允卷選爲景朝敬齋恭仁羅一峰論漳
山越亞之一峯孤山偏於退隱爲高溪軒白少獻齋
味韻會莊定山某只是一箭詩人與米軒紹言行皆
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箭雖白亦議之陳利夫
名臣不介之士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徵錄所
名臣不介之士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徵錄所
欽願有曹川川端後有何振丘喬新邵二泉寶壽齋餘
當續人

時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硃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謀可否且厭曹吉臃石亨等守預察之罔非私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風語賢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

獨勝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其事皆不從其
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
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
之勢自消雖此最爲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
必少矣 上以爲然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從容言
政治得失賢言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
害賢極言錄求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
無厭才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
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復密察
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

皇明肅宗通紀卷十八

五

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一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
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皇恩
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辨○先是兵部尚書陳
汝言阿順權官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廣等處驛官盡
數取回物議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 上曰驛人非我
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
不便 上曰吾亦悔之

何用此輩殷鑒昭然

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璘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七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璘

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布政學轉
四川 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
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禮部尚書 上降
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九月副都御史林聰補江淮鹽盜

十月二校獵南苑

被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
臺南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上以周垣得鹿雉苑不可以數計藉藉戶十餘年視自
承平安堵以來歲時蒐獵于此每獵則各戶合圍獵
上時射於中流以調武也是日長風驟起羽手畢集
活獵所獲分
其從校而還

皇明肅宗通紀卷十八

五

上一日與李賢言宦官蔣昇雖曾效勞其實譏亂小人朕
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懷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
一日命昇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
不可見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曰 太后方
知其諱間以此絕之賢曰譏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足○癘會幸來宛延綏守將都督食爭張欽
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
諸路兵時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爭來入寇神木縣欽
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安邊營欽分道

拒之連戰于野馬湖等處俘其將鬼里赤獲馬駝兵仗僉于柴溝 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酋造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北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一月孛來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上謂李賢曰節節官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色言曰臣聞聖節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貴臣言之下是固是每歲一宴至于正月亦或不宴惟歲一宴歲不缺云○是年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八
已卯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延謀開建州會董山請結盟朝鮮使從僉近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修疏許以包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書樞密使制書選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承譯者往之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山東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李賢薦之也○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

請鎮大同遊人莫禦 朝延覺其有異遣人廉察之果皆虛言官交章劾之遂遣繫詔獄論死 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洩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試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石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羅旺彦敬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其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八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

按敬宗慈鄉人容儀端正步履有勁德望次輩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年終歲好禮約束諸生暇則飲酒吟詩時輒南陳北李云 八月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石亨奉朝請謁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通判 十月虜寇宣府○忠國公石亨謀不軌將殺死將領 故亨會忠國公行獵順朝城易武次大抵將以張其威子孫所屬勢將傾天下矣亨意欲大逞其威上于是象營出星變對聖數數月不遇至 國戚大膽之象也時亨門內有養目拾獲童子手執 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石亨等事之 與共當慮正致故杜清謂曰大同人固甲天下事之 胡將軍甲北塞崇關東出山東東歸清乃縱解道則

京成可不謂而遠嫌以處莊宇裏河一轉是年春
李廷賢命守帥師樂之重先力駐下成前謀平日為
先口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寧不
堂先私焉曰廷賢不足幹大事寧功而運也而布
能事發罪應於上上曰初念其功而運也而布
雖令以本府歸下未幾家大禍臨廷賢遂成
不疑之謀於廷下下獄卒矣以其忠誠當堂成
李廷賢曰廷賢多在外而守下門下下門下下門下
如大同有勇助外而守下門下下門下下門下
平初此大為功矣英初之利明果斷不能如此又曰天
無從風奔走其門惟恐後以封賞先授者先得美職
非但復位之初而從之明年自振作上亦知其
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諸事之門
關而已初時有美妻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腹爭欲
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
貴不與焉雖欲斯術何所發乎向日有贊之風一變而
皇明會紀通紀卷十八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
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
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所必奪門且內府之
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
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草何足惜不密置陛下于
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
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輩之非亦有
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事文武
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置賞以誰為功

老成者舊依然在曠豈存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憲而
小之訂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
排之思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南內離宮成○項忠為陝西按察使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
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
餘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
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使蕭瑄為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

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以
銓為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提
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上命李賢擇太賢以富執法不
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其衆謂賢曰上止不喜此
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
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
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致仕
部尚書蕭瑄大學生高發卒

宗經述入內閣輔政表為閣務持公論景泰間力主
遺使迎歸之議及洪選駕西歸迎歸天順初
以老疾乞歸遂卒于家進退有節始終不渝
加之贈諡表臣節獨淵太保諡曰文襄

二月致仕尚書學士海哀辛○今月報迎駕功陞官者俱
自首改正時法司秦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
但此等冒報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未決若朝廷
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
職者四子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報者
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上

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德
皇朝賢治通鑑卷十

王後秀王國絕○合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質少卿
兼修撰柯潛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
中有德秀官者以李賢第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並
試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

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獎如
臣第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

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加于部前奏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葵李一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祁順者廣東東莞人進士學問純對富易第
一以其姓名進御許於傳聞所便地乃抑置二甲第
二云此例得陳選策元

張悅劉述周維黃孔昭

軒輊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上每念其
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焉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

按驥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
尚書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
敗虜虜阿台罕兒只伯等敗于南邊
任發章郎驥等還見軍功世襲伯爵

八月虜酋李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
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
朔州一帶四散掠奪炮火微于京師人民驚疑奔家走
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
牛羊而去李賢言于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倒馬二

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
敢深入又俾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
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駭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
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
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勦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
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上聞

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諡曰清惠

鄭曉曰公老友從廷選吏部遷平生無所當好公退養
讀書而已交游不絕請不至其門臨城貴亦敬懼不
敢犯詭是非確然不肯從隨好惡故別曰大
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譴困于裕亦為名臣

九月宣夏總兵都督張太破虜于東塘

言往時經事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釋者之實虛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鉄券普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卑明貴治通紀卷十八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食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以程信爲刑部侍郎○南雄知府劉實卒

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虜酋宰來寇進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鐘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

按吉祥在正統景泰間領兵出征麾下多違官驍勇善戰祥爲恩惠故以廣心天順初呼召此輩祥等俱置大職有司事發引功皆與祥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勸自守或上取其驍武精銳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肩功封伯內慕親人事寵爲御史所劾上原之而下詔成論勸善之臣欽盜權遠矣吉祥

謀不輯欲幽 上于南京而立 皇太子時孫馬督以是月初二日歸 朝北師官祥遂令欽約典兄督驍發孫等就擒兵入宮爲祥所執而吉祥內應星門晚奉順侯吳璘及都督孫安等皆亮知其謀諸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變起祥與中官吉祥以俟天曙時徐指揮遠果并生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統王輔於東華門前禁門衆不關欽案環大僕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前禁門衆不關欽案環調營昌侯孫繼宗等之孫繼宗等軍充營衛順侯吳璘及諸將珍道運糧馬弓以清兵隊之太僕千東華門外餘兵突陣鎗聲震動之聲爲欽所殺相拒至西錢以百門前百官下吉祥等子御史欽皆伏誅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誅南師不與往來欽管欲爲求一官力不能及欽謀反凡戚誅家治盡三老殺免

皇明貴治通紀卷十八

旌死節追封吳瑾梁國公諡忠莊贈寇澤少保諡忠愍○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鐘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亮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論曰昔黃巾之亂也董卓不十數年董卓不滿千有之而上下照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道之難也假令門將欽輩得人守倉卒起變豈周吉祥爲之有之也欽輩天祐聖明而不敢大虐色衆賊孽者大之有之也欽輩之不可也乃與之發諸孫鐘之討賊其功苦太可與者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伯達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爲

此段遂為通鑑
刪補之字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
前日見吉祥欺稍稍收斂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
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
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
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
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
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時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
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
皇明實治通紀 卷十八

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冷天下生員
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
五十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按風宗廟行此令者以拔科目所遺不使幸若屬下不
定天下有道才之變也近世清由洪武永樂間人士上
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格等職學士等官選調其
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高第甲第未嘗
近因言者稱士子之在學校者多我老乃增開貢例其
後又因國不足入納粟上馬太監等名等科貢其
外別舉選徑遂致人才數倍于前有需次十年不得
若進仕者老死選用老老之人皆非清流而辭天下
安能定其 休時
于千族屬六許 十王又華 國
正月癸酉毛墨被阿羅出猛可速學來共立脫思為可汗

始入河套是時學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速
學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
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學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
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朵顏諸
戎時竊邊郡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王為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
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遂有是命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眾大
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
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饑賊在
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
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赴河開之時暫退軍馬
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遯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
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
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真
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穡調夫軍馬但令回還只留文武
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 上命廷議從
之○調知鎮江府林鶴知蘇州府胡蘇學廟像歲久多剝
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鶴奮然曰塑像非吾我
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

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又任明年徵為大理卿喚人復赴闕借留天子欲慰朕人乃有是命軍民喜患復來爭焚香迎送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按正統末項景微以刑部郎外郎遷刑部主事之賊為所害其妻女皆被掠去久之不獲便快二良馬而前遂四日馬賊遂乘馬步奔周亦擊屋步竊凡七書衣達官府視其法陷賊乘利者百數忠不知也及考李士之沒周高書城當時亦以部為忠從賊公而屋鳴呼為無定河漢何不

正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泰呈明資治通紀卷十人 聖三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省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操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著察棟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於雖不能盡

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明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遺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問動輒譴責李在內閣歷多謬誤李素定可以當此然亦難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失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而近亦言狂傲誠甚是其腹心之論造謠之謀不出於此李暴而天下自陰受其禍此內閣之所以及於滅官也

擢吏部左侍郎姚葵為禮部尚書○擢通政司參議尹昇為吏部右侍郎○追謚宣德廢歷戶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怠惰廢后事自笑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為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歷為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之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謚忠安

按從康節家欲自奉遺傳信官敬與之朝幾六十年身尚書三十餘年思榮始終世與此然爲人清議之骨發風節是故阿恒建文之難保者士族之專至宣德影后革未易微之謙讓職同踪伯皆貽澤阿朝無所匡拂身之意重云

建曰王文文昭胡忠安皆累朝元老宿德重望天下仰之而彭惠安名臣錄乃不汲若殆有深意焉然亦以體權有餘老成持重者云

下錦衣指揮金事表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領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

皇明憲治通紀

卷十八

早五

卷十八

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掘

掘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

汝拿問只要一個活求彬還我彬既下獄持掠欲置彬死

罪有揀法軍匠楊瞻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

駕落虜庭獨彬以一枝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

付獄乞御前審錄則必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

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速問達逼瞻令供李賢主使喧

撻死于獄乃伴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

此無入證見不若前着奏旨庭鞫我對衆盡述彼無得辭

達信之遂以聞命中書會法司官訊于午門喧大言則我則我死何故汝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拔指

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黃翰曰平初察剛察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瞻不結而免之世局當無義士哉王漢之套今猶梁用之豈成然哉賢之不爲有自持天幸耳吾於二義上有感

巡撫大同俞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留爲兵部右侍郎○

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大名潯

縣入時吏部舉可爲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

大同巡撫須得以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

上復謂賢曰王越是我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皇明憲治通紀

卷十八

卷十八

按王越後進封威寧伯印總兵前衛使起總制三邊又膺陝西與湖廣數十戰多捷卒封貴州武備之稱

李賢爲門達所誣匭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九月兩廣盜起太宰侯陳繼陳奢欺信都御史葉盛討平

之

十月淮潁陽鄭白故渠

十二月以王際爲大理卿○馬文升爲福建按察使

甲申天順八年

正月命太監周中分督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

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

而彭時極力繼其後類之生舉事也兩官如一故能委肅
勸諭仁壽官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請廣東

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參政

林鶴松江華亭人帝時中選士時太監王振

訪司教內侍書官成濟等謀害王振時太監王振

松詩至今官傳所敘內侍後多劉若淵之居與陳文輝

內侍等未嘗遇必逢其飲及笑談大適大適王倫

者會受其命作謀東官至是求調陳文意必已更

不召乃使人密伺之論言上不豫東官猶疑如何

海官當以還部行事已而內閣李賢當京華時

史李賢等日無庸已而內閣李賢當京華時

代之其處以開乃下海獄韓雍亦與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英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

有罪下獄滿戌南丹衛召表彬復還舊職先是達掌詔獄

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

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主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滿戌烟瘴達卒死滿所彬復職饒廷建

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加李賢少保兼

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選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俱

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陳錄羅原等及第出身

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

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柯潛為翰林學士並甘肅

總兵官宣城侯衛逕巡撫金都御史吳琮率師討西番破
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逕等討之逕與琮將中軍

督甘涼蘭華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

以並進追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

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五月五日大風電報及拔水壩郊壇○戶部尚書年富卒

謚恭定

按劉鳳陽廣達人謂言不輕發應靜恭恭起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

淵王微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

宜遵舊制使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

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輩輩大臣與之結交或

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嚙托密獄賣官擅作威

福今後不許內臣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

自宸東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官

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就有加于此哉○止嘉祿

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閤寺寺卿之制以元相攝閤寺

任守忠有罪解職公得以微罪解職公得以微罪解職

利葉傑射難得以逮主政事堂公得以微罪解職公得以微罪解職

食而下制置廳宦之法莫良於宋故於宋世
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人不惟矣我朝內侍
唐不父宋百餘年宋中官之權視矣言之者
宋信乎無有以周宋之事借宸廑者嗟夫

改工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及
改戶部○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三

開營

按營性至孝有文武才學長南訓服作案以通居吏家
與骨立不肉食淡諸者三年所止草履者自為之比
參咏有暇珠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典諡諡
諡文清

按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妄
其出處光明峻潔深富貴利達泊如也宣教人德德於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八

復往告曰讀書窮理須實此得然後發于身心體而
之不然無異於買樓而還疎地新著讀書錄卷中泰泰

建日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瑄內閣學士
致其子溫見為何相而後歸達達東亦明時則
所有官居內閣無地起樓臺昔人以爲美談
今天清高風介節視之不尤昂其古也耶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孫錢奉朝請
半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府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衣
日為朕簡求賢淑以定玉氏有汗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
平能狗彘也私朦寵索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位不稱

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
為皇后明正平王之罪免死謫南京○逮南京六科給事
中王徵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徵淵等以牛玉

罪重輕上疏謂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
王大不韙之罪四乞寬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奏入中官

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 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
俱謫州判官徵晉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徵等既謫天下

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或答李賢不申救賢曰此
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調

會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食都御史巡撫兩廣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八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宣等合意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
悅盛沮之乃轉左食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
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諸官牛五千七百餘
頭墾地四千餘頃收租如糧七萬四千兩帝嘗所驛站
宣牛屯穀不在此數悉移我朝
邊臣留心屯屯極者無如葉文莊

華太平 庚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趙天順
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視職非法意上

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大辭不
志李賢言于 上上曰卿為我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易舍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衛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

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覲者始息矣

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歲序徒同過實等語若及出使荒僻之震天廟初建爲

歷者猶獲妖言陞者里革不准禁職

諱而不瀦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

劉吉等固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

官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

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基

七十五頃數十年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

皇莊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

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迄天下傳之萬世不

在封號求勝于十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寢○權輿起

府東廳知縣盛顯爲邵武府知府

按縣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劾李請知東莞

之不可候其罪而相與之未幾丁母憂去

入南諸如起郊外府屬地伯德家以成帝已以國

日事首月清亦于嘉平官以宣德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會都御史

十二月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守甘肅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八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九

東宮臣陳建字叔敬 鴻李臣岳元字元 庫生流國元字元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歲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自便王文之子宗彞干譖之子見譖之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見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譖之冤上憫之追復諫故秩遣行人馬瑛往祭其墓復見世業千戶見後奏換文牒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宗彞後弗進士官至尚書亦奏

皇明資治通紀卷十九

召王茲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茲掌都察院悉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章哂之謂寧曰為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須擬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御批茲為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藉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什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麗謳歌一唱百和殿旗而行上秉耒三推三返如儀

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

傷躬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山家曲故觀畢賜宴

而回○時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

大臣妝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禱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

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禱香非可祈

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為兵部中其事故言帝曰朕上非有大

寧獨召寧論事對曰臣稱真給事中職年歲大用之

寧果還人與與相見尚書姚夔成勸寧

行卒不往其介知此寧浙江海鹽人

皇明資治通紀卷十九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蟲蟲有聲○彗星見西

北長三丈餘三閏月乃渡○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右

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按恕陝西山原人知揚州有惠政擢疑獄劇勝後劇不

按恕揚民立石頌德滿江載德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

東遷寧守令多任而趙遷之戚化初猶然時

為善而不受信良之澤耶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

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督理征夷軍務

按時兩廣蠻寇大興劫掠妻妾廣東南境之墟所至

殘殺上初聞命憂在府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

泰

言賊賊其細而守臣失策以招撫國為治安長其
米驚營諸縣于急備倉儲非流血捷之喻不止為今
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湖江秦收發糧草勇過人則
文武備以討賊可舒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郭永順精
器可任乃擢為食都御史督成務精忠征夷將軍
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康陳宜為監軍戶
部侍郎降達督餉御史劉建正
郭永順功開外之事一以專事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令凡開國一依大明
律科斷照例運碑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並宜革
去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
決斷武臣獨全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
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因襲日久一旦有罪被降黜多勝
詢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

皇明憲治通紀卷十九

主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
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
罪俱逮謫寧令六科申核件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
賢疏草賢亦卿之會兵部請黃官缺尚書王茲偕部院太
臣合奏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
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不幾並引
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
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秦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
萬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秦僑河南處其不早制反上
疏言流通之眾宜選良吏賑撫其亂漸圖所以散遣之願

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交通不得食勢自不可久發
甚詳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兄謂英一言之
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

五月兵部尚書王玄致仕許之先是玄會諸大臣薦岳

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郎茲遂以疾辭歸
按汝河州人性剛毅少豪尚氣義所當為舍性命
前生長西陲有忠功名志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扼
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
教馬順者玄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家哉家居
未方卒謫莊毅

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周思寧遠伯任時與巡撫
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賊敗引去○弗提衛都督
皇明憲治通紀卷十九

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于
畋獵有司即却之○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
畧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
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
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狹於東偏西距諸營八
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
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
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
在腹裡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過堡過延安廟施
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

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捕廣領官馬無力
賠償類多逃竄致敗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賁陪庶不使
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
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

官

按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鄂縣吉與知縣王麒麟承
泰巡隨軍殺賊不顧身死之事聞皆諸官時時以
衆其忠吉流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
以官銀千兩以爲給養官金文司之已費十之三矣
文觀之歸思此中苦難正屬生來止如吉誠願左右日請
康安來視之登舟視之吉非也頃之夏至乃起程而吉
已付我軍家鄉官府無所稽考我貧汗辱於地下天願
皇朝貴治通鑑表之十九

皇朝貴治通鑑表之十九

○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

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糧稅○較南北直隸浙江河南巡

撫巡按官賑濟飢民○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十一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給孔顏孟三氏學

印令三年通學行者一人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開星○改庶吉士許禮親政

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

子王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

不同惟撥給燈油筆硯酒飯等項循故事耳內閣按月考

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
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修
爲事三是以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李賢謂曰若輩
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
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
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閣災故也賢
怒甚明日請 古各授職罷禮親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

主事

按詞林記開宜依 祖宗時故事入等中詩禁開承嗣
問主以爲材蓄德爲教則不必以修德進修自勝不
准人才進退而 君德賞罰亦依 朝廷不然其弊必
至如弘治中李士李東陽程敏政之輩庶 士至院閣

皇朝貴治通鑑表之十九

○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

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糧稅○較南北直隸浙江河南巡

撫巡按官賑濟飢民○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十一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給孔顏孟三氏學

印令三年通學行者一人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開星○改庶吉士許禮親政

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

子王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

不同惟撥給燈油筆硯酒飯等項循故事耳內閣按月考

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

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修

爲事三是以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李賢謂曰若輩

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

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

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閣災故也賢

不能當騎射故定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請調發月
餘陳師下程步騎千冬夏衣帽行孫亦許承讓分撥兩
廣省城及廣西應辦各衙門營務作備用相督辦
南破賊智高于是苗賊亦以漸落騎取勝韓蒙校即
此意蓋亦用兵之策也王今其遣輒聚處創傷吏性猶
有子無嫌悍難馴之意亦在司者言駕馭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指揮左副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磨苑一子錦衣衛所鎮撫其
餘陞賞有差○置武靖州○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琰奏
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
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邊賊屢為邊患近有
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勿發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
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境外種食正統間有
皇明憲治通紀卷十九
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接開黃河西岸地各一
顆樹起至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礮石
海子同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
背馬管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堡東西七百餘里
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身當時議者以為地
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
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
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琰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
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嘉慶初日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花馬池
千里間北臨管堡咸為稽考論之將官故先循舊紀

惟恐不出此惜乎養成而殺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泰勸賑濟南京流民眾議欲令官貢
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襄奏言國子監乃
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別為處置 上從禮
部議勿許○延安知府王鑑奏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
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
其邊塞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
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命撫按分巡等官時常
行邊禁革奸弊詔可
皇明憲治通紀卷十九
按王鑑斯言真洞切如有餘患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
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附乘驛按往往還動一二
千里歲月幾何尚自日力及此哉今之當
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為之所也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犯加恩蘭侵掠忠順王
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毋復還哈
密舊地收其眾以衛邊塞詔可
四月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召太
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眾不過中國一大郡
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
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
勞者不永逸今欲安樂必頻次剿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

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數宜俱預諸處畫又秋禾方熟房騎必入掠而延綏鄭慶崇縣一帶官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傳無患于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松知地利宜召還京而受成策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御史楊琅奏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將設倭成風聰明日喪其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得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五月今賢還京復士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視葬喪事林典即促賢上道至京師入見鄭允○諭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止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請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效辭南出倫畏衆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意太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計遠慮乞留以開言路遂得羅倫仍舊官出朝矣

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聽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

李南陽言謂楊文貞子本誠爲臣學出於今天下通忠也

有謂焉文多博以劉介攻已彼爾由三申教后李樂用

文貞所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不微點之禁網終身也

爲公所行何相遠哉愚謂南陽之得者行攻三朝之

門人雖廣年因諸言而微點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請

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原若遇伯陽李爲通羅生

父復官編斯言也則公論公道矣

奏準後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雖開科舉情起復

者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度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襄陽賊首劉千斤偕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其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士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擣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已而永率領兵擒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前軍前賊遂潰散又戰于石路山斬首萬餘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旣而諸將爭功忌張英併干將謂英多獲賊勦挫殺已饒節論功殊進封侯爵封貴

伯加圭太子少保○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剿河套

七月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米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若始今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于黑龍江進止并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人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皇明寶訓通紀卷十九

八月那該爲國子祭酒

九月北州會董山叛寇遼東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時腹秦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繫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三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

兵馬屯據反居其內人民畔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接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礮礮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墩臺可守趁今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薪木植候春爇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邕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驕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龍營兒寨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艸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莊寺子三眼泉柳樹澗友割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隄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各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選震軍威矣

成斯地營堡墩臺雖有遺缺率多廢弛出入如屋

有請總要領之心而委其精力則實有限言
之皆宿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進北苑利太師陶失帖本見遣使給三帖本見等
人書

按舊例進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貢充實勞績
他表至是皆三帖本見等乃快然三衛人從書錄曰
以三衛官進待之略上日進見使臣既同三衛人則
事無所待上書服罪以本等禮待之不形其言
引使使臣毋得四十人必從大同入朝延得以一意
待其世好
處大福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按賢州人官德六年進士奉詔直學練達時務裕陳
初請減減官月休新太學景泰中上正十家錄舉
張紫上人君錄古錄天賜初許發內帑銀三十萬賑
東饑民與安鄧江南北大水又所盡籌邊策萬用耿野
聖明資治通紀卷十九

年王李賢提督自前頻領諸大吏文武皆稱太人華初
遭曹氏之奸繼繼門達之譏然身未危而上下亦施指之
茂陵初位請出官人簡近習及憂去上道中所見軍民
利病入事又言相宗朝官禁嚴去上道中所見軍民
積不得妄責游有常所毋起難官賜有常度毋停停
種種皆名責誠致時之賢相也但正寧徵調終身棄置
而卒免下相李賢元元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諡恭敏

按莊心井坦直遇事敢為賑饑之使今既既治復
一疏大節雖無或謂晚節稍弗逮則君子未盡信也
太常少卿無待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是年
御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上抗賊起食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致仕

丁亥歲花三

三月國子祭酒邢謹請辭降臨賜于石樹本監中丞
遵守從之○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
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
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襲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陞
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

漢兵討平之

按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南鎮守府不相上下兵
久無功劉謙遣憲憲大臣督兵討諸官軍中者德告
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等險破合江上九縣
乃進信尚書時正與蠻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

討賊信至永寧分兵三道自督人金萬池四川軍
成縣貴州軍由主江雲南軍由主入湖會大壩大壩
進至李子關渡賊據時賊散處後火礮后如雨我
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板垣已時其後四川雲南軍其
左右賊營數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百二十餘
復走入天井水處二洞洞深險峻不可入人等洞
餘賊死盡盡九姑土酋等散走擒其大妻諸酋
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務執漢諭功奉不世守
奉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

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勛勞于國出自特恩錄
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按例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以上七品官得廕
一子以世與後裔爵職子孫同職淳熙職官子孫廕叙
一子于正五品敘川從一品以上及死王
一子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

老乃得餘臘于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選矣然漢初必頻試經書通人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
崇或苦難判即得京朝美職雖復白有所不論矣

封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周或為長寧伯並歲祿一

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璋璵璵或子璵皆背

受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

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璵

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

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龍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

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

皇明資治通紀卷十九

永旱之餘公私俱困房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

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懲自懲遊宴安樂無益之事必節

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

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

心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勛力戰歿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朔以疾致仕辛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

按朔為人忠方嚴黃淮白倫約勢也三十餘年不改其

畏而不怨服處變無他度于則擊一不而拒之故以

介處嘗曰吏部豈復思擊之地耶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周洪濤為南源國使祭瀝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奴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時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

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武還吏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

十一月諭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

討莊果為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為大理寺評事

按果為行人司司副先是果有翰林編修分題預作

壽山燈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然也仲昭與果同職上言

向因安見物翁祥臣同加修省今日之來或四宮在

上故極孝義然大宰在平養志竟以碩大馬樂恭北虜

七里孩兒窺伺問源所當深慮江西湖南廣西早數千里民

不聊生其能災傷處所尤不易慮與宜將細火之事一

皇明資治通紀卷十九

切停止不使授于耳目而濟此艱難為文王之觀民知

傷為大舜之開導涕泣泣泣而濟此艱難為文王之觀民知

之民當征伐勞績之上則于艾息災果清百姓安奉義

兩宮其孝宜有大于此哉蓋懋等也奏入許青廷杖之

廷杖外任給事中毛弘等三人者出自京師初居翰

苑不馴一身敢言諫諍實盛時事也之後其原職以應

人心以息物議遂明懋等南京先是羅倫

亦召復南京翰林院修撰時羅倫林四隸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按也手案初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左右左右

軍以神機火器之法以神機營為三太營是常則五

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園各軍二千五百里今軍中

不得出園外景初理三大營精銳軍兵分十營

化初從至是復置神機三大營精銳軍兵分十營

元帝復位狀 聖恩厚幸 皇太后聖上 願以是言 為天子之位 乃皇太后也 嘗未嘗月 群臣又立 則異時 天子之位 乃皇太后也 嘗未嘗月 群臣又立 則異時 天子之位 乃皇太后也 嘗未嘗月 群臣又立 則異時

○林曉為右都御史 江西北布政使林曉為刑部右侍郎 御史陳選督學南畿

按選先赴 江西商察 員度至是 以身不範 言前古 秘史 漢先領冠 喪葬 射獵 丁學 官令 嚴 時 訓 生 徒 一 丁 射 行 以 發 學 生 官 不 易 原 官 官 訓 生 徒 一 丁 射 行 以 發 學 生 官 不 易 原 官 官 訓 生 徒 一 丁 射 行 以 發 學 生 官 不 易 原 官 官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州○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

四月大學士陳文辛贈少保謚莊靜禮部王事陸淵之御史高文祥交章請改陳文莊靖謚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沒後始言不免

獨馬驟復還禁引引趙曉穆外士遺德之謂曰
可容數千人劉清綱軍與戰不利城西鎮之
城郭城中登平本衛軍往捕賊于城下中常成之
御史陳官軍大獲勝近雲驛中聞朝廷命探西
緞都御史王錫爵將朝修各院所部會計之學
至介與等皆不知兵不勝延緩兵至慶兵直趨
士分則饒湖為賊所乘官軍
敗者數千人於勢皆得報
六月 慈懿皇太后薨氏崩皇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
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
一定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附廟
禮部尚書龔榮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
懿無子且有步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
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輕
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取為然彭時謂同列
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
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
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
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洵洵若不合義則人心不服臣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
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

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得于安
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陳諸 周太后也
上雖不允而王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
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
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稱葬附廟所以體 先皇篤太
婦之懿昭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
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綢常不可有失貽萬
世議議辭甚懇切有旨令 官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
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鑾帥百官伏文華門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
皇明皇帝遺聖 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
志但 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未即允朕心終不自安祗
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
勿有所疑故諭 官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案此舉禮變失而卒正國彭時等固爭之力而
聖曲金孝遜之美亦不可誣也皆可為滿世流聲 慈
高瞻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使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
中納戶部覆奏言此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優爵利
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例抑且廢在位逐利之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
許中稅內臣給事內廷說所發養生送死皆朝廷養之

若干頃宜夏地方多永樂所置降勝滿四之叛朝廷慮其
爲憂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鑒松江人後至南京款部
尚書

走日惡管四張巡撫事河說田之事考古鑒今而自悅
高寧公結奏議請自陝西築爲邊牆寧爲清渠寧爲
故道修復馬邊牆外則清渠爲邊牆外則清渠爲邊
關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而
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饒饒自足然饒饒自足則
木不按其進行之而徒令邊上終歲腹中仍服疲
未卒梓也又按尤是劉龍溪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
延慶境而後入河其少蘇子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
寇邊帝命薛仁果討之仁果以備邊將將大區于萬
原堡式前舟師于河東其入中書侍御溫彥博曰魏
長江所請裁減城牆以致其用者聞古今計議遠勝
車甲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然奈何從能行於古而不能行于今良付之話言而不
能見諸行事矣是七律
八月廣西道御史李容言事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
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
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
多者許州縣運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容又言臣觀
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鎖
幹蛀蝨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
以致吏民並緣爲奸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
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

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悍禦無策州非有西安
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所以
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
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軻侍讀學士劉吉爲考試官取費
闈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
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按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梧眉目如劍馬外若寬忍長
者而內深刻判骨與何倫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
永昌之兄子永昌素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排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
至故安得先人永昌素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以滿託貪鄙爲事謫貴妃爲同宗多結宦官爲內援
皇明會典通紀卷九十九

鹽賊錢厚斜衆作亂江上俗稱江海上海備倭都督僉事
董寬討禽之

四月正一真人張元吉有罪擬斬候決○御用監左監丞
龍潤要雨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事覺上曰在昔帝廷
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觀也今聞在外娶妻
何異常人其即離異聞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璉爲
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鑒爲刑部左侍
郎先是寧夏城將士築堡至始覽以轉導河流以溉屯田

或取其直為修整遊費或徵其材為成造之資
下財用不貳而兩外之奸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
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薛應旂曰官監收太醫院藥料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
官吏潛將價值將舊藥料拋毀阻直內罪而已出類
實多安得如李瑄省一言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答奉

英宗初

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
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
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

周成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或又求武強武邑

皇明憲治通紀卷九

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
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給與之欲無厭畿內之

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朕
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為業 上以所請

是待勘報區處○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

按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九文字進士對客擢學士
思翁不易幅成化初入叔同榜授翰林學士劉定之卒
詩一揮九劉仲庄漢道領性外放發北不第累擢
時政十事敢僉十事又請遣使迎駕滑溜法語歌歌
義不獨長于文已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秦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
周瑄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閒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圭

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
皆沒入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
命詔盤整覆按部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
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効不能步田之罪詔
以田歸諸民因責部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
之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命事陶魯
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人寇
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

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展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

皇明憲治通紀卷九

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兩事統于汝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
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備
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舊等所
請 上命兵部會同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
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衆計
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到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

等進貢者已驗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
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除夷人使知此意○是年興化
知府岳正南京翰林修撰羅倫並致仕○丘濬為翰林學

王恕為南京刑部侍郎○徵士吳興弼卒○贈故國子祭
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庚寅 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往征蠻將軍印鎮守兩
廣開督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二月禁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毋得隱淨身人

三月京師雨霽書晦陝西寧夏大風颶沙黃霧四塞○癸

未昏刻月犯金星○竟直隸蘇松常鎮池寧去年秋糧○

皇明憲治通紀

編修陳音奏言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乞降佛

子法王真人位號併請建寺觀者悉置干法不從○癸

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齊陰霪四塞○以冰災免直隸深

水涿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粮稅

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長為要害昔

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

板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

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帳遁去使

費糧餉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

設部每歲秋初遣軍事一員督軍計斬粮草事緩還京

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
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歲征粮及部運銀布三百十

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粮料并銀布折支

粮及冬永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三

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間中鹽粮

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年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

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

布按二司總督粮儲官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

量為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它省別用措

置從之○罷會官保舉○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

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被災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

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豐餘所儲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按京畿之地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海運河之要也頻

歲霖雨輒成水災為害甚烈今在古有轉移之策焉器具

後嘉靖時給事中秦藩言畿輔之地南北崇卑不一

乞置州縣地廣人稀生理艱少然水泉土產地方沃腴

耕種其高下或參差或漸平或漸低或漸高或漸低

千畝者亦如之科布能輸運作法不各處達如賦

三四年後必有高下之稅矣下課足則大戶無不足

委而歸之穀民之稅矣下課足則大戶無不足

本官臣等謹議畿輔之地南北崇卑不一水泉土產

望守令勤民農而無暇之虞也

石寨江商人耕種京畿地利不便每運京糧是念
大率可知矣今歲能因二公之言而行之實所期也
義何河水
之地處乎

建佛閣於西山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早嘆夏秋無收百姓
嗷嗷待哺荆襄流民滿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
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
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
命亟已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妃紀
氏出先是巳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皇妃在御妻之列

皇明實治通紀卷九

三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志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今託病出居安樂堂以養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 聖

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以右副都御

史王越總制延綬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史時越帥師

巡邊平崖寨州擒獲四千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

史又于黃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二十級遂進右都御史

九月舉被黜堪用官員○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言蘇

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梗糯米并各府部運梗米

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解小經沿途碾減鈔關必欲如

民船帶磚鈔兼運水酒守關又爲運軍發過及抵楊村
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資費議
罷帶磚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
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
其脚價以補其數議上 詔可

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韶言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
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爲意倉廩再歲之支
虜覘知之聲言入寇韶獲謀者訊之盛稱林警峙阻糧少
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求乃免于反謀語之曰汝
虜恃林警汝不見中國恒創木罷乎遣萬卒持器使入列
之林不終朝可盡也朔煥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

皇明實治通紀卷九

三

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耶謀報虜未以爲然秋發餉實缺糧三
萬諸衛相繼于道詎乃大悅選將調兵建大將旗鼓出遼
陽塞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
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兵部奏
准武職絕嗣許從軍立功一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疏族不
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止許子與孫承襲尋復令納粟

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章革

按前書實官已非美政復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
國家武職已失則冗濫久復行此不可爲後世法矣
嘉靖中亦有納餉承襲一單
之今其亦五十步百步之闊與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順天眞定保定俱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毛里孩七烈忽危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是年浙江布政使張清龍○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按四川巴縣人官至工部侍郎工部侍郎霍瑄卒政清本縣人官至工部侍郎工部侍郎霍瑄卒多不舉竟致似老疾去人多惜之○順風潮人由海貢歷官大同知府正統己巳○順風潮人由海貢成嚴不敗陝西由水貢下備出滿門馬鳴進勝素紀絕等物出府庫全屬下備出滿門馬鳴進勝素經計其權費工料等不自安乃乞休至是卒瑄費計少文勤于辭理在汰同最久陝西遂錄惜不能究其用云

辛卯 成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戶部侍郎陳俊請于上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飢者殺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根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先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至是有副都御史張昭議罷承運兌運承運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免運又變爲是

矣至今爲定制

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朝之漕運也旁民今日之漕運也蓋承前而致失歲月不若勞軍之爲愈也蓋承前而致失歲月不若勞軍之爲愈也蓋承前而致失歲月不若勞軍之爲愈也蓋承前而致失

命彭亨伯楊信率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西邊患關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楊信爲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旣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今刑部侍郎曾輩御史滕昭巡視

皇朝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四

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飢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奏廉勸分典華刑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仲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進忠左都御史

按李胡子本劉子斤餘黨倡亂民爲亂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酋餘不服者縱兵搜捕凡殺遺解者四十五斬版四于餘

設金華府湯溪縣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

三月有星于天田○禮部侍郎那讓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以度費不謹遂坐侵匿之罪時人寃之○設江

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官屬於直隸太平荆州沙市浙蘇
杭州武南三處抽分

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
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
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
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俟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
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升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
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詔京城外置瀉
澤園○命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

六月改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茶費撥發以白
皇明查治通紀 卷十九 四十一

主為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

按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飽糠食不別治生病無
書付其子完勿勸授新里經管墳墓時有司已得驥
從之賜諡文靖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 皇子祐極為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疹薨諡曰悼恭太子○戶部尚書楊鴻工部侍郎喬養正

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

通行踏勘明白來聞于是鼎殺等親詣昌平縣元人郭本

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跡逐一踏勘覈據

元史并各關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同奏命下所司
度行之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
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
監官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
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初見時
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語之至期將入
復紛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
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誠尚可
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即傳

皇明查治通紀 卷十九 四十二

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
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
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
曰萬歲閣老云益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
見議謂為所詭侮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
俸皆承太監黃高鳳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洵洵致
憾欲判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批出如舊不
減人情始大安

起曰萬歲閣老尹閣老直所說尹又云子在內閣時嘗
欲請見萬歲閣老尹閣老直所說尹又云子在內閣時嘗
即扣頭呼萬歲不飲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刻監屏而
轉聞無不從勝下而對是亦有理處謂上下交而德

計議以聞○王越覆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罷遣休

息上乃召越與盛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

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

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

築邊牆設衛學堡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

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成化初自正統中命雄守榆林水城也初始

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備也成化七年黃龍八年子俊

及軍議治及子俊不備而風土者實榆林也又得堡

子俊教之諸省諸將悉立官師爲第子俊初不置堡

固乃未種教植自是種果與內地等凡內屬地皆墾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九

爲屯田設府縣高石又相度邊境行數十里盡得

形勢內地國初遷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

酋乃河東人也起而寇子俊以榆林水城不割而榆林

堡子俊以是爲要臺以望望天順以來解知我東而滿

本諸堡以子俊以爲同鄉道遂知河全所在入中興中

自是虜酋居內而長州屯守反在其外焉諸于沿邊一

堡也子俊始築城延堡果築城挑擊延引相援以爲

是安子俊是東起而水營紫城城寨西寧更比不絕以

中興安大堡一列二如數月以爲後敵前之所

凡九堡論曰榆林舊有城德而象未暗魚河等處十外

後三百里虜騎入掠無兵阻禦之害不更而反虜得

虜酋乃河東人也起而寇子俊以榆林水城不割而榆林

堡子俊以是爲要臺以望望天順以來解知我東而滿

海恩旗曰自圭樓臺之策王越出塞不行而余子俊移

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填

塞垣不寧有律則則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越臣屢


言邊牆之說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

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

言也

四月京議自二月至于是不再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

爲父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給事中梁璟等

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

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省聽其生業未

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倫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澤總兵李震

皇明實治通紀卷十九

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存附籍者不論久近一簣逐之

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

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職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上

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二級令當先殺

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奉治不必解京着爲令

六月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

陸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爲刑部屬十餘年有聲由

郎中起陞山東右布政使轉任布政使以李賢薦復起陞

爲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于法令諳習國家典章故學

實錄錄下指揮門達故寵作戚弘農衛立說指揮李陽

擒其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章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弃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文爲尚寶司少卿工料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于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九月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
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浙湧溢稼數千里被郭廬舍人畜田
禾多致漂溺况前歲妖慧不發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
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燹於奔走民困於供億
萬一奸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
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
日又宜勒守備參贊大臣警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風陽
接壤淮安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奏贈太保諡文敏
 懷柔才偉過時諸人正統七年三月化山立議論河
 不庭設法立朝多名表竟得虛名后努力封金聖
 術庸之議半百官失謀竟得實諫尤生乎懷柔云
 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爲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
 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以越累率兵塞下斬獲

[illegible]

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能取法焉非僕所望於
 尊兄少保先生貴家園約古人有云欲辭及子可不
 處而天
 給事中韓文梁環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奏劾
 劾其狀而推德聖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
 發下內頗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
 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
 之○朝廷好寶玩中肯有迎合 上意者言宜備常道
 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兵部尚
 書劉大夏爲軍備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案大
 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咎責都吏令
 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其事遂獲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焉得失
 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
 萬庫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瑤於國家何益此一時慶
 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哉忠然降位對大夏前揖而謝之指其位
 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次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簡
 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
 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平遠

不能推之于治國勸王親賢講學見輩行事不可如主
 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四月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
 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朔月土乾
 麥稿民不聊生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賑濟究解
 災恤忠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從之○司禮太
 監沈綰下獄
 後錦特寬餘署後見疎升常懷怨望奉御異時因致其
 怨造革家僕機習以漏不虞有恨辭者海其平日
 出入皇族與謀其下法司推同復實辭辭廣被其
 處二十一人遂同誅
 趙鼎奏請處治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按新會縣吳劉鍾妻劉氏節義
 出與其弟金童妻莊氏節義
 與金童妻莊氏節義
 安聞金童妻莊氏節義
 有願金童妻莊氏節義
 外婦得弟戶千餘家乃派千
 示衆旌表莊氏節義
 可妻于承名初誌
 五將進商縣萬安戶禮部尚書○南京吏部侍郎范理奉

○起復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

七月南京黃機務尚書程信致仕○勅遣都督同知李

咄咄入西域諸夷明夢
咄咄入西域諸夷明夢

宗等謂直改今勢未可遽使勃赤斤蒙古軍等指

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庫仍勦文等往

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發蓮中
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

十一月勅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

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三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

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糧務

按設官勦賊意固美矣第恐臨敵獨名
事久而玩則又未免干官多一擾之弊

軍罪重而所門坐視見賊先入者謂輕罪先期此令

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雜目

也○刑部主事張輅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木罕饒作譟陳事

相援救宜推文武無濟者人縱制
量

官軍對敵開壘克捷蓋與敵異營軍素係怯弱惟士兵
驍勇而邊將多饕餮其功然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與

與上辛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僇勞人于千里

竟入套

看召_{總制}陝西左都御史趙遷_{寧都}察院事○罷支_運

充與軍船名爲以充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狹義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諡尚名節言勸懲效古人居家敦孝友蒞官清操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其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成備其大用未究云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號權幸士論殊不直

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幹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人內閣預機務○兵科給事中郭鏗等奏總兵劉聚都御史王鉞馬文升余于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九

俊等急于敵愾急于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

郎中張謹劾奏于前給事中韓文嚴實於後乞重加黜罰

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

已裁處不必再問 司移文戒飭之○以水災免直隸壽

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

衛并洪塘湖十戶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漢陽黃

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

丞苗傾敝家資進奉托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

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

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乃與南京通政使蓋

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間秩耳

秋刑部尚書王鏊卒

按鏊字同甫廣德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習吏

事爲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敏達有才暢習吏

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爲上白其寬還任尋陞右副都

御史史無失西救荒全活甚衆後還大理卿出入十年

凡兩法司發議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例諸律比

者類多深刻爲名集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聚會

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篇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九

勅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

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癸丑朔日食免朝○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

縣并蘇州衛子粒

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復卿王帝疏

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

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

皇上此舉免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羣臣曰曩者

朕叔師王踐祚數難保邦莫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

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 帝疏 先帝等

如經狂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
嗣大統一紀于茲教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郡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諡云

按景泰廢易儲官憲廟不以易繼而追成
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真有克禪之德也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不
制軍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威震百蠻百司悚懼于是
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
乞致仕歸

金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

皇明實治通紀

卷十九

五

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

十一場歲民夫五十五萬有奇

水者無算僅得金二十五

生民請有司取贍罰銀易

金應用

安集之族于孫黎民承平于休寧之北周宜王徐所
專美矣究一時明具證言難實善國安民之美深所
感焉

兵部尚書白主卒謚恭敏

按主與定南宮人疑重簡熟喜怒不勝公退即閉門生
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一見而去故當時有
醉不事之語一昨貴諸記不令避幸故當時有
當之主召召四司官今或防辱吏而已竟不從請托當
典証計累有等功未嘗令家
人冒功得官此沈過人者

方為刑部尚書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
衛四衛學○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
皇明寶治通紀

口六十里

七月京師黑青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
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
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
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
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大狸一日早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
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詣遼東
整飭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奏畧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於外三路以備外衛
專為中路開原遼陽寧遠錦州為西路

有警急彼此應接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近
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
行易於應援或遇水關先鋒之我兵雖有不能
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遼
兵以此已有明驗今遼東大船十數橫列河下下
索上如木板以爲浮橋西岸堅木為柱總繫其纜連
東西岸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命定玉皇祠于宮中商輅力言其非禮乃止○妖人李子
龍伏誅

按子龍本山西僧人懶得律三十餘條跡詭異人物
俊秀無類小官監晉旅陝西無過一道上矣傳
言其能變幻名所至則成道里入京與徐南伯太監
合宅宅舍尊榮之美以表其之女徒以正當時引
其入府或登高臺山觀中慈惠師求上高真之禁入而
其言可為校知之者三人於其中亦以優禮焉名開約
其以六月某日某時定應舉事即自于太監商輅賜奏
請搜捕果獲其等造黃袍施
物施符藥給及之微者伏誅

八月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兵部以梁顏
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梁顏非
往往由喜峰口入貢蒙知我邊虛實尤為可慮鈔辦
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
可調補乞行法司開擬議改因徒量充五衛八及雲南
兩廣巡遊軍役者潛匿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
谷黃驊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
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兵補兩河合餘民壯補
救轉遇多協守亟議救晚事下兵部議議決因徒量充

法司區處就近收附賊方逃伍軍有禍犯禁止獲者
都轉史闡本管奏凡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
收役宜移交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令餘民就俟邊情稍
急斟酌選用從之

十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宋萊奏廣西猺獞屢服邊徼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向可善化臣與鍾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順去逆效順者復其猺獞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王令其子汝賓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

臣因行三司勘處分于柳慶等處參政查愷復招出馬平
等縣獲獲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毅招出蔭梧等縣獲獲
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楊朔等縣獲獲陸
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悉
而處之疎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
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衆及萬數臣賜勅獎之○刑部
右侍郎林鶚辛

十一月錄哈密衛印以舊印爲主舊所劫也

十二月朔日。上見之嘉歎。○副
時。勛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者。
萃成一書授之。它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見之嘉歎。○副
都御史余子俊。巡撫陝西。

正月增孔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部尚書兼學士商輅至文廟翰林學士王獻告闕里○置西廠命司設監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吏

日本入貢

注南宮藻著曰日本在東海中右稱倭奴漢魏以來已
通中國其地遼奧會稽時倭人望居即不蕭詩登臨
乃至四期海濱與秦嶺相連人智益勝則勝則固
其情故節操之著于海島建州訓可考於山東淮南
湖廣沿海之處多設防所以爲衛集後復交持指揮
賈翁其屬附近又復陳設海關制使一員專司管轄
防範且當崇禎初年久而無法治江抵抵相與防
今狀元宗嗣入首治姚江禦乘成而縱橫焚劫
二令陳氏鎮馬而後民家守禦乘成而縱橫焚劫
以備修械之類輸付之暇手以日本之國處封戈東
諸侯力相援文振王子旬日之久終之楊柳而去畢
無功而歲許清國有人乎甚可以知樂光元
謂倭寇變詐病時人以皆以爲樂光元
胡旋半六神不當興交通與焉

○川省公刊

二月減寧王莫培樂安王莫學霖米

初崇安王泰尊王德麟食運不飽等事命太監羅祥開馬石塢刑部侍郎王德麟及指揮趙瑞往勘多寶王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上念宗文姑從寬與幸去歲米一半崇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奉倫理準錄米三之一仍行勘明

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

福建都指揮楊畢家

按先是賊賊賊人俞安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家通匪家師其移夫中書董璵家與錦衣衛百戶李漢賢解通匪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即請報于汪直謂畢家少師之傳從家實屬高品應由錦衣衛緝拿汪直謂畢家今事屬乃快黃白數千兩來京請未內外將欲緝拿士偉一單按送各當道賄賂商賈及三法司等上與司理廣陳二大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詣所被黃白直與

小伏乞革職以安人心止覽孫善日册一內臣孫善

時項忠具奏汪直草今武選郎中趙璧特赴尹尹請署名

史部為首曼怒曰今日總統得六卿之長既署名耶遣人

報章瑛曰日本兵部所寫曼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

王越遇劉瑄劉吉于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

專權納賄非直諫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又是非多故

有所忌憚二公入閣義日死直又扶持何為亦論列乎瑄

曰不然吾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諫也說使汪直極事

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將

邪越無以應○出司禮監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榮貞

按汪直初生廉士大夫無與在選惟陳祖生于南榮貞

萬黃賜陳祖生二人見謂謂出南京公六卿之長當以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辦事

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許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韋縉直差奉命仍舊生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韋縉直差奉命仍舊生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韋縉直差奉命仍舊生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韋縉直差奉命仍舊生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韋縉直差奉命仍舊生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韋縉直差奉命仍舊生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韋縉直差奉命仍舊生陳陳言而所行皆公不

欲置之死恐延辨悅故詞順則直道不能爲竟坐落職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庸致仕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

時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爲拿千戶吳發營求直直書撫院陳如書直任之屬意指揮拿鎮撫司軍官嚴計復而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趙兩黨深自結納乘勢就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勤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齋截汪直執而繫之厥訊鞠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汪直

令章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汪直遣章瑛執送西廠獄○浙

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據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參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章

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以罪坐之○汪直令章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

錦衣獄○命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督分從清軍御史高山議也○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

子俊爲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于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賜召拜尚書加大

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權禮部侍郎周洪謨爲禮部尚書

嘗手製玲瓏玉銜固以木代之規製工巧識者服其精所著四書疑難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過場中解

元祿帝之選舉上經書義五篇閣初舊制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身殿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爲

汪直所聞也○加王趙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

孫振作爲汪直所解向書尹吳密諸卿求欲直屬越爲介私問其能否趙曰安有六卿說人若千趙先入制

何之趙大振既出趙尤受其排一我卿官官勢雖至此

臣子爲之官貴猶浮雲蓋棺乃定論曰特得衆之尊章

何如汪直權之無窮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

鐵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夜道在遼東十年歲歲實倉庫儲蓄有歲自小便

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講官去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吉日尋師重傳禮當如此

受其請鄉舞篇曰聖天下幸第博聞有進術者以術翼人所與出入處處考也遂去那人使見惡行故太子而不正者乎愚謂教諸太子慎防外制諱諱之官不如此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遠其言易人苟有正人其親視外廷之臣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李宗惟得一輩吉選基命仁賢而弘治之帝至于今何之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輩卒然無所檢制爲流連荒亡之主成蓋外廷講讀劉忠與寬裕之多賢亦猶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進次多此而內廷朝夕侍從乃實蓋焉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會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天諱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二母病甚明焚香

月清治通紀卷二十一

刑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

按倫據實劾奏過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太叔時行道爲急流富貴利津渡如也儒文貞作相唯服有容

年四十八學有餘一舉

章振山語錄曰錄一舉氣龍大威動得人嘗謂與正

意其視一生獎處不盡之謂不覺覺之

鏡阿麻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同自

天朝恭奉勅諭貢臣占奪占城地方未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稱舊積壑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

角鳥木沉香而臣國所產是多不足爲貴臣何所利而占

奪其地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預其宗祀誠恐

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國爲仇

言不克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使占城上

下軫念臣湯邊降休息謹遣陪臣阮達濟以聞 上下其

皇明治通紀卷二十一

六月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後隨入京既而逃還

者僞爲校尉先是蕪湖乘傳給應歷直隸兩浙有壽及市

船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愛理及

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伴者却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蔭等察知執問如律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按瑄豐城人弘治中勳節致言劾素石平勳吉祥

振憲度爲公益勳年五十四

卒于官人咸惜未究其明

八月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爲指揮姜和李祥乞恩免罪從

之

按先是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往正留等處索取金銀等物為巡撫御史王想所奏命官勘實上聞有旨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復為二人求宥其不礙等語脂為詞竟從其奏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按繼宗知嘉興府有閩李鑽盜賊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驚聲言賊史告曰繼宗不能使家使妻納所信其身不義因不克英九出而吐之使史具舟即日遣妻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肅宗廟明廢想繼宗諫賊史按至坐不遇三日天遂境不入而去頻守太監至馳其罪道太監責正行何害明曰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明知府當

皇明宗帝通鑑卷二十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錐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昌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春斬之籍其家

按先是王有疾悔入朝為詔王曰王疾新無復何不辭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然二宮人蒙若無者不辭王未問疾後抱病宮中既長無受封侯而撫之則女及他人男備役抱病宮中既長無受封侯而撫之則家以私念蒙其事下王按諸司長無受封侯而撫之則家以私念蒙其事下王按諸司長無受封侯而撫之則達鐵處妻妾俱斬男封男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錐追降為庶人仍錄封爵室各王府知之復命兵部侍郎馬文駒督餉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節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瓚欲誘殺進貢夷虜以掩已過出是夷益懼為亂其酋刺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形

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准襲尋令武職有犯罪與刑者不許襲武職絕嗣傍枝不許襲

已亥 弘化十五年

春以去歲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其夏秋糧○大監劉傑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

隨後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

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復設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建日黎元為都御史中丞大監革職劉傑守江西

夏致仕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卒

六月建整飭遼東遼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論戊四
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鐵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
汪直亦來巡邊鐵懼見罪乃疾服遂迎除道飭館供帳鮮
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趨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
奴視其左右鐵復來問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
謂建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廷遣定西侯蔣瑄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體
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
下獄論戊然文升所禁者是鉄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皇朝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是日按察林聰與蔣瑄再起更為溫厚講和與物無
詐議者疑其遊俠浮沉愚謂林莊敏曉年樞注直之機
而不能白文升之寬宜有以柔浮沉之請矣溫謙無什
固是美德然宜所宜施于權閣頭鐵云汪直用事
神詔附無所不至其處也所至都御史皆歸則易
迎迓至三三百里至應候馬道乃與及駝歸則易
不行時歸云都憲叩頭如搗蒜待御臣擬似燒香世
至此可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傑侍講學士江朝宗下獄論戊

官陳鉞素御休至是張汪直陷之遂并及朝宗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
信字汝舟河南人及才智以高世進自任正統末上疏勸
懲者失事逮罪削爵謫居南陽人等共信其忠
信出經營皆切實用景泰中韓文公十稔內
信廣寧城松潘夷寇天順中更撫遼東若有勞請成化

加平山望等張表奏獎錄錄

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
等時六利寸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
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
致宜加罷黜不允賜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
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謂以婦諸
公非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謬云女婿牙疼
却灸文母脚跟泉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
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奏貴
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當

皇朝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汪直復張科道重劾王復
薛遠與禮部尚書都幹當罷直從中王之傳旨並賜歸
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謫馬文升
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首
伏當加欽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
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
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
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
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隸
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于廣

直証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滿魯都可汗殺亂加

思嗣○命徙延綏定遼營于中山坡

中山坡後漢書時建遼安遼營于廣寧守宜遼守史本載亦言此其言曰里城池三座營可觀車馬以空史高楊兒何以通請讓與川合至是子後為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等請求古令守遼事宜安撫及新與未遼等處水少苗荒中遼守更宜求水與險永寧關并遼陽不亦其明驗況今實事會集于部可

南交吏部尚書崔恭卒諡莊敏

崔恭字允之吳中無介弟好善惡惡出于天性為事剛直不阿柔而不狃其在吏部橫轍人材獎掖後進應請

知嚴撫

王參御史王億隆湖廣副使以頌汪直得陸時論耻之

庚子 成化十六年

奉命太監汪直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按我以後倭為新朝劉滿入雲陽滿海等堡見是島報後勇勇領者文額以局或後者大率以漢兵主擒掠李其度賊勇於此可勝賊遼東劉滿自不敵其戰時其地陳賊以滿功實任即乃德匪虜情不報恐沮其露

丁是地地然矣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權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彞陞天侯少卿遂進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隨賞有差○兵科給

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纂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條屬

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一東西二廠緝事處校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旌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指寔是多乞嚴加禁章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寬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善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

青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等罪科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于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陳廉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

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時鉞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

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峰按製樓臺物諸其古女至為男之光顧賦后時有此紫但今異率小耳時照德萬貴如專寵知傳宸游成厭漢歸以從 上意

足時有嘉與學子舉於時...
又曰腹中有一長劍曰日...
達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點...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春所請造辦
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塍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
未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
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
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
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
皇明會典卷之二十一

吏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土用儉朴今
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
版行漫溢矣初牌坊少堅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實今
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世分幾
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况又更啓它端而益以雜用
用其何以善後哉

據成化間去國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
世榮江河
河勝慨嘆

遺戶部員外郎官瀟等勘覈東宮庄田時崇州縣縣...
民田萬畝界接東宮庄管庄內有畝畝田行耕十餘畝

老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罷...
鉞總掌院事王越縱珍而汪直巡邊還原鉞由迎至五十
里所訐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送
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彝審勘宗彝
等阿直意証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厰刑逼招受越
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延勘無敢與辯乃謫戍
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
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
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驍方郎中陸谷上言安
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
皇明會典卷之二十一

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按程璜職紀陸驍方事...
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
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鵲關出遼陽經廣寧
道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火鎮此則極其險要若倉

折衝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臨本查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衆職焉

核信本實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廣公有威雖遠亦信服之未暇解第一屯世祖時以廣公為副將解不為犯清之末則解及武關擊及不結守臣議勸之信遂解不為犯清之末則解及武關擊及不結守臣議勸之信遂解不為犯清之末則解及武關擊及不結守臣議勸之信遂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制祥卒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監生年人十四歲

免山西太原等三府澤路等五州并太原左等十三衛
年夏稅秋糧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也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陵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仍飭糧餉以濟河漕運等

堤以防水患從之

夏南京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曰毛頌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暴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于祭酒王慎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純等亦以為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今章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或遂用為嚮道侵犯邊境設有禁禁不逞者如何奴之於衛律趙元吳之於張元吳其為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誦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 度孽賊

秋汾川王貢錄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為善陰陽孝順事實與之○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朱獄以經傳所載日月星辰之常度本原元以辨其文以合十二月初七日庚子年十一月十一日庚辰國正初刻合朔冬至月與天象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

嘉祥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令第一子有九年七月間
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日開坐編成一
差所司其看詳之問禮部尚書周鴻藻等會同欽天監
掌太廟卿童軒集廣利官生與正已恭考諸論竟日不
能決洪擬等因奏正已止讓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
天文志推其各朝又編述前代術家評論論差之意言
古今曆法與各朝有差自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
膠泥所開輻率矣謹請下法
司正罪端下錄本衙執治之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
路軍馬防禦虜寇○余子俊為戶部尚書○申嚴遼東馬
市侵剋之禁○簡安南○是年有宿州民妻王氏勝右側
裂生一男子

壬寅歲比十八年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

王越

春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受命征
遼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游擊將軍京營等官
而獨直與越共事蓋上已知其向者交構欺罔之狀漸
疎之也初直與越運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
語越諶之聞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
鉞謀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
越皇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繼獲之太
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資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
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
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相告以其語銘銘達于內閣

登其交構事宜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虜酋亦思為因
擁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
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
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
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
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
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飢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
萬減價糴之民賴以濟

母池陽自余子俊被擒林俊不大入寇連者數年至是
因威寧海子之怨率連虜大舉深入邊界橫遭者數野
有累酋矣俊功於嘉靖
王之罪于是不可道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

王越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
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
參贊撫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
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
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
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妬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
焚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為天下先凡繼
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
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府郡縣減半徵而民田
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軍戶恕仍為之損益

有問之者對曰日語王子孫王子孫中實欲開印沙
論林服印解自歸沙小像懸于家必路馬至一時
大政既歸有白沙小像懸于家必路馬至一時
名士如陳公茂烈鄭公智李公吟其筆皆非而焉其能
若何叔丘翁新者周章漢漢胡漢清若仁者張古派吉
若謝整庵欽賜名陳益庵號皆有明言告其為禍于
學謝通辨亦已辨之至善感嘆錄則語等已甚証慮
論系于其詩焉

刑部尚書林聰卒謚莊敏

按聰年夜人居諫理正色諫言勸王振早培石孫等奸
章勸聖諫易歸大節尤著顯便請命多患及致除
升補論汪直所以未淨沉之謀云

賜顏氏廟戶○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
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

車明者清通規 奏二十

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園子監生湯際軍令孫爾爾延

常州府取稟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刻絳作羅漢十

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庚戌金星

現于申○遣少監孫瑞賁勅諭督王皆巡撫等官矣

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奸占樂婦王即拘處

并許澗對府令其望閣跪伏數處喊引能教子不勝不

之總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為庶人

冬太監汪直有罪獲職其黨故學伯王廷華等

州錦衣指揮吳綬請戍邊兵部尚書陳

奏請

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所附者立蒙顯榮件之者即遷

禍福天下東漢有司官阿丑者善歌謠每于上前作

唱曰某官王醜馬如故又曰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某官王醜亦如故又曰王

又按廣西通志汪太憲總領地廣化中肉閉關
學憲府有汪直以懷恩則定中前臣山東廣化族文
大僕卿希文子也古昔用人多論世類江蘇二之
恩望非亦係世類也乎今日選任內臣似畧此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昔 東官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

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後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榮御講墨禮所傳謙恭仁孝
一之遠望萬安等乃為萬美而無謙恭跪請坐聽如事
以尊矣

命副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靼小王子寇大同殺邊

將繼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引礮馳械

皇明實錄卷二十一 孝二十一

為戰守備喬新復廣謀知小王子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奏

請選精兵開道出揚之會廣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

吳周璽都督僉事王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

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逼塞宋莊中

軍失利璽還兵內接夜忽直虜營時賊乘勝銳甚璽大

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道類矣如是衆

爭奮夾戰銳卒齊發虜震穴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

鐵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為一營連

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敵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璽得

聖職○權職方郎中劉大覆為福建右參政

按大夏朝廣華容人居廣方久夢其著時所數遠太
同遠師夫津中作郎與中官布殺萬大夏老婦人言于前
之時兵部有作郎與中官布殺萬大夏老婦人言于前
事賊一姓兒大夏與能識之卒不性更部又議以入僕
廣之太夏與能識之卒不性更部又議以入僕
廣才大夏與能識之卒不性更部又議以入僕
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能今事復朝不得一親民官非
可也恐人具官耳吏部乃降大夏與能識之卒不性更
使累官至大司馬當焉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
也

建日資有志士談趣自別但惡人具官今世幾人到念
此又按章極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識識武知縣外
官只有如縣可故以其親民息易下及也章極山此見
與劉東山某同大世俗恒指每重內解外臣于府縣之
職尤不謂焉二公乃故為知府知縣而不可得
識是卓遠古今矣宜其未成爲一時名臣矣

復項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翰卒

皇明實錄卷二十一 孝二十一

按給浙江樂信以少好學讀書至老不厭賦性孤介
事敗歸前後奏疏不下萬言與扶世道濟時艱之急務
至于諸便正所以正其傳傳王世

定國本忠節忠節忠節忠節忠節忠節忠節忠節忠節

給事中林榮行入黃乾亨使藩刺加卒于羊嶼

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

墓河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臨潼縣有呂

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修治并賜祭從之○前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右叅政時陝西飢府

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同

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城進貢以蘇民困恩傳奉以抑

倚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誚之陝西人哭

若失父母生是中官忍芳進請淫巧以蕩上心求復舊
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為名實緣傳京與官不由吏部
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備吏兵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
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牧有繼曉皆芳
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發也故芳
等譖而誦之○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改文升寬始雪詔復其官致仕
至是起為巡撫文升與遼東凡三往皆封勛績東人尤思
之

六月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鏡奏直
皇朝實治事紀卷二十

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惡直之見陵直惡寧之相軋直
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債事上降
初切責調直南京

快服初則使宿司道低不及動運至楚有定州知州集
泰者前縣令以作僑從者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請直

經由驛縣有司者避之直因時公館孤旅至是請直
曲陽之調上則直喜其來食且曰吾非多發前此竟欲

行上意猶未可謂明發但得大馬起超
足疾八謂小入得喪之應可為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除威寧伯並越

安置安陸州草南京工部郎書戴緒錦衣衛帶俸指揮

授職俱為良工部侍郎張綱致仕上已出越直督遼東

示疎斥尋復前直居南京遂被監李榮題其行在寢

房勅其入罪大極重理應處斬開臣奏報功次應請
職至侵監錮根網府庫排斥善良引用奸邪五擅作
威福營疑人心六蓄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
窮致入輕挑強虜擅開邊釁詔降勅直等仍追奪越告券
云

九月都察院副都御史李榕等奏太監汪直僭信兵部尚

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之言誣都御史牟傑請死且累翰

林學士江朝宗遠請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忠之

強珍俱奏劾遼東自功致將直意諂成調官給事中趙良

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類張銳陳遵毅副史王齊

皇朝實治事紀卷二十

皆以忤直官校逮係文致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令直等罪

露前事也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上以事也處分給等

稍擾各停俸半等

并朔監李榮傳陸僧錄司繼曉為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并升禮部奉湖廣武術州民劉善初等告賊府縣

婦為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于本府所

庫校之家選用不許嫁及後之東垣王良直有案故

茲隨請整淫戲教與匪同臥起無背嚴禮因律禁校

添果帶帶命館勸費概罪係王并朔見僧師延僧單

管証更有罪大義本初資金僧僧中諸華收稅等事

唐之有君者皆以失政致敗
 是豈誠漢之義二君之守乎
 武則天威既廢百義皆廢
 不得所以反政也
 微臣所以以此廢彼不可以
 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
 武則天威既廢百義皆廢
 不得所以反政也
 微臣所以以此廢彼不可以
 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

100

勝居仁義之心餘千人少學奉子策窮賤之徒而開塾
聘爲仁說講道義之學于崇仁子策慨然從之遊於
是盡去舊學以求道爲己專用心語默進其學以忠信
爲本以力行爲要因以故名奮動鄉里諸生未嘗少
違對客如對賓客之恭誠矣求取館職三年不入
家貧選朝衣俸食處之泰然或爲之羞則曰以仁
身以才養錫屋足矣與學者謀學謂第一怕識見不真
第二怕工夫闊綽多有美質者郊高入於禪肆問疾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十一

所著有徵齋錄居業錄
 歷廣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特
 然一出于正朱有或之先乃得錄千餘條
 所爲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得錄千餘條
 之外所見止此其應聞者非寥寥
 論謂其書其尚未以遠此
 致家語曰朝家者大類戶和諧是一家字做成居業
 聲中言聲量計益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指道禮部侍郎兼學士徐
 辛代禮部鎮河濟諸神

在昔人爲事

秋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行事○東廠太監尚銘有罪褫職以太監陳準

按銘提督官校刺事姑寵吳振耀繼紹紳中興之賢
使張元不在是卒以貪賄宥不諱以準代之湖廣按察
願與人爲人平恕無黨令準校大違者卒之有非此
則有司之事也毋獨焉由是中外安久之有欲入人
罪并陷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遽巡歷日警衣冠
閉門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

歷張敬猷劄論遠州

饑饉人民流離殍殍死填溝壑數千萬可爲流涕而惜
 曉乃放開聖德苑內溝渠數十萬溝澮以饑國而涸
 寺以有用之田抵無不可言之費工役不怠人怨曰吳
 不新猶異日之禍不足言也然饑之者邦也勞之者
 憂難獨引用邪彼排斥忠良數年之間饑以進貢
 爲多盜風暴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帑藏空出積貯銷不
 足名所食屢蒙直良能過今而朝臣以及胥胥以
 徒亦皆痛心憐民之疾莫不斂食屠牛擊鼓之而爭
 不教以爲言進者所惜惟官所積者死耳臣何忍具
 南獄以爲陛下下仁惠之義耶上覽感怒呼使
 州判官飯降上疏論叛并逮走獄省杖殺十餘從雲南
 籍由是二人盡寔震天下下

以山西陝西等處飢荒今天下生負納粟入監又令被爲

生負紉粟入監又令被災

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身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十石八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

按是寺營內庫銀數十萬兩是大鎮國永昌寺而令生
輩謀圖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諫其非者時勢之失萬矣
一曰屠林公子然爲朝陽縣然非王三原及懷遠之
力救幾乎不
竟可驚嘆哉

同安府與大學士劉弼書曰竊聞之觀不可數戰
元安二弟正統以來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懷姦不肯
自問李靖進犯卷二十一

[illegible]

天下嚴實預備倉無者剗之先是因旱上諭廷臣
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糴
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
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蔑下罔士苟具文
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
實庶臻成效從之

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

藏龜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獨陳被恩以

來每有紳士陳善之益希免後嗣○太監懷恩轉達吏部尚書尹昇爲太子太傅取司憂中書杜滄被奪懷恩謂凡加太臣保傅者賜勅授之憂獨得傳奉哭與杜滄偕哭命前此未有也○萬全右衛指揮董漢伏誅

下接錄生全盤匪功以希大監汪君直用事及罷西廠朝
臣唐肅上劾嚴飭不報時取其事實無從查得張者
助謀逆奪德輿等職以蔽耳目其妻孫太監張善
江以聞命官會鞠告誣上曰章某娶罪裔女竊聽其言
論罪有法從証者皆譯數曉初附直為惡極矣其
宗兄某獨不及人皆解致到題自焚死感憤未已

入京翁自號為宗瑞吳林於村莊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驥僦肆書黃術泊河南人雅在

南京水路無碍請量摘淮安瓜州先軍糧十萬石南京常
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
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
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遼闊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
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
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
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乙丑歲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致
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達邪以謝天變

皇明實治通鑑卷二十一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

直如斥絕進士教統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

諫佛老當去名器當借皆為致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

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

統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按李致省江西人官為吏生疎率暴虐被御史楊守

建開沈軍政首進至京師實錄入禁中以符水符藥

太常寺丞平脫尋獲斬即劾其罪惡不宜典刑

神之說命上林苑監宋久知禮部侍郎掌通政司

文密命訪察百官實不書小疵

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囊囊至此

吏部主事周鈞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感內

以清朝政等以善兵部郎史崔應麟章俱疏獲免

干政妖僧蠱惑愛庇王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
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
秘術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總其級
否則達遷也于是吏部皆不敢提擬焉○加南京兵部尚
書王恕太子太保○復後敵原職南京用

守憲多諸記初林俊之變繼而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

廖恩叩頭請曰不可自官未開有禁諫者我祖宗

朝大開言路故臣等治今欲禁諫後合諫議天下必奈何

臣不敏奉詔上大怒曰汝既林俊合諫議我不然彼

臣如我宮中事上所用御親察之思臣死東華門使謂

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

乃探歸財于家稱疾不起上怒督同使使者房午

道後敵解解野星變繼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于

上九馬房傳奉不復勤餉油真求謂恩怒曰星之示

皇明實治通鑑卷二十一

專為我輩內臣規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南欲正法

改等又來變之地曰天雷將擊汝首夫彼釋釋澤死

聖以實石進德司命快恩恩恩恩日鐵撫掌天下之

建武臣曰非敢違命也奈何以建得之不言傳上曰

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汝可行也時向清余汗後在

兵部恩曰第我奏者為汝後可行也時向清余汗後在

恩恩每數日天下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于

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

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

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方

與陳嘉章難以數計大臣如股諫張鵬文福杜銘李本劉

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數勞而俱陞錦衣指揮于百戶鎮撫之職李致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置授通政之官此類難以悉數祿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黜勑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責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以星變赦天下○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叔輿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朱宣震會飲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太軍番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爲兵部尚書尋復改法都御史巡撫大同

按朝賢鄭浩萬安安閑閣恨北西門劉劭欲往太監
曹昌傳召召學士蔣安開懷赴西門劉劭
止之昌出紙一紙朱書封字御筆也取視之謂劉劭貪
財好色漢太監汪德徽納上起銀臺觀之謂劉劭貪
不去抑也壞大事等語安等作箋言此即匿名文書律
有明禁朝廷何不以之推安太監扶持昌曰帝意堅不
可有開明廷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不得已矣羽昌陳
請致昌曰上意正如此豈日謂汝致仕詩之安等復
請賜給驛歸蔣爲中傷也
外若從厚好撥國若此云

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又拜開泰
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詹事高福修以多支廩餼坐廢名詹事
文廷紀解廩李致賓嘗舉弘治縣之文與詹事詹名詹事
腹以故肆議故周文與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
片泰之勢多與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
長泰之勢多與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
刻爲漢安北平府三縣三縣三縣三縣三縣三縣三縣三縣
實救故傳存與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
劉劉皆山人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
次之安劉皆山人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
之安劉皆山人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詹名詹事

入持杖擊之碎瀚所縣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藩俱下
錦永獄才議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十一月尚寶司奏許瀚道遇太監鄭才護不之避為其從
十二月調鎮守延綏太監章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

顯于延綏
按敬之在延綏也俱備自用與總兵官丘富節詎史判
其下有還副黃章敬者招權納賄所右侵牟商賈不致至
皆田太監和買而然敬於然日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
此藉不相能真部論書除子俊以其事聞上以邊臣
聖明查弟通紀六卷十

是年侶鍾為刑部右侍郎○都督同知王信總兵提督漕
運鎮守淮安○定西侯蔣璠卒○食都御史高明卒
按明高氏人為御史開歷內能振風紀斥不穀劫權
待定寇盜風聲漸安知于 英商傳之曰能至于
以河從無不敬定軍稅之航民大便焉
郭曉曰高明天性孝直後
奉通本難進易退出處嚴然
于 成化二十二年

泰麗南承京師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
而會錄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
上意落怨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廷覆

臣朝者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通判
○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子俊于俊在大同修傍邊
依做榆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有忌者論其廢
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謙借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
俊太子少保令致仕

石京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參預機務
皇明宣宗皇帝 卷二十一
按直江西泰和人李改省薦之也
制軍自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璘被逮赴京道卒
按璘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為京史督學南京累官今
職璘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為京史督學南京累官今
人其後璘人馬功勝海衛私通敵偽賜賜璘三
臣參奏春利其貨不問還其偽國云有敵為兄平使
市知子還計此西賊實聞璘乃以他事中官行會同
者之笑含怒璘璘乃以他事不從行等阿索就聚將基
臣御史余金諫璘之行同愛璘不從行等阿索就聚將基
死即死耳安敢以死威滅公義順正大也行等願
所拜乃經還編制發果意在侵蝕製獎獨官志願
論罪當從奏人詔奪璘官還鄉衣歸上戶張福還

民數甚人號泣過留至前屈疾作卒於不孝寺時年五十八張某上言陳選宗崇正學民服其志忠孝廉節之聞獨立衆僧之地太監曹泰通番駁察知經前瑞橋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徵常奉轅行賄賂殲滅清風未幾徐同愛被勢務姦姦以致常奉轅行賄賂殲滅清風焚威聖明勒令李行李承寵誦微勞乃妄邀恩必欲還臣厚賄吏以詰誤嗣法爲選雖強索仕安致敗昧心術奈知臣志不可利誘乃轉行等語遂依條參部文致其無完庸臣共委爲惡類沽名釣譽爲盜案口待哺而撫按諸藩庶民寔爲憂耶文報交至劉渠口待哺而撫按諸藩吳若則則知還獨抱腹憂食不下咽謂長轉行劾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宣職願下在牧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滿成疾旬日而逝李行李幸就死還不爲賢僚又惜遺孀子門當以還父報泰乃快其私忿就死還貳審本公憤惡盡擢刑部以還父報其受臣罪人橫入田報求以直率罷索鎮守遊立死披陳甘心門饋奉入日報求以直率罷索鎮守遊立死以古聖哲期待自奉甚恭操履展誠辭其居此官必欲畫書帝道紀卷二十一

王士禛

查此獄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祝主使賊者輕一在奸生靈國家除不恤也宜路所至無不感荷應者名重窗內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可與登衡諸或非其人必曰此無端陳某者及乎人莫不當惜之別號充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據奏懇儀邵王尚書延相考汝川領宣旨問陳充庵曰節行極世邵一舉曰學解衛道請加敘諡曰由土賢充之行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由矣正充之行也不義殺人不辜而得天下不克者乎建曰陳兄施父負賴亦爲御史充庵復貴顯惟陳先人故天希容君瓦甌而食相之恒懷色騎驎出都門而至業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廩東騎驎出都門而至其儉約有禁士爲不及者謂愚儒一舉均狀元而都督千乘傍舍不以爲愧與陳充庵爲方伯而驟出都門者皆同一高風今日爲方伯爲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氣象

五月下諭林侍講尹龍獄除召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昺

直在部尚書並加少保時已得風疾事歸家

卒諡文惠

一懷忠信言行卓卓可謂道也至起懷州外延無人之數

爲公期者不亦愧乎世恒愛司禮部不可勝任

冷致司禮監反險財延無入世道何可勝數

擢浙江參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常疏論

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

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在賑卹臨清

乃南北咽喉或督使焉爲禍不少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

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建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

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聖明書道紀卷二十

按實性聰異讀書敏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讀書心直道

無愛拔自筮仕郎署三十六歲爲副使十六年才管以施

恩降志管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身歸還可惜也此身之敗可惜也

此名言也

之休休者教給方果母直言與王文陳等請歸時

安劉清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寧曰余與直公

公數年未嘗見其文意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待詔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

不及一例從之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乞創立才

會暴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

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

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調簡僻僻

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

按爲以附李裕省察大用故爲此

以爲額案之附察大用無與之者

聖明書道紀卷二十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柁棚從之

按臣風翔麟遊人懷慨有宸前貢太學過聞萬歲山

架柁棚以備遊人懷慨有宸前貢太學過聞萬歲山

史 12-476

皇后吳氏之廢出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官每傷
泰之妃等敬奉迎合上意大宮希得隨御生皇
人未著而楚妃自是不復知其後幸如魏事
直兵方帝與管假以貢獻買辦料款以財相作
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安罷上詳宮忽報此卒
丙寅年數親朝七月弘治初言者謂不允云
追廢妃號稱其家賴孝宗仁厚置諸不究云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肅德吳其
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八

三月廷試賜賚宏劉春喻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
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四月禮部收什侍郎楊宣下獄
按宣妻王氏頗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
得其事奏之下御史劾宣同供逮治宣刑部擬宣賜杖
星開宣治通紀卷二十

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姑爾但罪
意嚴酷仍命刑部杖五十使知所警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
切要者諄諄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已丑上崩道詔

諭文武羣臣

斯曉曰帝仁慈光明少更多難諱達情理臨政遠人
不剛不柔有法無偏寵數使選惟遠將薄度不勝職矣以
而御之有法無偏寵數使選惟遠將薄度不勝職矣以

明朕財力庶本職效內先舉解刑案貴族時有惡德
毀之除戒勿妄校或不用命貴族時有惡德毀之除戒
德隆江淮大侵撤清陳星文示裝側身者理學家
諫即賜探納時有于忤者示裝側身者理學家
李道進厚景帝保讓廷居貴恤于謙其於愛憎最切

李道進厚景帝保讓廷居貴恤于謙其於愛憎最切

李道進厚景帝保讓廷居貴恤于謙其於愛憎最切

絕無介素粹然於天運入彙者也以故雖
疊有禁字之災而國家體懷有由然矣

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為皇太后冊妃張氏為皇后○

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欲誅僧繼

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繼思等俱請成逆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恭降華職事并迭奪累次

請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緒寺住處○罷吏部尚
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

也

皇明肅宗通紀卷二十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東南光芒燭地蜿蜒
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

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退君子
進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

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浸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儼
好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遠

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茲秉節剛勁可震大奸邪
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

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將相則君子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禍熾矣豈不知刑臣之不可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禍熾矣豈不知刑臣之不可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禍熾矣豈不知刑臣之不可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禍熾矣豈不知刑臣之不可

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上曰朕用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

按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事不飲其在朝京雖臣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詰內閣言新如何今喬新望去

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為禮部右侍郎

十一月薨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稱王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于奉先殿

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

為帝嘗次妃后稷之母益周禮有享先妣舉舞蓋指

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

意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令孝穆神主

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

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

共戴天之仇當時朕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英衛俱宜速

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皆經出入官

闕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俱甚私謂尹而曰我

與萬家久不還來直慰之曰此事久宜寬處其與大獄殊

是夢引豈先帝之遺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南

為外面浮議已之惟勅謀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

本姓李入官時誤報李為紀又有以為實丁姓者訪求數

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

膳如母后禮○萬安罷

按安時結萬貴妃兄弟進僧舉聘以聞其寵與李改省

孫相結納先附已者百計援之已者百計去之舉朝

側目上在東宮時聞其惡有寵臣史曰與萬安之術

與之為腹心取處廣吉上擢為御史日與萬安之術

安臣既上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

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

其疏汪閣示安安發一跪安即跪泣乞家猶無去意恩

令摘其所惡牙府日請出矣安始惶連索馬而歸第初

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推一死報國及

是明資治通記卷二十

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其後用也其無耻如此事不獨

贈太師諡文忠其子萬為南京禮部侍郎孫致聖為

修撰高宗不給卒無嗣家財鉅萬

為安應計爭位奴僕竊奪散財無算

按此輩出林記及自侯長語所記設開確記謂元世

祖一進一退州人李出入閣之門其子為翰林

時人其子為翰林其子為翰林其子為翰林

以知縣能書其子為翰林其子為翰林其子為翰林

安久隸之翰林其子為翰林其子為翰林其子為翰林

之府因甚失宜平為懷德所深惡歸斥而重逐之也

與府人謂母占者史為子孫孫士大夫當重念斯言

推吏部侍郎徐清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內閣

預議務傳常州宜興人○禮部左侍郎掌國子監事王

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

以西山具氏大學衍義有管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

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
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之甚
重批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
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北虜入寇涼州蘭州等處○尹直罷科道交章劾
其阿附李夜省督利無耻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諡文和○
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
也

記者稱漢陰崇釋信見鶴慶玄化寺碑有古佛崇壽士
女會集勸教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使棲鶴慶命焚之
老言化之者能致雷損袪與約積薪俟之果奄即止
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頑
皇明實錄卷一百一十一
子爲廣運帝書上舊監祭祀加蓮豆爲十二份舞爲
議止止加邊可舞餘仍舊
楊守陳請尊孔子常流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
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迫而汪
之因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
故周王與周大夫將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禮
冠耳雖公之與魯公遠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子遠
故王之者後世世崇之與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
也在後世則帝爲君蓋王爲臣也禮當其爲廟則亦臣
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
爲尊崇之極乎故先儒羅從彦謂宜加以帝號而崇崇
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哭而作孔子封王號曰王
之號也夫子人謂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無臣而
爲有臣天子貴子路之欺天非王氏稱以王其可以欺
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孫王氏僕之君作之師師
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聖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
詔丁天子無世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焉

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焉陸子稱師者言後
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信在于王與不王乎
彼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
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萬世
道統安而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壤山丘氏曰于萬世
之下誰曰先師孔子以是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
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皇上英
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近氏所議且感去聖
一正百王之典附錄前古之屬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工部尚書王一夔卒○兵部尚
書王鏊卒 正德中謚莊毅

按按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正直剛毅有濟才初爲
給事中值土木之役是年擢掌馬順張璁諫及其字
城巡邊皆有成勞設策肅荒民多兩造賢德則好食吳
譚巡撫則兵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調劑蓋一代之偉
人也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東元臣陳建奏 楊士奇元聲請 庠生沈國元

孝宗敬皇帝紀

戊申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恭預稅務建河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
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時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宜真儒以講聖
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真儒充任不宜苟以俗儒廁
其間二曰應賢才以輔治通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
天陞高明學衛建宜以清高之譽處之或在內閣俾
聖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永太政成任經使奏君德三曰選親講以處內官謂
祖訓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不過謹恭奉關防出入近
年如王振喜寧鈺良王誠曹吉祥王汪直高錦張欽
陳亨輩或臨王虜庭或勸易兩朝或謀易后妃或邀功
致釁或納賄不貲或引朋黨或導進淫巧隔君親國
盜賊民宜深鑒已往之弊示下方策兵燹四日真儒
以化天下謂天下不可使守舊法當因時制宜不可
行宋子之說之正禮廢之俗謂仍其舊乞申明正禮
之施行善法教諭

二月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
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

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楊亨言彈災
二事從之

一日歲稅刊謂溫處二府銀成歲額謂銀二萬二千
百四十卡餘兩近來歲賦銀耗太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
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其數乞量為裁抵止因所
行多寡徵之三日除奸弊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為名歛
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買物與充
四將領獻商稅之利徭餘不若金正珍玩弄貪與充
滿第宅土木人無不賦役又下處作威福受詞訟
官吏受其賄賂卑民被其荼毒乞下處作威福受詞訟
仍行兩省江諸府各省以內入奏有不和命者罪之

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政綱艱難豈宜以此責亂
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
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二月十二日初開
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

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
為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山東布政使夏
寅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陳俊卒 皆名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勅修 憲宗皇帝實錄○南
京吏部主事儲燿上疏薦舉諸藉遺才先是中書舍人王
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張斌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

謫燿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衛國必不變節辱身
今皆棄之簪夷嶺南之間毒霧障氛與苑為伍情實可憫

乞取而寘之風紀於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
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

按于謙父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詣故縣爲位哭復因立祠鄉父老之李夢陽爲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諸逐良苗庶幾匹匹忠祠焉于南地專祀四忠並列于謙之左爲

竊以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於天下先小人惟
 危道心惟危我非堯舜之道不敢於天下先小人惟
 溺而爲出治之資者也高子外者博而爲治之網者也臣嘗
 四聽此奏舜之資者外者博而爲治之網者也臣嘗
 丞君僚友親未曾降一唐罔以考矣聖賢之與古帝玉
 丞君僚友親未曾降一唐罔以考矣聖賢之與古帝玉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三

11

之至道理惡欲窮之辨何有而明知止於一之功易從
 而盡臣恐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能如堯舜之臻也今
 陛下親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手儀而已官中之
 監倖者惟內侍之言語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
 由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聲望之清弊萬民之疾苦
 由側之管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愚臣恐
 下之資才外在不若堯舜之博也伏望選用
 健切剛大小經通以講學常節待午以聽政其次
 整則必審大小經通以講學常節待午以聽政其次
 整凡有未明無隱言其賢實乞皇帝王之道人臣之
 察以思聖政事之孰為得失天下之何困而治亂
 然而陛下有一清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
 書五經祖宗典典及歷代名臣吏官選使皆當聚
 文華殿輪內閣人臣一日講官二員使居當殿之
 右肅陛下下廷明帝御後殿或與諸儒以奏乞
 庶召一遺經舊史或有隱言義典錄示請便使
 或召問休咎陛下下一日之閑坐文華殿之講多與
 清官之財少休慈寧而心清慈少而理明則得于
 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列侍遇天

吏部尚書王恕謹保治奏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子繼繼明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聽明于左右之人大臣于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聽明于門客門客之

吗

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是致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寡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激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四月天壽山大風雷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

拔生人尋生萬安尹直既黃幼建劉占處村遺言之
以不欠之位凡羽道爲聖暢探納者悉刊削已即此
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止駁謂

聖天子始臨三臣所談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
初之議近未若給事中楊康解一貫論御史姚漢秀從
許謙御史楊藥榮得仁屢上言之當耶者以議不同而

按梁宏爲南陽城人任刺史爲嘉賓知府上帶虎頭刺
人加放寓然滿城九載民未初遂道留之不悉拾去隸守
江長黎使召糾振肅初著廉潔請司所用候滿于下隸守
平江與給日費萬緡梁宏一切準人之雅有金部御史
德撫兩地方則城官亦許切準之雅有金部御史
李而居之播實強說成北元已星變十謀在雲雲南副
使更果降臣撫撫臣南守梁宏爲人好善惡忠史于直性
余之益溫肅人茹
千首知其名云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諡文安洪謨常著望書疑辨

時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

[illegible]

建日以後書院等書
近時行人司尉亦
極迭之臣司尉亦
年考察多將剛正
人才缺乏上謂此
處守令民而得舉
親食暴自恣兩京
限官濫吏到地無
影無之謂然其
如多私鮮公何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南莫敢近又開楚陽鑿以便馳驅前山直以伊陽爲界
乃用命收服番人日入臣妾以饋饋諸番方解其心
亦酒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
任之輸勿結交而爲害
卷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按名臣錄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謂白頭終是識者
受朝詩定有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逢東風入紫宸
太平餘一書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
言外餘十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
言外後如鄒汝器人臣以王道爲心玄鑒爲念白頭
臨死後如鄒汝器人臣以王道爲心玄鑒爲念白頭

上罷起復奏言天下大事實與對而巳贊以責成勸導之
官所以使人哉古猶不聽利道文奏以為老臣言踐
宦者乃得改職吉在內賜首以報恭為務上以斥
位言尚論端大臣必以內賜首及論劾大臣必以斥
吉安及南京京師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行去黃安
萬言尤瀾初及安既出告歸時官舊埃等守滿南京
有所行法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舊埃等守滿南京
給事中方何等吉崇古非史書盡知悉處戶部京察
陳壽為大理寺司吉崇古非史書盡知悉處戶部京察
給少卿御史魏藻等請革左思明為右都御史巡撫延
綏吉抑良統求退人皆知恕力難裁畏其威權不敢
言吉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憾忍不敢加害云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橫為驕擾禮科給事
中韓鼎上言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
踰年邀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猙獰之獸非
皇朝寶洛通紀卷二十一

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上不置妃嬪繼體未
立毋復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
圖乃徒建齋醮禱將以徵福乎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不若將不克黃姬昭昭官有以世夫之行言
者或謂之不諱禮者也古者沃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
有嫡室候一眾九女皆備儲之道也豈祇世女不備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伏觀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
衙門官俱有定員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
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諭年遞降蓋嬌往來
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拜
又陛一起內官其數頗多夫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創

服日暮鑑曰曉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其除治中虞

國初主賑貸盜問殺斬盡罪不知何時爲盜雖絕

之失而冀鈔估作其前也... 人受任法賦八十貫... 其罰已達托欽定事... 易賦賦吏亦肆非... 法微傳之謂世書未... 漢祚所期決武臣合... 命昭昭然重變能成... 考者之何

九月徽莊王乞升鈞州爲府不許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

安守與浙江鄞縣人... 處守與浙江鄞縣人... 陳謝却之私謂其人... 老矣豈自首而改節... 有與守陳同事者率... 論多之當言古人謂... 皇朝者若也

天下即命能臣... 建文皇帝使建文... 者皆不傳及今... 已後已後... 正學...

今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發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粮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請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金二名五百里者每里會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主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而通之朝承平百餘年來... 役者耕種不虞... 凡其口成周之制兵... 兵馬不牧... 得道成周... 亦事道成周... 無草也百害... 官草也百害... 將兵用其... 有司給糧... 官吏焚掠... 軍千日用... 皇明...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春封后父張壽爲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

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豫備饒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跡州縣差人齎繳而已至是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至剝于下貪情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其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一 十七

機合衆議以冊印昇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憐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殺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舉濟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給附使者以謝屠公酸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滿受之滿回辭曰殺獲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滿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珏卒贈祭葬諡賜文

按珏字叔溫壽州人由典史遷太監初議進陞太監時在吏部多所發明入內閣果斷無忌未嘗論議者故左有亂政卒定讞位有大臣之節丁母憂歸墓歸人書藏于家云

治紀實紀旺等許冒 皇親罪

初 帝親皇太后嘗作酒饌而買縣人家姓紀氏而不從謂其太監郭鍾聞而議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訥者本姓李自說為太監鍾又繼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訥守兩廣太監鍾恒訪其叔李福通與兄以來禮訥以戚晚日之名其里人迎恩承之得貴官數頃府縣汪平坤因與爲撫宗系圖上之時無所得里老遂娶訥女上即位遣太監蔡守往訪求無所得里老取至京改兄弟以對用遂與鍾守并金帛帝則如鍾甚衆父成鍾之京爭辦 上命郭鍾借陞督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一 十八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夾封丘金龍口漫干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卒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漫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未

三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樂陽武長堤以防張湫引中平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行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雖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人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非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李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失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夫後為張秋都憲徐君有治之有堤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窺五歲者各一五而皇明會治通紀卷二十一

開之則五歲者先洞使歸而議失此白公之親得于見之非定非久矣白公既從疏議于是增濬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板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定廣積倉糧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每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西撤馬兒罕道南海貢御却之○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

多警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臣勢盛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入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重相做效虛名實文遮掩外官誰能訪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于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者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于斯極矣可不亟為懲刑乎又言臣獲隨午朝齋念日奉尋常起數千事無補煩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年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凶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皇明會治通紀卷二十一

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于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于聖明耳目而羣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與事上嘉納之

是年詳錄為南京國子祭酒止修明教化六事其一言正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繫一有不合于大理人心之公何以為教化本源之地有若龜山楊時者程門高弟伊洛正脉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繼往開來演斯翁之派雖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羽翼吾道者矣至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多行檢可議受

宋之恩歷元之官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掛仇
虜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混二人者皆
大學之師其于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乞并時并
澄不惟公論允愜實于世教有補矣

辛亥 五月四年

正月禁胡服胡語從刑部尚書何喬新疏也○時劉吉用
事威權隆赫無敢小忤其意者獨諭德張昇上章極言吉
奸邪蔽王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其指使害人吉諷
科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刑部尚
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瞻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四十一

謀譖陞大理寺丞喬新屬郎中魏神補之曾遂添奏
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
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營葬亦謫外尋又以罪論
死人皆爲喬新快之

按雙溪雜記先是喬新惟重王憲每不平劉吉所行
吉憲之友得御營劾章遂從中王其事竟令致仕營後
吉憲爲仇家殺斃其妻自劉吉時亦罷歸

大憲高貴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
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
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

其賊且據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
景賊銀逮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 陛下優
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竊
列牛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賊數十未及二

乃恃蒙恩盡行蠲宥如有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
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茲回籍以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二月勅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律同祀祠額曰二忠○南

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章懋代之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四十一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被孔昭字世馨湖太人自舉進士師著廉名爲也
王守仁在文選中持其說以爲最以人才爲應文廟
知小人之不得遇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通政
年既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庫總辦公竟未及擢用而卒
張莊簡公學純志法公正剛直重如山不移勢以動
介知石不送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

七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監收廚料見光祿寺製
造 皇壇祭用不知 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千人乃

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朝廷不時之需也
陛下卽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爲而猶有 皇壇設

地頃者李孜省繼曉倡為邪術虐耗民財。先帝信之。過而禮之勤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蒙 陛下置之典刑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于人之理哉。上怒下鎮撫司鞠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上發降處銜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前省程不許久之釋為民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劉吉徐溥劉健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也

資治通紀卷二十一

主三

如舊日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書讀孤獨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史無故視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世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非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班近端頭亦在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疏分爲吏月禮兵刑工爲六部中書省爲二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謂之總纂副纂之內閣大臣總裁其色三品以上乃得立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吉

撰詩奏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實欲稽遲以俟貽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在初劉棉花之誚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妖諸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

福如此至是吉瀕行京師人攔街指曰唉棉花去矣吉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康皇帝也

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稅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人閣自濬始○擢吏部左侍郎張忱爲南京兵部尚書

按松江學力行修德其出以不欺爲人甚遠凡所爲皆至公無私故其同事者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愈遠矣辦事竭其忠憤恐不及見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曰此正學問治通紀卷二十一

主四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餘年始終一節

十二月起泰絃爲南京戶部尚書絃既免科道交章論 王恕亦極言絃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

按松山東軍器人千牛衛應典官至大司衛所品不能存者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繼卒 按松江度寬學涉獵書史初舉南正千戶少保千戶以女妻之天順初議爲權姦擢孝縣亦生累擢成邊城化校師達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與錦衣衛使奉敕兼理松江科察之務與爲政不可將重效言累

人皆當生死... 咸成邊有... 命梓者所... 以實對卒... 厚不刻云

封 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第王清為崇善伯王藩為

安仁伯源尋進爵為侯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二月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城種類各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提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備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映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著本脫服種落令頭目奄克罕賴利木郎輔映巴至哈密大理寺少卿屠熱言臣備員法曹尸素不職謹條列十事以助 皇上敬天卹民之萬一乞 恩例以清刑獄二奏情法以公比附三慎立法以革繁例四遵律令以止深刻五平絕價以便四民六廣恩澤以濟災傷七起

成以倚委任八禁奢侈以勵風俗九嚴啟閉以蓄水利十專委任以督海塘諸劄切中窾 上以其老成練達皆采納之○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邵廷瓚總兵鎮遠侯顧璠討

貴州警

成以倚委任八禁奢侈以勵風俗九嚴啟閉以蓄水利十專委任以督海塘諸劄切中窾 上以其老成練達皆采納之○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邵廷瓚總兵鎮遠侯顧璠討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三月冊立 皇子御名 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收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始欲陛下紹休 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十年之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不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

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
苟且而無營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敗亡之歸極也向使
其君若臣富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然及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
哉今災異迭見雪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
禁中其各發之應甚可畏也宜羣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
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
節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謂以肅內政
明義理以絕神仙橫僥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
可以回天災濟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一

壬午

壬午

條以為 朝廷抑遏言官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取
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為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誦丘高上此條自此聖心益加警勵用然肅時
平已老矣其後 上日奏明細遠近警而肅信內閣
肅有以敬之也 建後丘文忠此奏先帝唐末中興
為肅以警 聖心而終陳十二事故為肅論奏之辭
以文繁不能盡錄今錄錄之效以明其意而肅之
社稷靈非其疎條云自今以後王好佛者無如梁武
帝幸道者無如宋徽宗然而武帝無所不為而梁武
帝非皆效法其效何如也而有言工作之人勞者欲
使實者滿損之曰園家之千百工技藝者宜若各在
僚無官者亦有根給其所以作勞成德者其職分當
大也因事而不時賞資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
多官貽誤後也故餘皆類此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
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氓
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查
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
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鄒炳岐陽王玄孫李濟東
驪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
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
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典預孟二氏
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
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一

壬午

壬午

國初功臣功臣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顯
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追嘉靖中今
皇上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
後玄成為侯連侯李叔陽之後所為臨淮侯常開平之
伯孫瑜亦仍伯爵東陽之後伯賢為侯侯而誠意
功之典愈隆愈盛矣
六月改黃紱為南京左都御史秦紱為南京戶部尚書
七月河災張秋
八月壽寧侯張鸞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
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
類解戶部大倉以備邊儲闕初以來天下鹽課供于各邊
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

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
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
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
徐鴻洪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
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
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
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遠儲自此整理愈難矣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實利多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開有輪票
之例亦舉行屬止且鹽輸粟亦非二升五升之舊矣商
賈請資銀兩無出鹽粟而歸還地遂月荒困處余利
里波康泰然無用粟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
阻除朝兄也困爲急中鹽之今皆不行惟鹽時時
銷于空運糧買二者而已然之運若下陸路難難轉賣
未計下策因無銀用無從平糶也 鹽法更廢不行
之且時也偶書王紀智考案焉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訪
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
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困
聞不足軍民不聞用疲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
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計

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
自有此例難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
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
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况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
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
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
史王睿巡撫南直隸都御史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
再不許奏開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
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
法愈加壅滯况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
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
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
道官糾劾治罪上從之

見瀟
十二月以樊瑩爲河南按察使尋遷應天府尹○廢荆王
先是福懿王則謙上疏請以荆王則謙管行便止人數有
荒之則無限數無止息之期矣向適以爲言肅軍旅能
爲不美之敗廷臣屢經議事今則省習規及而然爲常
事處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規而然爲常
十二月以樊瑩爲河南按察使尋遷應天府尹○廢荆王

[illegible]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落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父學士丘濬因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二十人乃黜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

實迹者亦勿熱

按弘治朝考選之法利弊而弊滋利小而害大官於法
止刑于罪過選調而已而弊害不可勝言一起上官考
私忿怒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亦迎承吏胥考
之弊一起在外立圖聚斂以妨速報之弊一起吏胥考
諛諂言之弊起於考覈大抵我朝後弊起於弘治
多變異于國初然變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不善者什九
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先是太監李良典御廐爲都指揮王
欽衆宏乞陞都督貪事得之兵部職方司郎中陸容上疏
極論都督武官極品禮勢甚重不宜校無功及非人而良
等招權而恩富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王恕言祿出自科
目自可速到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
皇朝書浩通鑑卷二十一
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貴州都勻清平
之夷叛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
州合鎮兵管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壘指揮使尤禮衆若
千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
非大丈夫分功之私乎此不協心同力以殄寇圖報者有
如此日衆志旣諧乃受大將軍鼓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
賊遇奮其謀勇無不一當百者由是殲其寨若干俘敵其
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瘴烟肅清居民
安堵翦捷于朝

三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
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
靖難有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
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太
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
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幸
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國
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
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
者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謚英宗

皇朝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舉率多類此

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諸臣九廟間之豈獨
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
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上陸間爲考
試官取汪汝等三百人○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請疏濬
河南等府州縣渠堰從之時奉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
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
懷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葉祇
河渠荷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
事因隨

之侵據悉釐正之是以五府一州田得灌漑旱獲得以有
備○御史李善請築遼東邊牆

按遼東廣寧縣山前開元平頂山約三百餘里地
形高阜上脈深溝移分守八百里之兵某守三百里之
地以路狹勢相狹而兵相應難警勞而水遠矣詔從之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龍先是九早求言部陳時政得失乞減去
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
刑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晚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
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

皇朝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按都御史林俊奏議謂彭韶文學優異開具屬正色
立朝先憂爲國士今之世無儼古人風節易名宜亦近
之其現受請辭之格雖屬過文情義屬大體實足顯
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體細不顧
其人不不足以服中外之心應謂彭韶從易名之不稱由首
相與之不足協其公論也臣林俊奏議請從爲改謚與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
夏爲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
東衝張嶽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瑾亦階太子太保
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禮以內閣坐恕上恕以已家宰不
宜居禮書下遂噴有煩言與齋成隙適太醫院判劉文泰
援例未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計奏怨變

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王王後國絕○巡撫山
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
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貴州蠻
平加顧海歲祿鄧廷瓚右都御史掌兩院事○改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儲璫爲吏部考功郎中璫留意人才考注臧
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
湫決河先是太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
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太夏曰河性猛悍張湫乃下
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
皇明資治通紀

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
可工方興而張淤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
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詔言涉騰
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
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
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叅
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撤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服防禦邊患疏
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盡張秋是更

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單營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堤分土命王五旬而事竣

宋濂治河疏曰北水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多河
無形蟲洞窟以爲之滲洩故中原恃黃爲患其勢非
數百年以殺其流大徑而下釐爲二渠至治大陸橋
者入于海而欲使一分以就其勢自萬里今河合此
入于海而欲使一分以就其勢自萬里今河合此理也
聖朝肇治通紀卷二十一

不徒其源發於黃河使其水流復于古壘然後導入
新濟水按其水廉謂之北流以教其勢自平治河上
乘乎建陵其勢廉謂之北流以教其勢自平治河上
又謂宜復舊河古道分其半俾之張近曰魯書之
所見亦同舊者于大學士張元補與張應龍書語之
今河開以非多存河流舊身他上等處沒已久若因
舊平開爲數丈以達平陸及直沽下流沒已久若因
安方之勢一可以引資舊源此將不惟運河無慮而
非方皇望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
海理同河仍舊河舊經漢水前河經謂三代前古黃河
自天津至天津漢水東北入海今衛河自鉅野東至于
天津入河漢黃河也今圖復黃之策由河張原武之閘
擇地形使導引河水注于河經南半分亦河水所經
免清遠衝決之患且使黃河河道遠幾何可至京師之
形勢弗損適利南流亦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
十里連黃河決不疑矣至平臨衛河河口以通衛也且黃河
與衛河亦相去不遠矣至平臨衛河河口以通衛也且黃河
相與地勢相連矣如衛河一河也通衛河河口以通衛也且黃河

籍之奉此爵通以厥職通一
 按四三君刊之言皆忠觀近時事亦有可觀者今樂
 中管詳之士所見同矣觀二十時事亦有所觀者今樂
 河家使由故道北人于種治初侍郎郭肅方謂河南之民
 免於流徙意雖小然澤南餘利白水大清河及滎黃河入海亦
 從此意遂決小清河而淤白河水清大河出於二河今亦
 有未達其遺迹尚可尋也至嘉靖數年河濱南北俱以
 河濱無所分而皇陵不足為而南安東河之委也使明末
 府開州治南開州即古濟州宋之澶州元平章請貞宗
 五里幸臨城以北城以聚炭丹者也元置州治平縣東南
 吳橋縣河間縣津縣界入海下金州南皮縣景州
 府成慶帝東河夾大名府清冀兩縣界入海下金州南皮縣景州
 州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德潤謂之金堤馬氏卽金
 聖朝資治通紀卷三十
 閱之遺跡舊黃河之故道合諸割之卓見連永寧之虎
 助節日勢猶難行後世可行者但世習業因循而擇改作此
 楚拘摩之況或有取于吾言獨矣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倉事侯謙經舉哈番還京下獄
 按喀麥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山之伊爾巴唐西
 伊犁和回國語處之一國也其北山與九刺相屬唐之
 援土滿脫爲諸城悉羅王賜給印令地設哈番等封以寵
 正之禮號爲諸王親王承王賜給印令地設哈番等封以寵
 諾蓋之朝貢服順死傳其子十魯大里以及李羅木朝
 喀麥勇王母生其子成化九年十月營大里以及李羅木朝
 廷憂令年臣經察而立王母金印克不司達十四年銷王母
 外甥都督哈番爲忠烈王罕懷畏兒孫他日治
 使送入哈密封以尊號撫恤王罕懷畏兒孫他日治
 改元貢累封以尊號撫恤王罕懷畏兒孫他日治
 印城迎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人貢自稱忠順王高

稱其子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謔叩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附仕元之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催歸瑞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啟之

康定康曰國家洪武建文之醉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闕大
 德間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胡完夫之豪傑楊文貞
 之精華正統間則有若李文忠之明達趙用安之謙
 今家樂爲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學敏李西涯諸
 公宏開文苑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以劉文泰之誣而
 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哉贊曰騷海餘牛毛祿降日光
 臺鳴鶴誕生文莊猶猶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祿降日光
 玉案詞義有補世史有裨潤色皇猷俾盛典常我髮沐

皇明會治通鑑卷二十一
 四十一

蔡業有貧困者
 見子來子曰文莊公業倍見人無書不讀其爲已史學
 嗣以明正嚴理學之博者獲節以挾世教大綱朝臣臣
 律已公祭其平生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不懈釋義
 其好學一也詩文蕭天不又著爲三自少至老不懈釋義
 城東私邸一戰俸祿所入惟得爲揮毫作一自周而己京師
 謝遷爲常始終不易其廉節不撓易學以爲富得爲己門生
 撰進廷對策第二學士書吏陳旂無自餘事至而檢毛修
 多恨之陳白沙文莊三原皆號時名全無自餘事至而檢毛修
 公之獨人皆慕文莊三原皆號時名全無自餘事至而檢毛修
 何得文莊文清而僅得還爲劉開老從謝王師王尚書
 按得文莊文清而僅得還爲劉開老從謝王師王尚書
 環閱老章敬謂曰有一丘外深有一丘散錢使欠夫子書
 莊德之曰劉希哲有一丘外深有一丘散錢使欠夫子書
 莊德之曰劉希哲有一丘外深有一丘散錢使欠夫子書

西山飢甚謀其免已猶人印印到山領窮淡來未園有
議之者晉溪其亦不知量之過也嗚呼西山以義一書
萬世人之輕重爲最之準經曰文莊抵而論述
益精益賢規模宏闊益大真德施行之天下並傳不朽至
日矜矜賢相往往取其言大定施行之天下並傳不朽至
家傳而人誦萬慶士極贊其明雅適州州色皇歡起
過積矣歟與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叅預機務

被東陽縣賈承俊人等阻交詳以元留靖金吾選胡
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而書天見監臨
南十一年舉天鄉以連召之甲進士成化乙未元
較修築遂至令官謝遂謝道徐疑人成化乙未元
也時內閣差人令吏謝遂謝道徐疑人成化乙未元
員奉旨李梨陽謝同客院科道作推舉住
差者內閣同客李海辦事

召治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古
城古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
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特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
茫徒擗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
傳旨命 同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顯于祭祀時謂弗飲臣等謹習儒書若弗說曲曲猶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諒議正事講論
經史時溥不諱

類災之小者也西井旱熯父子相食東甯飢瘠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揚鵬引馬劉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盛陰微災異易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惡消矣疏人人皆爲雄危旣而廣等果以罪敗由堽啟之

丙辰 弘治九年

春以屠牐爲吏部尚書○土番番復據哈密○會試天
聖明查治通鑑卷二十一
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
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史科右給事韓祐等條陳馬政謂各處管馬
官多別承差之委請自後承委者與擅委者罪之近例計
丁牧馬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
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根請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
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之家丁清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
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
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強豪占種者盡令還官
分給以馬之家兵部議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

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往營初遣陳西軒十人自檳榔嶼往志感黎官誘之乃
往黎初山聚徒數千人以檳榔嶼律比爲仁仁行客
黎天大會誘男婦糜膏喫以任養令勿離妻女歸則
哭聲當聽不能去有雷指用者不肯信樂與夜歸則
不解官時有前發新拔者多被手人氏曉見殺或
支解之懸于樹以誦兵捕之金象典行典等捕曉臣
有干家臣誦兵捕之金象典行典等捕曉臣
問部以都知等情不首謀家屬據發口外統軍守臣
律處部以都知等情不首謀家屬據發口外統軍守臣
下勘勞之功

擢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

河泊所城稅罷其官釋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留十兩准仍給淮
鹽價銀二萬兩釋言鹽羨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今許
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及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
取太倉銀爲張瑩具釋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
乃命以明年內庫茂額抽還之○摺禮部左侍郎徐燾爲
禮部尚書○進封宋儒楊時爲哲業伯從祀孔子廟廷○
六科都給事中龐洋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綱紳等坐言
事俱下獄旣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道以事件岷王
上討朱之速繫錦衣衛獄洋等率同列交章論救

怒併建禁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耻不得與卽上疏申救次學生徐傳等亦力諫言逕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累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龐大學士徐拜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奉外不得一觀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皇朝實治通記卷之十
史記
力士柳泌竟亦何補吟泣請龍虎宮柳繫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燒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消僞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焚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恭講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逮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紀事多出李公之手此而譏訕切而簡明辭核意足納諫不啻安鼎卿麻峪山有銀礦府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潘觀止疏極止之乃寢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東莞臣陳建撰 橋李臣岳元聲訂

序生沈國元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

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濟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

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

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脩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太監章奉主內閣召徐濟

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 上曰看文書司禮監

諸太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濟等

看相與議定此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于紙以進 上覽

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

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

後批答叩頭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來至全

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二三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

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

云○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

三邊軍務經畧哈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

放還而尋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越至鎮以虜

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擒之斬首百餘級

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人夏整理北邊糧草

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

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

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

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

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幾千石每石給

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來自十

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報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月倉場蓄積有餘益往時羅買法有來告報百千石草千

萬東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賣邊上軍民

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根草之家皆自往告報

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

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

大夏尋以病乞歸

按此法至簡至易至要至約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便國

便民莫過於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然而視其姦與糴

而更法也爲敢

在大豈不信哉

大同宣府謀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以左

兵部左侍郎李介兼食都御史提督軍務分等至邊虜已

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

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
曰黃米印金白米印銀始悟廣雖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
請出籍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曉
壽寧侯處求救月卜籍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
雖得發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戶科給
事中華泉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畧
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
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虞官亦得言之大
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
可言之事又勅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
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還
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
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玩
玩今天下之財多聚于太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內臣
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是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踣據
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開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者必揪
二三千計此輩盜據剝削已不容誅况又納諸宦官之門
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顯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
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路內充裕戚之虛外紓軍
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

設監大監蔡昭爲故太監李廣祠額莖祭 旨已許矣內
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虎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省謂其
欺罔之情賊盜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
乃賜之巫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賊盜之人與善良者無
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于碍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諡襄敏
按越總制人雖微而計用則甚出外久膺帥寄凡遇
名將俱急于功利中多樹私結樸實
已未弘治十二年
春進 送前忠順王陳國入哈爾楚是土魯番王阿
麻以不得通買賈勢甚微而亦備述兄等皆安置風
不得歸乃遣使將勢也及後即送還其兄等皆安置風
兒等獲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爾楚爲土魯番所
久弗繼近番酋引罪案所侵地臣等故王以守之
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乞賜哈爾楚服舍并諸
議入哈爾楚與復哈爾楚功并肅清其都督彭清
御史周香鳳而平陸軍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不勝守不能守之國以事外夷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爲考試官取論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果林廷玉下詔獄敏政官調果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王會試未揭榜果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果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間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會多官廷鞠問黜舉于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泉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積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皇朝寶清通紀卷二十二

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注錄目錄曰程敏政著聲風得勢利二字富爲我朝第一等人物其不能不數語謂我朝公卿大夫能擺脫得勢利二字者實絕無僅有按程敏政平生著述甚多他書不知何如以道一編觀之其體裁宏富至晚年益相未于陸象山之學去歷年敏政歿後其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類例變亂之遂令二家以爲早與晚同論誤未子以爲早後人之志漸失矣一切據信而不加重敏之爲蘭爾成變亂之爲誰也其後學是矣問閩焉不勝憤慨因致法家網羅法若爲學通辨編子考訂以究極一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併得罪聖學不敢論而賢家學者下後

南京刑部王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

先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廷安于養養粗于因循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茲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評及國事當憂民旗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奸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皇朝寶清通紀卷二十二
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注錄目錄曰程敏政著聲風得勢利二字富爲我朝第一等人物其不能不數語謂我朝公卿大夫能擺脫得勢利二字者實絕無僅有按程敏政平生著述甚多他書不知何如以道一編觀之其體裁宏富至晚年益相未于陸象山之學去歷年敏政歿後其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類例變亂之遂令二家以爲早與晚同論誤未子以爲早後人之志漸失矣一切據信而不加重敏之爲蘭爾成變亂之爲誰也其後學是矣問閩焉不勝憤慨因致法家網羅法若爲學通辨編子考訂以究極一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併得罪聖學不敢論而賢家學者下後

先是科道官痛劾內外文武臣僚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

崇違極其醜惡人人自畏不克銷刺貴戚之家求解編修羅進內請之說使其暗自引退以全大體不必屑屑查究而南京給事楊廣卿史洪達奏謂李廣職籍名姓昭然且難益掩頂正法以警後羅現所言乃誦蠅逐從以此為憑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現官斥歸田里并劾屠繭白昂為奸邪魁首詔下處分勿論

五月以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起林俊為廣東右布政辭不赴○陞浙江右布政雅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核奏在浙江勢豪欺壓貧人致尤幾至千軍廟盜橫行泰先收勢家人私罪于是羣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宣府有奉將劉儒不法部劾其惡奏具草將劉儒上籍罷宣下乞交貴國自新奉曰此必軍涉也請正杖之以懲辱將官嚴退居章曲別墅不涉城市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私如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漲即欲如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如稅三分而此獨如稅八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若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謂朝議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止接奉與韓將退耕地獻為清東

載者上因經奏皆悉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欲不得請

八月戶部王事陳江上言八事一謂關里被災乞君臣上下痛加修省一謂緇黃充斥淫蕩當禁而末常清秩不宜處以道流一謂納粟監生不許選除教職一謂奔競成風乞斥浮獎退以明示奸惡一謂降調言官乞通查陞擢以作敢氣一謂禁城晚勢要佔寵宅入一禁奢僧宜委之法司憲臣一禁喪家飲酒作樂并火化棺槨及年久不葬者下所司知之○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初守臣奏正月申虜衆分道入寇我軍連勝三捷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至是衆頗三衛來貢朝廷遣楊銘等審之具云三月中虜大人誘大寧福餘兩衛頭目脫火乃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遼互市盡掩殺之天領兵出境燒其糧帳車輪死者之親遂來復讐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羅于等約和謀入寇兵科給事戴鏡謂其說可疑者二可信者四宜命剛正大臣往按如虜言果實則當正守臣開邊結讐之罪以謝三衛若果虛妄彼既遭大創必思報復宜勒遼臣修城繕器械練兵以備之兵部覆奏命佐以行明年正月佐勘事還奏稱總督李泉太監任良都御史弘王令提旗營麟等轉督錦州

素房殘神木堡○陳獻章卒○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累朝條例繁多 生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通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所觀瞻旋府文移多致繁閑矧今各道啟慶四方萬災尤爲可慮急遣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銳遇虜輒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銳職閑任進亦致仕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二

按費烟處樹云京平出征日各給銀一兩布一疋銀二馬兩易換銀兩自先出巡以指人心小勝則給銀動衆門無利現進兵有膠經斷不經處生德變近則增銀動衆惟願信代探爲不可用矣通譯由此言之京軍之變不獨無益而反有害不如不出之爲愈而責成遠矣○宣德二年八月丙申京軍兵變近地以爲道軍中道都督劉安撫大將中軍馬賊此正屯近地爲驛驛之驛則給事中昂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各令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謹美銀監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資養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一民之意乎衆皆服其議○初命給總督

京倉倉場太監關防周經言例止關防一顆掌之侍衛事與太監會案而行今別給關防則議同心異事矣入自擾殆非所宜也不從

夏陞邵賢爲江西提學副使

按賢以身爲教先行於後而後歸鄉士類物與藝頗著程達近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政及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借供應兵馬端尤爲關切俱允行○以星變兵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蘄戶部尚書周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二

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肅昂並如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夫人賜璽書給驛以歸○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石都御史佘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麟爲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都督兩廣軍務○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都督兩廣軍務○按兩廣自成化初年總督兼巡撫左都御史都督兩廣軍務及官高者總督併併兼巡撫是理法不壞瓊疏思安撫爲右都御史何賢者都督兼巡撫左都御史都督兩廣軍務降詔九史曰移奉出于丁民徒費顧廉以

為部往出沒關楚諸都延噴言都御史金輝
為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府澤使二司兼節制
領又以廣東龍水為城東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
不經出則成地也地為久計其地于軍糧以思作兵
計李其後四會縣下縣餉益發勢尤熾建州復有
惡李景光軍鋒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農廷增
屋官虞事未清結入不核推舉如真事其全所設
施勵冲洪宜其中則兩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

分遣文武大臣守關次節本小工子部落而強悍既履寇
造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爭雄長數寇近遼京師
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景屏肅關葉城伯居庸
葉荆關侍郎李介經署宣夫王宗養黃花鎮天壽山及居

皇朝實錄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居

庸伯等調史琳倒馬關先是兩廣軍多為鎮關及親
私役將都御史劉大夏奉勅至申開曉諭各出其私役者
歸五討三和張輝悍悉服從帖息○陝西都司都指揮使
楊敬等奏據南安府鄆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訴治去
三張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木里趙輪材沿河水邊源浴
得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
香有竊紐其色洗珀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二寸方圓
尺四寸四分完全像文明湖刻劃滿古殊無瑕玷巡撫
都御史熊辨會驗此御璽代傳因璽官請謹報關
名大學士劉健李東陽等謹奏

辭往本各處去留健等謹
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輝恩安伯張偉皆然
伯玉錦寧晉伯劉福皆唯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
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紳較之劉福如
何劉福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紳在管軍
勝劉福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稅營提督團營
須勇還可令鎮遠侯顧鴻猷代因問譚紳如何健等皆應曰
甚好即令攜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
多事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眼
頭出

皇朝實錄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臣

劉福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紳在管軍
勝劉福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稅營提督團營
須勇還可令鎮遠侯顧鴻猷代因問譚紳如何健等皆應曰
甚好即令攜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
多事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眼
頭出

河步曹時河南水夾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

滿流山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

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府江則縣中人推舉御下申教令備武備彈藥其

寧縣丞

冬歲寇偏頭關○火師入洞套

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氏小叔年十五為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陳氏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生

二月兵部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災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朔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首首大歸者衆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行其志非小公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儒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畜黷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罰嚴民之輟宸禁奏討有礙之地令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奏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命保國公朱暉珮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卿等至邊覘虜所在蒞師河套擒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聲驚遁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會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歸

侵化劇甚邊堡失事鎮撫盡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開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非邊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牧架粟採收不數月省費正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浮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受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定府獻白鴉以爲祥瑞禮部尚書傳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按白鴉爲祥與捕野鳥爲異其臣之奸諂也所遣之命天王聖明矣惟此則則其臣之奸諂也所遣之命天王聖明矣惟此則則其臣之奸諂也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鍔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貴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貴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四月陞鴻臚卿汪瑛爲會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大同中鹽餉商人無應之堵戶部推原其故謂近者王府逐食益之請裁造開賣鹽之端此等假錢賜名色附帶鹽糧橫行江湖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皆此之故宜差重臣整理之故有是命○五月命部郎中陳晉建開里九子廟五月命部郎中陳晉建開里九子廟六月起教任食事意勉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災賑部奉澤事員缺平補陳應將制是意奉澤事員缺平補陳應將制是意七月廣東提學食事廖端儀等請禁賭博七月廣東提學食事廖端儀等請禁賭博

長樂雅志理學書編考

勇自火師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上親

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餉召入便殿議職守之策命

保國公朱瑄等整柳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埃修戢具

既而勇引去○通城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按天成以龍谷王府邸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將軍墓等府邸都王將軍府邸行營造墳墓皆前朝

費出之不數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不窮何以支給
其志惟吾之所欲爲不暇顧制此處有以平其
清寒潘而遠祖訓矣潘國者試思之
掌國之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
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搜
如納馬納粟之例卽使日貪利害民之謀鬻爵賣官副史
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
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獎偷之堂竟爲錢虜交易
之地豈不大可耻哉竊深察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
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竊止是說又
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
皇廟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死平未與止元在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設一府學而
稍指其廩員實爲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象俱各有學
實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華然天下冗員豈
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按此 朝學學校設京之衆達過前代版圖迥異
市如燕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聞也唐制
有學而學官未設也宋有上下學數世至仁宗始
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州學官教授也余下州
馬端臨謂重師儒之言不輕授諸學官教授也余下州
學准泰領下有司而已我朝人下州縣學官訓導
建寧設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
十餘員視未殆皆自儒冷天下元其教多而學官
其矣朱子言云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件事時大他心
說官置吏費兩碑教他做朱子此言則教者更何能
莊公以禮國師樂然從進其通事然從後其後

宗廟數重教官之選皆往來之者國將學其儀序
乃取之乞養舉人其有與國南不大學居鄉要故居
官者人人自當舉人其有與國南不大學居鄉要故居
俗美朝廷得人其有與國南不大學居鄉要故居
者乃取公卿諸子爲之使之禮而祀之舉人其有與
如國初以興起家陳孝宗宋宗爲人之效乎建諸
議今日皆鑒察可行

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
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索長隨七
八十員又有傳漆湯飯肉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
不足用乃貢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
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
皇明會通卷二十一
因以前事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
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之側
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題後光祿卿艾瑛曰劉東山此奏
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
謂典

八月火備危固原總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
英代之

九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璠爲廣東提學副使
按察使而朱得自御史上疏諫用萬百紀
至是學憲死于家

十月御用監大監金輔楊雄焚清奉命送涇王之國長史
張題范松祥奉奉韋瑒張顯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
撻笞至有自溺死者任及宋津咸慶黃船夫百人責令納
錢而瑒及顯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競繫探索錢工公
被杖而死其家各詣于輔輒集訊卅人得內使李順家全
行杖者執之係備正張瑒即以擅殺王府從人稱令有差
杖尉擒捕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途三日不朝黃
嘉錫六日而發殿後者復尋掠采市居民貨物時輔故吹
荒得瑒等以輔受賂專制搽夫諸于王王與輔由是途有
輔索顯瑒等貪暴王感其言不可禁王亦奏輔始至府卽
監輔清通判朱二十一
謝中門入請 謝詭悅在途事擅殺僉前後各職疏而東
嚴壽事者亦發李顯等繫死役夫之事有旨捕順等至京
考治遣工務查給事中周望刑部郎中毛寶往扶巡得輔
與恩和獻鼓吹先行三事及瑒寶顯兆祥等罪狀以賜文
言天津散夫時王正令如例登正體 聖明節用愛人送
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舉奏有不實於非本亦必承奉
聖史從飾衆蔽之過且瑒寶顯輔殺諸于王前稱呼爾我
其縱使可知諸事治地界各錄承稱連繫瑒等至京輔治
之輔等侯至京日今前禮部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一十
八人滄州吏目陳天爵等亦繫餘至京八人俱連建生罪

有差○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按安史事由輔林軍曹等向書輔以輔死非
不詳岳等與氏夜乘舟而神人以室爲生以爲神
所感也四者皆及上體貌豐碩目光炯然望之如神爲
翰林學士達謂上謂其貌豐碩目光炯然望之如神爲
神而不惜恩賜十餘千錢文制吏等所擬定在史書其
言載次天下下諸人等所擬定在史書其言載次天下
傳其風采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
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
按敷華振揚風采於東各道無不稱法爲市務崇大舉
懷事偶又介特斷然不難言笑足以表正夫臺官云
壬戌 弘治十五年
皇明宣通通判朱二十一
正月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
榜示許盜自新悉新昌親入賊巢戮首五王率衆出營擒
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破巡撫唐務一新尋以受歸
江西人誣奏職不忍其去○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
張昇爲禮部尚書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會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講學
士劉機爲考試官取管鐸等三百人廷試賜康海孫清李
廷相進士殿第出身有差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以秦紱總督陝西三邊
軍子

予所劃山崖三十里

五月朔日有食之○陞平涼府開城縣爲固原州關設總

制府陝西三邊軍務

按成化以前套廟未隸平涼固原之關隘爲內地得以
休息所備靖虜一而耳自大同人敗之後遂爲虜窟于
是始以立州治而以固靖州關四衛轄之

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由達謀

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之大夏

以爲不可曰臣聞從征將士常言時全仗朝廷盛德乃

獲通免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

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奈今將帥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

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

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

曰朕義爲人所悞惑乃寢○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

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文山西洪福人○發保定京操

軍回衛團操先是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

師左右掖以間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

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

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勅都指揮裁議

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于官門以諸大夏上曰儼

門豈好人可刻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減

修清寧官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採用軍夫萬餘人

劉大夏知工少人多參差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

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辭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

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卽傳旨切

責之大學士劉健曰爰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大夏每以

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

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于何處計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

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卽如大夏所裁之數

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儼分守遼陽恭在遼陽私役

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畝賊以千計爲都御史陳

瑤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虜寇東州大肆殺掠恭

等失于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事給事中鍾激郎中

王益謙屢屢違問有旨罷其分守而恭復自誣乞留乃

有是命于是兵部及科道各論其貪墨之罪乞罷黜且言

東州之敗總兵孫文毅已坐死罪恭不宜獨免不聽

十月以都御史楊一清提督陝西馬政○致仕尚書張悅

卒

按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爲學力行鄉里推重
仕刑部出爲浙江提學請托不行歷官官保清約以終
身身後妻一如寒士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時有所至... 十一月雲南畫勝

十二月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何喬新性剛介...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大明倫...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平大夏對曰... 止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萬使使至大夏...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長祿天下十三布政司... 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

三十八萬開闢戶口宜少而多永平戶口以多為貴
也非謂開闢無益也永平戶口以多為貴
物如也今天下文職至武職視國初消數十有倍
職累朝增加大造館舍藥料司國計者思開利源
費月增不思所以處之也建按我朝自開利源
聖宗二年元費不期增而日增戶口不期減而
日減正德時山而秀歲人不發歲出者幾五十萬見于
劉憲之數可考也奉山而秀天下可知矣當時而後來
可知宜乎濫文職深有憂焉勤使果錄言之不強也臣
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豈誠言
乎愚故諫之以為
人臣謀國者忠告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

璽明黃浦通鑑卷二十二
夏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翰林儒臣修歷代通
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詩事

林志端雙身神樂舞生以音吐洪揚廣廈開雅禮
太常禮樂承祖
其官歷任承祖
為鴻臚寺卿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登兼食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
省

按登等年幾七十矣單車游從訪利刺權四奉命
人財所不到之處十一鞭行奏効鎮守及巡撫官非
默不職文武吏較上旨歸德也賊兵馬順府府城
賊地大行有客人生平通事有問主先想之空無其
日故率歸後今歸後年矣已而果有問主先想之空
而遣之他主告乘其隙而去其城有明人其城有明
日故率歸後今歸後年矣已而果有問主先想之空
而遣之他主告乘其隙而去其城有明人其城有明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眾
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
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 一曰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
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日江南軍士因漕運
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日竭生民之力運糧
而盡食者衆六曰整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
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入口各處鎮守內臣占軍數
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
納悉准行之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
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
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
先朝李孜省可為警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夜省徇
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
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
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
之○刑部尚書閔珪獻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
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
者 上領之明日旨下一領刑部所擬無改 上每召劉

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晚御榻前止轉首在旁顧近
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日本夏對
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
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某且扶且
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先生于上前幸隱忍
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
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
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厚知此榮曰當
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受地于上于本兵部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國有大政大疑每召至內殿面問決所議
事發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公亦不以告人王
帶錄宋元寶之場進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若如此
貴州女苗米嘗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
史督兵討平之米嘗晉安北知州妻也知州死曾王州事
殺其庶子欲自襲去職鎮撫官不許且欲正其罪嘗遂反
四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
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
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軾湖廣公安人○詔遣
中官于武當設像修醮尋已之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并祝
文劉健等上疏稱聞茲山官觀像說已極莊麗復有此舉
言為無益矧余災異迭出生災困者苗賊肆亂軍旅方殷

轉餉籍兵猶恐不給若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
無良遂罷不遣○大理寺副李承芳卒

劉和芳字茂卿湖廣麻城人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寺副
以學明道為移當調令使天下者莫如學故并求諸
為狂生而和芳自前不接學諸君太與其事舉人承
講學其早訓會試不仕以理學自許

六月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懷西
上錄人

詔建書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學士劉健等上言前
代人王信佛莫如梁武帝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
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

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竊惑眾何關主之治欲造佛塔非
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今擬真人柱永祖諡命及封號
等便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諸命不可與大諡命 朝正

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方得頒給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紀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止
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

世皆曰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
疏人有古俱能

恭親王 卷五十八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纓以供應殿足缺之謂支兩港鹽價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月部覆議奏運司鹽課為差歸教荒而設 祖宗之時鹽法最嚴未嘗輕用近以織造支給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奏乞鹽價織造行之未久遽難更改乞仍舊行止從之

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今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

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

餘繼家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跛踣

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顧以

非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奉

家幽明感被 大寵端分美珥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惟

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在

以再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父無男嗣又無兄弟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勝不思疾病獨科呻吟藥

餌與調師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歸母復思臣則保身

若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孝
草之忱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深益勵初志尚期
涓埃之報于將來再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去
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
改天恩世為編建典化附錄少與文成烈繼其後顯
志通儒不與羣兒伍嘗入公署夜歸讀書母時其居
萬里山止之乃歸娶然謂不少數年十人概然嘆曰
人者莫如須首領之克已也臣之父母非孝之法
乃作有克錢以自多矣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
儒學士民考績歸下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
繁風紀之重彈劾不遺餘力終養身自治性苦
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手
究極經書與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當日儒有向上
大詩文特
土直厚
皇朝實錄通編 卷二十二
建日陳年無終養一疏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飾
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酸咽與感思當草疏時未嘗不
痛哭哀泣隨筆隨不能為心之甚也
此疏當具李令伯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
尊諡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
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
附葬附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諡曰孝肅貞順
康懿光烈顯天承聖睿皇后同葬莊之制矣既而人學士
劉健等覺其諫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為委
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慈陵圖一紙言

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止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非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附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幸莊太后居左今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稱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煩師古宋世繼襲之事不足學李襲陽謝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禮重豈可以毫髮備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上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親起恐後來祔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令仁壽宮前殿像竟意欲奉太皇太后于世祖廟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陳陽奏曰禮位昭昭孝穆太后誠見太公至正之烈國祚永隆皇上此事却難議

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因重而私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言皆于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連尊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裕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專稱爲當上卽袖出恭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時英伯嘗謂鄧錫爵人窮者不
 於其伯水兒年三不貧於所
 空也其地三不貧於所
 兒漢家兒令官合董來及
 人哈家守令官合董來及
 論說陳巴渠頭目同字刺不
 令克字刺與熊等妻族巴人
 奄都插庫時與熊等妻族巴
 上魯斯時與熊等妻族巴
 龜克字刺與熊等妻族巴
 陳巴疑武備與熊等妻族巴

璣曰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心歸而風俗
美哉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在

至爲周詳計日以道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津
多及近年生徒漸少諸本今監況在之數科貢兩行

共止六種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意

運不抵客中常力易登由稱
誘動不無升格其舉人一行
節該南京禮部劄付聞

送新舊舉人共饗以七十百人又多不肯就舉生監等

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悞常患于不敷而致差悞

難于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豈臣之所甚懼

而夙病不瘳也
人資格所拘英才多鬱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

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故本分廉勝增勝生買通行

若乃以充實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生

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裁

才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四袖自誤之悔臣雖不知

以爲然亦安敢不望其成哉

香天山

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請蠲行之
閏四月卽奉 重建孔廟落成進大學生李東陽祭告及還
平陽有言以收糶士之歿而恩亦少遺尸棄之祀也
五月加泰絃太子少保○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
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次周詳以
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過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軍
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奏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
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議熊偉整理各港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子服說：「窮中有異謀，次倉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示衆。」

子學詩房曰不異詩名相子學之不一

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拔虜遁利小王子與

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俟

聖子關各象整理艮岸以詩出師

行各關各子壘王莽立月行出

上召劉瓛李東陽謝遷至煬閣

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殺墩軍延緩遊騎兵環謀未

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

易安當故主可罷京軍三萬整聖齋講定委領軍名目卽

傷胞當做主司還萬軍三鼎聖王乃作公三不

即起行徒等奏曰：皇上聖念慈子，一言諭和，和之有

師亦須整點但未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

屠重取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蔡
曰近日非虜與采類通潮河川古非口甚爲可慮今聞賊
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燈西擊東
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同耳
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
一日程爲切近誠宜先處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
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時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師未可輒出 上曰我大
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
何時也有報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報
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
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
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非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
非關及通遼等州決非而法果符諸臣所慮

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
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
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恭親王父子之精誠然語于言未官平請朕之威泣死
以報而不取復言家也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克卒
詹事府原博學四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置重望慶
入太學舉嘉靖第三會試試官第一監官尚書忠信
忠厚廉靖方嚴家皆服于朝焉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
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二

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進退
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
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錦龍飛魚斗牛皆
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
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
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
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
兵官吳江本收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將
被太重恐邊將輕易啟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

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水
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
勅書四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舉大敵官軍
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
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許言不許却
恐號令從此不行徒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
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
似止依所奏是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
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從奏詞亦不甚着意
亦須于言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一
用字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
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
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令來議來說日講時劉桂講陳善
閑和陳宰解做嗎說不是止云放陳其說乃可耳皆應
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養道放沃他他字不是是止微
笑曰他字也不妨太抵講書預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
理皆是書上原有倘不是舉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阻
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
敬言則其餘尊官無微指消矣 上曰然謝遷曰連兩
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榮據其論學糾眾中外臣民

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
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
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放沃之更好然不必深
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
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
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論
益知 上意所嚮云○戶部尚書傅錦致仕○
十月劉山伏誅
是年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
理邊務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二
春陽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
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一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
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葉用朕聞朝覲日
又官選嫌有閑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
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
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恨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
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先是濬謀叛亂襲破

也非以事仙也且
最奉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事仙又最然乎梁武
帝所取于佛止也此以謂其地無所不有今觀其下乃
酒肉和俗道士之也下敬薄之人如神尊無名也今
其法要今身變現見于上珍食未幾致怒下其道士
庫僧之試如真入國師通足以此法使天發聖此下
所以止乎此必無之事而陛下察友聽其語此臣
國防惟禮水火則有六日帝下帝察友聽其語此臣
日皇親之家不得政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今之論是所親之防也夫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陛下親之防也夫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下僧則上陵今青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也今矣夫
四上擅折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
皇明查治通紀卷二十二
又占便宜通紀卷二十二
惜不可大借則陵則通人通則法行且今則日而視
萬一法行就非依于青寧侯者也夫則則則則則則
宜至親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
按所首謂劉官外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此疏實無愧
德初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
可想矣嗚呼以驕橫恣虐而流賊則起其言無一不辭正
當未能其時也而後來行事多不善用其才之意亦未
子取人不求精而求全而小不善用其才之意亦未
言才如空同左一代所稱論者乎愚故干此誠備書特
啟意焉

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
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遊南宮
二張夜入待酒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進遲出遊
上獨召大張騰語左右底莫聞知第達見大張犯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
權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朕晚且
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
皇明查治通紀卷二十二
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逮以釋之朕
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
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
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竟舜之
仁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
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
嘉納之承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
積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 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刑部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李

門此卽
西亭

此澤爾保故解甚大不可擬磨
 以用之際不遇也止意欲言
 盜王而因苦轉流于放後爲
 奏銓函因致有誤望卿仲推
 實錄賜下訓遇行例人誰裁
 名屬夏接上評選治未刑一
 茂深可接而知不致爲奸邪
 皆遇有大臣官職糾劾及賢
 在武庫之意蕭諸各使司及
 此卽印之憲蕭諸各使司及
 所官姓名年歲天

謝遂主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
聖明寄治通紀卷二十一
五十五

卷二十一

五十二

天

賢所奏地方盜賊事演義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富韋者加責在鎮巡令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南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荊州時以湖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言彼言卑論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論之

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
上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

戒今亦無其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
留着辦事之文稿有木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崇云留着
辦事卽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
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
事可耳上曰然○復召輔臣至殿閣上問曰昨貴河

通政奏巡被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
章接連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于理不
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誠恐所

卷二

主一四

元人

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德。數日德
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漸薄示懲戒。
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
推測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
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須有推推者。上曰此前人
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寧若使會推他
不稱亦無後詞。健與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奸宦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對然則請令鑒請
上曰處置流民是部事與照是字答之不消再會。

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綠何市希通使須爲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店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生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取私茶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真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湏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舊章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對錄謂孝宗晚年明習國事屬精細用處八條臣等議論層出天顏和暢問答詳悉真誠有家人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矣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煖殿穿重裳坐便榻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于是重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五十六歲矣乃得此疾始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湏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永敬曰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皇朝實錄卷二十二

皇朝實錄卷二十二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簡好人徒宋治復具籍帛力論 不御中
之止批肯六千引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
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嶺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

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按皇莊之設祖宗時蓋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未甚
之連州府已至三百餘處
畿內之民至是愈凋矣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

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張典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游謀議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於故

皇朝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李九

而性剛狠尤深惡大臣等專權屢于上前旨治閣朝

推俱爲可證監內閣所掌 朝廷未過虛名而臣如天下

鎮守分守守巡等項內官皆同禮部官奏用受其誦格

不信只將可證監堂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消三間房若

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發碑

進 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受了 上信之于是傳旨司

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使俱兩進貢方得差司

押意謀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有司

按式廟初設本無此條已爲八寶廟時所無
建皇莊更易各鎮守明事與監無涉矣

北虜巨誘入遼夏聚勝直趨開原關震起道無打公

撫陝西都御史戴珊等十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

瓦亭驛會德兵曹鑑雄議 畧嚴守備虜圍各馬營見所

還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

砲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按珊性溫和持身嚴肅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不怠不爲物撓而意者近厚味仕十餘年家無餘貲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都御史

按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求法望重
一時南鄉解四君子蓋指張敷華與內書外書兩御史

年致仕尚書泰紘卒年八十

皇明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六十
按紘字世爵華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
北伐列在首所居惟破屋兩間以卒家無餘貲贈少保

修奉宗敬皇帝實錄

皇明資治通鑑紀卷之五十二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六十二

東莞臣陳建

奏 稱 李臣岳元聲

庠生沈國元

武宗毅皇帝紀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為各邊馬正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于額外奏封鹽引召商納銀商買雲集近日買馬數目踴躍邊方實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論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退靈州花馬池得聞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三

二

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鹽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于秋矣又訪得華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五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為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于兩賜早潦之間制多寡廉節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

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錫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與販改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擺越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天鳴地震○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曰勅失職辭選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選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惟恐以陛下為托仰仗之初詔書一下天下百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乾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重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三

二

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下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言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輒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該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戶部集廷議請革莊莊法之弊時以皇莊之故差官校費駕帖逮捕民人三百有奇巡撫王璟科道張文業永秀等潛極言其不便戶書難

支等覆言畿民膏血苦必以莊田率兩官宜極巡撫召人
佃種私徵銀三分解部進內庫管莊內官宜悉召還又言
祖宗監法專以備邊給賑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定
而不可易者今商人譚景清等乞買補殘監先帝始雖
誤聽繼念還餉亟命查議陛下初意裁革時論稱快未
幾獨其陳訴復命分豁若買補之害不除則監法之弊益
甚官課何從變賣糧草何從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
等反覆思維殘監必盡數沒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
天下之大信杜奸究之門通飛輓之利上曰先帝已許
其毋再擾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一三

王

四

三月隕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
書秦贊稅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
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
學優才膽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
二事曰隆大者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
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
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
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者財費常若
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敬先帝所已行者而
力行之則大幸之實通乎天可矣其大集羣議以決大政

改州治以奉陵寢崇食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惠羣民
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惠民困雖工
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
以廣言路割切無忌諱○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馬監太監王瑞以天
禮奏書家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
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慙
憤奏文升抗拒大臣科道皆力為之辦事乃寢先是文升
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
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 孝宗因言宇之過宇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三

四

五

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徽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南人與宋
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徽等引進劉宗會兩廣缺都
御史總督章劾文升薦繡往補改繡不樂守封請吏部辭
之不能得繡恨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宋夏代其任熱
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繡前
後至二十一生乃允○禮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
書芳河南必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為
芳內援故舉陳陽輩之謀亦符市以私以與芳同以登
芳與張璠等連書諫劾劉舉出若漢文帝從朝後欲進
府部官張璠等連書諫劾劉舉出若漢文帝從朝後欲進

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微倖今驕
 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來
 幸宗堂親轡馬其臣薛學宜諫曰羣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
 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壓之危起于所忽則
 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大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大學士劉德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食書守門及各處節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減革者不無一二而南游子淨身人又選

皇明資治通紀 卷三十三

五

入千餘至王璘龍玉帶溫寶無算章與齊玄蟲惑人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實緣分守累劾不退二則奏請追寃正令取貶遷延至今未止典刑由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兩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覈竟爾不行司鑄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輟轉推延至今不與督關內臣者報聞○吏部王事孫蠶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于內臣典兵大臣以內稱關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况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臣托以腹心而其謀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苦健卒着手標下縱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子絃嬰子而搜收運

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生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奎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飲侵剝勢片虎狼武職藉以資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剝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鬪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一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有甚者跡未離丁京師名已登于奏牘使沒者啗冤被創者抱病欲兵威之震遠鄙之寧得予乞盡取沿邊內臣回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不允○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實夢陽贊成之也

韓文等奏疏實夢陽贊成之也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英氏后父夏孺授

卷二十三

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魏汝璘侯議並授錦衣衛將軍尋進指揮僉事並給廩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章懋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按懋前江蘇漢人先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養仕弘治末起南監

福建按察司僉事 年四十一

即乞發往弘治米起角盛

鐵公移呈獻吏部不待報尋晉將歸復三疏始得請
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等惟恐見戕而

緘公移呈獻吏部不待報
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

公卿多遺斥等惟恐見義而

去云後赴爲南京太常卿辭養親遂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勿潛心大業慨然有

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

末卒懋勿潛心大業慨然有

方學者多從之遊又有語慤者連者曰儒先之言至矣
則其繁蕪可也登仕籍五十年餘年若宮不過寸載立朝

方學指多從之遊又有語
則其繁蕪可也登仕籍者

餘年若此不過寸載立朝

倒四日漸遷易逝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
 座有楓山詩錄圖然于集宰贈夫子少得盡文藝
 九月六日尚書開大夏乙亥士宜四上至之

正有觀山誌錄圖然于集

太平廣記卷之九

司馬不爲子孫求爵祿大吏不營田宅之用官至大
自乞養者言乞養者不允四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
孫常得恩典大夏死陳乞今官與例以崇廉退朝廷從
之劉大夏已死大夏不允

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

劉健謝遷罷初上卽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

宮舊恩日導上狗馬鷹犬舞唱角抵爲樂漸棄萬機弗

親而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怒斥不信用戶部尚書李文

深憤憂之勿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說之曰

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諫臣有

章入交論諸閣下三閣矣夫三老者願命臣也聞持諫官

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

也持必更易爲辭事可濟也文毅然改色曰善卽事弗濟

吾年兄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爰之曰是不可又文上非省也不可多覽弗竟也疏

具遂令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

爲忠臣等伏觀近來朝政日非孰令久當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消瘦皆太監馬永成谷大川張永羅詳鍾彬

劉瑾丘聚等蠲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

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

狎昵發無復禮體身遊不忌夜以繼之勞耗精神漸
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凋
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

而不知赫赫天命皇上帝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

雖畢節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齎粉

組臨何補于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

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諸急除

羣奸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聖諭已悟痛加

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誣答劉健與李東陽謝遷

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

聖明帝治通鑑卷二十二

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張璠亦充于是健等以塗

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恒章亦有言諸閣老爲

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休好提上遣司禮監派陳

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監

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爾而頗惡其情所爲獨是閣議

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呼諸太

疏傳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情

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再幸少寬之以上自處耳衆皆

憐憫莫對惟韓文畧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上

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明日諸閣老皆棄自求安置南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柱
木陛下當風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稅爲泛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慶陽獄會有審解之者
復赦歸○建尚寶卿崔蔭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
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成濬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驛奏
輟祥以御史陞副使擅起人夫馳驛倖公差徇乘輜爲邏
卒所緝瑾俱奏捕下獄濬祥枷號守內長安門偉枷號下
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免逸獄

軍○下兵部汪事遂守左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卒以

等物皆在詔給價銀十千石官兩。劉瑾捏旨將南京京
事科道官戴銑、薄、蔣徽等二十人并官辦劉歪各廷杖三
十發爲民。○諭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叅政勒敦仕
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枷繫赴京。
○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迭納罷其官。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
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旣罷，上謂劉瑾曰：「經
筵講書如何？」派出許多小說劉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官，官
奏曰：「外當打發南京法選，選南京侍郎時，南部無缺，資

添託之雖若遠之實陸之也未幾復陞本部尚書

此復漢籍記錫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此行所見之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先生不我知耶自後漢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部尚書廷和劉忠既陞南都特部忠謂廷和曰

為之
四月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聽改注贊畫鎮守大同太監

侯能軍務

按巡撫之嫌大也龍及東

夏出各處鎮守太監于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

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于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

內閣撰初增入由是中官使勢割害憲臣不能禁失其最

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

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

皇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三

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交辱官府莫敢言者

按巡撫之嫌大也龍及東

夏出各處鎮守太監于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

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于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

內閣撰初增入由是中官使勢割害憲臣不能禁失其最

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

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

皇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三

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交辱官府莫敢言者

按巡撫之嫌大也龍及東

夏出各處鎮守太監于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

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于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

內閣撰初增入由是中官使勢割害憲臣不能禁失其最

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

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

皇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三

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交辱官府莫敢言者

按巡撫之嫌大也龍及東

官勅嚴氏而前書局文亦劉太是交薦之言官
後疏奏有取之節克寬之才計進奏者恭薦于劉
璣原籍陝西與平人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江副使
璣學國體佐運除皆厚祿行謙辭人以喻泰泰日進
在天若我何未幾還尚書又不謝堂怒遷提督今致
仕仍罰米千石獨千束論宜府文升大夏并潘澤等數
十人皆以奉

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璣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稟官將
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防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
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建各邊巡撫都御史及
管糧郎中下獄劉璣素知邊方召商賈納糧草情弊因戶
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祖批草
泥欄者璣票古連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和
皇明會治通紀卷二十三

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
銀官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疲邊備漸乏○劉璣性貪酷
而假仁義沮抑同列各大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于
臨清開設皇店璣急捕具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
錦衣百戶祁璣璣方拒以爲不可爭于上前東廠太監
丘聚忤璣意督奏聚交通外臣劾南京孝陵太監王璣
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以奏令覘納戶數人專一包
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務府自爲自送戶部尚書顧佐
自璣璣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
以爲不知璣遂枷鎖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夢溪雜記謂璣之速職以此向使此事和同璣
總五年而巳歲給事中楊州徐昂以論教諭
或問璣璣時後未嘗如何昂曰子見璣後果如昂言
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昂曰相持幾矣後果如昂言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楨卒
張元楨江西南昌人自幼應舉南鄉草澤心性理之
學探賈籍傳與多所獨得中一立所著書未幾璣學之
數人各立明戶何元楨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官以纂修再進
者稱東先生元楨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官以纂修再進
遂爲時輩所忌言路塞元楨嘗入關資假于京西
節堅志不出之爲高云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李夢陽代薛文舉疏已請出之猶不放前念羅以他
事獄至京薛文舉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
聖明會治通紀卷二十三
夢陽同有才名各負資不相下海每謁夢陽必致門下而
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在姓者諸欲謂夢陽曰子相
無生將矣唯夢陽乃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
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北之爾不慢于心乎夢陽笑
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夫之詩也強之爲三言夢陽笑
一見言對山人海別號也左林書詩海別號也左林書
我輩客遊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辭夢陽曰今日有何
笑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如夢陽
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夢陽曰云何海曰昔公如
在部爲十寵冠羣臣且爲李相所愛陽高子李相何能
而海固萬不及十者也下獄而止不爲之換樂何能
自海固萬不及十者也下獄而止不爲之換樂何能
風命即當解之海遂解夢陽之編散天清始納
夢陽遂得解歸而海自提學理往後清議始
工部給事中許天錫始獲免刑給事中劉端自劾死

淮安舟中借貸于淮安知府趙發賂劉瑾不獲故也後
緊論能給事中鄭夢泰嚴翰林坊自經于公署以原條米
監谷大用遣運卒四出剽劫西南康縣民吳登霸等
家于端午競渡以擅建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
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路之妻
其稱自是人不敢席矣大用及請訪求西番兒騙馬質其
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以王璉爲吏部右侍郎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三萬兩皆
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償之○罷吏部尚書許
進尋落職除名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

皇明會典通考卷二十三
按進不欲補劉瑾然亦不與抗彈劾調停有中立之意
馬未歲者爲守諸談價通乘調試下瑾曰許尚書得
爲恭謙而外不執直如衆泰者皆剛暴劉瑾延擱不
不用今數公奏用却又不揚言于外因公因參同進用之
非吏部本意職方趙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令少傅太學士王榮掌着事府吏部
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二百五十八人
省親丁憂官達限四月以上罰黜有差養病官一年以進

督致仕
五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太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壁開武舉○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舊
于集黃中既會試中選差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論限

糾爲第一黃中居次順蘇奏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
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人俱
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伯誠
請戍邊未行死于獄

糾爲第一黃中居次順蘇奏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
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人俱
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伯誠
請戍邊未行死于獄

按洪江西新金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過歸朝吏部
令劉送送天下流行第一徵爲御史差鴻臚寺劉瑾
于朝門遇劉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捏寫旨意奪送
天衛獄二次各打三十棍發肅州衛不逮充軍積勞
死于獄仍行探賄查取伊男徐林赴海補伍及理職
釋放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未
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皇明會典通考卷二十三
按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弟
進上也先丁父憂奉仕至提學僉事卒

達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築
遼太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
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鎮守河南太監廢堂
奉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具擬陞調景職吏部多所覆從
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
素保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蓋是時惟有此上舉前遊

法耳
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繼致仕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極權報數不明柳千璽
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柳示于吏部門外
劉璉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柳號成眾
雨晝夜不輟費最少移文武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
官三百餘人詔下獄是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璉等亂政事璉下殿入班
詰問無肯承者璉疑羣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
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
不能當當有什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枷送錦衣衛
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
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盡釋

按劉璉傳 古令百官午門下跪候頒發詔命堂上
待璉林官某劉璉立門東諸林處官某東諸林處官某
日御史等官某如法度官某如法度官某如法度官某
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璉每朝延新進士所為璉日
處置就多怨視 太相法度官某如法度官某如法度
處置就多怨視 太相法度官某如法度官某如法度
日凡新進士以上各照頭次以下皆璉立去之太監璉
責復立于此處始了人璉不惟發于亦不得知令各官家
使璉傳又曰他幹此事璉不惟發于亦不得知令各官家
璉已此事不惟發于亦不得知令各官家
出責傳念曰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德者殺人命我
死罪猶如也此是何為國臣民在璉名下何來
下冰瓜甚多榮曰你們取食之璉曰你們取食之璉曰
來丁來了璉見甚怒復入殿而傳出李榮和宅間住

傳前京間在中制 旨出柳李送錦衣衛不問追究進
柳身或部人海海作能而初各官拿送錦衣衛不問追
責各官皆平以既通達各官不素懷明 璉重臣閣部
乃內上人所為命軍官下乃命
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
諡端毅
按柳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清江通
志外奏議議不累萬規矩柳等書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璉憾文不已乃
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程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
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降續史罰三千
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皇朝書林通紀卷之二十三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蘭州衛
按大夏入夏在兵部鐵華應驛河衛勇士劉大夏
各供饑餓者府數百萬近京者數百萬大夏
有源怒于上諸將補太監劉大夏大夏
日此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萬里速速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罪死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都御史屠滽亦逮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里以行出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士女將出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大學士王鏊致仕
按鏊入京在兵部鐵華應驛河衛勇士劉大夏
各供饑餓者府數百萬近京者數百萬大夏
有源怒于上諸將補太監劉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日此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萬里速速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罪死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都御史屠滽亦逮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里以行出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士女將出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大夏
大學士王鏊致仕

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

按自咸化開設論林街銀肆與金子俊增置號陳茂盛
民成不繼來送江南折銀肆以補不足然初亦列於
原折銀兩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
一尋遠狀之亦暫送銀補正救苦不多未幾有收買
者之治銀運司解印分送各處自此各處始有年例
之法

然送銀兩多至萬其數不過以餉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

今昨奉憲之造
雙溪各鎮已請使顧
不得分送法違如
撫而不正違法違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朴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

務督兵討之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三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監祭酒未至是

月清卒

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爵卑德好命不好權
謂作樂又嘗自賦有日善愛其身者誰以一生爲重
載之業或以一日而償百十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爲
明而際盛時崇名需位以就具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
如入寶山空手回者此所著易學蒙列四書蒙列
方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之者也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正月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鴈門

史 12—547

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見而無定觀則主勸辭避不相及政事行廢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細節紛繁頭而分政事之具以率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省官乎分官之人果皆公平乎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乎分官之後追書于數十百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或得之口實而亦莫能明其帶爲或得于衆而不得其衷或得于私而不傳而奸情隱匿或得于衆而不得其衷或得于私而不傳又世臣以私怨而得之則其言必不實而史官之惡翰林有讀徐鴻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爲禮屈及後幸廟實錄成劉瑾進跌瑾懷不肯或歎之謂文士不習時故擅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

部員外郎王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按劉瑾此舉意雖私而所謂文士不習時故擅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賊于真定等處
舊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安次等地方京師也軍糧居其地人性驕悍奸射往往往盜劫不期而然除之用人言盜御史萬景千真定嚴發十天津府屬等處准專捕盜例御史出巡不得以私情干預與守備等會同家督責以誠盜爲則應鳴在歸德與守備等會同徐州子千聚在天津府收散糧米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無所出矣天津府收散糧米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無所出矣天津府收散糧米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無所出矣
張忠伯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捕盜有功陞
御史仍專督捕盜
按趙昇殿前而重懲
鳳鳴劉瑾此舉深得
改典諸物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
聖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惡其不附已也○以朝陽關外播行厥地給付玄明官初
瑾奏請作官奉玄帝祝延 聖壽 上既賜之額而瑾復
請播行厥空地供奉香火 上復許之仍命工部履畝定
價以聞即請咨戶部滿其常例民間墳墓責令遷改益稱
謂播行厥正據傳聞工部亦無冊籍可查軍民廬于內久
已爲業從便墾殖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墾
骸骨力能徙葬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哀號之聲沸于
外
六月以石堽爲南京國子祭酒
七月日本南海酋遣使來貢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按榮王德宗四年封常德正德初割京師劉瑾惡之典史部尚書張綽謀逐王郭國是時劉瑾訪有逆謀之不欲天禍血

春為民克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詣勸其徙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閏九月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為廬陵知縣○先是命平江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瑾使通卒日伺其事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勅勅○起吳廷

舉為雲南副使尋陞江西泰政

皇明實錄通紀卷二十三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按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傷心外國為經久計故議復河套會李宗胤劉瑾專政一日遣幾里行無或又曰退幾里則我退日退空虜日進是月虜入獲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鄭本恕廖思等亦保寧流賊僭稱順義王割地王掃地王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繇為吏部尚書按綽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案病瘁劉瑾專政繇

修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復開舊任已而揚州清江浦入補運以練代之孫容勸理令天下諸司有陳送即歸者非取十官庫則欲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殫舉其官遂舉孫容遣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欲舉欲行詔趙鼎知之福出則欲銀二萬兩節理瑾奏收其銀丁奉運庫官等皆降罪其除因送歸罪者甚多劉瑾之舉一時多息孫又嘗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誣法

庚午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儲瑾以疾乞致仕許之

皇明實錄通紀卷二十三

二月擢楊廷和為吏部尚書謙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禮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

按鐸字鳴治浙江嘉善人進士庶官前職武英殿直學東遷一節行義雖未究其素志而為食位協益大有足尚云

以劉忠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之黨也

按正德中入閣不出給事中者三人惟楊廷和一出大監張永南京不行時劉瑾專政欲除楊廷和者一節即問言于上謂永

和縣出是
永安張璠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寔鑄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彈
昂丁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偽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
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派陽伯伸吳充提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
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師中外兵討寔鑄

楊一清與張永兩行一日曉見泣請示寔鑄與張永兩行一日曉見泣請示
國策內變不可西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
憤無能為公笑若遂得臨手寔鑄不日謀日夜在
上傍上傍一清曰公亦天子作手朕今欲殺之或再月廣矣
索何一清曰公試姑聽人見寔言寔上問寔事上
上意可知公試姑聽人見寔言寔上問寔事上
不執海內怒寔大亂蹣蹣走漢武必憐且大怒詳理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三

朱柄用公盜寔理行事呂張承案營公千載三人耳
永日即不濟寔理一清日他人言清不濟永可知言出
公必清寔公言特面上有端緒且委曲上焉一不信公
頻言請死寔理上即即遣張璠奴僕獨又涕哭頓首
得請即行事無幾頃刻寔理年報主手

寧夏路軍將軍仇越襲執寔鑄父子賊黨悉平時兵猶
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為內應遂手斬周昂執
安化王父子枷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
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月旱種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州州樂
至縣亦地震房屋俱動○四川賊監廷瑞廖惠破通江縣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驍回查研解過土
討賊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監廷瑞奔紅口會
合鄧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復遣兵
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寔鑄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
西三邊諸軍事

初一清之赴征寧夏也張永與楊一清
已從之軍平寔不敵一清還京師廷瑞制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嘉虐遍中外無不
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
寔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三

千上言謹流寔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
已具宜早擒之因劾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
少遲我輩皆齎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當
夜命牌子頭往召寔永等勸上親至寔宅近地觀變時
漏下三鼓璠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
豹房璠拔不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救陳

寔就內謀黎明命法官鞠璠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
璠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復
拆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威何賴于汝

呼官校前撻之具得反狀交逮三自諸被害諸爭取其

一舉平定而太監張永聞風趨赴撫臣以功後逆瑾與
涉永與有功可以贖愆惡之罪臣願請特為開復功
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魏彬兄弟皆為那爾學功
改乃以運籌帷幄受褒崇兄弟封伯聖澤玉帶勢榮
時行錄券金旦夕尺寸之勢而不出一國門之利足下
龐此上大夫之所以高心而將臣之所以藉藉也或
口劉瑾大抵臣民受其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
多滋美之辭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
彬既掌司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
事洵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
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絀然顧從背非得已又干
人衆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毒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北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
下不勝煩擾矣○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前折毀劉瑾原
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罷罷魏彬等
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修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
不必折毀勒令致仕

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得見賜祭祭如等公
祭重役後畢亨馬賊乘東華里生不能客將赴廷上其
作權交出畢于縣說而逆劉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
京師里若私語藉藉謂八月十五日將斬逆瑾送西
典三司惡定計欲為殺屍時夜禁嚴賊者至死
出後寂然無動大學有中外縱賊者聞甲兵
歸然相發及境之賊先景祥是期二日云
有曹雄死謫海南戌

抄緝逆瑾親牛陝西理為增置鎮所將軍印送臣著
言同和與德湖尚書才寬不協賞之此也雄撫兵不
言言有利其罪者皆被初責理愛其子端復以任之
喪之雄再陞左都督被初責理愛其子端復以任之
若自相相益深大莫測其謀也瑾敗降招撫金事
收歸成蔡院獄以逆瑾斬斬其妻之與妻于俱承
不赦

李和英歷陽伯爵

李和英在成弘間充總兵官守陝西延綏宣府大同
四鎮軍官若都督王濬孫等給事中張等効年
任金華致仕是年賄瑾金買為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
年有戰功欽封英爵後首領中書張元英將英子
臣再議英政異同是年四月封英陝西伯侯陝西
與英奏數月瑾誅言官交章
勅英奪爵繼請奪去右都督

復陳熊平江伯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按熊平江伯陳瑄在太宗朝開闢寧河道以通漕運有
罪瑄不能必致瑄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瑄謂非所
瑄瑄不能必致瑄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瑄謂非所
瑄瑄不能必致瑄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瑄謂非所

初功臣如瑄者免死可也瑄謂非所
已革罷陳瑄不致瑄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瑄謂非所
但因此給瑄不致瑄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瑄謂非所
兵衛猶猶是時平賊之功陳瑄通商上書進奏
百萬不至瑄時平賊之功陳瑄通商上書進奏
民利幸甚瑄時平賊之功陳瑄通商上書進奏

劉瑾既死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不允
九月以誅逆鋪逆瑾詔天下○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
奉命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入內閣典機務改武英殿

奉命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入內閣典機務改武英殿

保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監劉瑾朝權
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
禍變却又操以為功冒恩陰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用
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
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盡為句極工
巧永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虐中原人以爲窮
苦之應昔東陽撰劉瑾違父封都督誥曰積善以貽子孫嘗
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
威名雷動于八方為京師傳笑云○大學士李東陽言司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三
禮監昨旨 旨京城內外近有詔言欲命太監各次用初
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進勸稿臣等初見太用
前日兩次具疏欲遵 祖宗舊制辭免滿廠辦事 皇上
特允所奏內外權傳無不稱頌 聖德若數日之間驟華
驟復似非事體且說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玷
更添差官校誠恐愚民驚疑將朝貢有妖尤于事體殊便
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
十一月以直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見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為南京刑部主事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

扶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舉士出傳稱翰林
三十一年一且累以政務入掌國計以清任事秉正執
兩利權有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議襲毅

後進入于六登仕籍長諸樂鄉武甲年謝仕至南京
吏部尚書職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書提督
辛未 正德六年二月許進卒之盛無如許氏者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 清為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泰王攻圍縣治殺按察
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堂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為考試

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因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學士楊廷和子也

按餘冬序錄宋太常卿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

正蒙正字微之仁宗朝為參知政事子蒙正以弟蒙

正蒙正字微之仁宗朝為參知政事子蒙正以弟蒙

正蒙正字微之仁宗朝為參知政事子蒙正以弟蒙

正蒙正字微之仁宗朝為參知政事子蒙正以弟蒙

正蒙正字微之仁宗朝為參知政事子蒙正以弟蒙

正蒙正字微之仁宗朝為參知政事子蒙正以弟蒙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詩之
按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政事合意者舉而用之不合者
強起至會試事出院後乞歸歸有墓一上日陳會試
錄劉忠字繼淵處以李東陽等墓中官
有墓之者矣忠聞之遂乞致仕後卒諡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
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
賊蜂起賴賊犯新塗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
瑯寨華林賊使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
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
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遺疾卒年八十一謚
忠宣
皇朝實治通紀卷二十三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初明謙治體如賈太傅通
達國事如陸敬輿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
希仁忠誠過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範也自沙
陳公戰軍功如山生愛百姓如已子百姓燕之如父
公之愛民如子有如此者無官公廷舉古人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監章都御史
時洪鍾以撫軍至則時林俊謬多不合軍機率制無
不從鍾意鍾遂以等事劾俊俊大振攻境營山
賊金事王澤其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分路進剿鍾
加御史監軍督撫西及賊副總兵四川兵分路進剿鍾
長帥兵督撫西及賊副總兵四川兵分路進剿鍾
徐榜示乃撤兵還瑞等約出陣賊寇拒不出但使
月十四日始得營山縣治瑞等約出陣賊寇拒不出但使
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瑞等約出陣賊寇拒不出但使
旅旅詳官為實鍾等恨詳之舉不效來見同僚延聘

使使來見且傳且時賊據瑞功于提督吳城城民家計
脫走官兵自七月間匪防守巡邏其密不得開賊勢
漸熾官十五日廷瑞以所募女子許為已女與吳領
士營營世鍾為妾以結驛世鍾白軍門吳及本起于十
六日師請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鍾赴宴伏兵盡擒之
象關賊遂大潰四出山峽山峽等處諸路兵分道追
剿之擒賊溺斃并俘獲婦女老弱嬰孩兵仗甚眾開
故有是賊實既而江津仁壽通遠方四伍
弱于及麻六兒等處賊聚聚于民益盛圍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劉六等皆霸州文安等縣賊賊大豐谷大周馬永武
乘忠督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混入禁
內至務房縱觀上巡幸之所及為鄉紳史實果所通
擒賊已獲齊彥名收安縣縣劉七等鄉紳史實果所通
日開乘至數百所在黨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井方
皇朝實治通紀卷二十三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眾非向京師戒嚴上命兵部侍郎
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
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
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
但恐官軍在井賊若南奔遂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
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
有成功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
許之時臣者用事勿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
籍冒報功次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

洪鍾議多不合因致致仕疏上內批卽九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俟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倭平而不受官爵不建勳勞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新報爲上策蜀人咸受之如作

政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

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敵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敵不職遂改敵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

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鳳子等分竄寇掠河南山東州縣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三

按風子名趙鳳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初任衛先

劉六劉七齊名名明老虎揚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縣

爲寇千是孫名揚虎那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

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

仕

按壽貫遼東新羅登仕四十年其建明衛立多可述而

廉名爲抗著原常布衣蔬食如寒上校無以爲珍親舊

共資助之諸子族

萬南和張諸諸

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適撫諸處傷是劉六等遇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此飲食若饑饉待以不救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則錫與中錫至德州劉七曰今內臣王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訪中錫無不得意又以此山東所掠金銀奉獻于京師請求赦免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賊令已私家玩世於民道無云云校捕中錫及部下獄論氣後中錫竟以獄中有難準辭開往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鉞充總兵官大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中官因是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遊擊許泰谷求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鎮遘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紳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

張達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而自禁止時流

板木皆經清斲人姓頑直時與徐宣開鑿一隅方得移
 之士皆趨焉招接流輩乘隙竄入貴處之北鄉遂聚
 爭其不允一清不置越次壓郡南昌貴處之中書東
 陽縣一苗各結社而西易爲集朝郎中前高書丞吳
 際中擊奪兵馬奮討有奇功不官坊乃瑛與廉法獄嘗
 責其失太尊卿山謝劄會僧索計四百貢爲大衆王下
 肉刀外延匠師製求亦止傷人剃髮者有羅網不能遁
 院睦因問僧曰成法何爲者僧曰尊者有羅網不能遁
 詭託詔不諱其要利如諸君請改佛牌裂如印文當
 榮辱人信解此赴府之因語致佛牌裂如印文當
 理不可召果然此爾禍無既矣後乃散而罷命
 可保吾果流此爾禍無既矣後乃散而罷命

正星與河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皇明資治通紀

四、

[illegible]

驗法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臣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先見一發而中者有從獨一清之說有從益稷益風二名據
後腐貨之徒共相仿效則謂諸將皆下不到千人官明病
迷至去官軍爭戰取財糧及斬殺疲憊從軍酒醉無從前所
劫獲歸附而正賊無一獲百勝之功矣蓋其意謂大用後已
冰解之故操兵大同陸軍江形若不問大用而役衆倚二十
三人有司申狀谷大周陸軍若不通大用而役衆倚二十
資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糜餼自出師劉覆猶
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謚端肅○
遣太監陸闇監餉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閭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籍名謀出
命下多首讎可語衆懼中貴急觀望永隆不決

皇朝資治通鑑

河平

起儲璠爲南京戶部左侍郎○以王守仁爲考功郎中○

衛昌知府李承勛破革林賊

時陳金撝副使周憲等分

高發插石下兵敗遂被執

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

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助

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

人夜與俱至山下勸令黃

登山歷重險止黃竒與數

夜者擊三更竒援掘脚衆賊亦合勢來攻賊棄卒不

三千餘條餘乘奔而馳乘夜逃匿匪徒發獲匪山及
新樓子餘人獲林奔逃平守是府典擊其塔寨東鄉賊
之

二并流賊改河南總兵馮有義殲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四月賊轉掠畿內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時炳然將家赴任賊遇之于欄泥舖
賊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趙風子冠掠江蘇州縣為逆統率夏官軍所破轉寇至
六安官軍復進擊之其衆多遁散下劉三楊虎那老虎
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
許為僧欲渡江投西江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賊
擊斃之起長

聖明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成正月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

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掠江官軍不敢逼至

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

山東為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七

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

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賊南京掠江之橋起自國初我太祖自淮西渡江

前代尤服賊探之曰賊船相銜放賊故南京所以何如究

乃死劉急忽忽我故寧平知賊其扼賊無入之境使世

旦有警束手無措無賊橫出如賊無入之境使世

有苗生將不勝其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夫以劉六輩
敗殘寇孽不謀而預不督水如擊是誠送死之秋使
前無賊備而掩之不肯如擊是誠送死之秋使
不勝其萬世使非天幸勤絕其命雖母故妻淮東山東
之民其不又

劉劉善夫曰山東郡盜不過旬之與耳身無須細其

律為命而逃不在此也雖徐州賊乃臨此大患朝廷

擊之兵然山東西兩河雖隔不其賊陷者三虎者

十五不備戶賊有趨要者矣

高谷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

兩廣蹂躪數省雖漢唐中何加焉其幸諸定之劉宗之

將必勝而得備金者歸焉馬中錫軍何武此相成改選

觀之陸完谷大則毛等視中錫軍何武此相成改選

連幸耳耳中錫等下賊論虎而完等封拜崇顯足見

為賞罰邪要之罪賊餘者諸唐幸之功而勤捕捕平

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驚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動

皇明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似不可誣而皆實格所後也雖然華賊無辜崇崇崇耳

九月臨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

閻弟陸水為鎮平伯咸寧伯仇敕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

世襲都御史陸完知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

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

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

閣官連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

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因辭

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劾史鄭本公直革職

武職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劾史鄭本公直革職

是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帝一時而數處
獲功其不在斬賊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像
或曰肅清賊地或曰肅清賊地或曰肅清賊地或曰肅清賊地
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實據之外銓選之司又無驗勘
之實其改正重陞匪功如授之類

冬調遣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將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
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
充數皮邊解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仰欲行之遣司
禮監與各大川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下可合
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關促令擬票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
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
望明資通鑑卷二十

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少師大學士李東
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養及頒上
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宇溪長篇曰劉謙之撰元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辜
者因之而進或爲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賄
幸而進焉

注節曰謙之劉子良也謙之撰元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辜
者因之而進或爲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賄
幸而進焉

年久任閩長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
寓安劉吉輩適足以志其奸賢嫉能之奸與貪權固竊

之計而已如國家上何
故曰入王之職在丞相

江西總制都御史陳金等督官軍狼兵蒐勦華林瑪瑙等
寨賊平罷提制軍務尚書洪鐘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
縱寇殃民俱以不職除免

十一月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以王鴻儒爲南
京戶部侍郎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
初成化間劉千斤和尙相繼作亂皆由山西李姓者以
幻術惑衆後李五復起李五復起李五復起李五復起

皇明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其姓名約各出賊兵李五復起李五復起李五復起

癸酉正德八年
虜亦不剌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爲可汗

春河南布政使楊子器修元許文正公祠堂成
按元時指庫屬懷慶府修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
洞賊熾衆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初以威不爲動每
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議賊衆

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首因敗以為功焉

役廷舉廣西番人富入附其部為先富東劉顯勳
委總領太監潘忠忠等十事編修劉顯勳建寧劉顯勳
雲南副史江門冠作亂遂歸石派政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眾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沐
瑪瑞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開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

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
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奔突四出

騷擾越信御掠殺諸縣皆被其害
按正德間平中賊盜用通兵平蜀益用苗兵平江西盜

用狼兵而南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諸國者可不
愛勝憂深慮乎自是邊兵日費驗得不可控制劉至嘉

寧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三
四月初四日賊首王帥而不忌諸御史提議請征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輝源靈丘繁時等處
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為戶部尚書瓊山西大源人

江西姚源賊走徽備者皆為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
立東鄉為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哈密忠順王

速壇拜牙即降于土魯番
先是弘治乙未年創設通使署送陝西回哈密密王阿

哈密密王阿哈密密王阿哈密密王阿哈密密王阿
哈密密王阿哈密密王阿哈密密王阿哈密密王阿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
其王連壇滿達見令願日大者他丁丁丁丁丁丁丁

以便養茂烈母前苦吏部奏改茂烈為晉江教諭理得資其補
吏部授茂烈母前苦吏部奏改茂烈為晉江教諭理得資其補

天年卒茂烈先抱疾無起醫哭喪地疾轉重亦卒無子
林俊誌其墓謂茂烈之守其行劉天地而實見神其入

立皇莊五處口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南岸
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西驛馬廟皇莊曰清苑孫

皇用資治通紀卷二十三
閭莊社皇莊

按嘉靖初年等事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為皇莊社皇莊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按嘉靖初年等事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為皇莊社皇莊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按嘉靖初年等事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為皇莊社皇莊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按嘉靖初年等事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為皇莊社皇莊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按嘉靖初年等事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為皇莊社皇莊中人底藹奏稱正德年未奸猾無籍之徒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按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寵于上賜以國姓

以王瓊爲國子祭酒○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璣卒

按璣字靜夫太州人縣令有第一端然寧重雅操不辟面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爲功太常巡撫戶侍河歷職咸克舉遷理學公奏徵前輔引去不召嘉祐薨璣且謝古其推引洛士振起既腐沈其精神所謂云嘉祐委未賜諡文鑑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四

東莞臣陳建

橋李臣岳元聲訂補

庠生沈國元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謂遣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剗切時不能行

名錫爵榮拔
爲偉大中雄
佛凌學至錢
骨鬼士嘉寧
佛浮李琦寧
頭之叢中益
牙叢時今導
之鉅尙姑武
類紅書諸第
朽不夏除崇
推下言去佛
裂百看入禁
奇餘太釋先
離金善殿正
僂兩藏命引
偏玉內武僧
亦匠有定習
訂鐵金條出
不假銀邪入

下千百片言請座之草野不得清留清禁以永杜其肱
惑智之端耶誠罔極矣觀愚言異的不是厥思此忽聽之
來必有竊笑以惡民可別議除言請灌佛骨牙一之切

作之千火以沃其跡其金銀銅鐵亦併令銷實爲千
古柄快而萬民瞻仰者也牛聖旨是使都者煅銷建
按漢唐而下人君不惑于詐者蓋可數合

此舉真大聖人之所作爲其出于尋常萬萬矣

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寇麻六兒喻恩倖次征內江駱

松祥次討崇慶州范藻羣盜悉平御史張十隆上疏曰

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劉盭之亂旣不之警方且興居

無度。臨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臥內。徹夜燕游。

外見烟燎內廷大土木權豪競華侈親信內臣取貸于外

又扣軍柝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間使之
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
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瑛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
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復絕淫早朝親政講
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典下之故以表天下寬
衣博帶之雅孰與重弁戎衾之羣廣廈細旂之樂孰與遑
徼凶危之隊不報○陞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卿○上始徵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聖朝廣濟通律 卷二十一 刑

三月廷議賜唐身黃初黎昇等選授煥第出身有差○

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球用事宸濠賂瑾復

浪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
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遂遺完書放謀狀立腹獲

衛定各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減賢有寵于上
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

求國愈爲濫因賢之權可鉅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極
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學戴金容
銀寶錢千被竇家分貴諸生

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讐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類矣陸完和宏必爲梗乃密牒于天

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
在東閣讀卷定于十四日按覆寧王乞復護衛疏依

中官盧明以誣下閹崧音過東閩言只請楊師傳到
諸公不必勤勞廷和越出票音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

10

命鎮守不能協心濟事乃懷小忿訴奏本當重治姑先勸
喜降勅切責永調章夏而以章夏提兵官潘代之

四月主營奮歸哈密大掠嘉峪口諸寨○調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

伯夏儒卒

當一青日自古君天下者操券秋毫輕大雅仲伯之
 智以導龍外白晝君天下者操券秋毫輕大雅仲伯之
 持恩以導龍外白晝君天下者操券秋毫輕大雅仲伯之
 遇戚氏雖極貴簾而何不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
 知之故凡姻婭慶陽以珠璣之恩旋被誅戮然于五等禮第義
 錫鉅金珠璣于子姓故獲皆遵約末不敢恃恩澤爲聚斂門庭
 然城中若不知爲賢矣
 幸若慶陽不失爲賢矣

聖明資治

通紀卷之二十一

...

[illegible]

閏四月召撫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酋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卽奏西夷事罕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酋番之酋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總使講和大開溪壑之秋要我以難從之事後宋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視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失既而澤又奏言土酋番速壇蒲蒲速兒王畏威撫綏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按番禺貪狡變詐有素而彭濟物乃輕信幸功欲以原幣啗之廣取城印誤矣養拙傳聞度諸妄而覘戎後

全終之奉旨觀學其景何如也元朝之重於清
權使幸成亦已矣元朝之重於清
揭竿而起金幣元朝之重於清
行欲臨臨四夷元朝之重於清
尹科給事中黃重元朝之重於清
員到任未久往往元朝之重於清
久于其職賢者可以元朝之重於清
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元朝之重於清
去而新者祇送舊迎薪元朝之重於清
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元朝之重於清
行

李平陽曰古之使吏久任者不不久任蓋官非良人不長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良哈馬蘭公叅將陳乾徹宛知府今改爲

七月太學士梁儲等言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西
川諸勑臣等愚昧僭冒稱尊不職不言面批本奏人遂獲
邪妄不經永樂道德審閱雖案據邀便設舉我朝祖宗意
意以天下初定時藉送遠懷恤憐惠撫鎮服表功非真信其
教而崇奉之也然朕以爲孝順朝夕皇祖是則非其制也

人朝貢厚賜資資客其勸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違向侍近臣往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爲
不應有此輕舉而尤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
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
非所宜審開中鹽引本爲供邊今虜患未寧二邊糧草缺
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
盡絕若計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
弊不知從何鹽法大壞邊方仰仰况京儲歲運與營是大
本併在程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盜船往來挾
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根運大木二事亦爲阻滯且四
州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
蓄未免科派軍民窮盜起將來之憂殆不可測况自天
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
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
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中
相隣時探掠爲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藉
中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勅
書未敢漫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
番供等物卽令朝貢使臣賞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然
聽○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等言頃聞御史張經巡按

隸劾奏鎮守太監王喜福及爲喜所誣寧波知府羅唐勸
鄧民王臣不法又爲市舶太監翟璽所搆經唐俱奉旨逮
治臣竊惜之夫喜故連勅行輕舉矯發損折官軍其罪太
矣陛下置喜不問而獨怒羅王臣爲翟璽用事許取民財
姦淫婦女其爲民害甚矣陛下高臣而獨責唐誠恐自令
人人日事說隨章忤 天子不敢忤權臣望自公朝不敢
負私室 陛下何利哉乞特勅有經唐還其故秩仍將喜
等明正其罪以爲欺罔之戒疏入不報○非虜大入固原
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
萬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贖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
里期資治通紀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
清遠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雪爲災黍麥不利
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言
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
本動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竊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輿道不肯懷司之中必不以此
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預恩之賊狀乞 陛下剴厲
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他欲鈔銀蓋給還民則民怨猶寧
慰解臣死且甘必如奏報臣等爲感泣之深聞相續以日

尾大不掉養食天下肆其虐之祿出而尋常所不料獲其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順懼乃委過下人遺書
卒追所發鈔而以償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
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
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
無此一舉

按良永字齊卿號松崖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第仕所至
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參政以不肖謁劉瑾致仕瑾誅
復起累官以勳銜尋復致仕嘉靖中瑾更化廷臣交薦
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乞養吏部擬調奏行有
司月給米三十石以終養

冬以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請前江西按察副使
聖廟賈崇道為參政

胡世寧茂遠東潯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匪
亡命日夜謀為變威脅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說以逞
其私在位者皆畏之觀望彈發莫敢誰何世寧憂之
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喊勢日盛刻害遍滿
閭閻三司多被其鈴束禮樂刑政不自天子四方之
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
督巡撫之任以消隱憂刑干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
有司庶宗室有廢弛之固朝廷督南顧之憂矣于是
除提督路用事者惟以處法逮捕逆將世寧也遷禮部
祭使過家祭祭天賜其寵恩

家世寧乃潛行赴京獨繫詔獄繫再經冬拷掠備至幾
死中外莫不寃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寃乃得減死論
請成遂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為食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及其首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
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
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
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勸
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鄭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

聖廟賈崇道為參政

聞上下聖書命文盛勸之別勸湖廣巡撫都御史蔡金

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
兵以恭政胡廉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
統諸將進搗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擒羅模樂擒
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毗塞險阻苗苗聚聚易散苗苗生
山谷性悍悍嗜殺又守正或時科擾苗民多盜錄為
利故苗苗

三月內吉起拔開任將官馬昂為右都督以其獻有孕
弟故也時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按馬昂善騎射解州人嘉靖中為右都督

東昌府同知何塘再乞致仕允歸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
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
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
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紙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
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
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
皆賜姓朱氏與中貴張忠盧明泰用蕭敬等優人城督紫
裡擅權為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

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
南國王黎暉為其臣陳島所弑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主
黎總管治國事改年號光紹陳島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
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五月風霜大早

六月虜寇大同提督軍務與都督劉暉等

樂之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

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諡文正者始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
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奪一清東陽力救之清
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于清偕同列眾儲新貴就
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
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被文臣莫如至文正而極故宋推官仲淹司馬公足以
當之我朝百餘年不獲以授人李西涯之在內閣會
位應徐相用奸權虐弄反貽譴件食不王莫甚焉乃
告之彭部正色立朝完名直節肅清內所抑文正之謚
乃敘宜而既歿乃有惠安之謚二者于李奪失之音未
聖明帝通鑑卷二十四

宣府
八月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熾河內修韓文公廟
復許文正公祀田○鐵造太監史宣醢酒作威肆行兇惡
且聲言上賜之皇提聽其捷苑官吏弗問主簿孫朝卿
孫富等相繼斃于杖人心驚憤憤管關運事基德布縣
縣明守約獨與之抗宣謹以稽違御用平部獄科臣孫德
等疏致不報○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曩者陸江

宣府
八月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熾河內修韓文公廟
復許文正公祀田○鐵造太監史宣醢酒作威肆行兇惡
且聲言上賜之皇提聽其捷苑官吏弗問主簿孫朝卿
孫富等相繼斃于杖人心驚憤憤管關運事基德布縣
縣明守約獨與之抗宣謹以稽違御用平部獄科臣孫德
等疏致不報○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曩者陸江

正月 上獵于南郊。○兵部給事中毛憲上疏。臣于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
許增派失信致被嚴懲後陳金等復奏請以爲大出使
議戶部尚書王守仁等言官官收放之招令下多官出使
于外有利有損于國家事之可也奏上未嘗嘗有上深
內批被職爲民進撫其肅都御史李湛生降泰政兵臨
時以爲民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
創立嚴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
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
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名臣錄云正德間蘇海史彭澤官與官論利寧然曰
吾恨不手月此奴有白于大同馬王現者現以諸軍且
曰爲君致彼君私鑒之于是按彭澤物同一時則矩故
之澤復大罵寧由是衡之建按彭澤物同一時則矩故
皇用責通北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
廷和之既至備選廷和居已上
按嘉靖初楊公一清在內閣時起而大辱士滿公選
既至衆謂一清必選謝公居首相而不然人以比少
公之能謀

霍氏病曰嘉靖初官官職勅大學士梁公儲政廣
藩儲兵滿下獄正其罪公不辨當日未見公已矣
藩儲兵滿下獄正其罪公不辨當日未見公已矣
藩儲兵滿下獄正其罪公不辨當日未見公已矣
藩儲兵滿下獄正其罪公不辨當日未見公已矣

有不件然微且辨返其罪于楊公也公惟引罪連三
乞致其任無片言自辨可謂難能也已記開張文華
楊公不辭二事皆近厚
而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泰藩封壤既而不行時蔡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
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
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今禁茲土不可界藩封不可聽許上曰
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遠草
制界地秦藩恐貽厚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怒辱不可
測遂引疾不視事將晃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
事君于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
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
今王請新懇駕朕念親親界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
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
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

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儲從容回天時成嘉
其善諫
按斯舉也廷和交疏力陳品本能制梁公儲政廣
藩而托辭稱病不視事
制約自臨其故轉機之機于不言而喻者乎來之于五
鮮有之其謂左顧顧之謂趙太王張良南宮之謂漢
高祖之謂也

札轍哉是彬在日則為導歸辭留比優故曉東歸謝
谷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上省○改右副都御

史匡積撫治鄆陽

按前南東莞人爲人清介器識尤是連撫南寧時
上頒乞旨內閣以爲恩惠與半不報至是改撫治鄆陽
時則上欲幸式當詣神廟與商動以廣計有求涉
虎將以獻者李之說之有分守太監呂震以進珍異行
大帥細以從後解解於文下南

十二月內閣大臣致近卿至居庫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
視郊祀牲如常儀有骨戒諭京師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宿

出城丁亥立春 上還舊幸寶鼎衛諸戲劇不傷犬車禁
十輦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路軌劇連車既馳交響

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太笑以爲樂是日順天府官
于奉天門進春如常儀○未旬 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

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冒庸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朔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正月朔日 次皇太后聖民廟 上還京詣皇太后

帝身純皇廟之文 上還京詣皇太后

治境疲告人皆泣生狗視趨過賜鎮守浙派來盧王堡

稿類并護勃

先是太監劉瑾親視抗民爲已請建生祠既許之瑾
故習復陳抗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增安民之功
請乃擇西山眼地大興土木與璟和相望民居其處
皆設官使人快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官將將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往黃花鎮宴樂等處遊幸

五月朔日有食之○是朔未旬 上還京

六月朔 上復議非巡撫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平
聖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兼統所領國書兼壽遊邊天欲舉

爲威武副將軍意欲以銜命內閣草勅廷和等上諫
言比出中外臣民惴惴驚駭勿推太君承天命以爲天

四防萬國倚其臣妾委倚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
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茲

改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詐市假設之辭姑以爲戲焉
耳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戲適者 皇上時出

巡遊又不親政天下無事無不危矣憂懼奈何又復游
萬宗端之申誠存疑則謂地爲際其本土請不

睚眦長夜及臣等代后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
果微誠言未蒙固執

始耳此臣等之所以以憂痛心疾首而不取以自熱也
上不着

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純筆也可謂痛切矣
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

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而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

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倒于臣臣草勅是以
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而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
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

草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促草勅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

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
有所王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

一有他吾輩伏鑽矣邪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
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世祖撫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華昌秦州等地
方殺掠而去

前氏論曰其時日承梁儲之勢自寧王來生聚匪繁
侵奪漸迫開平與中興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是

大師之後益滋中國情勢長技什律入風雨飄搖動
輒為萬全之計彼輩狡詐莫敢謂則虜患其氣日漸

無寧寧一戰者其塞斷出沒難防所存所已甚難處

衆寡之勢獨弱之形果耳所幸與貧民窮無有他志計
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敗腹內松馬頗亦勞苦者得

勢轉機既進得利之土餘二十萬強以中國驅使通之衆
猶知內地虛實若一一旦改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敵之

內憂誠不知處事所料矣
七月丙午上復非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才

二人丁未上度於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所于宣府而往宮越歲乃成梁儲不可勝

計江彬勸所于宣府而往宮越歲乃成梁儲不可勝
上苦樂焉每稱曰家東漢末後數數會之不計其數

戒守者毋令京師人來存益上原大內
勸以豹房為家淫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草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先是鎮守太監馬勝以私兵乘隙第為蘇達為都督府
若為及李都督楊陽山招降楊臣李買馬二所改爲府

拜勝日官食唐于其生至府通關時車馬至貴近多先
接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且有者左右

不放
南顧巡撫王守仁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繁而財耗

于軍餉貲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乎奸究藉
斷販豪左及府額集東鹽平發發朱益芳圖保奏送策

有擬奏之期若鹽稅華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于貧民必
須輕稅乎抑輕稅必也食而欲不休是驅之從盜也

須輕稅乎抑輕稅必也食而欲不休是驅之從盜也
定例得備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樞密院第舉制飲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先是辛酉順廟親幸太原督府集工楊慶
壽與女贊之及是復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會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總
督兩廣軍務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王于王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
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四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思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

江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御觀中土繁麗人情恂恂時江西
寧藩久蓄異謀俟舉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太臣科道交疏

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人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
士高鏐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

滎兵部郎中孫奉別郎中顧棠等率部僚合疏人又明
日上部郎中林大輅等太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蔡廷

撫等並連名疏入于退幸臨太怒其貴輩陸震夏良勝萬

潮陳九川高鏐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妻龍為濫
奉顧棠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

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

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水溢自橋高四

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忠衛
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驗言車駕出必不利乃內袒

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
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謫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鏐發充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十四

軍器震良勝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特被杖而

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湮十餘人是役也舉朝死諫 車駕
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嘉靖初霍韜疏曰天子訓德付三法足矣錦衣衛復
兼刑獄權之老令曹之權不若錦衣衛之權甚于吏

部尚書部名節之士滿東陽以共策將士不若錦衣
衛之權甚于吏部尚書之權甚于吏部尚書之權甚于

士大夫之權甚于士大夫之權甚于士大夫之權甚于

士大夫之權甚于士大夫之權甚于士大夫之權甚于

士大夫之權甚于士大夫之權甚于士大夫之權甚于

禍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賢等

[illegible]

隆太監張忠因與朱年有隙嘗欲借形以誣宰及議
燬等奏至思恐陷于禁內翻王章說陛下不幸也每早
賦勅成議不知乎朝也不朝而知其有父族之東廠太監家務
亦黨成黨助復護削已面知其有父族之東廠太監家務
和俱欲從掌司達藩以免後患乃密謀召廷臣與楊廷
之大器言宸濠志圖立威遂利以先後息方密謀召廷臣
巡奏乞廢藥施行乃宸濠詭譎不可復識意謂宸濠志
共在于上將進奏如何擬行保泰速勘諭廷臣曰蹕
藩所宜國條宗室官如何概行保泰速勘諭廷臣曰蹕
附差太監極撥等語論革其職謝謙等遂行

六月寧王宸濠及殺巡撫者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
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平賊義舉元新縣縣既行禁軍盛傳以爲此飛
降王不知止賊義舉元新縣縣既行禁軍盛傳以爲此飛
報以六月廿二日至官所值歲暮生旦宴餞是二司等
官席大驚實平降召各別厚聚佐仕春御使李士實
皇朝書通鑑卷之十四
安福人劉泰正及承承內前劉古等與謀士賈制南
昌人父等劉泰正及承承內前劉古等與謀士賈制南
其子父等劉泰正及承承內前劉古等與謀士賈制南
遂顯通大漢文兵法謀深信之至是聞朝裁等且上
漢密刺大漢文兵法謀深信之至是聞朝裁等且上
正日事急焚明吳十二使一司管納餉可脫險之因既
事乃夜集劉燭吳十二使一司管納餉可脫險之因既
即夜派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赴之士實知有所變欲
裁衆人等已及不可得乃入測左右帶甲隊刀侍衛者數
百人拜甲虞出露臺大言曰我起兵監國逐日請客
不知宸深日不太多言我起兵監國逐日請客
旨看宸深日不太多言我起兵監國逐日請客
二臣臣安有日不太多言我起兵監國逐日請客
祭一時各官數惟相獨計達及復被誣論明其不可滿
日許達何官數惟相獨計達及復被誣論明其不可滿
韓德及達與出惠民赤心耳當之時洪及浮議喝武
城中男女無不泣涕韓德筆下思德金臺王宏及等皆
金平公差戶部千事思德金臺王宏及等皆
于獄令泰政李敬食車滿騰將撤論許諸即群以李江

召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爲應援真在涇西未
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爲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梈
管勅於濠樂官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斯之巡捕者常効宸
濠讓者真則釋之以隱其迹舉孝行以釋主疑賞軍士以
行私惠又今都史簽官軍具器械期三吏入候三司官期
四吏入指且欲收各城之鎗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
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史張緒敏其夜
不知何爲也又聞真遣人賁金帛于寧府賀壽驛亭臨十
二人狎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產其初至浙出軍
器堆積如山又有周管家者凌虐軍士毒害人民勒取財
皇明憲治通鑑卷之十四
物已除十萬罪惡不可紀極况真乃時餘黨積習已成乞
械詣京師明正憲典詔真已有旨取回候至日再議以
聞○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
駟象衛籍其家
撫賢以伶人得作于上家濠遣使厚遺之使行順于太
監通張向書禮完都督朱寧結爲內援崇中勳爵莫不
密服于其下及張督軍力使當任殺之以口云
九月一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登
南陽將獻俘閣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鄒湖係上親
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來夜
過王山張亦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回江西之民久

遭家難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
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
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點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
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
仁信其無他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
朱泰左都督朱驥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
宸濠傳檄給事祝瓚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
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
皇明憲治通鑑卷之十四
軍馬駐省城五閱月虔實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即許泰朱驥即劉驥皆遼陽人也嘉靖
已巳泰驥與以罪謫斥濠文徵事議曰南征諸臣罪狀
縣一室江西平民兩遭荼毒誤先朝千過舉擢國是乎
將危輿人成功權爲已
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
爲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
二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陽明山人自幼讀書
於博學各處進士授兵部主事值劉瑾執政以言事
忤瑾貶州判南寧府南寧府知府擢右叅政至是
守仁之受命也
守仁之受命也

辭不肯就而竊行至南南陽縣平具有一首題其後
命婦陳氏遂行大臣等皆以請辭其母曰其母曰
濟示天下云云陽明先生以請辭自四方之往來
遊者半聚其學不榮生來以以致良知益顯其
論學有日不思慮不想恐則良知即見此良知
未學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面目即見此良知
良知猶覺我知之功即陽明之良知也良知即
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
行謂之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
陰根陽陽根陽之氣之陽根陽之氣之陽根陽
此類皆可不知而良知矣又曰良知曰良知曰
能格致不窮思而良知矣又曰良知曰良知曰
而應客所謂良知以親之說亦在其間矣按陽
全家儒所謂良知以親之說亦在其間矣按陽
明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
明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良知曰
謂陽明文章功業法度以名世不消諸學講學
宗信佛老而試皆程朱之說而朱之說而朱之
累如佛老而試皆程朱之說而朱之說而朱之

君子審之
 才如許走
 高談亦有正
 德問事也
 余難言之
 益岌岌于殆
 哉
 顧漢之
 亂大亦有
 所勝而動
 也乃不獲
 與而沒者
 其天幸也
 明帝祖宋
 有在也
 夫守將以
 校中興之
 運千載如
 牽星之
 動機機卓
 有而成
 法守以
 校中興之
 運千載如
 牽星之
 足以前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三日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不若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西大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此處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伍定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美定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欲借
 其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江下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有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不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既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以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通
 之
 難也
 雖然也
 守仁先
 期至蕤
 其六月

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買宰殺違者發極邊衛
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
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猪口盡行殺
賣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駭異

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買宰殺違者發極邊衛
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
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猪口盡行殺
賣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駭異

連御史云將藤南歸之語以爲衆之所共知
 上聞之笑曰僕來官省交遊三日猶令進
 御史鷹隼之目自謂名器不爲動明太祖
 有求不遂耳延撫何敢爭波也
 明督撫通紀卷二十一
 且以爲常過無備馬大史劉氏有約劉
 使召劉伯威而南道進部方奏議林某疾
 海與劉伯威而南道進部方奏議林某疾
 安乃行至淮安清江伯朱彬大廣集諸官
 長吏通州胡琏懼而自匿南京有無
 校四出榜江上皆舉民家應刀珍寶古器
 都督衛步八城率總兵張陽珍賄古器無
 泰西醫士金無命者悉神人視之命
 城西連年其金無命者悉神人視之命
 義真之鄉州縣使食其粟鄉之命察明以
 者謂之鄉州縣使食其粟鄉之命察明以
 疾疫

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
非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
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無人臣禮下視公卿宿懷不
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
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
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
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
取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
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遂計不行
○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率都督同
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瑄侍讀學
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巡故
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祖
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太禋在
二月二日禮見卽將刑廟令俱改止至再甚爲非宜天下
朝覲官員吏部議奏題請奉定奪各官離任既奏疏
務悉廢殿試建其定制亦甚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
今八月有餘在途在外會館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

望亟賜頒師同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罷揚
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傳
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護手 上謂守仁必反 上聞
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
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等復非之蕪湖守仁入
九華山安坐上遣太親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
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
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獵杭泛江浙浙湖湘登武
皇明資治通紀卷一百一十四
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
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服奏入且諭
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
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八月瓦剌掠土營番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祭龍江王寅瀛承
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渡
江登金山遊如鎮江幸致仕太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登
馬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武庫
樂作分題製詩上章賜下清俞和進鴻臚數字 上喜

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樂時。樞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庚戌。發錢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旄。一帳。絲帛若干。元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湖鎮。守太監立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璠。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開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絲帳。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官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三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是月 上自南京
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先
賜自盡乃燔其屍而揚其灰

四
 野
 之
 望
 欲
 以
 自
 慰
 得
 樂
 亦
 快
 永
 日
 皆
 木
 出
 京
 震
 濠
 已
 擒
 索
 乃
 師
 界
 前
 來
 人
 指
 人
 名
 上
 孫
 內
 上
 之
 始
 議
 北
 族
 亦
 一
 月
 庚
 申
 執
 吏
 鄒
 尚
 書
 陸
 完
 至
 行
 在
 是
 日
 復
 執
 太
 監
 商
 忠
 杜
 裕
 少
 監
 羅
 明
 秦
 用
 趙
 秀
 錦
 永
 衛
 祁
 指
 揮
 薛
 蔭
 陳
 嘉
 御
 史
 張
 薰
 山
 東
 布
 政
 使
 林
 正
 茂
 等
 下
 錦
 永
 獄
 令
 司
 禮
 太
 監
 羅
 振
 李
 英
 閒
 住
 黃
 以
 與
 震
 濠
 交
 通
 也
 又
 起
 胡
 世
 宣
 爲
 湖
 廣
 按

蔡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宗初劉綎
濠溝伐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遼寧自便旣而廷臣言綎
之遂有是擢

聖明資治圖總 卷二十一 四
 辛巳 正德十六年
 按諸藩除中朝軍器監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平賊至
 一節皮服故物猶取照官太保兵部尚書平賊至
 光愛惜人才 詹養士也卒之日家無餘錢
 賢之老而彌篤 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國
 奏辭十卷可見 貞祠記曰自關人谷大川入人思疊君
 崔侍郎銳獨提 以極其欲而遂退入人又進劉分使權廷論而劉公
 於伯論者欲而 遂退入人又進劉分使權廷論而劉公
 而在推失自故 斥官而官路塞自遂秩免罪以歸而
 利門肆矣字 而治官家近指入而還辛宸濠叛矣胡世
 民窮而盜策夫 思賜侯陳生心宸濠叛矣胡世
 望曹族之持法 孫楚許進之此竟
 望大發哉若人 收吳有底于養哉

正月 上還京加蔭翬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illegible]

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大
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
門入厲聲曰此算小事而我九卿不與聞耶眾不答理
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
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
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息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
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奉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
園練管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四

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
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
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
手及裁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
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盡
根不便故難革最先云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諭死籍其家
臣等聞旨司馬光以天地生明正有此舉不在前則
臣等自今世觀之不復在臣等前在臣等前

也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兩每桶一千
五百兩銀二千二百兩銀兩一千兩金銀首飾五百
十箱金銀湯藥四百箱銀兩一千兩銀兩一千兩銀
財使移之千銀民則可以得民之心勝數千兩銀兩
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幸私中抄沒好貨則
藉之數進劉瑾錢莊江彬三人見其記其而己不勝
其多其害何啻數國現合奉好八堂見其記其而己不勝
逆黨良深獄獄賢則奉好八堂見其記其而己不勝
邪黨切切兵科給事中夏言上言百疏 左列內外奸
人交通家藏生財寶藏威權傾朝政廢弛言路違制一
應奉奏或遷延沉匿不與聞或收埋有意諱焉欺罔
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內閣奏議亦被六科使事論
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謂部大政好壞橫行
蓄意邊防肅清海內上干天衷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
難屢作詭夢社稷垂危之禍于茲極矣如先年劉瑾擅
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遺奏本四
十餘件江彬阻撓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同體奏本四
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勝寒心尚賴
天眷佑 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幸耳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四

戊寅司禮太監韋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舉
士傑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 國門外
既受 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突未發安陸 帝母時妃戚曰吾兄行
荷重任毋輕言 帝賜嘲曰謹受教華道所經屏絕諸王
有司觀獻令從官約東藩衛外撥兵丁亥內閣楊廷和令
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
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
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沛流復開紫雲象一新識者知
為中興之兆云

五月初八日

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基康陵○少師大學士桑儲乞致仕許之

[illegible]

推奸宗濟密國權奸亦不大肆追歸大節則屹不可奪

無跡廢置令私欲遂公堂宏濠叔隴庚公隳不辨文詠
者道淺經其有自宜族誅於事申隴公主甲戌會試
廉士也亦議公曰學公之類可憾天下五倫之義公試

立擬推鐸次公藝議別羅公田舉不避位下今通制通
立擬推鐸次公藝議別羅公田舉不避位下今通制通
立擬推鐸次公藝議別羅公田舉不避位下今通制通

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曰丞相權不中虛主惟公云

力發其蘊
厚韓公所
臨履歷錄
其辭清節
思焉又清
節爲唐實
錄所載與
文庫又開
十卷手

有爲輕薄生事必誘黠之而後快而文達復躬自踐之
十公稱名相且然徒可知矣梁文康之量友非近且也

人所及意不故入聖域之精漢病者皆要

論扈從功以袁宗皋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

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入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

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卽遣司禮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

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夫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

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偃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丞

于崇仁王復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五十四

最爲得禮典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

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官隸猶

後也稱幽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

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

喜曰此論出吾手獲全義因語廷和曰此議實遵祖

訓據古理爾曹傳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爾極意
恩不吝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
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仲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
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當降其服且其其名也臣不敢
阿順封還手敕○詔正德十四年各官減止巡遊跪門轟
打致死者追贈諡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
陞用○兵科論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
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
侯伯者表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德建厥功
皇明實帝通紀卷之五十四
然在當時封公者未幾數矣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文皇
帝克早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
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實鑒於
逆實逆瑞結憤所致仇鉞一舉乎定張永懷爲已功既而
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岡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
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
都督都指揮者亦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色查肅
行該部追奪節恭劄爲編民及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
授職級者三千六百九十餘員各其部尚書彭澤覆奏
行革追積年積累其具續清冊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
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遜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
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從朝議
不謂大廟止見奉先恭慈二殿○下劉訥曰同極之恩無
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與獻太皇帝聖母稱與獻皇
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
壽並稱是皆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
寒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母
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
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
皇明實帝通紀卷之五十四
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
熊治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海各
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璉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
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
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
后皆取識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奏疏皆言張璉倡爲邪說顯羅
弁之不聽○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天禮或
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朱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

此諭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字不能從至廷和銜璉投意更部降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璉語璉曰慎之大禮況終當行也廷和害浩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旣難我也璉歎歎而去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

皇明資治續紀卷之二十五

東莞元岳元聲

補

庠生沈國元

正校

世宗肅皇帝紀

壬午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皇明帝治續紀卷之二十五

車宜急發庫銀輸之紫荆雁潤等關量地遠近繼發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兵支用章上會二鎮告警部臣議請發太倉庫銀二萬兩糴穀入邊上從之○

兵部主事霍輔進三劄

一言追開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當開闢觀望其弊一曰追開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當開闢觀望其弊一曰追開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當開闢觀望其弊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

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

皇明資治通鑑

大能仁寺妖僧濟隆的正德間謀領聖書金印律泰無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請錄財寶及玄明宮佛像錢銀眉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給進○先是人始議發藏諸諸帝諸道寶不給事屬得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標獨得神從折髮注輪據之由山僧入室上書之○

宗廟有令聞皇嫂表正官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
憲宗澤隆啟佑本生父興憲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憲王
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不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
日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
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獻皇帝母曰興國
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給事中史道
疏更武宗弊政數款乞體臣工懇好和開言路慎賞罰行
仁恤以撥亂反正上納之○帝念胡戴功封延和見紀爲
伯給誥勞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與國太后弟蔣倫各

奉朝正

卷二十五

三

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
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縢有
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國漕歲四百萬
石領運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
八百人校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戶
船數恐誤大司帝命總督漕運嚴報○禮科給事中李錫
言南都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喧笑褻瀆請自今正
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
爲監戒庶于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意

四月禁額外貢獻○不許廣東新會縣池內臣預地方事

○陝西巡按喻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綱
速勘以聞○正德中非虜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畏其子
報仇走京州與阿你秃廝數萬乞我贖生俘收守將難之
亦不刺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
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咄咄眼班板丹之力
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紳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
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初稜以勸賞啖以
茶利非徒藉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左臂也今虜乃併
有諸番輸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伺劍外其
不爲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
皇朝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四

四

隋唐歷世患寇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
今不治爲患不細竊下本兵○御史盧瓊言景皇帝嘗也
先犯順之時爲正位守國之計而纂修實錄止稱鄭炅王
附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爲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于
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允○帝從彭
澤議禁閹人弟姪勿得乞錦衣官以提國事者爲今○王
守仁疏辭伯爵且讓功于衆欲均其賞得旨卿倡義督師
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伯爵以明公議不允

辭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製紅欄江事霍韜略皆陛下之

天下倫序當然天大共屬楊廷和何典定策太監扶安何
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劾
勞諸閣皆臣子常職何足爲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
軍功不授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
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 皇上
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賡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爲訓
也宜聽辭免 上從之各廢一子惟外戚伯如故○先是
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于是刑部尚書
林俊等言官中府中宜爲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
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
皇明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上報有旨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按華浙江餘姚人字仁父也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遠
瑣竊柄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會守仁劾之遷怒還
華不致加罪

南京禮部尚書章憲卒諡文懿

按憲浙江蕭山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
潛心大業居常不爲異同至臨大喪大疑則據理後
古確乎不一凡嗜如室不入其心家居二十年論議
無虛日自登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侍諸王
三考輟進易退之聲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
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優歸 上從之月給米一石特出
在吏部奏辦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無交通逆濠狀釋之

秋司禮監太監溫祥賣冊寶自致廢制還言辭淳常潤王
事陳嘉言欺侮遲留 上震怒遣官校逮之御史王秀給
事中劉濟各疏論救不聽○汪珊疏十漸下所司

疏曰假一漸也初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威德左右助得
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幹能何今乃指稱諸臣三漸也
初屏絕左右初罷諸不幹能何今乃指稱諸臣四漸也
初罷諸不幹能何今乃指稱諸臣五漸也初罷諸不幹能
何今乃指稱諸臣六漸也初罷諸不幹能何今乃指稱諸
臣七漸也初罷諸不幹能何今乃指稱諸臣八漸也初
罷諸不幹能何今乃指稱諸臣九漸也初罷諸不幹能
何今乃指稱諸臣十漸也初罷諸不幹能何今乃指稱
諸臣

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通修德仰建南巡視廟祀
南宗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官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初

九月辛未立皇弟陳氏○義兵部陞陳氏爲義兵部
中軍都督府同知妻陳氏封扶桑常侍

予給事中韓瑄請劾陳氏○義兵部陞陳氏爲義兵部
中軍都督府同知妻陳氏封扶桑常侍

大禮部卿爲興學等以陞光祿寺卿○義兵部陞
義兵部卿爲興學等以陞光祿寺卿

猶在給事張原疏言敬向通宸濠巡按程啟光籍山私衛而奸黨爰書指據尤明臺諫疏章屢上而陛下猶妄以推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厥養王諱皆為敬腹心招權納賄並宜殛厥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言陛下奉天法祖撫攬乾綱明日達聰大開言路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又奏請于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給事中張璠請查革各省鎮守內臣以復祖制不報○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道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

皇明會通紀卷二十五 世
親政二篇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俱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 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蕭敬久稱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

寬逐不報○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廢其養子雲為錦衣指揮太監楊璉丘清宛復援山例廢養子楊倫丘麒麟南京守備戴義死復廢其從子戴錦戴俊太監張欽請廢養子李賢帝以為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

禮安祭神相卿爭之○卷報之奏發于楊廷和京食事史道論臣再三荷皇上下道于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僧德安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開道有老母隨養宗卿乞出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太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為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孫孫勒明處分是日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蔣和疏謝復溫言慰之○先是上不豫百官赴左角門問安司禮監官傳旨言股躬已安大臣免問候山東盜賊亟宜用心平定于是科臣汪應軫言弭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扼

塞險要開糾告奸明賞罰以勸出發首獲招降且官軍

盜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而也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為壑也請為定剿捕四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撫以重俱坐罪報可○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湖景丘臺公遺跡也建碑表廟具存邑勅欽天監妄言考正觀星湖派詠書之吏冊之為御史曹嘉祥論吏部尚書蔡鼎新和狀不報○
嘉靖二年春史道為金縣丞張嘉祥奏請州判官開闢

金縣皆屬荒裔而蒙自免非人所居人皆曰闕籍迨彼不死瘴毒必有觀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逐言官已非美政況有不可言者乎不報○初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不下關票擬批答稍誤戶科給事中黃臣諫曰我朝設立內閣定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稟議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官皆非專擅之奸關係月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擬以重命令疏入即如前如○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給事中俞敦奉部勅彩幣○安南國王和駟行至龍州聞其臣陳嘉教駟遇害立駟從子諱為主莫登庸復叛逐諫使臣不得入還 上命回京○刑科給事皇明著述通紀卷二十一
中張嵩以天戒上言王事一極 聖躬言皇上春秋方富而數月之內兩見逆和願調護周慎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等可敬安殿修設齋供請 聖駕拜奏青詞見以左道惑 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三務實惠言蠲租之詔雖下而費用不經征求如故民不蒙澤請崇儉約節浮冗慎養子族後責有司從實蠲免章下所司報了
五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近違僧道停罷齋醮九卿詹字等各疏諫止 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悉知之○廖振井京○兩宮監製監權文家大李陽鳳等由頭來鉅求賄弄獲國以他

喉文杖鉅幾死事在法司勘問未結案爲陽鳳訴冤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者再 上怒其頗有異心對狀仗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秋兼謨徵還詞頭夫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偏也蕩擢王心排軋言路茲復飾詞巧辨勝奪見因謂法司爲無人謂 祖宗成憲爲不足守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臣人愚言突不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士鈞等工科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楊果等交章論譏章凡有十四署名者共八人疏上皆付之所司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許進石座碎之○興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三遺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詠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份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 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益春筮力辭不報
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賣方物等入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真偽宗設遂設瑞佐而誣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其黨亂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錫踪嗣家紹問宗設等奪舟遁擄指押表璉以去事聞

上切責鎮巡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貢事其下禮部
議報兵科給事中夏言言魏忠賢逆沿河無備宜遣風力
近臣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撫臣按視預
爲區畫其後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集議詔遣戶科左給
事中劉綬往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林望
古多羅等穆至會巡按御史王道勣之具獄上部覆素卿
謀叛中林望等故殺俱論死防禦失事官譴戍奪俸有差
得旨如擬然素卿竟不伏誅也

七月錦衣百戶張璉監倉索羨凌人王爭羅洪載撻劾之
璉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爲實畏已竟笞之璉遂以違制
梟斬璉衣官奏開命仰逮訊科臣劉濟向書林俊孫交各
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

八月房入界嶺口尋入遼東丁字堡殺側禦都指揮王綱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災異上言 陛下臨御未幾
政漸弗恪一言詔令不如初二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
不如初四言慎惜不如初五言持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
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養不如初疏下禮部尚書
汪俊言金等之疏忠愛懇至從之

九月林俊致仕

前發以李鳳慶事被誅已荷去志及我奏九
皇不能聽乃稱疾乞休乞之賜酒饌實以行

廷昌侯張延齡強佔民地刑科給事中張原論延齡恣橫
不法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劾漢
觀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例爲八事
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
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一引范仲淹奏請裁
革冗費一引孫勸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
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進舉一引趙汝
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
常恤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九月御史秦武言

皇上近日以來或養子而冒闕監之

障明實帝通紀卷二十五

封或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

律令更易殆盡勅相中出而政府不得替其詞法以私行

而六曹不能據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

屢罷禱祀累修此天之所以示異也科臣彭汝實言通將

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

上地變于下者屢矣群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妖物

之變屢矣昔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

也今燕間虛費于女寵腹心委托于貂蟬江康儲張亮

殺死李隆緒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滄厚年事漸暮

歲中農播私鹽詎敢解趨檢擲備儲皆失敗之大者不

皇黃氏知言奉迎之誠正統本行講論已出留外
廟義理徇情而行皆在廟主等處人心必無異議
科臣毛玉璽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濬府著爲
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墓等議禮非是
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泰
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吏
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縮錦衣千戶哥能與聰議合帝
益心動命取席書桂墓併從里中起請京集議○典國
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晏養倍常○南畿諸郡大饑
人相食巡按朱永言民迫饑餒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
戶王臣姚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一
父地震霧寒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齊豫楚間所
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
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
江盜勅撫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
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在左邊行
竊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敗
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曾詔獄尋奪金壇
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被赦不
宴修饌唐阜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

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生潛升而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
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勘
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
宴蘇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灣泥琬瑯漳洛衛沁洛滎
其大也宜今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試滄
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
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潮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
一日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
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况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
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
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旣不得考恭穆
又不得入是無考矣豈存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
自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奉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鄉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其理修
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卽諫其議仍執違旨者
罪無赦○御史盧煥以災變上言腹心之患憂者四一君
身未修二言路不通三倫討不當四賄賂不懲朕本憂
憂者三三京庫虛耗皇輔衛貧困皇政廢弛儲備不充

夢者一言宣夫兆氓庶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爲盜盜起
他變疏下所司

五月大學士王鑾卒贈太傅諡文恪

按鑾順州吳縣人精於內省第一廷試第三傳
召內閣學士書翰文事諸大臣俱請請諡諡等
今諸臣請左順門中書傳上意請開衆相觀莫敢
發鑾爲言達政不可不來除理以是提督鑾亦遂力
求去嘉靖初待選使存問鑾謝因陳辭學親與二事
嘉納之王是年平七十五鑾勿謝惜不奉學問贈
文恪賞爾雅諡式之此立朝大節卓然士大夫情其
別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勅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所由起引
爲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下鎮撫司拷訊○正定奉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五

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霍顯赴召力辨

二父南統之非而席書亦述大禮考議理專至復條七事

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恭嚴嫡庶

防覬覦耳魯學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

受命乃爲後哉帝怒誦爲潞州判官○吏部尚書俞寧卒

適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天祚災

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臣必在若何獄

報聞

六月石瑤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以張

璵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詹事府學士○南宗憲復

遷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詹事府學士○南宗憲復

香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給事中章傳勅其故趙
詔音而敢干陳乞叙奉巡之勢懷康陵之便假生還之

語投于進之機所宜痛遏章下所司知之○土魯番滿速

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土魯番

因仙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兵三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

殺將爲詞攻城倭堡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兵力戰解甘

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若他

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兵部尚書金

獻民都督仇雄率兵西討獻民還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

已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遷延延使開關總貢遂

星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五

還○四川巡按范永鑒直謝漢當遷漢竊竊首倡議論

杖幾死而獲復撥都尉嚴盛有戰輸大同生產殆盡御史

清鵬曲阿理意文誣罪以資餽籍良可痛恨皇上初年赴

爲知府繼遷別使不就而率宜加優卹以旌選授遂賜

榮遷復其家○員外陳應上爲人後解三篇爲人後獲在

篇正命鎮撫司逮訊都御史段續陳相客疏罪降俄議

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帝察其罪頗重良違制誦補外

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容冠李嗣佐翟文華侍郎陳鳳

諸都御史鄒文盛崔榮庭等劾上言微劾壽等上言

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

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

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壽等上言

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日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宋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王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詔聖鑒旨十一曰皇上於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官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辨帝切責之○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時慈懿太后皇用資治通紀卷二十一

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遞留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名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登微于內上使司禮諭退不從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等八人詔獄楊慎王元正乃獄奉天門人哭羣臣皆哭聲震闕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戊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請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級有差病創卒者

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卽秘求莊泉湧出病愈建醮禱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營立宮櫺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所司勸賞命勅獎諭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譁噪欲爲亂提督侍郎戴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符會法司會議謂項年主將因循敗壞結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固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戍于五百家戌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恭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襲其屍走出塞生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起文錦督隊官瑯琊仙峰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次行都司緹獄囚攻圍文錦文錦開變踰牆走匿宗堂博揚王所獲棄擁衆圍宗宗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殺其罷閉諸賊門焚鐘奔總

宋振於獄逼令爲王振與約勿犯宗

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副總兵時陳爲奏乞
有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符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
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救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
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著都督會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
兵靳英代時陳各趣令速行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
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劾行事錄尋以毋憂乞終制去陞
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祺通
政司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
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思不可濫宜急命素
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兇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
皇明實錄通紀卷二十一
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願以剛愎生變後之一身誠
不足惜所可恨者綱紀廢壞爲國家恥爲今之計惟在急
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
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卹上俱下其疏於所司
而命昆開部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同席犯甘肅方違尚書
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旋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
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盡閉持兵嗾呼代王汲杖都御
史蔡天和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殲諸叛卒相亂狀既
稍疏不敢盡言也代王尋走奔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變
今未定未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勿使

特遣諸練兵務大臣總制宣太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
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行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留
玩叛亂頻興今若專爲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
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營鎮總管兵三
千勦鎮精兵二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勸曉諭鎮
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
兵部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
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降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于國家况
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
舉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詔胡瓚兼左僉都御史
皇明實錄通紀卷二十一
總督宣大軍務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進
勦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三
百兩陞二級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華任總兵官
拒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觀願五人拒陳疏以人死
却害恒陳身在行間所見首惡宜確請勦瓚據名擒捕
行臬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許國
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
而聚卒殺如蔡王文昌事始言之止責其奏陳難
延阻勦捷始注官職欲定計捕逆刺不遂奏瓚等捕獲
進呈官報同費法毋得輕疑觀望已通候茹疏言總兵官

一舉而三得者三不通矣身得幸合而聲聞未聞
前則三不同山後則三不通也事已若至明而當
時舉朝昧之者何也曰有數說焉一謂孝宗十八年
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一謂孝宗十八年
非孝宗也二謂不可忘昭聖之德也三謂不可忘
之為也而三不通也立公也母以報之之也三不通
之也而三不通也立公也母以報之之也三不通
思以道隨時變易隨時變易隨時變易隨時變易
我一面而隨此皆出於世世大夫之智也夫知我
後之有制度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之從而不知我
自有制度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之從而不知我
漢味諸君之制度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之從而不知我
莫大乎尊親今尊臣未及昭聖之德而昭聖之德
而乃欲王與世不同之故事以出遇之聖明尊親之
謂推已之恕也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孝宗之
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
總核不獲嗣始為名正言順父子兄弟兄弟親親
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而天下定矣多言廢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五 字五
安陸松陵山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請改
遷工部尚書趙瑄言顯陵為先度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
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太祖不遷孝陵太宗不遷皇陵
以為法帝命多官集議諸書等亦言顯陵勢如伏鳳氣
盤龍實山川之勢隨全妄議乞罪之帝曰先陵遠在彼
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地事復言不可遷○先是
永衡百戶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陳營事兵部參議
報有旨○新定運糧軍符糧隨道交充之法官軍便之惟
蘇松二府原無坐額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

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糧後三倉糧免蘇松民運納蘇
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揚等府原坐倉
盈倉糧就近改風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
存之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初壽寧人張廣犯斬
且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承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
子以鳳頂補御史簡霄言廣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與
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鳳發遣刑部覆以
上是其言者為令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重
下司冠問理輕重誅罰各依律斷今輒升行于殿廷刑辱
皇明實治通紀卷二十五 字六
止于大快非所以昭聖德也○許嘉謨疏
言臣以是年庶獄為職冷澤泚以次禮部議開○許嘉謨疏
何孟春請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恩等十七人皆國
家大獄關係非小願復成諸廷官擬既諸廷後遂蒙諸
廷而正許者之罪臣以朝臣沾名清濤降三級調外
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眾謀叛求山海關殺降潮逆事
革見帝臣以朝命塔鎮巡官遂捕獲逆至是賊黨
各首謀逆臣等一食許嘉謨疏外奉欽此
至是修鳳皇寶錄即此修鳳皇寶錄即此修鳳皇寶錄
至是修鳳皇寶錄即此修鳳皇寶錄即此修鳳皇寶錄

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獨尊之體避雨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典工親定其名曰世廟

五月四川兵備余璚效魏倣陳十漸一紀綱漸類二風俗漸壞三國勢漸輕四夷狄漸強五邦本漸搖六人才漸萌

七言路漸塞八邪正漸淆九君臣漸疎十災異漸臻報聞七月命建崇先殿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

左別建一殿本安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璟言與奉慈殿對峙恐獻皇之靈弗安况外有世廟可勿更書書言

大工相繼民力宜惜上不聽復論大學士費宏奏請勅該部卜日興建○壬寅世廟垂成上自製樂章示宏等

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按更議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鼓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冲和撤曰休沐初還宮曰寧和

辛卯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聖皇太后謁見世廟時所如崇一堂曰昭慈殿皇太后初謁太廟外之防也

立東序后殿廟而入立東序后殿廟而入

吏部奏御史孫元鼎春劉斐皆當路子弟劾宜改授命為吏部奏御史孫元鼎春劉斐皆當路子弟劾宜改授命為

按察司僉事席春書弟也書乃邀塚墓排費宏而上疏乞按察司僉事席春書弟也書乃邀塚墓排費宏而上疏乞

恩收授館職遂命春為脩撰斐為編脩付臣鄭一鵬劾書恩收授館職遂命春為脩撰斐為編脩付臣鄭一鵬劾書

自負議禮偶合聖意而恣行胸臆為弟乞憐遷葬甘為薦自負議禮偶合聖意而恣行胸臆為弟乞憐遷葬甘為薦

大無復忌憚乞將書削籍以明公論帝切責之○勅建處大無復忌憚乞將書削籍以明公論帝切責之○勅建處

士吳與衡祠于本鄉令有司致祭從巡撫陳洪漢請也士吳與衡祠于本鄉令有司致祭從巡撫陳洪漢請也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

安存致致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嘗星安存致致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嘗星

綿重禮止以示辱道瑾亂政始解承簞楚非仁厚之道也綿重禮止以示辱道瑾亂政始解承簞楚非仁厚之道也

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

聞聞

楊一清請勸西虜上應修樂命具制勝方略以聞楊一清請勸西虜上應修樂命具制勝方略以聞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官役大學士費宏等言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官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簡復庶起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簡復庶起

陛下之孝又主有府漸建平待世廟王完甫日陛下之孝又主有府漸建平待世廟王完甫日

雖改更止時時猶與雖改更止時時猶與

何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爲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脩省太
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匠不
能停歇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耆
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
管解之人無所於想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救克不
已京常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貞之士以
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
責有罪常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決無冤可辯者或加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
若因脩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其
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愷懼故命卿
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從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五役
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
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
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追生窮民以冤抑致死令法司
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
請罷玉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紀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探木侍郎王輒來京

聖下嘉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鄭自璧言比者甘肅之捷 諸臣勞勩思賡有差固朝廷報功之典但參隨人等均陞
一級似爲過濫臣查得尚書金獻民抗雄俱照欽依額數
各二十員名而太監張忠等及至九十員名冠裳濫及與
臺名器職同瓦礫非所以勸有功不報○太監梁棟奏內
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
况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不堪命不允○命再
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爲
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臯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王

皇明實治通紀 卷二十五 三十二

要○太監李能言惟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戶部言關以
許奸非以媒利元年奉詔盡革而更開利門乎 上報駭
載有荷者勿概征每歲所入務覈實以爲脩邊費有侵匿
者許以聞御史劾治○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
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 上竟不許

丙戌

正月上製咏春及四景詩扇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願
德錄○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
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
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

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牌
被側生奸遂令商人自滿開中又皆折收舉價緩急無備
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御史
張象宥有伏闕諸臣吏部覆議俄報罷科臣史干光疏採
不報

二月庚子○和世復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
提督王憲總兵○和世復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
與尚書趙鑑論陳洗罪至據督相加大洗負不報之罪而
夢乃欲提法以抗君忿疾憤于胸臆攻擊加于所憐失太
臣體章下所司○大真人張彥頰以府第災請賜史造上
皇明實治通紀卷五十五

有司同范焉且遂中官往董其事科臣黃臣諫止不聽○
御史雷應龍請罷光祿寺歲供烏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
亦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
文卒贈太傅諡忠定

文卒贈太傅諡忠定
三月廷試進士賜館用鑾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太監張忠以營建宮殿爲工匠趙金等乞恩報秩錄
錦衣千百戶者六十人侍郎胡世寧科官鄭自璧等力諫

錦衣千百戶者六十人侍郎胡世寧科官鄭自璧等力諫
錦衣千百戶者六十人侍郎胡世寧科官鄭自璧等力諫

本報會太監周縉等乞錄故太監羅喬秦文宗詔許之○
書李銳等再諫不聽○御史鄭洛言據張璠劾費憲受玉
納賂是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入無非之者以其
藏垢納汙之量也以璠夢之言宜其可以棄國柄矣而人
無與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宥以正
足之義戒璠夢暴橫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
不報○虜犯大同復犯宣府總兵朱振都督傅鏐禦却之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陸辭上製詩一章書于龍箋

賜之以寵其行○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銜道之心
省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叙用之推黜崔文之
皇明實治通紀卷五十五

心退王堂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大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日聖孝二日聖政三日聖
言四日有過五日和衷止優詔褒答辭○先是內臣黃

土守備潼關勒取軍民財物以萬計考掠人致死者衆各
該撫按叅奏委官驗實奉旨令南京新府開仕又甲字
庫內臣趙綱索解戶致死無辜俱會開明白依律擬寬

從宥免南京科道官交章請正其罪不聽於是左都御史
顏頤壽復執奏亦不聽
六月尚書席書以疾請假遣中使隔間賜詩慰之○學士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若璫賈誼人見各加慰諭賜之詩章次日宏等疏謝優答之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滕株連之禁從之○草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又況臨時差遣倉惶就位誠微何存 上以僑妄言奪俸三月

○時 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間與大學士費宏討論詹事桂萼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 聖躬 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爾言因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湖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

皇明泰昌通紀卷三十五

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撥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節得宜請著為令

八月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

頒示群臣○魯遂貢獅二犀牛一帝命收畜內府因留夷人秦之御史張象力諫不聽

十月 上製敕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編修孫承恩摺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唐虞至元人君事迹可為法戒者繫帙成詩六十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者繫帙成詩六十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一人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爵貨不河滋濫則

之而不以為德若以英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寶鑑修壘旌功賜類真偽之典迥特一時亦足為報矣無已亦宜官其

近族一二無濫及疎遠異姓者兵部尚書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旨○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但下該部議

田畝尚書樊一鵬上言淮河以非致州以南水勢則

或開此河以分其勢按移州南徐北去東海不

遠亦此河以分其勢按移州南徐北去東海不

通水小則發河以分其勢按移州南徐北去東海不

出淮河等處或出清河小清河或出清河小清河

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勢既無所截乃從舊

皇明泰昌通紀卷三十五

十二月伏學江楊中清以淡異兩鹽翁有疏

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恭預機務○左都御史蔣德

邊務三事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上從之

正月兵部侍郎張璉上大禮要畧○南京撫馬盛太監牛

宜需索解戶鋪墊銀指稱舊規南刑部謂鋪墊之名乃正

德以未積弊非舊規也劾之疏下法司

二月降錦衣百戶王邦奇為編撫

時王邦奇已陞戶部郎中前經部議以部郎中陞和

深忍之及奏獲獲職又為部議所阻陞和

澤與廷和請於此兩人疏下兵部接生官費宏疏

陽莊和封獲獲奏欲為編撫部議未決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三月虜寇宣府入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戰歿所部卒數傷

給盡改按杜民表以聞上以宣府一片連喪兩軍切責

鎮守太監王珙巡撫周金今立功贖罪○贈次節知府宋

以方光祿卿奏一子

○以禮部侍郎翟鑾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恭預

機務○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

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

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項者有司怠玩漫不

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後而種馬

主于漸耗馬政之虞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屬地應天

府屬屬種有地亡馬有者卽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

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

舉

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聰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囚李福達獄

釋之論御史馬錄等罪

[illegible]

徐文舉等撰
福達果張寅盛允家

[illegible]

諫御史張英奏請鑄治錢幣
 國帑耗費甚巨及捐贖癘瘡并
 建及侍衛正春井達烏等奉
 爲民既而錄以按部至韓德
 始辦事指爲祿今其姓名年
 商勛李有旨韓良澤皆論城
 肥如御史李坤校發令陞大
 聖殿八人俱發配無違過赦
 程登一鵬程格扶同安泰俱
 劉玉王祝晨還言官推舉文
 邵余才淺不能擬試吏部侍郎
 張傳賢交謫候割各部調回
 御史入罪問延撫平貽吳張寅
 故入人罪問延撫平貽吳張寅
 以擬猶淳等復擬發刑部

諸臺陳爾當其議大禮時穆等與勘河上議見悅于上亦諭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爲三亭究獄乎哉亦當武定仇

以助爲心齊程矣公屬起而登殿帝乃力贊勸
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謝必欲釋而後已也宋嘉
等主之必承嘉等成之非爲福達爲武定耳武定獲伸則
以清臣之冤則有弗歸矣甚哉永嘉之慘也然則臺陳諸
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主福達罪固方正而必欲連坐則
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嘗與其謀則又福達以方術見
勸亦以方術遇之耳而竟對諸目之爲賊也追其事獲
特不宣與之清脫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
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清脫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
其連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助事不相似而必

聖明實治通鑑

卷之四十三

四十三

引此純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祝福
達之獄前已奉命監來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
株叟之後羣改武定則助亦百口此解雖欲再鞠福達以
寸爲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處不復此而使法司大極藩
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時以陝西之役推功楊一清命賈誼初加慰一清既辭
殷學非賞功之官武定非無功可言上察其誠免賜
餘如前旨○張聰前沙汰錦承旗使元官宛集九革旗校
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有報備數十萬軍宛集九革旗校
餘人歲有報備數十萬軍宛集九革旗校

人君以諭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如勳相而子儀
聲樂殺幹省驕從崔寬第舍奏槍險納賂禍延國祚
二人爲相得失甚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頂米部院諸臣
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爲內閣之府庫矣今之
監司也宜公行稱爲常制重言不傷恬然成風是監司又
爲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勞心指爲政拙善事而上官幸與
薦名是都縣又爲監司府庫矣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
以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
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爲名科索小民怨詈載道宜如
禁約犯者勿赦上命都察院訪察犯者以贖論

聖明實治通鑑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

大學士楊一清上擬錦京營兵務六事一本兵戰重事繁
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生營官
多膏粱統綽不開軍旅宜推用各邊間將曾經戰陣者
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又選胆壯
遇人武藝精熟者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雖
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治農舊規惟逐象果故今宜使
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
藝者各一二人爲帥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
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徒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
便發多偏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亦與爲軍心然偵且當

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粟此今日急務也一言奉
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覈其
伴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墾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二
言農桑爲衣食之原請勸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
皮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水利以灌農畝
與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機戰守載有定
額今陞授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取于
爺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
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孔與
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
平突厥間陞賞號德復原資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帝
後日無窮故惟陞賞功餘皆賞資適年奏捷者帶來者獲
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袒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
諸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
間子弟誦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情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
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違
方可回鄉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
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詔下所司

廟宗所已試者欲使
 廟行之其謀處處俱
 開佳御史處守隨復上皇陵正訖上以守隨妄言惑人
 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命釵蓋法錢法戶部尚書鄒文
 盛因條蓋法五事曰禁私蓋曰禁占寓曰禁奏詩曰明限
 限曰添刷引發法三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土納之
 奪武定侯助督府園管
 楊一肅惡助驍橫詔
 史王璵陳蔡言之也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畿入府土地多爲各監局及勢豪
 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
 有請乞絕勿復許
 吳瑞登曰世廟時一肅之疏清理京索而整及天下不
 惟將陳受其賜而且託性懲其慙使近臣常親狹不應
 法乎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聞住大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貢
 鑄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
 鐸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發隨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
 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未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
 握重權人心惶惑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永若誠不易
 得乞賜起用上乃起永提督團營未至營清查軍馬數
 日一清

戊子滿州七年

正月日重疊生珥右有彗又白虹繞天○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殿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旦升祝似煩且費請已之報聞○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璉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時哈賓弗靖理馬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璉以寧西鄙帝從之璉因論九疇誣罔滿達兄實不威帝命逮繫詔獄最能遷刑執獄意勞掠備至坐誣罔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次請戊選該澤命獻民奔官廷和獲免

二月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書經久之策以聞三月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昂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營寨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往赴蜀果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便宜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荷腹殍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船亦云宜復鈔法以存儲戶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耳必自今永為定制凡開中鹽引將令商人上納本色遊餉銀兩除量留以餉內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

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做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開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週徵其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屯地肥沒有聽人首告官豪作種者論令吐還管屯之官貪婪侵蝕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勅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將築邊墩

衛於軍中既繁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事為邊界其地至靈州一帶操為邊地勢平無險可恃寇盜乘隙而進每為邊患深人正德治邊一法提調陝西徵稅理給定邊

三月朔額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上賜鉉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

四月大學士謝遷致仕加張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院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民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爲國無不足財者五深可懼者大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籌兵盡餉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考上嘉之○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間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餉軍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八清樂從是脩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人熟書戒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
廷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長五元陽皆不足
 按以陽陽皆不足
 往陽陽皆不足
 謂陽陽皆不足
 學士徐有良曰
 大率以丁狀歲金
 人李元才蘭船木
 番吳牙木蘭船木
 尚書王璽親前
 甘肅會守臣悉計
 以闢○兩廣諸
 聚販平

宜。改南丹衛城於大寨。改德恩縣治於龍一增築。
改恩化縣治於三里。添設流官縣治於恩龍一增築。
守鎮城堡於五屯。
命戶兵二部議罷。

七月上追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僖獻皇帝尊諡尊聖
皇太后尊號○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格物通百卷詔
留覽○河道右都御史戚應期言河郎中和惟熊
九月罷總督應期議開閘河初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讎
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止保其終事惟能復此言
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累教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
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道跡疏之運道
至今蒙利云

三
博資治通鑑

累聚緊禁今論官官成縣里明湖東自此進往河之
南出引山口約二百里計蓄水開步渡通水門及減水橋
以時節工銀可六月而畢疏濬是得旨又爲官刊道處
察兩家渡長堤潘清源與提舉以親上筑武城城西至
海縣道向修長堤潘清源以職此漕運至仁平而人皆惜
應順羅以丁鄒倚劉德者會代之上衛河張署曰河之
大要者有三一家築設派長淮衛趨越入游一越過
案塞行船橫出苗遷小河入海一流設雲龍營經徐州
起灌入海夫陳家渡小河水海一流設雲龍營經徐州
下流之天河弘治以前三支流分注會于淮而入于海猶如
徐沛無患乘輿不濟今上流一丈徑就河塞全河東注
併注于乘輿橋一支下來徐呂二洪上流開河流水東注
無碍岸坎堤塞沙大堤清楚然非近因上流則秋來亦
無妨雖挑而復淤堤銀幾萬而復次近因趙史寨開濬未
正方陳隊家渡以穀木枋閉密榜御使張湛亟爲疏濬
濬工人顧夫言宗以穀木枋閉密榜御使張湛亟爲疏濬
定例成書頒示其有違例奏擾者罪其殺詠之人○

五十一

六

和伯陳萬言以中宮 皇后有疾包密奏黃氏入宮
奏上以其疏示諸臣曰朕惟得成自古未有
殿以視病為言矣有窺伺朝廷者 皇后作
無治病之其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并朕不
縱外戚深入禁內不如
是恐無以能後世也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
貫之雅聖學君子易哉勿偽尚書周世宰因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兩子祭酒舉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
贈謚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喪謚文恪

吳璠登日四品無祭葬國室例也 璠與璠
其例也祭葬節地例行則天下無論分之聖例外開行
則天下起廢頌之思是
舉也 有謂風教之矣

閏十月册順妃張氏為皇后○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

以索所稱張氏使牙木蘭據沙州

塔寺佳牧守臣之泊州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詞令

虎力納咱兒糾其親寇肅州副使趙麟擊却之○沐春

道口以下忽必奴十里希晉言前法河番衆橫衝其土

之聖濟河之本東入駐陽湖以故開水不復灌漑而飛

橋之水時後散漫今宜于濟沛等處築東堤以遏水湖

路更築西堤水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激漫而漸通可

無缺矣仍許生疏分歸家渡趙波寨二處則橫流以

而聖道安矣

此葉北大配補

穎卿等藤潤茲特酬勞賜一消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帶
一張璫麒麟衣玉帶如一消翟雲鶴衣三襲金花一各
上疏謝○內官監供用庫監收白糧私造大斗需索首端
每一石倍輸二三石解戶苦之戶科給事中張經以聞命
科道官嚴加訪察○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
九萬有奇者卿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
分之一俟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民兩受
其惠報可○是年石壘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其子人沉埋不委言曉有不當患者慨然正其
清修無玷後學不徒持論堅確不避私險東正快
禮送主教南雍 師道自經諸生不取
犯屢與文衡力去 獨惟文體之一變云
臣 賈賓治通記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六

東莞臣陳建輯 橋李臣岳元聲命

庠生沈國元

己丑嘉靖八年

正月朔風霖晦如夕○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
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靜生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
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啻牽于
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
上嘉納之○湖廣襄
甚

家小道一切屏絕

以獻詞

等以災

年得罪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六

諸臣程啟充等其生者問關荒微懲創已深死者枯府重
原沒齒合痛立以時文錄後宮女謁太多多陰氣鬱結亦足
以致災 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命該部議
行○河南巡撫潘瓊有罪勒令致仕

初河南巡撫潘瓊有罪勒令致仕
不發總共餘有司賑貸捐寬即加賑責會以陝西賑
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上切責戶部頃復恐
上疏乃解罪於總以自解于是兵科都給事中蔡經等
言瓊本不惜民艱總總賑貸之速百端奢厚及奉旨詔
問瓊復歸過於錢失大臣無國之義上然之
詔瓊填禾不叙用 命成寧侯仇鸾鎮守兩廣
二月王守仁因病篤離任道次南安守仁方岳離任不暇
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

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利臣周延祖
之請補外○以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會議
王守仁功罪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
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若晚年論定
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論至謂杖之不
成投之江不灰以資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勅捕逆濠論
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
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邈來士子
邪說皆其倡導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
身後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皇明資治通紀 卷二十六

按者之法例立之于州縣則寄鄉下
命行義倉社會法
李葵言人其神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
推有德者爲社長能善事者爲社副之若遭荒歲則
與中者九給貧者五給于民若令發計冊籍以備有司
以賑盜邪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甲申 上以春早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越三月甲辰

南 上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禮部請刊布中外從之○虜犯寧夏總兵杭雄率兵禦之亡失甚衆匿不以聞逮問之○南京長隨郭良等以進黃南還奏求車輶人夫及馬快經站般 上許之兵部執奏謂故事進貢官止有馬快船載在會典餘不得增給詔從部議

三月御馬太監麥福請復舊徵牧馬草場地租戶部言御馬監轄二十馮房草場五十六所熟地二萬四千十二頃項從侍郎王觀之言命科道官勘處以熟地八千頃歸監資公用習生草地四十萬畝備芻牧其餘熟地召民佃種徵租信公私兩利經久可行福請非是從之○詔凡輪白

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金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暑難為婢利者悉體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番兵貧民急饑病疾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以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癯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糴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修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為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稿○戶部侍郎王訥言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勲戚之家占獲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叙 上留覽時溫州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江陰有侯仲金殺王簿之亂科臣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浙控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諸郡從之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海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戶優止宜如故報可

先是 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江蘇

致仕劉皋糾劾太過謫補外科臣夏言曰撫按啣命萬里

猶兵駐臨洮華昌要害之地拒之期良策也

詔華天下鎮守內臣○時隆冬無雪 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樓孔暉等各獻靈靈賦頌及詩歌 上優詔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頒敕一歲于天下學校

二月給事中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為親蠶版公桑園以備宮中之蠶上以其疏示慈惠請擇建壇制詔如議行○頒大學衍義于廷臣○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復言疏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

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合禮論曰今地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金祀祖宗崇禮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日配月及于至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係于地配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近故天地合德

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下下論類序矣是故深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夷朝家合禮之典被日月者焉非聖祖聖宗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長陵等陵神官監太監楊賓奏乞將各陵園等戶盡復其家戶部覆言陵園等戶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殺充民力坐此重困故 先朝勘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木身止免三丁況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鑿籍陝困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 上從之

虜入大寧夏塞總制王瓊總兵張鳳上恭將王効功言效于神木境外斬首虜三千級虜法去會神木人薛添祿請關陣效精挑胡虜所公失不以聞而掩殺非罪膠騰華功 上今撫按官覆奏報

詔是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吳瑞宣曰吳氏之平孫許爾其節王伍大其壯而中其

風解解發公辭不精劉之宜矣而我金非之毋以不命
文定平卒更罷兵乞休謝之何哉意古未忠臣烈士不
能依擬願躬身能爲國建功
志已非矣若文定者又何憾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總憲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
以償其勞矣復前髮被編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
興隆寺從之科臣高金國請革邵元節李衍族真人號上
令錦衣衛遞訊所使職官官微廣孝以正祀典容元節以
隆祈禱皆國典之大者當從釋金獄○大明集禮書成上
親製文序之○初上登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
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
詔鶚至欲定元樂後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
皇朝會典通記卷之三十六

樂卽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
賀聖瑞之奏屢至蓋緣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統遂
進其奏矣徐增及范仲斌進瑞參矣伯揮張揖又進嘉禾
矣汪統楊東又進鮑花矣禮部又再請賀矣夫仲斌之流
委瑣卑微不足貴也汪統徐增楊東等叨列憲臣體官榮
時官居八座乃亦昧義微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
而矣涕者也乞嚴加禁遏內餘陳時徐最大者四時

本信號令廣延納屬廢肚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固正
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拷訊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爲西北第
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牆詔如議行○
大學士楊一清卒

修花馬池堤壩舊後河公及鄧廷海西通傍皆盡成
策事多未竟張水之株劉瑞等出清教以永薦入
爲言者所訾已而總學以大體其全力爲清教之益以
心貴瑞等思劉瑞等所請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
不暇目上聞而憐之○中始請大徐瑞文策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下
皇朝會典通記卷之三十六

部議以尋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爲天
下根本之慮爲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
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爲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瞽矇
之教婢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範
文習但將監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
不得記誦淫詞婦媚違制訓嚴禁指謫爲禁之禁○改奏
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選豆用十樂用六份立敬聖公祠
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中憲公伯春
等改祀林放遽瑗等于鄉增入后蔭王通歐陽修胡瑗蔡
元定等俱從張璁議也○總制三邊王瓊奏先年議花馬

池定邊營相接地方官挑挖壕塹防截鹽池以通鹽利今已修完六十餘里若花馬池西北至橫城堡通計一百六十里畫為挑挖處邊無空隙之處 土從之

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謐○是年北

虜小王子與西海亦卜剌解仇結親往來是寧境上巡按

范安上一聞且及守備彭慶隱匿邊情之罪 上令勘處

後應寬倖免

勝諸將帥皆端實器克獲厥功如大同副總撫秦天祐科商銀臣請為商人取討過明以情通賞賞自解而

然不猶然西督撫而已

辛卯嘉靖十年

正月 上辛大祀嚴禮畢諭總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

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 太祖

配殿驚豔日行禮于闕丘祝大報少役者為定典○諭張

總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

行荷享禮共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裕禮

季冬中旬擇日太裕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

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

享奉先嚴庶祭義或明邪諭勿惑即會李時讓上或咨是

言助之總如諭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議樂如九廟狀具

太祖南向而群廟通遷就室舍南向退德祖于桃殿不預特享○詔吏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後弘治十一年前例三途餘用務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桂萼乞歸尋卒贈太傅諡文襄

支大綸曰文襄通聖至當日月之際一言聯合顯致通顯才幹器識有足自樹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

凌傑之故能罷

張璉以名有嫌御諱請易名上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

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旦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櫛禮于太廟時延議皆請希德祖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上不從或曰櫛額現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

按大補禮令每逢辛酉年孟夏之吉一舉祀

若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者為成

命建土穀壇于宮前舊壇于宮后諭張敬字李時曰農桑

重務建此以時省觀○虜犯大同總兵彭枝稱疾不出千

戶張鉞陷虜囚卒六千人○尚書胡世寧卒

按字為人風采峻整魚尾冠制持初和逆黨後附不測非

情初與典大收僅微特論其機便是張字敬而並朝殊

與和特建建歸留歸新河及開歸順等

番二賊尤為謀國不盡平端少保益瑞敬

耕籍田○册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視穀抵先盤壇位賦手授孚敬

因命庚和以寓微戒意後數日併裝成軼名日咏和錄○
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勛字有源委才無畏提兵南北曉暢軍務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或為國如無不為其稱了足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飾武備以靖江洋言都所重莫過江防儀具而下巡江軍快船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為累乞勅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量帶以備江及行沿船衛分凡巡江軍快船足自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扼要害言瓜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且用資為進退卷八十二雖有儀兵守備巡歷不及乞敕兵部議處遣于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壘瓜州常州守備與儀真等聲勢相接以備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裁革四川分守中官從巡按岳道隆言也

按是時黨爭熾極兩意在悉裁中官以制宦黨故費上裁如此未敢直等散去位然上藩聖獨斷均知各處中官為地方害日久遂以次裁革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夥日忠敏安慎○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優

四月上行大祀禮于太廟○陝西巡按陳世輔題稱足資強兵莫善于屯田而濠塹烽火堡寨又屯田之要務也

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督同守巡將官備歷邊地閱

視墩臺城壘宜修宜浚者仍置立番冊以時興舉堡寨既修徐畝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百人以上為大屯立屯長屯副五十人以上為小屯止立屯長今其督青耕種有餘種者官為借給秋成還官照舊納糧不係納糧之地候三年農起科近堡設立小放場暇則督屯丁習射其中仍築墩臺望遠警寒火救燄人畜及將近日京運登甲酌量分給仍奏討京運銀兩救萬兩解赴巡撫衙門委官買馬分給各堡令其輪流徵養專備追賊宜將前項工程約以年限課其勤惰分別賞罰庶邊備可修而虜患足禦

奉朝野訪通史卷之二十一

也上從之○陝西總制王瓊以甘露降於固原採取以獻

因言陝西大旱民饑流徙者衆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為災而恤下民肅清廷臣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茂膺京福

上今戶部多方詳議賜璽等金幣五月早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明運之功宜配享樂封典徐達金鉞以黃畫帷輕帳後中原基功寔多太祖召諭再三許以世襲冊書之誓俱存鐵券載在國史願典以繼絕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鄒愈後皆許傳襲

○事見于東井○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
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
入京上怒速問追及使者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
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帝敬澤以議禮故結驩于敬澤所以
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引
言侃瞋目曰張少卿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字敬
二憲疏以示羣臣斥其伎倆看致仕去澤遣成侃爲民
八月行夕月禮○無逸殿幽風亭成青周書無逸篇御製
文記之○御史周相言國初密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
輸粟二斗五升價平遠足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
皇明實錄卷之二十六 十六
歐觀之存積什三不時放放成化中每引三錢五分正
神四錢今六錢矣而無籍之徒投托權要有古中買籍之
樂國商止納有經紀包攬之奸各場官橫手頭歛耗動需
需款待候盤覆開領勘劄名曰六錢費將倍從商不辦不
爲夾帶計矣此餘鹽之課所由生也夫以餘鹽之課納諸
運司輸之大倉不若以利通商便之越邊速以輸稅之
愈也商人勞苦正鹽稅邊中引之難納銀運司之易收
并報中引引不肯盡支徐爲夾帶計而各場餘鹽悉爲夾
帶官司不隔散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失存積以待開引
時之需也而於皆爲運司餘課輸邊境有意何以制之

勅戶部計圖久遠從之○晉王知烺事嫡母鄭妃及生母
彭氏甚孝謹母妃薨號痛幾絕有素芝產于襄宮白鶴盤
旋祭所人以為孝感所至
九月上御幽風亭召大學士翟夢禮部尚書李時右都
御史汪鉉論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親收獲時等對
曰皇上務農重本自是以風勵天下親獲畢復諭曰農
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
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吳爲
粒粒皆辛苦也時曰皇上真遠稼穡之艱難上命賜
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
皇明實錄卷之二十六 十六
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
無逸書各一篇帝王廟工成修撰姚涑請黜元始祖以
正祀典部議吏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亦春秋與善之意宜
遵舊制上從部議
祭文祖于西苑仁壽宮祭畢行落成禮宴群臣召李時諭
曰昨見宴圖尚書王盱中蔣璠俱列門外還宜坐之于內
時對以地狹不能容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
國戚上曰親親不如親賢乃列時中等席于殿內
十月初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
碑陽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誦○詔籍

茲故中官谷大用財產初都察院獻大用獄入 上御罷
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止是三條謀
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未應輕殺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
於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平入官 上曰大用 光朝壞政
正是奸黨如何不取信于天下鑒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
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進
○南京戶部尚書秦金疏陳便民六事一言浦口宜改設
舡塢收放二言馬州細州宜召商上納度解戶不至守候
扣除無復侵剋三言水兌宜用磚砌築固基以便貯積有
鋪墊之資四言織染局用絲宜委官於產絲之地照值收
買毋專累舖戶五言湖廣額辦棉花等項宜令折價毋徵
本色王了陳衍無用六言湖州額解白綿三千兩給神樂
觀樂舞生亦宜折色從之○虜犯應州大同鎮巡諸臣報
斬虜二十餘級事下巡按查報兵部口虜所殘破者數十
處得不償失請官會勘已而兵科給事中張潤身言羣虜
侵掠時有溺歟者有隨羣者有因失印願獻賊首以自贖
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萬全乃守備
曹勛殺降虜於應州彭模翟江逗遛不進所獲首級多被
降者以覬塞責若復令巡按同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差
御史以往上是之○左都御史汪鑑言大計羣吏部院須

斥汰未盡者方計糾紛勿得先劾御史馮恩辦饒議為糾
杜言官以便已私帝然之命

十一月所貽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歟詔立
雙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
唐龍告急 上命侍郎張瓚賁銀轉餉趣往調度還京營
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鍾統以應援已而龍
疏至 為虜乞貢市 上命相機戢守勿因循為目前計

虜尋以得利引去○星隕于衛○南京御史馬敬等十人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三十六

劾尚書王瓊 帝怒下詔獄○始行斬殺禮○以 獻皇
所製合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篆 上所製祖德詩敬

一箴飲天誦記及內府書鼎賜王瓊王恩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虜入榆林
塞大掠○

五月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回張孚敬入閣
辭事○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吏使有定數載在舊典

今土番投機幾二百人以索牙木蘭為要賞不貴空劫
都御史趙載查酌定數勿貪納效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

尤之○吏部言傾奉三途並用明旨誠立賢黜方之意第

歷天津星宿辛漸長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關
凡百十五日而滅○以汪鉞爲吏部尚書科臣柴洪劾鉞
奸暴帝怒命奪洪俸○科臣魏良弼引占書上言彗星晨
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幸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瞻
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俱報聞給事中秦鰲劾
孚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副天意上曰秦鰲
言出忠懷今孚敬自陳雅致仕○付讀學士吳惠鄂維藩
進講惠請省無益之費罷得已之役維藩請去操切更張
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跡上諭李時問之令條例以聞○御
史李朝綱言內臣領下地方本令月員司大同失事罷
星明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六

前屬賊人王於詩與北地李某
作一變至雅然賦於詩酒意臣勸其居官不事事而
內文士爭向瀑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
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
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
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
吏部非坐贓盜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
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

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
嚴降調一上令從寔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鉞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
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於怒也
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鉞具
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輸寃主使名頗疾
無所指兵部侍郎鄧黃宗明疏採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
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直隸巡按馮恩疏言張
孚敬之奸久露汪鉞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
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鉞
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

星明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六
帝怒遣之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鉞等各獻詩章○滄
獻琴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虜回五騎抄塞雲鎮處
墩殺千戶谷壽等百餘人參將袁繼勳聞○壘不出嗣後
虜輒以零騎入寇昌平懷柔察雲間大被其害事聞逮悠
黜等治罪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召張孚敬○汪鉞許馮恩諸不法事摘疏舉李時憂
言當上言大臣德政律斷

時雖係恩許敬即殺之乎敬曰不可此乃名非身敬
殺之吾憐任其欲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敗
耳遂得長繫待獄及朝密注殺以太宰東向坐思來
顧麗鑑今春卒候之西則乃德立曰汝能殺我乎我
即賜死汝殺我今日殺汝汝為國未晚也且而自謂
氣節乎獄中受諸親屬餽餉也恩曰恩難相恤義固當
擇郡為某玉遂起發身可憐發數事敬起欲以手批之
為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官意欲立刑部司獄問之語是
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司長安衛刺面書疏自請開下
通政陳經見而請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
李乃出一家耶其賈之遂得城城廣雷州

河南巡撫吳山獻曰鹿夏言請告廟討之

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請一欲治先住都御

史陳九疇罪二欲遣人和番三欲燬彼降人牙本蘭兵部

皇明憲治通紀卷之三十六 于三

旨點夷潰奏漸不可長請備論宏修職貢毋得招謫○荷

請學士麥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管司苑居太監多才多志

修理以因固收得 旨會官勘度工部議言類年二十一

浩財力訓之即令勘估辦料工匠已約銀三萬兩餘而未

役吸各廳餉猶未悉計舊例惟屬海戶看守葺治項綠有

司重困以民差故不能專事本役宜仍復其家令借丁夫

本部助以因從并積處木石等料先理其稍急者其餘照

依平豐財裕舉行詔從部議

戶部尚書潘文華

按交鍾祥人再典戶部承正德末公賜歸之也時張
全正統制及故在二十餘歲時曾游學海內之望

生月視大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

褒獎為賜白金襲彩段驥○御養倫堂祭酒林文俊講度

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湯坐講畢論諸生曰治

平之道倘在大經諸生宜講力求行以資治化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免上曰自鹿鵲免歷至重出以

明示天下勿來獻尚書汪欽作詩三章奏上謫冲之德上

褒答之○提督總兵張輓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

州一鎮分爲四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

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

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恭敷賊守其潮河川古北陲及勝

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

路益闊萬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八馬策應恐緩

不及事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

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空甯坑從之○戶

部許瓚言陝西稅糧以供延寧甘肅之需先年官廣賦裕

未嘗輕發內帑邇來水旱頻仍已發鹽課三萬餘金而

塞封乃請內帑收糴計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里延綏

千五百里轉輸跋涉爲費甚鉅今發太倉十八萬金令

運林成收買芻粟似爲長策從之○○幸府內官補

以江桓樂於焚難如起世既至聖祖崩後金時入藏
之蓋慮其北連虜也源清乃言宋室諸官悉以從
之其職漸次之派清令郎中李文安王準於書永成
不其職率鼓譟應房引首入城並代府為酌廣請
特與我師而分掠應請期諸路咸嚴密納夏言議
力散其謀師而不可謂然數人其部未脫清貪
力發安傳傳至而不可謂然數人其部未脫清貪
所遣大臣僕城人感德使成勢何術典後今罪二人
制至不令其城人感德使成勢何術典後今罪二人
畏於自保即轉相讒告三十人張麻軍門德祖乃入
史蘇亦亦至金城中夫定窮斯之引上馬厥明帥
源清亦亦至金城中夫定窮斯之引上馬厥明帥
楚青等官有差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先朝特寵驕橫正德中曰者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曾祖有子昇為延齡奴父子不相能祖奏延齡等與子昇
不軌狀指彈司聰有延齡五百金索之惡遂拾租所首為
疏以許延齡事下刑部勘得擅買違制田宅及擅殺僧
婢司聰事有證其陰謀不軌事歲遠無左驗尚書聶賢等
以應擬親臣具獄詞獄上上怒曰延齡罪在十惡其跡甚
明宜從重罪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證今但以輕毗殺人
法論久鶴齡同惡相濟始革爵聶賢不奉公秉法奪俸
十二月己未上御殿遣更冊封諸王○虜犯宁夏總兵王效
副總兵梁震擊敗之虜首百四十有奇
故是年虜酋上書西番虜酋上書其王地割
落等益強將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建寧尉破關矣

甲午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
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徐家渡濶河口
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高去河遠無可虜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逼近屢有滄
沒今宜于祖陵築上隄以遏氾濫壽春王陵砌石斷
以防衝決此係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上于某爭于部令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兵部以亂卒未平又有虜警請差科臣六人部司六人分
請各邊召請勇敢以資軍實報可○金星晝見光耀與日
爭明

四月北畿

府李騰霄謀殺之飛檄徵兵購擒遂收經歷吳前處
榜掠備至今吐騰霄叛狀不從種之外復收知縣周諶王
獄檄推官楊經鞠之經承旨誣諶謀殺部使律斬遂以
聞又遣書巡撫周金其濟金不從騰霄周諶亦各訴稱冤
帝命新方回籍而收楊經訊之周金巡廣東士民遞訴
枉經釋臣若署芳携經走周金劾芳舉措乖違構黨妄報

下都察院議○科臣黃懷理言國初軍餉衙辦屯鹽今市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不能耕也丁壯匪徒入無以耕也奈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墪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使附近給以牛種待閒鑿成義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論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賈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首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六

也秋鹽四出官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益人不利是則丁

鹽收盡又利于竈俱利而國課克矣令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蠶繭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學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與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與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諡雅敏

按諸書人即前家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著有通前編圖書影身諸書傳于世

六月酉苑河東亭樹成上親定額名○南京太廟災禮官夏言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遞爾四錄皇天眷德之意聖祖放後之靈不可不默會于昭昭之表上喜令西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井入南京奉先殿

按開都錄京文武臣廟堂及洛都皆有之禮官之議誠甚

建皇史氏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及實錄○翟鸞以憂題○先是各邊鎮守太監總兵等官俱有養贖地土已而奉旨退還時郭助請仍給之樊繼祖請給民佃種徵租濟邊不得從與從之

皇朝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六

八月虜自七月入榆林塞大掠總督唐龍徵兵尾之弗取前吉囊卒分出花馬池乃邀其老弱及掠我人畜斬首四百五十四以大捷聞命賞龍等有差巡按以冒功劾不問○直隸巡按李穰奏鳳陽邊歲旱疫民多亡徙請勸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督勸耕墾仍免其逋負歲役則量加賑濟戶部奏墾田勸墾之法宜通行天下又言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衛原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為甚且陵寢高墻皆在其地而又無城池之限其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及詩以進上優詔荅之○侍讀廖道南進九五書於泰熙堂
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十二月田州巡檢虜蘇試其主峇那相

汝陰蘇林與僕功蓋卓犖李堂輒作
 不究邪相糾黨僕辭殿選乃收孫制漢之李堂輒作
 諸言郡相病或無後立其子芝兩江若兵革久矣郭相作
 事聞下府為衆怒怨其分同官之如故諸士官相
 遂罪下獄為衆怒怨其分同官之如故諸士官相
 廣慶曰殺人不罪弑主無測吾首首足腎腸皆懸于僕
 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天降瑞雪夏言進時玉賦○上嘉之○上以御製元旦詩一章示張亨蘇本時郭勛汪鉉夏言等命賡之○改

建世廟于太廟左方○莊肅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遠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穀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亶隸提學方一桂請禁冠

請趨上曰順之方改史職杖對訓錄輯自稱疾令以原官
能不叙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諡字故以爲宜用二字四字
吳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昧霍韜
謂累朝事跡在所當遵上不悅以事嫌無如事母之理遂

用六字孝靜莊肅惠安

皇太后

上

天

天

與瑞聖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相親

天下今其崩也雖累朝之制猶如王廷相繼

新所議是矣即如乎穆宗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后獨可

識居乎二字四十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裁則皇后

亦當列乎手後如查世廟而忌之字則不可以為訓也

世宗他日之言曰即開十二字何幸乃在聖禮部爭執

則世宗固已

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上親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第出身有差○寧夏鎮巡張文魁奏虜酋吉囊倫谷等糾

眾于花馬池等住牧意圖入寇所有邊牆俱應修築第該

鎮官軍勞德不堪與作乞量起內郡民大克役上曰講

召輔臣張學微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

學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

學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為人師範文章是末善耳時因

薦學士秦昂上問前領鼎臣教習如何曰老成傳命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博議

諸臣謂王廷相好果材甚正肅賢尤健秦金竟已衰矣復

言汪鉞事無定見非考察未免虧人乎敬曰鉞近在部時

與霍韜爭辯上曰鉞終逢事宜若韜作尚書部事須

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廁侍班
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以上祀天重麗始成
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
賦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鉞請命名
刊布上欽定為御作詩○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鉞
數以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攻上各傳旨戒飭之
四月學教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賞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
剪髮瘡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
此得愈庶慰朕懷學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慶輿臺
存間有加○增設七廟樂官樂舞生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六
六月太常寺卿張鶚請設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官縣以備
古制美文武以備鍾律禮部以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
也誠宜時設至宮縣古制廟延未便不得再更惟候祀氣
則為作樂之本謂築室園丘外垣陳地選天文生知曆候
者往相其事待有次第委官考驗從之○虜犯大同總兵
叅綱等敗之○以獻皇帝誕降宮中即其地為敕祥宮慶
道南撰頌以獻優詔答之○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泰將
魏祥成之詔旌其忠
七月召費宋入閣辦事○科臣楊傑言建英諸臣缺缺
忱陳迪齊泰卓敬胡宇昭景清練子寧黃子濟易學儒等

病臥以醇馬爲老成開陳廢事休之知見象異何執馬爲一世
 老成則許重不苟飾練則執宜期皆使朝廷養和
 之禍而守其平廣安之虞者必斯人也官哉言子
 九月遼東兵變
 遼東遼東諸將所領平一防餘丁三供之勇馬一給牧田
 五十畝其來久矣舊法官牧馬田召佃耕輸米是榮榮之會糧
 餉悉輸八箇屯進對牧馬田召佃耕輸米是榮榮之會糧
 惡現遼陽參將吳大琨率城關總兵王登輝等皆提督督
 憲是諸平參大琨率城關總兵王登輝等皆提督督
 恆高者轄管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降在彼此來還不遂經
 怒高者轄管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降在彼此來還不遂經
 皇歸則走賊匪進馬子酌之中軍中軍期期城門出放獲之
 銀錢劫來賊匪進馬子酌之中軍中軍期期城門出放獲之
 軍滿大恩以銀錢賜以爲主者期期城門出放獲之
 其來賊匪進馬子酌之中軍中軍期期城門出放獲之
 令監軍御史會同經兵官從是總兵劉光才劉光才劉光才
 入城宣慰是成今奉聖訓聖訓聖訓聖訓聖訓聖訓聖訓
 恠茲官田仍令照舊率衆滿地奉命監軍御史劉光才劉光才

第爲捷意日來明日事竣及獲功首領及其妻五
節李欽見吳官所派軍兵及冬衣布匹田糧銀
賂賄貴卿銀業萬兩俾銀守太監王總制劉滄
各領賞賜恩數甚清速京間有以遣故探兵部未待
卽周旋處生有礙於足札部督待黃宗明言前者迭隸
之變周旋于有礙今重軍若都督已收正置然亦足隸
復數之此于法不宜復覓貨賄顯得旨從從欽等請遣
官衣裘裘裘及都御史任清趙鼎東而以非者治兵兵
以山西苑巡都御史任清趙鼎東而以非者治兵兵
部李清遠大司各職上僉工部左侍郎林本爲部兼
御史清遠大司各職上僉工部左侍郎林本爲部兼
經等所因以排說致恩等安撫者入室固忌極其
蓋園極與其子勳連惡友辨之置諸來其間閉西門
登城一如宴等使官校逮呂鑒者至廣寧諸事疑詐
天依德川則德川德川德川德川德川德川德川
自春春月德川德川德川德川德川德川德川
事昭然官校被繫事昭然未之及也部行庭柳廷
插大理守官於時遂林春元言亡者大同之變朝廷
插大理守官於時遂林春元言亡者大同之變朝廷

勢固然大都御史天子重臣一掃下獄發則輿情四起甚
是無例廷也近則差去官校亦被囚禁汪偉咸太司劄
此乃忠之大者也祗入上責李承梁論奏委撥官衛指
曰整守區區以慰還平清令錄來翰驗狀已歸衣衾棺
塋上故等卒趙兄等上疏懇請至乃准議四月甲辰
遷陽侯卒趙兄等聞楚將葬至乃詣謁哭喪從兒外
索結成罪因王掣刻而上於竊首直言會諸國之人爲
謝罪造殺害刑二城以撫新舊首惡名聲播受方譽
人愛兄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披枷繫統示閭閻
有逆軍無不自生或始因激而陷亂雖無素志終角且
罪而逃虎漸不軌夫法不可慢情不可誼上有如借
之法則下多忿暴之愆所以殺陝西之變者曰李瑾之
衆特殺張撫未幾而又殺陳兵記者曰李瑾之也大同毀
處張文錫者歟也蓋萬民死而威德不伸空行劫遣
法或不盡蓋爾小饒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法至於應

級調外任。先是完體應奎交章論鎡奸邪誤國。鎡上章自理上慰慰留之。召費孝李時論曰。鎡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弊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鎡。鎡始引疾。賜還。乃出狎等疏責諸臣。

河一南即屬趙郡界邑桑城百餘里田幾礪石以禦澇
流今黃河南徙故泉水漸涸澤六已高岸每客更放一
新在清江幸開而漸民河道俱工疏濬築壩閘用
之望石口關前之無尾陂之黎家山各築川渠
諸黃河常防者惟非爲重當其去河最遠之大堤
去河稍遠之中堤各一節修補築堤岸八五
里間聯絡高厚則前防患各從矣在其中可得修費
工部議其議爲高上從之天州軍民四上完防兵備
俱獲建同築堤壩則御其王果節情平濶景現有
十一二年續告成焉

丙申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夥給恤刑官 詔復彭澤生祠
官秩優加卹典○三邊總制唐龍奏曰兵部尚書平賊關

仕彭澤孝友應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剿賊劉三趙風子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三十六

三九

等壩聚河南劉七等流劫山東廖風子等互擾川漢雖衆
多至十餘萬俱賴澤先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爲檢王許奏

英情誼澤間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已物故五年致墓
荒落所遺二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彌卹勸善也乃有是

命○三邊總制唐龍請勅甘肅守臣積勸募糧問兵馬立重
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成

論屬失勿與通謀搆之爲間謀布之爲聲援伺虜間隙爲
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奉

成謹謀程頤上狀命付史館

二月兵部以聖駕詣陵上危陟防守事宜○御史張璠

奏巡撫事宜各邊巡撫粉內有防禦虜寇修理城池整
飭軍馬區處舉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節今每年之終以
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參劾從之

三月 上御文華殿講學○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
言論曰遼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士陵在此

要人守護鄉等如何處之時曰管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
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

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
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勘議以聞

張謇祭顯陵○祭酒呂柟進恭和 聖製詩一章賦一篇備
曲十首 召見行大倫禮于太廟○上親詣長陵獻

懷景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舊小又多虧損
我 宜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崇崇基

構以隆追報

吳璠登門賀宗在內與守成今日也復和內臣拓綏
其方名而後慶獨不相其功德定必生財于當世

務家節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今用東園器此則
宗曰爲則河到後王追報之意則猶然然自以爲不

矣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假禮神○揚陽節慶有宜

奉天殿賜郎時言艾虎牙扇等物項之上遊龍舟命郎等
各登舟給酒饌復賜晏無逸殿盡歡而罷○除禁中儉殺
建慈慶慈寧宮併熾大善殿金範佛像○上諭內閣訓錄
已完可將 皇祖御製文集纂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
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各各勝寫一節藏貯不必開館
○再幸天壽山面諭重修宋史○上謁陵還召李時夏言
于行官諭以壽宮規制宜遷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等
請量存其制○上欲親往決之○齊州都勾夷會王阿回
世據凱口回屢為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上嘉其功陞
賞有差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十六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七月郭勛言三事一請許漕卒載貨物以通下情餘二請

應盡入第一以實邊儲三請復設礦課以助工費章下所

司○遣官視學敬疾名之入朝道復病歸○皇史宬成

八月先是虜酋吉囊率眾收賀蘭山後分寇涼州副總兵

王輔率兵逐之塞外孤山墩教酋長一人斬首五十七級

獲馬百四十四匹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襄馳兵再戰

再勝虜騎大集夷伏兵全口往北虜追之遂陷伏中斬寇

北才餘級獲馬二百匹捷聞陞劉天和左都御史賜璽書

褒獎餘陞賞有差

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寇
實効

疏言中國長技經車運糧是已而俄遠邊之要修邊
國家所重也火兵車之制度多寡不一前所修邊
損入輕累舊制制備可通則各全車今幸存
鏡湖鐵神見時甚少不足用近見陝西有城鐵橋
有神臂弩時及百步發後其法簡便城陷則
步高入及城後至此飲馬數百即泉田有小堡諸
則其勢自不能深入

九月改悼靈皇后諡曰孝潔選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十六

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

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危從還告祖考於

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上御門受朝賀○更世廟名

為獻皇帝廟○初張延齡下獄刑部主事潘清以威之改

不令入重獄後代者相繼竟欲擒人劉東山拾廷齡在

當官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端上怒下

院提格等論斥有差○議征安南○增歸太廟宮建 太

宗廟昭穆尋廟獻皇帝廟工成○冬至節 上大祀天子

十一月郭鰲再疏言採礪無損于民有益于國蘇州西有
一礪洞居人營竊發之乞遣內官又歸水官一員奉勅
日督家業殷實者爲礪甲義知礦脈者爲礪夫所
分爲官課五分充礪費一分歸之用人人等因聞
則彼此皆單力一礪而兩獲官帑文戶部言礪已具
奏擬不必頒有差參議上擬行○月間巡撫趙鳳陳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東莞臣陳建輯李臣岳元聲訂 庠生沈國元正

丁酉 初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為 穆宗莊皇帝○安南國世孫
 黎寧遣人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略阻截請討
 之 上差官勘覆以聞○徽王焯得白免撰頌以獻禮部
 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羣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禮部請冊立東宮○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大廟
 長壽十年間刑部郎中李都等進其意御批稱其
 高廟位大六王至是武定侯郭英等功之顯
 於太廟乃假三國志論及水滸傳為詞朝英烈記言
 生擒士誠射死皮諒等英之功傳說官奏動人聽聞見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乃英乞祀英廟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子永樂年間
 以英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視時國最生外而論
 定矣時下足議皆謂不可 戶部侍郎唐肅言廟祀
 諸臣論英上下且不可易英之廟英廟增損乎助
 聖英武乃紛然阻忌 上足勸言進英祀

內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貪甚所乾乾內庫銀以鉅
 萬計尤祿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大
 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
 亦交章劾奏如從謙言因劾寺卿高耀不能覺察四署正
 還同為奸乞并治 上命逮從謙泰于鎮撫司訊鞠科道
 待問明議處既而鎮撫司訊上泰因公侵冒從謙挾私奏
 訐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語皆無証佐不足誣誣

上竟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泰各候追贖完日擬罪以
 允中等黨獲降邊方雜職鎮撫司官不用子罵父條斷獄
 奪俸五月于是法司議從謙當坐盜內府物者律雜犯死
 罪應贖徒為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逆其狂悖不恭
 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泰送司獄監奏處 上怒未
 已詔批從謙廷杖八十發烟瘴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
 免罪從謙遂死杖下○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二月虜犯大同總兵梁震敗之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虜犯寧夏我兵
 陷虜堡中溺傷甚眾事聞降巡撫張文魁一級調外任餘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降有差

四月還京

五月起復都御史毛伯溫到京 上令之任候征討安南
 命因條六事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四曰理財五
 曰明賞罰六曰一事體俱允之○雷震謹身殿賜吻○御
 史桑喬調陳三事一禁奸弊以節工役二重邊防以銷隱
 變三去匪人以重大臣指嚴嵩林廷弔張璠張雲也報聞
 ○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竊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
 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濡陳弊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南科尹相劾霍輅侮慢怨望丁祭而縱飲太常有暴官守下吏部覆數令各奪俸○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陽沐朝輔重奏內夷刁鮮爲詞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上曰登庸篡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刁鮮等殺以官餉○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一本九邊圖一本留覽

九月交人文武測以其衆來降上嘉其誠賜賚隆○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汝璧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試南宮

一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諡文僊○兵部尚書王憲卒

按清先爲編修守正不阿理學之流理學敗後官○憲

東平人內才學開于軍務而勞績尤著邊關一時倚重

十二月侍讀郭維藩卒上念講讀勞特賜祭葬

戊戌歲次十七年

正月帝新發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

經語詔可

二月帝如天壽山祝陵

三月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李時夏言郭勛扈跸詣天壽山回駐沙河行宮言厨中失火延燬三人行帳上以言不宜放失至是命省改

以副簡任上躬祭太宗皇帝于聖蹟新亭是日還京

○景雲見諸賀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大

禮告成作頌以獻上令付史館○郭勛欲復鎮守內官

兵部許贊科臣光降禱等言皇上登極詔革內監中外

稱快徒因取礮一事而欲復舊制守愚瞶賢殃民天下河

海上從之○大旱帝躬禱雨御製祀文義之不應復

于宮中跌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奏宜舉行若

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恐

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言考

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上

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胥疏諫黜爲民○巡按張如良劾張

孚敬昏耽縱于張郡荒淫吞噬流毒十年孚敬亦許如良

諸不法事都察院兩寢之

八月虜酋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

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寓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

十月立冬。詔享太廟。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謚布告天下○科臣鎮存仁上五事一廣麟蕩之恩二崇
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
上以仁援議禮謫戍諸臣令廷杖編籍邊氓○冬至祀天
于圓丘○山西巡按何贊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爲中國
門庭之險而近爲虜酋古囊所據弁吞諸戎兵力日盛外
皇周寶治通紀

運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敢誰何宜亟勦

除
按兵素有一
諸兵分爲數
其北塞大則
則宣大二鎮
闕以嚴其衝
威震陳軫重
不消之以飲
願以資以故
以兵臨之草
今本鎮守臣
久任鎮守臣
以其年並刊
以年並刊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帝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懷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時卒于

官謚文康○進夏言華蓋殿大學士○上議南巡科臣姜
良輔諫止報聞○是年虜犯宣府都督周冕把總韓錦死
之

己亥 嘉靖十八年

正月加夏言少師顏鼎臣少保皆武英殿○勅諭禮部以
皇考顯慶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閣卜兆重建玄宮
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十爲裕王
第三子爲景王○啓鑾節將行祈穀禮上命改行于玄
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上難之自此遂
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卽

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能秘乃薦典真

上帝吏體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張季敬卒贈太師祭葬賡子有加上親按謚法以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存云

眞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靜

御批俱
周耳

尚書計增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悉
至 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鉉
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四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廷及卿寮 帝遣近侍知所避錦
衣陸炳排闥入負 帝出廟中燭輝有焚死者幾三百乃
行次充村行殿復火 帝大怒乃通紫微按三司官下詔
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驛馬郵景和督祭漢世祖諸舊亮
辛祐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永天府舍舊邸輿宮謁
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陵山立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七
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庠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
殿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永
大製恩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天府田租三年湖
廣河南有案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克母暴失于紀載今乘輿
親臨乞建廟祀祝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
選官察不愜人望密疏連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

年諭制繳進毋匿革其動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傅
復入內閣○更定官察官崔維黃佐羅洪先唐順之徐階
任翰林周鈇趙時春胡守中王同祖○右都御史朱震辛
震性峻直有清操初大計考卓行第一○奉章聖皇太后
梓宮詣承天令葬于唐宗獻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
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略地空虛宜如純山完美
決未慈駕南附五月初二日又奉 聖諭恭奉慈宮引登
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
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
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八
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
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左都御史王廷相應詔備陳今日士風臣節之微乞
罷黜以儆有位以召天和而不允○初戚寧侯仇鸞總督軍
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
左吻命修者○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制○水火金木四
星聚東井○南禮部尚書霍輅考功郎鄒守益獻東宮聖
學圖冊凡十三事 帝曰此冊多譏訕無人臣禮姑不
罪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建

東廣盛衛達軍終伏作亂總兵馬永督家丁三百人盡戮之陞承左都督○二聖梓官合葬顯陵

八月勅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神廟享禮成上未奉慰○大計京官以二月南巡故也○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

官攝國攝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晟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訓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歸元氣

而端拱恭默不遜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虜酋青台吉那林台吉也與塞外入掠宣

府諸路參將賈英麾兵而前伏發殺掠士馬無算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七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尚書溫仁和泊內臣護送慈宮劉聚無忌御史黃正色

之仁和遂許正色乘馬過慈宮舟犬不敬帝怒逮正色

展邊

十二月虜入宣府及榆林塞守將朱陸死之逮總兵江桓獄○太常卿穆孔暉卒諡文簡上以其有講讀勞恤典

從厚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却府湯紹思請加禮

以示風勸上嘉其德壽賜以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

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建紫雲城知縣吳瑛詣京杖

于闕廷世茂邊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七
三月罷武科鄉試上以累科未見得人故也○順天巡

撫馬形言薊州起居庸至山海關橫亘五百餘里環拱京

師密邇險阻初置大寧都司于青峯口營州等十餘衛

以控馭之又封建親王西聯宣府東接遼陽蓋藩屏要地也成祖以朵顏三衛靖難有功官其酋長通貢厚資使為藩籬而已巳之變陸為向導今宜倣成化以來故事專

設重臣駐劄保以固邊防不報○黃霧四塞隨變爲紅赤
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

喪失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御史姚虞言邵襄河南饑
民就食承天應役而匠額不能過及饑死感道陰風凄雨

號泣悲呻在天之靈必有惻然者謹効鄭俠爲圖十二以
聞乞命賑穀散遣從之○令修典郎官殿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御史包節劾張璠言官爲節瑣
疑王廷相嫌之因

○**廷相**事燒燬士林共憐廷相亦上
狀自明 帝曰二臣皆朕簡注務期協和毋相詆也○詔

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聞
皇明實治通紀

仕廖道南建文華大訓義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彗彗縣天鼓鳴夜星隕如石○旌表江西南城縣烈

婦胡氏
按胡氏通邑李華隨父南遷方姑舅氏淫亂日與惡
小姑極十餘年通胡氏自白誓又不聞言姑惡將

命總兵湯震駐劄鎮江勅江陰縣大盜黃長秦璠
時長等聚眾馬駝沙爲寇是月丹陽道游潛舟由孟濟

時長等聚眾馬駝沙爲寇是月丹陽道游潛舟由孟濟
時長等聚眾馬駝沙爲寇是月丹陽道游潛舟由孟濟

五月致仕禮部尚書李浩奉謫蘇簡○詔給還大學士夏
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手勒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諡榮襄
除戶部太倉銀兩奉明旨不敢擅支外工部節慎庫見貯

止有大萬餘兩而所欠大匠物料尚二十七萬餘兩委無
措辦今宜每年扣省通惠河脚價崇文門商稅是莊并草

場子粒兩准餘鹽光祿寺厨料兵部欽軍等項銀借支充
用二議軍匠兵部見食糧官軍戶部見食糧工匠內官監

皇明實治通紀
錦衣衛各鎮撫司庫等衛查議分撥亦自足用所省顧
覓之費官軍則隸之兵部夫匠則隸之工部各委官會同

科道稽考三議工程內工如二號等殿外工如天壽等官
今已有大第所宜併力責成若西苑仁壽官并六聖碑亭

及各處橋梁乞暫停止四議會計卷查四郊所估銀兩不
過四十六萬慈慶宮不過四十八萬乃今慈慶宮已用北

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已用七十六萬有奇費漸侈矣而
工猶未完乞勅內外官比量擇節務在愛惜其有會計不

實及放役軍匠者治之以罪雖汰之數日奏財用軍匠事
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革樹整嚴殿舊舊遷成餘暫停

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革樹整嚴殿舊舊遷成餘暫停
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革樹整嚴殿舊舊遷成餘暫停

止○郭勛請缺軍糧銀濟工費戶部梁材以法裁之勛遂
劾其違抗命罷材官

七月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勘江
雷壇上悅授紫府宣忠高士後漸卒不驗云

八月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輔及
婿吳潯俱食博士休○原任巡撫遼東左都御史劉潼卒

按遼陽州人因
邊功得給祭葬

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
爲會目餘皆僞作僧道流丐狀爲虜偵調窺我虛實甚悉
至是虜人大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嚙指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三

道王

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岢嵐興縣交城汾州至
平虜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總
苟幸無事而宜府亦觀望不爲應援山西巡撫陳講告急

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職且不測而本兵張璠乃曰虜且
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晉諸將以矢

解臨邑而守陴者酒酒不成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醇
帥立勦之三軍股慄率精兵九千燄虜而徹延綏寧夏固

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雪雨虜弓解馬蹙雙蹄中死者相屬
我兵分左右翼奮勇擒虜強弩大礮虜奔北不服殺吉囊

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喪走斃聞帝告廟策勳展子懋

有差

九月火星犯南斗

十月皇太子卒上悲悼輟朝一日諡文康○大學士顧

鼎臣卒贈太保諡文康

按鼎臣見山人性樂易無時自人講筵即受知于
上及卒道表發上親覽受其葬諡聖躬之悲
禮部保諡文康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

按韜見山人以議大禮稱旨行誼高潔上嘗謂充大明
會典副總裁官滿堂流布古行誼高潔上嘗謂充大明
爲是慶獻謀助之至定大禮類題力自以其才可
在公府不次擢用故歲中起拜入座韜亦自以蒙被知
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每朝更有大政韜輒建論果數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三

道王

于言多見孫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高不往
宜初張字敬議禮深與後更和件更言以論事不合
輒叱其才不稱而器不足者矣

十一月慈慶宮成本恩殿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嬰童百問上令禮部校刻之

○虜犯大同塞○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
于元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上怒罷官黜爲民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太學士夏言等奏進頌○死友辛酉鳳亭召疏
國公朱希忠次學士夏言等親登○科臣李文進請禁大

說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上可其奏

二月御史楊爵條列五事詔失人心而致危亂 上怒甚
命械訊禁獄○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今公侯伯子孫葬畢方許請襲○策士奉天殿賜沈
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
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

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恭奉成仁
二主于景神殿○御史党承賜請勅所司條時政缺失尤

之○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遼河一時淺阻
已在濟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

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厰倉乞速議修補以圖靠固戶
工二部撥言此區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

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
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登亦言寄囤之便 上曰

寄囤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執一令益去
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時英離祖以兵書兼右都總督宣大撫臣俺答遣使

石天爵乃言切款大同求貢大同撫史道遠按談學
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既請添設總督大臣臨邊防務

上乃命繼祖往而吏使石天爵仍命繼祖按官職未通得
報遂遣天爵歸又命繼祖按官職未通得報遂遣天爵歸

福建僉事錢士賢雲南人也以御史包節劾罷後節按雲
南賢率僕從辱之節以聞謫邊戍○大同有大星東南流

其光如炬俄而天鼓鳴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

襲明嚴尚愛賂為請得府選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
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德與嫡孫懷煒爭立當復受金

亦為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尚貪貪狀 帝曰表
相惟德襲爵行所司勅之湯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

八月北虜孔棘兵書張璠恐統兵出禦乃於會推總督文
臣疏中歷舉往年虜患皆道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

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告兵部會府部諸衙門
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資國恩邊事大壞

今猶為此斯巧渠獨不知虜患本出自乎天順五年李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來寇陝西馬昂如上游謂之獲王驥驥初河西之後金

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領南蠻反用與

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

耶已而廷推首上壻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

起用羅縉內批用鵬○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

肅莊憲皇帝○天寶聖敬皇后○令夏言改仕○先是給

事中藏書○郭勛假威逞肆狀勛疏辨上怒言言之也

而六科李鳳來等劾勛下都察院覆奏未竟而李鳳來等

論都察院畏豪勢而慢朝廷遂廷下勛上怒言言之也

械訊勛再疏辨上允之命給以勅勛故不領科臣復摘

疏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怒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曰郭勛語其不遜強悍無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違二併

勦奏于是工科高時等遂盡發勛奸邪事勛坐殺人律死

長繫楚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召原任吏部尚書許

讚復職

十一月以鹽法久壞命戶部議尚書李如圭奏請登革餘

鹽上曰鹽法壞于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之舊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助

互爲奸貪近因勛欺抗疏陳許始附勢以固利終尾欺以

脫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泊本兵議遣某臣總督鄭

遼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

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

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

詔逮至會訊論斬○詔宋儒程頤二十八代孫程心世襲

五經博士

王寅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賓以近畿荒歉議處發糶請動支通倉梗米

百萬減價發糶尚書李如圭覆可其議

三月尚書顧璘韓輿都志進呈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刪

訂○時議築大同邊垣樊祖恐虜蹂躪不能築龍大有謂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元年既設外邊後

設大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虜竊據

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

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乃兩邊修築亦不

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帝命整兵慎守修垣

姑已之○唐掠蘭州○夏言九載滿考賜段鈔勅賜褒諭

○五月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少保錄平安

南功也○詔革周府將軍安瀾爲庶人河南巡撫魏有本

上言河南諸宗人缺祿米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瀾等五百

人譁推行憲門凌逼撫臣遂革瀾爵

霍輪曉曰洪武初年計周王于河南斯時也廣於一郡
 新軍至而三百一十二位矣奉調者三十位而矣補國
 四侯矣中計侯者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上
 地寬入不能容而宗廟子孫之益繁而祿祿所由不給
 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祿祿所由不給
 化之今有以增廣矣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六月虜獲衆數萬至廣武天屹屹攻嘗我兵敗績虜乘夜
 趨雁門沙溝城越臨南代州○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
 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
 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
 七月朔日有食之章大學士夏言職開任因責臺諫不糾
 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
 皇明書局通紀卷之二十七
 追謚文簡
 按楊廣陵人姓劉名廣陵字學基古與馬理康廣陵有
 名關中以進士第一除廣陵縣令以樞同鄉與呂柟附
 中傷之會楊廣陵得已後果至今官卒

八月戶科給事中劉綽劾山西巡撫劉泉納賄奸黨冒職
 帝銀修築邊牆且掩敗稱功專肆欺罔宣府巡撫楚書沉
 酣高臥將士離心因薦知府蕭豹參政王儀於放其才可
 當一面吏部議劉泉失事重大不容辭責應革職聽勘楚
 書才乏振揚亦無亡失應回籍聽調得旨如擬○禮部尚
 書嚴嵩條上邊事言通來將官以退縮自全爲得計而敗
 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
 李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
 平陽知府華豹練兵據險虜不戰入竟使列郡皆豹虜堂
 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得
 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上嘉歎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
 源廷臣宜亟察表著者以聞
 十月郭勛死于獄
 十二月兵部尚書毛伯溫奏職方郎中楊博才識通敏曉
 楊軍情向隨輔臣翟鳳巡歷尤邊備知夷狀乞勅吏部仍
 留供職積有勞勩不次殊擢上從之○南京給事中王
 輝言虜患驛驢邊儲空乏欲爲久遠之計先寬屯田之徵
 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永不起科貧者諒給牛
 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
 鹽者皆令輸粟毋得聚堆折銀上曰屯田鹽法實是邊

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勅督撫巡按按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墾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

以伏義神農黃帝配位以孝恭親王福慶王力收從祀
李天祐神農黃帝配位以孝恭親王福慶王力收從祀
富公馬陸皇十人外增伊日泰燕人淳上意錄
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宋元芳孫思邈李時珍王履乙
宋制完素張元素李杲朱震亨李中玉錢乙
用太平藥用邊豆蓋蓋以仲春竹冬上甲日達大臣行
禮考
歲令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兵科給事中陳斐請行大閱大射禮吏部覆議罷之
○湖廣臬子坪田典爵為土官不法苗逐之以叛貴州苗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不輸租銅仁府以責見戶見戶益亡以督土官土官亦亡
諸苗共保蜡爾山結砦以叛守臣不能討以聞 帝命卽
家起萬鎗為都御史開府辰州相機勦撫錄散諸路土兵
討之亦不克○宣大督撫言通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
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
將宣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
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量近遠量其腳價亦
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例從之

二月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都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春
初乞增銀接濟戶部請撥發太倉庫銀四十萬應用又宣

大米貴宜于京通二倉撥米十萬不赴宣府十五萬石赴
大同併議車脚裝貯事宜從之○方士毀朝服下獄論死
以校窮且得罪故也

三月遣內臣往蘇杭福建監織袍服科臣蘇應吳諫止不
聽○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上令資使如故
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禮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
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努豆之出納
在司馬足之例養在園僕是以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
皇朝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六月遣科道官楊上林沈義清查官軍方士匠役之冗濫
者○科臣周怡言翟鵬嚴嵩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
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肯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
下事上也 上以怡言諸臣不和負君致禍甚正然本心
謬誦詔如楊鵬例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雲壇是日大雨文武大臣各具疏言
上答曰天降甘澤朕心感仰卿等其竭誠贊輔遠禦感雨
請以示羣臣○樊惑入南手明年春江南斗米二錢
入月禮部尚書溫仁和奉詔文幣○虜犯延緩遂至綏德

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秦者
因縱入房中或刺其各舍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
之來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
者封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
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
混殺仍以大軍情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帳捉及直貫虜營
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
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
文廢武彼秦趙燕動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那直李大德
其人急召用之 上命務賞舉行○廿三日遼邊各種番吏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七
糾衆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時巡撫詹榮欲乘時
進剿以禦之悍除民害總督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戡
定兵部尚書毛伯溫言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
緩之則滋蔓宜治具陳兵守固地方一面遣人宣布威德
陳示禍福若各番悔罪計令獻出首惡追還原贖財物以
贖前罪如怙終負固務要追勦不得互相異同以致失機
誤事 上從部議○虜寇宣府總兵徐永禦卻之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 謚文襄
六月癸亥犯南平

湖總兵吳瑛以追虜斬獲賞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諡文定
按塘懷慶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
讀象山慈湖之學流人靡定元憲仁義
上開山東試錄手批曰策語含義神禮部尚書張望奏曰
今歲虜不入犯乃 皇上廟謨所備而策謂驕飽而去乞
速治考官 上曰省鄉事出巡按教官徒署衙耳葉經在
梓不道速速治之比至杖闕下死布政以下皆遠謫○禮
科給事中陳斐奏順天鄉試以冒籍中者十餘人得旨錄
仲實法司速治中式者所司嚴實以聞
十一月朔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虜犯宣府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朔 上不御殿○木土火三星聚十房○宣太總督
在鴈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部謂盡擧全陝
獨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丘瑾
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是緩遼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兵部尚書奉金卒 謚端敏
按金無錫人歷事三朝
老成謀國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主會場卒于試院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七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兵部覆科臣戴夢桂奏一量徵詞以備折衝二寬法制

七月虜犯大同總兵周尙文禦之追斬五十餘級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禮部員外錢登科臣王駿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登二子汝儉汝亨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勛姻親焦清試既同罷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輒以汝儉舊師故閱書經律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覺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鸞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子汝璧奇勛清鳳輒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燁得無恙○以許

聖明賞治通紀

卷之二十七

三

三

十月虜抵完縣○大同順聖川卒劉伏元擒獲殺會王三以獻命祭之告郊廟社稷○兵部尚書戴金條備邊十二事一別武材以責成功二階分領以別勤惰三實缺伍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律行陣五修戰車以禦勁敵六撥富厚以養馬足七修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以明烽火九謹盤詰以杜奸細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養死士以探虛情十二選土兵以備調度命斟酌舉行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諡文定

吏部右侍郎歐陽鋒卒諡恭簡

歐陽鋒字謙之

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諡宜著爲畫一之法

禮部議以爲計品論賞以爲降殺別爵賞之義有程工課

實以爲予奪則辨勞之義有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

難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贈則辨能辨位之義存

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伏請參酌如言侍臣者必嘗

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

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病故者

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

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

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得與與一切雜途皆都

羅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

祭二壇被劾開任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

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太者不

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

滿者不分在仕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聞

碑文俱從之○大計京官先是南科王燁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尚寶水諸保賜書南考功前應所請之應辦執書擬奏為尚書張綱所問而傑為南兵部主事有貪淫應辦亦黜之將常川守符驗故南御史也亦有言嵩乃令御史桂榮劾之

五月恭 皇帝 萬曆 帝 三而杖殺其 元以端 復納之王怒欲杖殺 發謀以上元舉事歟血盟分 為號申刻王至與武岡王飲尋款于西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七

五

世

舉手發砲衆從王後出謝六首以銅瓜挺王腦碎各亂挺挺之立死猶鞭屍以洩忿昇入內寢翌日殯用長史孫立及承奉張等謀以中風報計而鋼武岡王于別室王從者門門出告變鎮撫官以聞詔司禮太監駙馬等官會鎮巡撫之武岡王乘間揚燭杖流狀獄具祭告 高祖斬于

六月大學士毛紀等歸太保謚文節

長史孫立人 下所以致 卒 七月 六 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

七月六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

都御史張綱戊總兵吳瑛奏特楊銳論死 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

八月加乘一真人 蔭其孫為國子生○論京職 者其初北虜小十王 其屬阿都赤赴甘肅 整克精兵萬人若 之便但虜情詭詐 後俯從其請仍令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四

拒職有斬賊功一體給賞或計擒會節朝廷待以不次之典既以羈縻西虜又借其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便于此者上命相捷酌處仍整棚士馬嚴加防守勿墮奸計○先是八月中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鴛鴦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餘盡歿張鳳子二男以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 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 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降 都指揮食事各蔭一千世襲千戶

修以廣西素患猛獠與其召募防之不若召

之以其其巢其土兵部覆廣西一省狼入半之猛

人三之居民二之事難猝舉且恐他日各據為賊上從

部議

七月吏部尚書唐龍卒贈少保諡文襄○詔增設貴州鄉

試解額五名

按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是增至三十名遂為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既金出使順九平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鄧督馬昂獻

勞績金著至是卒

皇明宣治通記卷之二十七

八月詔旌表嘉定烈婦張氏建祠賜名哀貞

嘉定民汪某妻張氏其姑陸氏淫亂惡張某止乃與所

私懷殺之舉大焚室欲滅其屍而不得至是獄成遷葬

南京御史王言以聞部有

調甘肅巡撫傅鳳翔于江西利臣楊宗器劾翔始為參政

以等邊綸圖職遷巡撫一籌未展遽改江西使非邊材何

示眾從之○三邊總制胡鏡請破常格發商銀以

地復言邊糧不過數十年計而復河套則萬年久遠計

部議不決上曰逐虜復套之議甚壯本部之議定見何

也令鏡與邊臣悉議以聞

皇明宣治通記卷之二十七

言

皇明宣治通記卷之二十七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東莞臣陳建 撰李臣岳元聲

孝生沈國元正

丁未年 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諭老管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以內省京運為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鶴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徵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治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議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奉行如守護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朝鮮國王李珣送閩人馬淑等貨物於遼東淑本福建人販絳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繞諸物售日本為大風飄入朝鮮者巡按以聞帝曰通海玩法反為外夷所執何以肅紀其嚴以聞○左都御史朱景辛疏駐紮

按景江西李新入隸建國體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以聞調代之

三月給事中查秉昇疏陳利弊七事

臣竊以一事體不一除事關軍機宜慎重外其餘一切專責守是用法太苛宜嚴故人之外條重誡告之律法宜用明止○明律嚴明何以推深文之漸三條查明奏去查照之條官制遇後今遇按查體之漸三條查明奏去查照之條官制遇後今遇按查體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北虜俺答去歲欲大同塞求貢朝議疑之嚴旨戒邊臣毋

墮虜計蓋是時有復套議將督兵出塞故當事者力阻之

也

四月苗賊乘萬鏗還京復出抄掠湖廣貴州合兵進剿不

克

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送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取

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月曾鈺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捷軍機巡撫楊轉附和上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請各奪俸○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銳遣
參將李珍夜劫其營帳斬虜百一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
上以銳有揭異奇功命賞銀幣

八月前大學士賈誼卒諡文節

九月科臣馬錫勛尚書工果御史又村受鹽司賄命郎中
余繼枚銀色不足上怒下果村獄成遣後鎮撫司廉得張
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勅果竟成所上論惜之
閏九月戶科都給事中鄭大同等劾雲南巡撫應大猷所屬
藩臬有司有舉無劾避忌長奸請加罰治并勒所在巡撫
官務遵勅書行事從公舉劾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用

十月御史饒天民張登高上復奏議天民言各當預防虜
勢奔突各道嚴兵守險及會議條格不宜刊布恐洩軍機
登高言當財賦養上馬久將任忌先聲防他患速犒賞六
事 上言各邊防禦奏議刊布無礙且王師烏用掩襲爲
也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
大鳥集舍爵曰吾來矣自爲墓誌果卒

支大倫曰爵介清苦忠直性秉德無干名流連之念
居家時有旨逮僕官校校場候臣等故以好遊僕適官
方領家有麥飯一盂雖一盤以飯臣即與同食更畢官
按人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聞曰蓋亦一拘捕乎爵曰
去勿復顧官按臣舌之揚不惟應
乃爾其悲辭憤懣之氣少釋而

皇后方氏崩○會銳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
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置補馬籠曰進兵機宜
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餉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
降用間曰審度將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戰守
曰息詭言曰寬文法曰處孽蓄上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
復上營陣八圖上嘉獎之令本兵議行○會銳劾督十罪
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還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華代
之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處務亦弱又蒙我官賞交市且
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救滅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
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
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虜人啗萬計宗明及總兵戴
皆罷聽勦起李珏代宗明○嚴嵩論會銳開邊啓邊禍不
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悞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開瀾禮
部費家都御史屠儵等攬言輕信會銳罪不容逭命奪官
師傳以餘官致仕連統頭察御訊○兵部奏虜酋俺答等

與李虜謀寇延寧上曰此會統開選召之也會勸以聞仇
警先被銳劾因計銳尅取軍糧俾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
法司會擬銳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
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乃斬于市
妻子流二千里銳歟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冤之○逮
夏言至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及堅以議貴議能
請上怒竟坐與銳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
氏亦流入安得代耶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謚文簡

皇明宣治通紀卷之二十

按讚字子也鎮習國家鎮

與性醇厚不伐嘗以尚老字盜人俱愛滿云

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

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及演進珠十首以簡禮意政

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深知宗室

有諂諂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

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御馬監太監李慶等以司禮監

太監鮑忠病故爲其姪鮑恩乞恩陞秩八人收入勇士營

五十人給事中劉體乾執奏上曰科臣言是鮑忠故後

恩卹非常況前已准乞數名矣恩等始准三名勇士收

十名餘已之

八月京師地震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科臣姜良翰請申明禮制凡民間

宴會輿馬服舍悉爲等第上從之詔都察院榜示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

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倭心險內卿之

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嵩初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語

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詔引漢誅翟方故事激上致成大

獄

支大輪日夏言豪邁辦事果于有爲嘗總督撫任事不

遺數險將相調和方主套議以撥百千之故璽建臣集

之全策備載振古古署也爾不念故婢內而應大外列

御目俾家而思還者方日食甘心焉乃坦獲張福自以

皇明宣治通紀卷之二十

何鳴呼成帝知已下無顧忌息壤爾在其余蜀通之語

久矣矣感于二公之不終也

十二月禮部尚書費宋卒謚文通○金星晝見十日沒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先是甘肅荒歉莊浪爲甚甘肅巡撫

楊博條上四事一莊浪貪丁及土丁自本年正月起至四

月止本名月給米三斗銀五錢於甘肅倉糧價銀借用

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本色乘春給與以爲

賑恤之意一各倉做常平之法收糴冬米至春時照原估

官爲之糶賣一涼州等衛屯田宜行管屯官課民耕植奏

初給樸林成如數徵還仍梓戶之殷實者領之至是戶部議獲報可

二月以張治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爲少詹事並入閣預機務○比虜犯宣府把總江翰重賜禦之全軍皆沒遂犯永寧總督翁萬達親督總兵周尚文追斬其銳後虜逃捷聞萬達降尚書尚文加人保

三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子冠尋蒙溫莊敬刑部侍郎張瀚都御史屠僑吏部開歸錦衣陸炳欲論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目羔刺等僞爲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丁時未築城堡苦

皇明實治通鑑卷之二十八
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州城雖居至是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恐貽內地患請守臣經畧之手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參將劉繼修等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煙墩城

從凡七更城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論以利害給以耕種諸番皆聽命○名紀任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

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上深嘉之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郵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上怒東肆欺申夫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貢使周良等以四船六百人至京晏賞有差太傅兼太傅關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宰

建元初承襲太長公主上入繼大統遣崔元宰金銀幣幣于典邸及上即位春遇隆慶勅下歲晚莫敢違焉

七月肅初巡海都御史朱統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角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匿牟利因爲何道宜正典刑

刑部覆統所論未審重爲宜俟殺獲臺臣因劾統顯殺敗

累帝今統還里聽賜而訊海防諸臣○虜入宣府大同攻燬堡寨科臣胡叔廉言往者遠臣已報大同築壘甚固今虜得衝入請治其罪今巡撫勘開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堯疏請慎節財用綱之

皇明實治通鑑卷之二十八
初歲用不過二萬斤 皇泰 天順加至八萬五千

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損也又正德十六年

九月謀殺虜酋勢將深入尚書翁萬達乞餉諸臣在關地

者必厭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以保邊上令相機職守

十月以夏邦謨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繼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前籍以殺人事坐殺于策走京師以長至日暇朝衣隨班奏續宗以私部故入人罪述其迎駕詩有揚王八駿飛空電湘竹

英皇派不磨爲呪咀帝怒逮續宗即訊○禮部疏請考求

大文生○命祔 孝烈皇后弗主于 太廟 時嵩議安

于子 皇妣獻后后側上從之

兩山運 劉師希賢後以在年所著益顯議二賜及周禮

不識何所下補侯顯受部中外贊立昭穆世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三月朔上不御復

正月刑典史厲汝進籍以劾嚴嵩父子故也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公卒

按開武建人深派嚴嵩累遷

二月謀報房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又報欲寇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九

海西開原傳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廟議惟當急備衛鎮為

京師周嚴發洩開原一枝駐審雲保定兵一枝駐通渭聽

朔州撫臣制其深鹿洲四衛亦聽徵調隘口戍守詔

如議○燕江巡按帝廣請寬海禁以便漁樵國課從之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楨等及第出身自差○黃霧四塞

四月張黃全辰洲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等深密累討無功

撫之便即不懸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

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上降詔責責音詢知無

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總兵則沈希儀

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參

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

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

疏裔之屢破苗寇岳乃馳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

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計係母女妻妾官兵報稱

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等來餓成者幾盡其

巢寨俱已焚毀所署裁米穀糧餉無遺具以捷聞○刑部

尚書劉認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夾囚誣

妄續宗詩詞頌美無誦詭譎嵩謂施以同里故黨繼宗帝

怒日既領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繼宗廷杖與認俱削籍

僑良材奪俸司官詔獄萬平反公忠兼吏大學士休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十一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通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蹶

見殺副師林倅不介馬往援亦中流矢敗事聞各贈官蔭

子賜諡○祀之後利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俊血

戰功詔二千同僚督總督郭宗泉巡撫陳耀各廷使燬

煥宗泉論成邊○召起復兵部尚書魏晉宣大開仕都御

史趙錦巡撫大同○給事中楊允繩張陳銓改事官言左

者立郡縣等明銓序序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宣劑量

政務繁簡地方邊腹道理衡僻列三等為銓除中間或有

請托規避者請加裁抑至于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求相宜

又有出于銓疑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令撫按官奏以收

釋漳郡府知府盧登等于獄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飽答脫脫等將人套虜人犯宣順不得入塞

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利乃發諸營兵父京

三萬五千分布關隘虜自宜州塞攻古北口都

而別從開道三黃擒獲數矩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

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圖進討

期駢通州收漕舟艤踰河西阻之不得渡
平諸州縣行夜令人置國主不識者
掠密雲昌

王儀以三千騎援邕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

之虜大衆營白河東徙營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

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九萬人拜發馬步軍

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敕封記

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賊復以陸湖皆宣賊諸門議

戴倫歐陽安從戎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恭預闕京

之世諸流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糧一命特午酒諸費戶部無經費以文移生糗三

人雖得數餅既登凍而釜飢囊空一無所藉士卒餓疲甚陸炳疏乏韓狀所怒責州郡不問

服視事辛巳歲自北河東渡潞水西北行犬獐氏賞焚

萬萬坐毡帷謂曰若歸見天子好與我談書及做書多

Downloaded from <http://ajphaphysiol.org/> by guest on September 11, 2012

而後州之貢吉叱起髮所

勅責速繫都御史王儀王

營兵餘食諸材儀今人捕之斃諸蠻蠻入譯爲御史

史有通州賄上下恬熙忽遇變本兵束手則惜印黃卷

無一當者無咎值不十里遇避寇者流計即更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弩

故爲椎髻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自說曰遼東軍益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大司馬而帝以其人最爲諸道先卽掠食足餘五十三自私其軍不視以法女嬃慙五十四丁未年與

軍大同軍蓋驕而又自稱遼軍人遂謫變山東人

倒自去耳諸將聞不敢戰乃諷曰波護有禁勿戰

下兵少不敢擊虜賊中人人見之而奔潰

諸賢房醜戰不能回薄威恥而虜多其
遂謝汝憂守護貳於虜帝乃命荆襄貴
莊中貴

軍前速討護卹
良才會訊
內民
彭熙
察院
納人
理沈

獄不至怨怒等此以故殺誤以覲作免責

科臣按例三歲奏在亦杖之刑籍仍建聖

杖九十滿
務與史里
出蒲翁金
吊人不能
得百功

百羊口出空而猶餘衆城外以焚我會黨率諸鎮兵尾之匪險不羽出乃稍集餘力

軍選縱騎蹙賊重軍創委獲禽得解將方援免勞績

先後得二百級自訪餘功帝詔遣太

張寶貴等逃故李驥漢疏未至就軍中聞虜後首功地
試畢後功未報戊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顯
以之為職賊仍命駱顯郎中駱顯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文政
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煥陳瓊譚倫童漢臣今安

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捕各邊竄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

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鬪于堂奧可乎帝命宣大二鎮

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十

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詣各訓練練士

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侯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十三

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餘工部尚

書胡松廩利器械帝悅命戶部括各省貯積退積通以俟

軍興

十月大學士張治卒謚文隱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為三輔置總督大臣○

率兵聲言擊虜乃稍至近塞夜襲斬老弱數級還自劾無

功不問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三等給糧隊長

及授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悉兵軍

後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

招之終以薄待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

不足以信于天下況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此例則平居所

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

尺籍于官饑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

費而妨大信乎 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嘉靖三十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錦衣經歷沈鍊劾高父子奸貪十大

罪繫榜訊編氓○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

婚議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

請冊立 上問嚴嵩嵩亦以為言 上竟不行○大計京

官時徐學詩已訓給其兄應豐為中書亦提黜奏上帝知

其在中肯留之雖不問所由而中外已仰聖明之精鑒矣

○仇鸞知泰寧福餘二衛弱欲擣其地以為功會督臣何

棟以出入貢如故

二月議賑軍餉時非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於事中劉

體乾乃上言邊自非虜陸梁陛下赫怒欲大舉伐耳而國

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為不得已耳計始以紓困急佐經

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蘇軾有之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

則事冗員清冗費當個理財第一議也我 朝成化五年

年武取已逾八萬合文取卷十萬餘計個邊功之陞殺勲

貴之傳靖及各衙門添設木匠之恩蔭不知凡幾畢其津
萬所以廉爛財賦者不少乞教太仆衙門一切冒濫逐次
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
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孔沒其他供應衙門移移侵盜未
易悉數乞敕帶酌議者為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激一冗
免除所省不貲民計不極闕亦不乏○苗苗龍許保吳黑
苗糾合湖廣附實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殺吏民百餘人掠
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
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
箐檄或謂四川苗陽宣慰冉玄圭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

皇朝實錄通纂 卷之十八

五

其罪第嚴督責迄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
復以撫按
三月以李默為吏部尚書○虜酋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
許仇鸞密遣家丁賄議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
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趙錦會仇鸞等議贈
為許允帝以問嵩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
為準帝乃起史道駐大厠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
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
議和忘天下大體上曰屢命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
信三曰堂堂天朝與太第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威儀

誓死決戰利則厭其殺用之心五日將士偷安辭天下
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
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
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
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大果欲修武何
籍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
戰馬見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
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
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
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
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
務令錦水衛訊杖股挾道典史

皇朝實錄通纂 卷之十八

十六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寇俺答與于脫脫等共易馬二
千七百餘疋御史雷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薄邊省鼠之欲
以飭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
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啗恩而
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開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
薊州紫荆關等處形勢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經營卒伍
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
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處

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木極其工夫庸情詭秘無事
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兵部
如其言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調住劄
包藏禍心宜稍裁抑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
律擬斬斃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
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憲蹤跡之執五十餘人
以聞請有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乞
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慎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皇明實治通鑑卷之二十八

被三里溝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除河患無以易此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誘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
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局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

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
患寧有幾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

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陞賞等因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奈顏諸夷影克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
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

畧肆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
克哈赤亦乃朵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

啓夷襲况朵顏大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此
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朵顏北虜寇蹤
勢且爲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上從棟議

○俺酋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之于市

時虜使市使蕭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雖
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爲虜腹心其牙
者則安然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朵顏叛逆哈丹兒陳通事訊鞫禮部
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敕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吏部尚書李默以推張臬謝存儒爲巡撫革職以刑部

皇明實治通鑑卷之二十八

萬鏜代之○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

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
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

虜入無復藩籬史道循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

又請開市遼東巡撫許 晉遺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

以市利薄三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宣示恩威
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面從心

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帝命總督官
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被禁山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時創金萬港周蘭家等
爾一時之選廣輝之而不入進禁去人同大司達

○總督尚書王以旂報延寧馬市完終市無涉涉秋及冬
三邊絕警詔賞以旂等有差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杖楊思忠于午門外黜為民上御其
議孝烈后廟相抵牾也○虜侵大同益數仇鸞內不自
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命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六十九

徐階入內閣辦事○把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
戰潰圍死守備土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
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

陰子千戶

四月倭賊駕百餘船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等處登岸攻
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
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恭

將

按自朱執死後視官不便設日自近年南京中樞阻
斷往來內地日久習知中國虛實乃謀以命處少奸商
點信又為之指書為憑
于是東南或有隙焉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載在會典屬在

宗室廣收民田為己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

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

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與疾出本兵趙錦奏強

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往代鸞督戰上

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遊擊陳時代

之鸞聞命志極死徐階因奏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大驚命

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

梟首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十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高拱等充二王講讀官

九月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尋遁○更新營戎政

○科臣凌汝志劾蔣應奎窳子繼詔名于兵籍冒首功官

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微為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

廷杖編籍其子行過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高拱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宋附權納

賄帝怒其誣詔誦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議成邊

起翁萬連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

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科臣李用

敬請開新膠河循副使王獻祥治舊跡報可○御史喻麟
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討虜偷胡不爲不盡而不見有成
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爲熟計以依阿柔倖爲
盡節欺陛下誤國事以致人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
母之困踣而莫爲之出力人視天地之慧宇而不爲之動
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面諭實米而行之其有未然許
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張岳委石邦憲購擒龍許保等邦憲密使人告賄苗麻得
盤等偵知許保至姻家爭養給至別所醉縛以獻岳誅之
吳黑苗匿深山乃故緩其令釋諸繫者領偵知匪所命劉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苗等入告襲斬持其首出諸苗懷去煙爲乾脯索價得百
金得之以白岳乃上聞其指揮田應朝受委誣捕貪婪詐
虐有司不能制及官兵討諸苗多方阻撓然徒恃其叔田
勉勇耳岳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懼竄匿苗皆遣徒自辨
岳今自效以贖不從既革緝捕而土日共仇之乃皇遽求
賄岳佯釋令從征追諸苗破併戮之湖貴苗俱平廷議卽
以岳爲總督數年乃去
十二月光祿少卿馬從謙劾太監杜泰乾沒內帑萬金泰
亦誣譴誹謗皆逮訊泰免罪謙戍邊死杖下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兵部員外楊繼盛疏
嚴嵩顯政誤國十罪畧曰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僣
然坐相白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
旨竊美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卽令予世蕃
傳言于人歸功干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予世蕃
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今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
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戚迫兵部薦
爲大將是濫僭也胡虜深入嵩戒汝襲勿戰及皇上逮
治汝襲猶許密疏奏保是誣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
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隆典史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一
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
昂故將官多賸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
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
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聞
謀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
初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
應六奸二權縱驕縱訪卽與嚴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
賊嵩之爪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
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逢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

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處部臣 徐學詩等不能無言
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
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
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政事以全國體 上怒其
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印訊嚴威曰非 二王誰不憚嵩者
且 二王宗事寧不慮為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 命杖
一百血肉盆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釐受嵩指論繼威
許侍親王今旨律絞即中史朝宿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
任侍郎王學益贊其獄尋遷一級

按王世貞皇明通志曰嘉靖中前後諸臣獨楊最得
聖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移同順官楊恭而節獨

缺論世楊三楊之

○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
黃河下流頃為淤沙雍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
次則老灣黃河口衝決潰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
後宜築長堤礮甬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
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
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開建置閘座及
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是新建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
工部覆議從之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錦女為裕王妃○奉安先聖

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賜陳謹等四百三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海賊江直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艦伯
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
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梅郭師死之詔各加
卹廕○賜故大學士楊士奇利額及奉秋祭文○總督三
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按旂江寧人為總督在職六年開數布告虜馬深入
前敵旂屬鄂首以千計其內蔡原崇皆堅壯可恃西人
類之是旂作致仕卒于其家

○詔建寧武選郎中周冕于獄制籍以其發嚴世蕃奸狀
也○詔城京師外城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七和

卷之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十人突
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
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倭犯松楊知縣羅拱辰禦
却之賊奔海走大猷以舟御遂擊斬首六十九級○虜犯
遼東總兵岳德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出巡鑾千獄為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
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宗鰲戰死撫
撫官泰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環
出上禦倭十二事撫倭俱從之○南科賀涇奏留都根本

重地海濱番通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爪隼儀真及漕運

口虜酋偕萃扣者兒等大舉入寇攻擯前等峪關南大

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

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賑

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永與其子松死之後贈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焉

十二月命兵部侍郎楊傳兼右都總督節遼軍務起李默爲吏部尚書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庠妃杜氏薨裕王母也

○戶部尚書張潤卒贈少保謚恭肅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

輔朝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三子尚幼以優給侯

襲而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求發二子俱殤乃令朝弼

襲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被奏決囚比得報已踰

冬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

誤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登俸○倭犯松江殺縣丞

劉東陽詔革免免厚職費罪立功而以解明道廣鑑代之

爲巡按孫慎劾二人情情觀望故也○哀賊外城完各官

陞賞有差

二月禮部尚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

陷嘉善○倭海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左援之戰死○

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彗星見北斗天權星傍○科臣王國禎言招降賊首

汪直非計本兵覆言直本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

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降實招降非示弱也 上

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特以不死賊首不赦倭

賊海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

智謀者可用每苦貧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

審區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

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邑月給食米一

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

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

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

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何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

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徐思黃巢土仙

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戶部覆侍郎陳儒奏請

以各鎮屯田責之分巡僉事管事以各省起運宣大糧草

責之巡撫催督發循環簿于管糧郎中以便稽查建倉廢

于朔州等處以儲民運將大同備賞地一千五百七十餘

順收本折給軍從之

六月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薦勇謀勵將士築城營捕豪滑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慘矣

七月俞大猷敗倭于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礁○

命駙馬鄧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向其侍郎程文德郭朴問如蠶吳山以待

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

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靜慮

效馬革裹屍之報 帝怒曰和放出不祥語當擬怨誅律

姑止革爵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九月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南京太僕卿章煥條海防

四事一築城堡二預軍需三練士兵四收豪奸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牆警報至 上遣嚴校往察其狀見

博探甲登陣前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嘉

發萬金犒守牆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奉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城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鎮遠

侯領家總督京營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令宋儒朱熹裔孫淵襲五經博士○

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為慮責成本兵 甚切勦約事多

謗惟水木煩累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 上以豹年衰

不勝重任與存而人臣言之于是豹引疾 上特令閑住

云○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

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為計日採淘港窩壞之

戰許國劉恩皆以背約銳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

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籍

藉以玩寇為經罪矣

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工部

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祭視江南賊情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八

文華為高平人前緣為上所常用既出對寵恩所望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

野茅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孫引兵應調總督

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給餘命軍門

獎賞○虜宣府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

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

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

兵俞大猷還游擊白汝等嘗賊稍在斬獲文華因厚犒之

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饒日等死之文

華固急督戰黃擒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
庶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御經思有以中之矣
○五月倭寇四下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
盧鏗等水陸攻之保靖官慰使必盡臣與賊遇于石塘灣
大敗之賊走平李俞大猷及承順立勅使彭翼南還擊之
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及保靖兵躡其後
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
林

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少捷者然

○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埕○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

文華論經說寇殘民之誅則已上奉實狀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八

及恭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超

遷巡按胡宗憲爲巡撫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爲總督○倭

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

爲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

陞子錦衣百戶立祠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泰涇間知縣錢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

里山賊伏兵四起狼兵悉奔鋒及民兵死千賊事聞贈鏞

光祿少卿蔭子固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參政任環及俞

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

環遇親喪起按周知手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六月吏部清吏司郎中周文冊從之初勸爵宗文書無冊
籍一遇故絕爭裴泐然無所考証吏部清乞如軍職職黃
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伯侯父祖始封承襲米歷
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遵宗圖文冊一
有本府一遵本部一遵吏部五年一造籍著爲令以杜紛
爭詔可○三丈滿倭駕舟出海大猷邀擊之沉其舟七艘
斬首一百卅級○任環大猷收樓于鴛豆湖俘斬百人○
副使王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遣道士二十三人分賞香帛祀歷代帝王陵寢○

巡撫四川都御史張泉討夷亂平之○倭突入歙縣流劫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八

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

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聞賊于諸野闖賊殊死格鬪殺指揮

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張守督沙兵守

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突舍追盡殲

之文華欲徵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叩謝已而欲倖

剪殘孽自將四千入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

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

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建開

福建巡撫副使大同率

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
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
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科道楊允繩張巽言勅光祿寺承胡晉乾沒帑財
僞增物價數百金宜正侵冒之罪晉計稱玄典所供不敢
徒取充數允繩訕上齊祀駕言劾臣帝命允繩擬于
罵父律絞仍同巽言杖之巽言與晉俱降外任○山西陝
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
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
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任蒙率兵追新
皇明寶治
卷三十一
場倭中伏土舍彭超等全部死焉

三十五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東莞陳建 著 嘉靖三十五年 稿李岳元聲訂

門人沈國元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聞稱貪污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祀海還劾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于獄○文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銓部大通賄賂及文華以策同構獄則近于反唇腹誅之法矣故人遂惜默而罪文華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一

四

三月顯陵宮殿成諸臣擢賞有差○以工部尚書吳鵬為吏部尚書○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温州同知黃釗死之○倭寇黃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倭罪于人而又訐李默之過以達上時浙中倭報甚繁巡按請遣才望大臣一員

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材往而嵩為文華保全計矣于

上遂召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聞之使人賂賊首

徐海其黨陳東蔴葉漸與海為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

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遁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追盡

六月大學士嚴嵩乞休不允○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

甚慘省察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園已復遇

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首槐亦被

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

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廕子有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二

五

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八月徽王載堦以罪廢自殺

按王國衡州初寄知州衛命筆死處按勘之

文子端麓者強昇人淫之小有所爭許殺或生或死

生監留中又私其於人凌辱無狀或生或死

知帝好方術乃竊以獻帝怒問散人散人王何似散人曰

王日者建留都帝持然州民間散人散人王何似散人曰

當使令祀妾麗散自淫王亦輕死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

勦督兵甚嚴以書達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

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寧

十月湖廣苗叛總督馮岳平之陞賞有差

十一月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楚官死之贈卹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皋落職○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以誅海功也○賜嚴嵩免朝仍腰輿入直○沒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命遣叅將等官操練備倭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左都督陸炳劾提督皇城八門兼掌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三

刑司禮太監李彬侵盜帝真殿工物料及內府錢糧數十萬私役軍丁造墳于黑山僧擬山陵大逆不道 上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與其黨太監杜泰李康王愷皆論斬餘餘配沒其貲白金四十八萬餘兩玉帶金寶絳環八箱珍寶不可勝計○裕王第一女生○改阮鶚巡撫浙福軍務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唐天祿等殘毀村堡三十二所

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

積犯大同殺指揮楊汝等○山東御史毛鵬請復預備倉

從之○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總兵俞大猷勦盡舟山餘賊○吏部推鄭曉爲南吏部尚書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命王用賓往

四月虜酋打來孫擁衆入薊州諸邑總兵將承勛戰死上怒奪王忬右都御史以右侍郎兼食都視事巡撫張祉降大理丞總兵歐陽安奪都督視事○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右都總督湖川貴水務○虜犯宣府

六月止陝西採礦○七月詔順天府廣東各辦珍珠○福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四

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龍涎香十九兩○時三殿事屬工部而尚書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諱文華以興工在即不得已具疏籲 上怒罷之以歐陽必進爲工部尚書○先是虜犯都門錦衣經歷沈鍊抗言嵩父子入將帥賄誤國大計詔以誣詆大臣編保安州宣大總督楊順承嵩言會有白達社勾虜者托巡按路楷覈鍊名千籍以報聞本兵許論附和楷議詔斬首宣府市籍其家

十月建奉天殿皇妃嬪御壁各藩府及嵩本階助金有差

○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淪俱削籍

繫獄具擬辟鄒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胡宗憲獻白鹿○楊博奪哀總督宣大軍務○御史藥尚約言右衛殘破宜大加賑恤嚴設守備為善後計上深然之○彰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咸○大同圍解時楊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

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衆福興少寧然之○議召還楊博科臣張學顏請假以事權令專意綜理不必還部乃命博留鎮視事○大旱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群臣表賀○蒲州潮州地震○東陽縣湖城圻泅湧血凝為片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六月遼東大水○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仕僉事王德等死之

七月南陽府地震○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勘鎮兵馬閏七月淳安諸縣雨雹○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接連左衛濬濠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焉○大朝等門成○虜犯遼東副總兵劉岳拒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鄒茂復上邊務八事

一日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先振機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管轄以員寵榮請託以脫罪及故不得不可驕倭盜劫三日勤巡歷四曰明瞭守言虜之件我動至千萬而我兵新獲

多不遇百十今不以失亡為罪而反以新獲為功自無必計斬獲與夫亡暑當何物自贖五日水火器軍又無敵手獨火飛炮不識為何物專其教導六日清耗盡七日申禁例大抵虜方退取吾殘剩以為首功甚有勝奔崖谷之中謂人而獲之者宜下法司以安投平人律論八曰恤凋殘軍民犯法者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未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為助公寶峰私索宜禁革之章下法司嚴勒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北虜土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谷墩諸處把總馮時維死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斬共四十一人○命御史嚴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歲用三十六萬上疑之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已未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前軍都督府火○詔附享瑞州知府宋以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璘賊破害建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死之至是以方孫一范請附享于旌忠○直隸巡按尚雅持言吳松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為蘇松常鎮要害吳松舊有守禦所而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

以糧餉蘇松泰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泰將宜駐陽舍督守圖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

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報可

二月巡按方格勅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之下

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于世貞愈繼成忠言死於權奸以詩禮之師而外死故模倣以世貞時告焉嵩喜故根以詩禮之師而外死故模倣以世貞時告焉嵩喜故世蕃實素古畫於世貞千金所有臨絕絕類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者以急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掠還者錦衣衛差官校去學了和釋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重巡總督程鴻陝西總督張珩司打供送部擬流比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九

王忬所犯合此依

因而先宿戚案律斬奉旨處決

○楊傳言三鎮一歲中招降至千六百餘人乞錄諸將佐

功許之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名流宦籍甚著王世德張應龍詩文典範有前古風石星宋應星介自排至老不棄其真與世舒化丁士美張尚周弘祖建議明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詔安漳浦者尤夥南畝廟澤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

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厓子陞賞有差○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賊殺及進擊軍文焚府縣廬廟切四掠幣一郡大亂

○裕王長子堯

○貴州都御史高珩討普安亂卒平之○

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阜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賊大聚謀犯楊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八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乃勦絕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十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蘄遠防秋畢當

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六月雷擊奉先殿○七月令倉場侍郎每二月具出納數

進從科官龔情議也初命太倉銀庫月報出納之數八月原任刑部尚書何喬卒贈太子少保○江北倭自鄧

庄敗後沿海兇舟不得我兵自後急擊及于劉家橋等處賊勢餒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庄我兵四面圍之胡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攘嘖嘖有言都御史李遂忌士衆不和乃徵江北

屬之顯軍政既一透刻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各營選鋒
繼進賊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奔走追擊之共斬首
四百餘級賊衆盡殄○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

按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北經二黑河一黃河
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蒙古人謂之黑河一黃河
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墩皆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
千頃耕稼自給川流日改升者華言城也當等以白
蓮教術教虜人寇製鉤行攻城其時德谷引來西探聞
二年留千騎守老廟更從大青山口外遼陽富等不
使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將王王夏麻桑
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
路營于王林陶爲後繼孟夏等爲前鋒馳突賊寨查
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餘衆奔逃
特富隨虜北使趙全圍擊上虜驛大至我兵引退還渡
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逐戰還與大兵會翌日
結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庚申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
弟每以投兵報效爲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
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爲鄉兵即以客兵糧餉
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
無便于此者得旨允行

十月工部侍郎程大德卒德篤學情行稱爲儒者命諡玄
文不稱官疏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削籍卒時貧無
以飲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聖世襲五經博士
○蘇州自海寇興亡賴于甄奮臂勇白晝橫行十百成

群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檄捕之諸惡少歛血夜持
刀斧攻長洲吳縣劫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墻
遁乃縱火焚其廨殺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闖入太湖
事聞命大立尅期殄滅○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
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
俘甚衆尋擢參政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
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原任大學
士削籍翟榮卒時子汝忠陳乞復秩 上念其替襄有勞
許後故職召起原任兵部尚書許論總督薊遼軍務

十二月詔開天津海道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淳以
遼東大飢議開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也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十三

庚申

正月朔上不御殿○嚴嵩令都御史鄒應卿總理天下鹽
政威勢薰天海內騷動

二月驚勢遣官祈穀于玄極殿○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
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命
各科集議禮科藍瑩等擬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徵文大論曰郭公誓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
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比篇立就不加點竄蓋
天才也以直道忤時動輒踣蹙晚年一疏理確辭精有
實長沙風乃不得罪首領則望前席哉君子于是思制
之謀矣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軌首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嘗留巢竝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爲之自復各鎮往往來間出勦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上諭兵部丞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勦四方盜賊尚書楊博條上弭盜六事宜一止額外之征一寬脇從者之衆一賑遠方之民一嚴督巡捕一責成有司一申明賞格凡六事俱允行○倭劫湖州等處○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

脅指揮王國瑞鍾壩降之又破寧德縣殺叅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

猶奪下爲倉
得相爲性
以貧家諸
途家莊
上散成
不說改
便給放
調事先
外中從
則馬巡
由出引
睹國王
廉尊詢
氏連以
文章備
手論難
云以

播相爲
爲性
家莊
散成
說改
放功
先策
中從
巡量
出載
王去
詢婦
以資
備指
以述
難隨
以入
引赴
往賁
阻賊
風來
束中
者不
識

倉詹
詹是
恩恩
田建
野後
萬意
諸冠
亮然
民氏
無皇
章三
都
咸咸
賁賁
賊賊
中爲
爲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簡黃慈官

市脩兵籍歲書郎張琴求實遂錫言曰不能應諾臣始對死
延論之猶欲書郎張琴求實遂錫言曰不能應諾臣始對死
各聚持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獨放因虜軍退求賞
連凡今日之事若求復妻報月報原額即可得奈何
求賞乃譏笑縣人一金補戒新報
猶始敬事聞命搖搖爲首者新之

三月南御史林滙劾祭酒沈坤居鄉舉橫州逮繫詔猶貴
死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地震屋廬皆壞燥如布帆
○科臣王文炳請下兵部議安民書兵絕寇策部覆以安
民宜去不急之務損無名之征嚴貪酷之罰蓄兵宜訓練
鄉兵至隸行伍者責之軍衛募民間者責之有司絕寇宜
令沿海有司募有部民與寇通者即置重典又無賴子竄
入軍中託言報效者平居糜餉有事冒功亦將來禍本悉
畧明責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尚書督師勒寇巡撫亦驍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廷拜下
風○蜀世子宣折左進金千兩銀萬觔助工賜以金幣降
復之○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璠卒贈工部尚書謚忠敏
按野石川人行幾高駕器致疾卒贈工部尚書謚忠敏
時輔臣推完侍從諸臣疏辭不就至是士論高之

四月巡撫淮揚石倉都御史唐順之卒
披順之武進人博學強記六經子史兵法朗以主
臬時無不精透官博學強記六經子史兵法朗以主
死國言志今得良死舟中矣遂
卒于官詔賜葬祭立祠揚州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始有子備嘗勞瘁及是年
八十餘遂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撫官請旌表故有是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陞除姚人前死節部御史縫子李友長厚慈死哀湊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為人作書文事伯兄如父居官祇服雅素口不談人過世稿寫行君子云

七月茂州大雲○虜酋把都兒等犯薊西游擊胡鎮等却之○華大同總兵劉漢山西總兵王懷邦職以禦虜失事也○戶部左侍郎石永卒贈右都御史

按永成縣人鯁介廉清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卒之日得李蕭然家無餘儲

○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重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載畹枝系未逮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而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十五

爵級已革及大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達官先朝給實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

八月原任戶部尚書賈應春卒

按應春真定人歷官三十年懷貲能任事家居鄉人稱為長者

禮部尚書顧可學卒謚榮僖

按可學無錫人以康衛見李士論師之後奉遺詔護其官

○巡撫延綏董威在延綏賊私狼籍士論不齒官屬慶陽知府孫續積本貪汙為撫按程斬李秋所劾于是吏科給事中梁夢龍奏三臣舉劾互異履奏輒秋言是詔除續名

而戚調別用戚素以厚賄結嚴氏父子反得調南京大理卿倒植甚矣○胡宗憲獻壽芝白龜白鹿○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上曰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專視職

十月楊九繩棄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不舉行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下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半中旨滇郊京師士民踴躍稱慶○趙王厚

亮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淪獻白玉蟾真蹟一畫

按淪家莊有紫清仙人白玉蟾真蹟至是進上嘉其忠款受之

○陶仲文卒

文習祀構術以庫大使考滿嵩京師事節元節萬千帝得幸賜生稱為師官列爵五等死謚文惠以伯禮葬焉

十二月陸炳卒

炳以南總兵出大累歷左都督總兵多智驍勇寵折節廣交以寵聲譽故終身無焚其杆狀者云

○虜犯遼東○陞四川巡撫都御史黃光昇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辛酉嘉靖四十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陝西商南山萬壽宮前產芝叢中

機是以中外無疆軍民踴躍而成功成良易皆臣師徐某
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
通政使司工部尚書職對云

廣犯延綏

時廣患猖獗而軍實日罄內帑出給城寨諸邊臣卒
意侵漁以供賄賂充私囊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
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
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兩廣州五萬兩兩山
倉六萬五千兩并屯衛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
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盜盜極矣而
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
三十六萬有奇千是戶部給事中郭茂言嘉靖三十
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局總督
是各邊侵冒之弊誠不能無尤莫有甚于劉運總督許
論者今宜較數歲之中酌為定規庶幾不致不敷
矣求司計得有定執上從部議令論回籍聽勸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唐汝楫充

裕王府議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霜陳言五事

一某頭路以施饒律謂今行取科適用銀五百兩八百
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每席
入數多方科欽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痛宜禁
革二簡督府以肅邊疆大都邊疆之患皆由督撫官職
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
五恤營軍以蓄國威上從之

六月朔日啓中有星流牛女間墜地如雞子光燭天○李
本喪歸○先是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為黃台吉以
威逼屬因用為導內江永寧龍門間頗被其害然黃台吉
淫虐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邑者多為所漁史

夷恨之求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廣徵信史典兄弟
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春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鄧懋卿五罪案屬官金累萬罪一受
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
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懸卿疏辯令供職如初○田官進
嘉穀時御田產嘉穀異類同大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子
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晉書

先是太原知府于惟一在郡某已任事節財愛民歲飢
設法賑濟全活以數千計前歲廣入雁門德兵王懷邦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二十

率眾過入令城軍士掠掠于市惟一執而榜之驅其冲
子賊父及懷邦以失事被勒原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
罪當死巡撫都御史孟汝時奏其奸與之俱死准乃
及唐入懷邦以是挾仇欲上書奏其奸與之俱死准乃
論惟一原士民如失怙恃于是書王上言惟一在郡得
軍民心諒留之上不悅乃成論王毋得妄有
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連問長史永奉等官以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申允吳情與應天鄉
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淮王厚壽獻白鴈群
臣表賀
十一月廣逼固原大掠而去○以禮部尚書袁煒為武英
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以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未
幾令致仕以郭科代之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楊傳言薊鎮宣大邊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種之資上許之○科臣鄧棟奏詔查理薊鎮軍營盡悉其弊還劾許論調度失宜郎中閻光潛劉勑出納不明狀而弊端所由有十虛填藉伍濫守家丁債報不實調遣不時主兵代客兵出戰客兵代主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餉商民將領影射成風其他冗役浪費俱當痛革從之○左都御史潘恩陳四事甚切時弊允行

一言通來管錢糧者年美餘之利理刑名者倚出入之私開厥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違勾當則騷擾軍民諸司

望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私家每用小費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來輻多取大錢酒科及樂戶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教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巡來御史惟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飲食吏日假令後諸司治行不時委關不者面道以不職論三言御史巡歷供使饋遺之費動至百數甚或公交保舉謝儀私索地方土物令使毋違自奉厚私交仍禁出入銀錢成獄假補教之附記貪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數十之條勿加一切之罰上命務實舉行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上命務實舉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李材周家許等遠徠用檢萬廷言皆以理學爲時所推馬文輝無江右應仁微骨陳有年位太宰清正有守林待守建寧不懼徇吏去後見思穆文熙慷慨好義有節俠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致

輔台

宣大糧儲霍冀薊州總督楊選奉旨勸上糧餉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而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一十二三萬矣此年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今皇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誠務本善後之良圖要在督撫官以篤實行耳至若主兵日糧全資民運在河南山東巡按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按其屯田子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降新敕賜之重其事權部覆督催民運屯田則巡撫巡按及御史已更新敕但屯田御史原

望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有專敕惟河南山東巡撫中未載當增久之上從部議○四月鄆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
五月廣東邊外屬夷王果等導虜人寇一自東州堡一自核桃山人副總兵黑春游擊徐繼忠禦之虜衆大敗奪鎧用逸備禦劉普亦敗虜核桃山共斬首百餘級捷聞有功諸臣俱論賞○詔免考選庶吉士以踰路營求者多也○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上令嵩致仕歸世蕃即試坐烟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起遷通政參議

六月廣東賊首張璉等被京伏誅○耶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張甚其妻從行裝五練與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厨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欽服去慈谿知縣霍與取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帝受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殿至是命繕副本焉

八月戶部集廷臣議上理財十四事從之

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始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嘉靖

聖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九

三十三

宜令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客原額諸所新設營官一體清查二俟調遣三先節約四完積逋五清屯糧六議收放七均修邊八修外餉九處銅價十省供應十一杜奏留十二議補助十三議著銀十四定稅法上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達條五事

料察四日正士風五日禁奢靡

○景王堯○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

何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畫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擊京即訊削籍

十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于顯陵

之松樹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

瞻奉而甘露卽以是日降上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以

昭聖孝之徵許之

十二月倭陷之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

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

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

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

聖明資治通紀卷二十九

三十四

五十四

之用其職街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

街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趨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

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

婦女時有閨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

既飽其所欲始知平海衛欲擄船泛海云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戶科都給事中何燧言各湯巡撫視

內帑如棄餘以請計爲得計甚至慮計部之遲難而尤之以餽送利官階之速轉而藉之以鑽求如山西巡撫楊宗氣計見在兵糧已十五萬仍計銀六十萬宣府巡撫趙孔昭計兵糧見已足用仍計銀五十萬此何爲哉宗氣相干名檢猶堪策勵若孔昭則專事鑽求不可一日居位者伏乞裁處詔宗氣策勵任職孔昭回籍聽調各邊耗財者財事宜節遼宣大延綏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裏甘肅限五月以裏具奏

二月昌平自雁賓戍虜變停派寄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永停派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五

三月以嚴訥爲吏部尚書李春芳爲禮部尚書○詔修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興顯及大猷 臺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令不爲備繼光卽以是報部勸諸士 參劾鳴鳳食屋屋賊而繼之賊倉卒大亂自相殲滅 疎迷麻捕之無遺者蓋此舉爲閩中戰功第一云

七月總督京營鎮遠侯顧寰疏陳事宜六條

一日積糧之法二日校操練之實三日明備替之例四 日禁竹說之習五日專兵車之用六日預器械之設

八月御苑龜生卵者五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爲邊儲卽所傾帝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涅盡忠報國子背誓以死報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 賚有加○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 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 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 者疏入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挫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 卽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 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攢乘勝逐斬三百 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次諸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三十六

勤王功

十月兵科給事中李瑜言虜住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請 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當 今不一大創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敕嚴諭期勤賊五 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 而窮寇可追因劾楊選徐紳 上大怒命官逮來加嚴刑 訊究○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 于東蕭力屈死之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

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微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裕耀上人

事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

事一議時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或繼光令其左右支吾四面當寇繼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計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卒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家兵之費集之會省分爲二營設練都司一員分統訓練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可以漸減客兵而增土兵三議食言唐虞未起燕織未聞而一旦督饒數年之通是職之盡也請已饒者聖留地方未戰者姑免進所四罰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惟海禁設聚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

○戶部議裁冗食極言各監局軍民匠役之濫 詔嚴加

清汰既而太監滕祥等爭言此輩執事內廷若一付有司

清查動逾旬月有誤供用上惑之由是部議寢不行○朵

顏三衛秉與虜通朵顏免首曰通罕者尤爲桀驁總督都

御史楊選誘執通罕合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輪繫前獄以

爲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

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俞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

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

選又以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來無備突攻墻子嶺

塞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東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惶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去復由墻子嶺出邊去○旌生員高汝節聞

按汝節與獨行君子之志且有身行其從父死而無嗣汝節以序當立汝節曰所爲人後者要以奉宗祀傳不親如親之緒云爾豈敢因以爲利悉割其貲以給宗人未幾生父死力辦其遺像不受終身砥礪自守窮約治其間以聞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虜犯山西游擊梁平守備祈謀戰死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

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

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

藥死○林潤復劾鄒應卿命削籍

十二月刑科右給事中張岳奏方今世際清明各部諸臣

皆思疏濬渾渾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逡巡各司條例難

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其咎必有所歸楊博聞之

奏乞罷歸思過 上詔留之○是年戚繼光俞大猷湯克

寬等相繼勦殺廣福浙虞倭孽殆盡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畧仿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歲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湊浦縣教諭李珙為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按化東元善由舉人澤映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萬壽宮匾額完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應元拔湖廣不送權相保居正教開正為臺臣第一稱養諫閣將畧有古俠士風王貽德守嘉興王象坤掌臬江西居元沐葉朝陽皆著有志操雖遭錮獄溫純清肅持正飭紀長於經濟陳文燭購有先求為尼居守工詩文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勸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四月救嚴納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銜王厚燦奏薛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糾二千石救賜褒諭○陶仲文徒朝大順撰萬壽全書一決併鉛藥命于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王羅萬象以通內監趙楹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詐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極斃于獄○罷雲南錢法六月妖人張朝用以白蓮教惑衆天津副使黃忠捕誅之以聞

八月河決沛縣等處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為工部尚書

皇明實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治之○虜囚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沈馬林突入將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首驍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為所獲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薊遼邊外屬夷夜潛踰前嶺至黑石庄劫掠○巡撫浙江劉繼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舶一開島夷竊聚禍不可測遂緩市舶之議○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多忤中貴人意會有議之者上以詢內官皆毀其不敬君命令落職士論惜之○山西巡撫張價言吳時來董

傳策張紳王宗茂等首繫萬奸流離瘠瘵乞宥過錄用止
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奉安睿宗睿皇帝慈孝獻皇后神
主于玉芝宮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賑畿內饑民○上諭輔臣曰今日風
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因
疏言邊備一節鎮總督監司嚴士卒暴橫宜禁戰之一天
虜不時入犯輒取利去宜謹備之一邊將畏虜有決一死
戰者宜申斥之上以言示兵部令如議整理○上諭徐
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樂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三十四

正宜加意就撫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
以上慰 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論撫按進取為便
上曰試一行之我必為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 聖
躬計二為國家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
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
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
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
幸之議猶時念郅中不置云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
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導于父子

以猜疑倖辱臣于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死而不返人以
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懸諸
臣猶脩齋脩醮相率進香天樂天桃相繼未賀修建宮室
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理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
言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
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
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
悔疏竟留中

三月以郭朴兼武英殿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
務○詔開新河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三十四

時衛實計開所開故道也衛乃一應望督自南陽以
東至夏封久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致所
東至夏封久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致所
衛之河口流河築馬家橋從沙河之出雲陽者更
遠入秦溝自留城至赤統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開八城
石門二十爲衛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八有
奇石隄二十里已又築衛家口傳錄河入南山湖鑿
南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入以備旱潦蓄火八月
間河功成實獲運由陵山進新河過歸河至南陽出口
河水通滿隨岸坦平無
閘阻于是羣臣乃息

五月木星逆行留守太徽垣左執法○帝久御西內黑氣
援宮帝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六月虜寇大同塞馬芳禦却之○湖廣承天衛作亂
時衛卒以求需月報撫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用鄭文
茂康得其爲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遂復固大呼雲

尋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士既法至
有守臣其今守攝嚴捕是為依律治之

七月南鎮提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等結
黨構亂攻畧城邑衆且數萬請任臣討滅不效則治臣罪

從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嚴衛巡城
御史通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
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迤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
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為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
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上以保壽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字五

大任姜敵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
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敵于江西廣東
諸省只訪得能通行法者復命大任敵俱授翰林侍講敵
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
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
官欽畏無或千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即與夜分
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
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
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
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

憂懼不知所為○命出沈東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
六十萬鄆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

○吏部尚書胡松卒以楊博代之以趙炳然為工部尚書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按遼江西豐城人委親屬律學有才尤長于用兵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掄塞署盡甲辰

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
○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廣大同大防秋已利小入則小
四隣迭至無時不人也邊兵士居西內加意尤邊風
震動諸臣蓋過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
言曰自庚戌以後諱臣經累無慮數家為修邊之說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十九 字六
○角宣府東西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
廣濟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崇垣乘塞延袤三千里反
為戰家自為守星羅棋布通滿川原然廣一深入望屈
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
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益時望為血戰
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亡卒為罪而不知其困矣
於邊總督揚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滿
加還總督揚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滿
乞此主兵不撤之撤倉廩之不難是政述亡禦今陝西三
鎮其率之而來者廣馬深誠空率糧餉居其半此邊
兵不撤之撤也本鎮有制舊兵已令各多缺安撫無銀
利安家銀兩及行銀兩已令各多缺安撫無銀
司專兵每銀兩及行銀兩已令各多缺安撫無銀
此專兵每銀兩及行銀兩已令各多缺安撫無銀
勤給以一分五合之行銀兩已令各多缺安撫無銀
此行銀兩已令各多缺安撫無銀
尤三分之一不敷也近有聞加行銀兩已令各多缺安撫無銀

所至屬乃至選軍採柴飲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
義之舉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
有罰然後士氣可精今平居訓練工役無歇夥夥成
手許敵器此其選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故也
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改度虛虛逐逐各
留延緩兵一枝再防一年因原守一枝再防各
兵在家人少行路與戌守日久疲勞之故也合宜
馬死不惜買數更告此久成疲勞之故也合宜
之善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畧而備師指充功罪混
循不與馬選又皆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
不實馬匹不壯皆因糧餉不充節小費而損大計謂
謂營伍逃缺則食宜贏餘何過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
策甚矣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啓諸裕王

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計音宗室諸王

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皇明寶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懣懣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

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

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卽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

傷諸凡府縣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

銓見監者卽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卽皇帝

位○詔釋海瑞獄上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之獨行五也○正世之奇漢亦無幾之偉烈四而又有褒世

紀革祭國僧章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醜廢正諸儒嚴迪

祀之選六奇諫也華藩鎮之諸閭廢舊句之皇莊奪外

成之選世封衍司拱之束用四條烈也○正諸儒嚴迪

女寵放鳥獸之既外無禽荒不以廢刑誅不以令甲而

特除權不以攝生而

廢化裁五獨行也

夫大綱曰帝英明神武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發
微精一之傳其爲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爲惟一事不
晚而雅尚玄儒而返然即黜異外戚察無一惟三尺
思其宰樞大臣或有干竊但揣摩隱舉舉與一惟三尺
匪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孰敢
聖其後

吳瑞登曰史臣曰世宗神功威德不可緯指大吏以嚴
治以吏治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
發之以列聖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章嚴舉風后如
視之孝思有光焉國四十年追慕嚴舉風后如
下每遇時節忌辰臣竊窺聖容慘然無時不居
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升遐一詔哀憫尤深真不世
出矣之

按禮官會議帝德云罷紹瑞之出鎮而留幹筆於朝廷

剪勳威之內訌而陰禍消于宗社恩無施義盡政者雖

皇明寶治通紀卷之二十九

貴必錄斷以定課于紀者雖親必得問性通則張一廟

疑五歲有誌上接精一之傳敦親孝友則明倫有典明

放遊則警嚴尊親之道陰謀盜定營制以作六軍徵將

以備九伐報斬虎舉舉時施德嚴厲勤于六軍徵將

嚴點士貪饒奉獻廟學舉舉時施德嚴厲勤于六軍徵將

躬實告剛德之所成號曰世宗比漢武帝尤武帝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東莞陳建

建

攜李岳元聲

門人沈國元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
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
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城祇天衛聖肅皇后
冊陳氏爲皇后李氏爲貴妃○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
龍爲太僕寺卿○陞授書侍讀高拱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以勤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與拱俱入內閣預機務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
東閣大學士○侍講○殷士儆爲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
劉奮庸俱爲尚寶卿○諭德唐汝楫加太常少卿致仕○
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加少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加太子太傅
致仕

按舊制新即位皆有鉅幣之賜時以國帑方絀止給詩
勅加例已給者加散官階勲于是與戚武臣重封累贈
金紫雜沓義有
杜養擢羊之謔

吏部奏先朝廷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楊楊思忠尹相魏
良綱李用敬陳瓚吳時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軌張選寇

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損凌儒申仲王
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
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成者其等有二三戮成者
應復職贈蔭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
杖成者應復職贈蔭若楊鼎王恩薛宇鍾何光裕裴紹振
原浦鉞曾紳葉經周天佑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成邊
斥成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胃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
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紳張佩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
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
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筭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
杖成者一體卹錄俱從之○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
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
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成○刑
部侍郎鄧懋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
爵誥命毀其碑坊籍其田宅○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
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吏科給事胡應嘉疏言大
祖之制躬臨聽納烈聖相仍弗替英宗以中年未能面決
輔臣楊榮權創早朝奏事例先期擬奏進御臨朝擬以傳
旨遂沿爲故事惟孝宗接見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

札牘上下竟爾聯連左右投隙百弊茲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怒編氓尋謫補外 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陞兵部主事海瑞爲尚寶司丞○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句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先帝爲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華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群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息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皇太子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勅禮科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三

給事王治御史王好問查覈內府錢穀太監請勿查從之科臣張憲臣何起鳴力諫命遵詔行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復請悉查弗聽○初胡應嘉在○先朝論學士高拱曲庇鄉里法拱頗嚙之及吏部考察胡應嘉劾尚書楊博以私憤謫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獲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諸便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是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進鮮船駁擾地方及太常寺

給散牲價一切宿弊承天府香火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詔停止不許進獻○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汪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柝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珪爲少保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儒等六人前修盧溝橋侵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冒職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二

四

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革仍禁日後賣綠乞陞一時冗員少汰○司禮太監黃錦王本馮保等陰弟姪錦衣千戶○皇后幽閑貞靜不見禮于上移居別宮中外以爲憂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一曰早正母后之位而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邪二曰祀典甚大而師宗記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昭格三曰名器甚重徐某以匠役而叨部卿服排魚座世祿不可爲訓四曰輪納白糧物料當令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糧解及禁誚諛慎題履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三月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華表增祇候息錄從之著爲合 上淵默勿穆朝謹漸疎百司章奏皆聞臣條旨語涉貴近者中貴人輒以中旨痛懲故官暨日恣毋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寵科臣魏時亮馮成龍周世選孫枝各疏勤政御朝不報○御史龐尚鵬請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俱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八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益獻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而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

聖明黃治通紀

卷之三

五

四百六十五

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逼遼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崇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其治以同卿士未德恐性變直每師事之然于京師謂曰君位列陳垣獻皇以臣子備君今上以亮陰遠傳諫疏上亮不報 莊肅皇帝于永陵上攀靈駕慟哭慕戀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 上御文

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聖容和晬優答簡確人心喜忙○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不同有逸而得譽有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啓趨避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才授任每省括數語以陳其槩使觀殘破則思保障暗困疲則思拯救盜賊則掃蕩災傷則賑施刁頑則移易衝繁則節愛庶實政修而成功可課矣上令銓曹奉行○罷刑尚書黃光昇以其擬海瑞疏也命以毛愷代之○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以郭乾代之無何致仕以霍翼爲兵部尚書○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聖明黃治通紀

卷之三

六

四百六十六

五月司禮太監黃錦座姪黃浦爲錦衣都督僉事尋以罪革後復當廢其弟姪爲錦衣指揮乃辭就命而乞爲浦復用會錦以事竟廢至是大監滕祥復爲浦請及其族黃保六人錦衣官守墓黃斌等三人爲勇士允之科道交論其不可上曰錦效勞年久素著誠慎黃浦特准起用○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勢相倚有言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旨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動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膺犬搏噬善類上納之降康二級補外○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

惴 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
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上嘉納之

六月上卽位初允科臣言特遣科臣巡視監局頃因言官
論事多與奪寺忤因譴 上怒革至是戶部奏供用庫解
至錢穀申餉科道查驗而中旨云庫與局同遵旨行益併
革也第內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解一歸卷寺凌剝
科索無紀故自景泰三年卽命御史監之 嘉靖四十四
年因偶報焚燬遂命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之必不可廢
者○科臣張鹵疏言陛下卽位以來朝講日疏人言鑠日
遨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也不報○御史王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七

四

好問疏 皇上孝思純篤中外頌戴今山陵既畢羹牆漸
遠若乘時遊幸而動或違禮對景娛樂而言或誠謚皆足
以伐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今輔臣既無由入待而皆
御不皆正人惟皇衷深自抑損以全至孝報聞

六月先是禮科給事中趙軌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
郎薛瑄從祀孔廟耿定向亦請王守仁從祀下禮部議部
以薛瑄相去百年輿論共服王守仁世代稍近猶恐衆論
不一宜會官集議 上是之○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
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曹銑謚襄愍楊守謙謚恪愍南大箴
謚端愍孫繼尊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金星晝見○
禮科王治奏翟廷王馬尹乾沒內府金命司禮監治之○

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忤究詔復忤原職○裁
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其有逃亡者仍今虛
其數○湖廣巡按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七罪乞徵還
罷其官勿議兵部覆太和山內臣始于成化止提督道流
不預民事罷之便從之祥還而司禮復令劉進往科臣言
劉進卽劉俊先朝守顯陵以貪酷遺戍孝陵今逃籍易名
徵求復用上悟命吏抑朝往兼分守如故兵部郭乾力爭
之乃命朝止督道流勿預民事○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八

四

志以修德業語多訛切內監 上怒落級外補○禮部傳
旨言官不諳政體屢肆欺誣卿等詳處以聞○傳諭聖駕
十二日幸藩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閑遠逸之端疏請停
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
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
南甯試于此不效且老矣上然之止召綸還京○虜犯永
平攻昌黎縣城幾陷引而西將窺樂河兵部議調兵入援
久無定畫虜厭飽自退黃台吉踞伺近邊接兵不動而令
零騎四掠 上幸太學賜輔臣空酒鈔錠有差○耿定向

請南幾鄉試太學生去血字號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
選典試王希烈孫鉅道殿之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
各泰論諸生互有異同喧譁難辦詔刑部尚書孫植鞠之
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僉同者生戊遇詔赦宥各衙
門屬風聞一無所聞時又引順天任某例永遠植曰此事
一時監臨當與本管殊科也獄上從之後復編號如初○
上欲詣太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太壽山後即黃花鎮外
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
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險上乃止○命太監陳學抽木真
定故事淳沁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而歲終以內臣烙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九

印正德中差內臣氏困而稅耗嘉靖中專委同知商氏稱
便至是李芳奏學廉靜可任吳時來爭其不可弗聽○道
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全幾何以贍軍國足備數年部
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百
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
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戶部奏令中外各陳
理財策○虜酋黃台吉寇莊浪靖虜諸處○俺答入邊駐
牧攻破石州城知州王亮采賊之殺人五萬余縱火焚廬
舍數日不絕復攻汾州破莊堡十七所相載徐歸官兵屯

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遠乃拾斃虜及殺土民避寇者報捷
以聞○大暑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如嚴冬夜將半雷震
達旦○命太監呂用高相提督團榮科道歐陽一敬孫枝
韓君恩各言其不便 上怒徐階等疏圍營起于景泰至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
一教年來漸有成效若用內臣必盡變先帝之法矣乞寢
前命從之

十月甲申金屋入南斗○土蠻由界嶺口羅漢祠入掠永
平半朵顏三衛人○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昂○黃台吉寇
偏關 上怒命速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訊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十

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察商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
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為未
然之防令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博上邊議

署日狂胡匪劫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
偏關則三省驚動今持各邊地勢既殊西馬不異薊州
昌平保定三鎮無不倚但東高抵陝西四馬不異薊州
上策宜大遠東山西四鎮無不倚但東高抵陝西四馬不異薊州
分兵戍守宜府山西四鎮無不倚但東高抵陝西四馬不異薊州
諸將皆隨所出宜親率兵援前山以御陝西連延殺獨
獨頭均山西門戶馬軍外倚大同而偏關西連延殺獨
當廣制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撤邊止
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則馬龍泉額綱撤撤邊止
宣大必復廣南窺洪剽然後來堵拒守大同外與虜
先年撫兵梁震海何房入寇潮陽夷中過一城之
用此可以禦虜遠東一鎮潮陽夷中過一城之
食咸仰水鎮地腹收徐淮豐積足以備雄矣○

以天氣漸寒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疏言 先朝停免經筵日講各有故事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傳日講嘉靖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傳日講今天道尚未嚴寒視前日期則為大早宜以 聖學為重祖宗為法有旨報罷○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令薊遼總督劉燾回籍聽勘○建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先是嘉靖中錦衣經歷尤錄以上疏請誅嚴嵩滿保安州為民高世深喻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錄過府祀大同順安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錄恨之有自卓黃沙風雨吏竟多寡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免生錄永士論寬之後嚴氏敗錄尋以通賊獲斬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使臣賊銀反違儲部銀七千兩賂衛共殺錄錄于衷亦為父訟寬過命遠颺及楷難治生交結近侍律斬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十一月吏部議恤先朝言事諸臣以少卿馬從謙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缺上請上怒不許部以例執奏亦不可言官王治龐尚鵬上疏力爭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申良等四人追贈如例蓋以從謙勅中官柱泰得成故中官撓之也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鹵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仁子正德仍白襲封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錮高牆至是復國歲加四伯石○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南而東北○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盛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長二丈餘○兵科都給事中王治言故

禮部侍郎何瑋理學純臣宜加美謚夏言曾銳均屬無辜宜與宣府大理寺卿朱廷立刑部侍郎傅潮煉夏言曾銳之獄宜追奪元職詔賜瑋謚文定潮與廷立俱追奪本職

按王治為都諫與嘉祥士朱德懋善每聞朝政缺失即中夜露臺具奏如立謚嚴皇世廟諱止嚴陰逸錄定論矣至何瑋理學夏言曾銳皆復然表揚之且以獄株之罪獨之何瑋理學夏言曾銳皆復然表揚之且以國璋之罪獨之何瑋理學夏言曾銳皆復然表揚之且以

戊辰 隆慶二年 夾輔之力亦頗可採云

正月朔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師達江浙皆然○金星晝見○亨 太廟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先是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官諸不兄于是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皆禮 皇上必躬奉親將而後為孝為敬列聖亦必得 皇上必躬奉親將而後為孝為敬聖至顯其路不遠缺莫有數其體不繁大以宗廟之重難旁且不當避況非甚勞者乎請 聖上親詣太廟行禮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戶部尚書馬森吏科都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各奏薦邊才吏部上其議因言五方之氣雖別于因材而百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深然之○趙

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上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煥代一日上手詔論輔臣調燬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添註詹事府典尚書殷士儋協官府事已而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探良家子女入宮流聲浙直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宮太監王米盜伐陵樹內官監刑保趙工匠銀以萬計植按之保俱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為問植竟置之法○張居正高儀等復疏請立東宮命擇日具儀以聞○命太監李佑督織造于蘇杭部臣上疏乞罷遣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十三

上曰有成命矣趣予佑勅科臣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呵奉踰禮必致大擾民力疲困其何以堪不聽○加朱衡太子少保仍督河漕○浙江會城外災焚室廬舟楫數千○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萬斤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廠牧地十三傾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人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 上從冲言○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養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日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日勤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日逮俞允言

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于內宦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矣軍機廣情呼吸立變而槩至遠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陞鳳儀偶遺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頃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諸以欺設陛下得無人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閤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綏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其嘗之文熙且書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

夫大輪日自市道交與而下岸石弱灰灰者過天下矣修君其古烈上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十四

王釋登于表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察卿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為國不欺成反者二月上耕藉田○大祀天地于南郊上好乘馬聲控捷馳俄有一男子馬軼犯駕上命貫之○張居正張鹵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諸大體者居皇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為親賢成德之助從之○上謁陵

三月冊立 皇太子無何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劬勞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日先生且休矣唐音清粹舉朝稱慶○太監陳洪奏以上用龍袍行所司織造工部言前遣李佑計不下

四十餘萬今復徵派民何以堪乃止○新城縣空中迅雷如雷懷慶府天鼓鳴遵化縣水雹如鷄子損麥○京師地震高儀等勸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上然之○殿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利後學平旋登舟輔佐一家屏爲內閣有正色聲習
張居正後學平旋登舟輔佐一家屏爲內閣有正色聲習
孔教承恩學士沈思廉陳彥皆退居官爲時名臣徐大任
元流皆工詩文而李以杵伯之隔外尤爲士林所重
元羅萬化轉文大雅至杵伯之隔外尤爲士林所重
勤士也世廢學人皆觀之於上南陽先見左右有
至則無子之勝者宮館不治然欲如諸生準不遷移
師各書馬森言禮監時御北皆司禮監傳之聞臣轉
示各部院學司禮監傳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崇重命令意

皇明寶治通紀

子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皆燬○諭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買金一萬兩進用○萬全衛白晝晦暝雨水雹擊牛羊皆死○陝西地震何起鳴因陳伯諫恤災邊防守令寬政聖德六事乞蠲二年稅糧報聞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買者苟合爲夫婦
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御史周弘祖上修省弭災
疏不報○京師河南河東延綏宣府馬亭堡諸所皆大水
苞夜見火光○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上禦虜長策

疏言今之策者皆曰乘漕丁餓餒然計藹速十區步地東西二十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弱且半天分設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十餘里之間虜一而衆寡強弱速不相謀厥虜勢不渠不渠不渠得也故

謀者主辭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邊兵疎而臣制之
 衆衆不可餉而有四難一曰虜犬長技在騎而臣制之
 非策而行行之兵動十餘萬而臣制之
 且此三萬人非有兵無勢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繩之兵萬人非有兵無勢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至召募之兵非有兵無勢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無歸老之兵非有兵無勢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萬而臣制之
 燕趙二千人糧數萬石自饒饒以米穀素盡矣非易
 辛萬二千人糧數萬石自饒饒以米穀素盡矣非易
 北散之不可而臣以臣與邊尤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
 歲二難也而臣以臣與邊尤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
 師甚近言易生使令智之士智財疲困且難他患
 三難也我兵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能服臣再舉奇禍或
 乃終身創矣臣慮思不富虜易生不能發力再舉奇禍或
 臣難也臣慮思不富虜易生不能發力再舉奇禍或
 列爲三宮營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騎三萬人
 尤以智練練兵官之職每各加訓練兩防三營之兵外此爲
 邊兵與經綸往來督勸務各扶牆以鞏固之

聖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十六

上聚萬一乘瑋清人亦輟少逾雅誅臣等決一取戰此桑榆之功不失爲中興先事不能豫後事不戰賊器歐律兵三萬人必得烏銳千三百人爲衝鋒而增如火神習非邊之一年不可令防秋期近諸邊聚滿共三千人以濟一令之急上從之○追錄故鄆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上曰后待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遠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簪待巷之視使聖后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者乎上曰待疾愈卽還宮無多言

七月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一嚴徵賦之期一嚴扣存數
三重侵冒之罰四復屯鹽之舊戶部覈如議上然之○南
科張應治條陳修罪異七事一曰勤政二曰親賢三曰
立信四曰足兵食五曰平盜賊六曰復軍儲七曰察幽枉
語多切直上頗不悅○內使許義持及嚇財御史李學道
執而笞之其黨忿恨不平是日朝罷內使百餘梓學道其
擊之科臣以聞 上命親騎執首事十餘人杖百遣戍南
裔餘皆杖遣戍孝陵○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是世宗
皇帝修玄拜醮等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為飲
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十七

降調外任已故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有朋党之疑階
再疏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銀十
餘引例謫戍監候追駁發遣○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
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弊過絕中外奔競積習仕階
復清紀綱後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在
直委曲之誠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言拜醮雖與王且受
金珠倘天出之事迫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
階六付引啓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賄賂
輒擬謫戍處處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
阻言階部院諸公乃疊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

詔報復之跡則夫朝廷黨之六理勢所必然也

八月初大同人丘富者入虜中教為城堡宮室布滿豐州
川名曰板井以居中國被虜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
為嚮道邊民苦之 上卽位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
以千計而向春魏良相田汝光等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
至足聞風各率衆來降隨表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
仍懸賞格于邊外九邊皆此例○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
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
邦本六飭武備疏八 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
國忠懇該部院勘議以聞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十八

吳瑞對曰臣讀居正一疏卽賞誼之策何以加焉然不
言自用而自用之批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
政制而執政之批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
以帝王後之以伯折而居正所為繁縟商榷商榷先之
為公家而後之私室而招尤為公家者且出亡
而無所舍專製以狗矣况為私室者適得以善後乎君
子不足以盡人也

工部尚書雷禮復上疏引疾乞休允之以為太監滕祥所
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故也○內官監言本監傳造御覽
奇玩時新米菰蘭草瑞香松桂簷山藥欽安殿觀花殿清
望閣五芳軒慈寧宮花園乾清宮陳設修葺南城金海亭
龍鳳船鞦韆架傳造寶雕帖金雲龍堅樞龍箱擎臺香几
白玉盤及四時供進蔬菜皆奉內旨不敢外傳不領于度

支之經費所賴者細瓦廠灰廠糞廠楊村寶坻抽分清河土城馬鞍山大石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皇水廠共十四所及金殿廠等又二十一所租稅以充不時之需初年允言官請查覈如官帑法既而已之其工部物料一萬四千金太監李芳酌減九千兩而楸棍廠逼迫西山多侵民產部臣劉體乾檄大使以稅冊入且議悉裁以贍國用奏 上大怒杖言者華大使尚書奪俸

九月諭買貓睛珠寶石魏時亮言天下荒旱胡虜方強奈何急急于珠寶之妄費命罷之○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十一
允之○御史龐尚鵬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二清理侵占三查復原額四追徵子粒詔如議行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玉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麗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為商人齎送戶部估索高價買人使出論議取利中貴人喜雖六年古語透如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則用出之諸停取買疏至次恩房中官不收令齎未吏領則體乾仍令齎上中官尋毀其吏制伏而出後體乾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上惡之諸屬亦共恨其正直短于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

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日芳上無禮第錮之

十二月邊臣報俺答大舉西行潛踪會掠瓦剌諸部御史王翰令尖哨至嘉峪亦斤不得其要領科臣請嚴兵以待之○諭買貓睛寶石魏時亮復奏請罷前命上切責之○尚衣監太監崔敏以急缺年例黃金奉旨嚴徵以進科臣李已言崔敏獻諂希寵蓄詐懷奸假供用以充私囊積財貨以奉私求乞罷斥不聽○廢違王時張居正故諫達王尺籍至憲廟頗驕驕多所凌轢居正街之而又美其府第壯麗乃以反謀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申洩反謀僅生以誣陷憲廟銅高瞻廢其府居正獲以為第後復志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云

按朝選選州人後居正謀殺之下泉府推官文太倫執不從竟罷官法朝選幸斃于獄士論惜之
已巳 隆慶三年

正月御史部永劾龐尚鵬心術狡獪行事乖謬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詡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中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數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太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

展所長不聽○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通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內官監以製烟火延蔓御史劾奏不聽○太監滕祥孟冲陳洪庶弟姪世襲錦衣指揮千百戶二十人○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特十齡來說

244

5. 10. 19

二月○禮監滕祥請汰匠役 上命祥查之裁二千四百
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
霍與以科臣言大闕在卽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
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榮四百余
員千把提皆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効 上旣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 上保

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
宜敬畏二曰端遊幸 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
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諫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瑤
琨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給音
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請導
祖說寶座制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
蓋皆云不經層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
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奉和山事旬日間
六日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
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
皇明資治通紀

244

अथर्व

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
銳胡寅殺楊久繩柱森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
革以安善良報聞○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

按景星鄉李承天公主性恬雅好學嘉靖二十年侍衛十八年擢尚書承天二十四年奉勅勸諭是歲清二十八年李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聖節惟官當職爲民陸慶吹元廷使祭首直衛至是卒于官富其爲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顏召至是卒于用時時爲上引程祖宏故事多見莽狃

三月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御史賀一桂劾陳洪

惑上病民牟利乞速斥不聽○直隸巡按初鳳陽守崧太

監趙麥貪酷驕僭乞下吏訊裁其員勿設便兵部請下御

史先繫治其黨會議去留從之

四月諭禮部祖宋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其選民間淑女子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命大臣分督屯田後以無功論戶部取銀三十萬進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蜃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輦轎傳造監種玉盆之費使群小困而

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校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江以南靈兩三月

不絕田禾皆漂溺所司以蠲賑請○淮楊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贖贖一萬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十三

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縣贖贖二萬五

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

疏言諸藩日盛祿不給不及今亟為區處將來更有

難處者若此高皇帝東建諸王皆撫重兵據要地以為

國家屏藩此國一時也追諸藩以兵衛兵衛兵衛兵衛

解朝堂無疑疑之速府寮察內禱之此文一時也嗣

見而使人多疑疑而不用不致有共遂而居分例而賜

四十而未婚教而不用不致有共遂而居分例而賜

千典見此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得軍糧四萬九

位女孀九位今二百余年宗室王親者見存二萬八九

有奇視國初不啻十倍即盡供之輸將不能給其半

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

得茶鹽等用亦復計然不數年而止給未久且歲給五

百石是萬石不能給而千代歲遺慶諸王且歲給五

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通乎故借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

二限祿三限婚四限葬五限封爵

三限祿四限婚五限封爵

四限婚五限封爵

五限封爵

二限祿三限婚四限葬五限封爵

三限祿四限婚五限封爵

四限婚五限封爵

五限封爵

二限祿三限婚四限葬五限封爵

三限祿四限婚五限封爵

四限婚五限封爵

五限封爵

二限祿三限婚四限葬五限封爵

三限祿四限婚五限封爵

四限婚五限封爵

五限封爵

二限祿三限婚四限葬五限封爵

三限祿四限婚五限封爵

四限婚五限封爵

五限封爵

二限祿三限婚四限葬五限封爵

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荐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費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間卑遠廢棄並許破格的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間官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吏召輔臣面賜商談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稅即獲譴詞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聞○起高拱以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掌吏部事○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三十五

四百五

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山西巡撫靳學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叢集坐靡公帑一費也空之宋室親疏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生食常餘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丙衛所兵此四者坐食雖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召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實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齋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原非祖制今乃拱勾揖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

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而又議鑄錢之法重積貯之合庶其恒足矣○南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二曰限輪封三曰容直言四曰崇節儉五曰正題覆六曰復執奏○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

疏曰陛下念濟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鐫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竊聞閭閻窮苦之狀官禁遠達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充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堤五曰糧船過河六曰黃河搖櫓七曰茶城擄掠八曰災民避水九曰糧船擄掠十曰海潮滿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糧船擄掠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濫糧米不登糧運難加狹狹人命此京師可慮一也邊鎮開溢洪水衝激教條領額何恃以守此廣惠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省賑賑部霖雨既久城廂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三十六

四百六

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濱之間颶風鼓浪兵紅與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場鹹紅與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為文具上以

七月 上命造朝殿掛燈及蠶山燈工部奏災異頻仍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當修省以消天變 上乃罷蠶山而令修葺其敝壞者

九月吏部覆奏九卿科道所荐邊才見任侍郎楊巍等丁憂都御史石茂華等養病侍郎吳桂芳等俱以次擬用○先是副總兵田世威奏將劉寶皆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成繁撤上忽論所司釋二將俱充軍立功自贖張鹵等請上

仍付二犯于法司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以釋群疑上以函為實奏奪奉二月

吳瑞登日石州之西非相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罪瑞登也昔以法司論法以時官或或非定法也必其罪左右而求為分辯故忽有此詔耳然而此罪一經則諸將皆可逃重罪而朝廷實罰無章矣張商之疏正見奸銷肉蔽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

初子邦寧參母欲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為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參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二十七

三十四

于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語命宜追奪上下各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

臧植者科臣王楨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

按植生平峻潔處閭閻本富有積蓄其勤儉民獄各司

俱生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歎其勤儉民獄各司

導進士正德已巳為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

不為歸白即自為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民之飢者

以萬教武廟南巡駐揚里以同知攝守於淮民賴安

嘉靖丙戌為屯田余事時歲晚中貴役奪民田日甚上

以兩御史往勘復改以待郎俱不能制乃命攝撫余事

往勘之竟歸其侵疆於民而核實城中官之產歲輸公

帝銀七萬餘兩又以兵脩巡歷責責大同雲中所至以

處方古人云爾行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觀稱慶時以為曠云○

禮部尚書高儀四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澤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累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燕雲遼代中原之春也警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秦齊魯洪汝漢浙而四顧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鸞聚滿道間虞時貨之故也研究窮愁而師勞家藩之坐著無驚中澤之哀鳴九檣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學星兩見于女尾日月離食于元春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以新嘗瞻之

日也諒陰已三霜矣曹召一六臣劉一滿官納一缺士乎忠信重折檻之罰備臣屬熱內北突降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惟在私門牢不可破迫其手擢王爵口卿天憲風行勢協警衛成會使白輔具員九卿抄手元良愷悔于張立百職驕首而奔命茲霜雖未永月已荒望前人命廷杖下詔獄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三十八

三十五

今戶部奏納銀入數尚書劉體乾等具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

官庫折俸布當用銀二十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計入不能當計出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

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又言國家備邊之制在祖宗朝

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夜甘肅薊州為七又

繼以固原山西為九今密雲鎮昌平易州俱列成矣其防

守士馬各鎮原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

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千往特

而坐食者愈眾矣其合用芻餉各鎮原自有此因一軍之

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世此私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

加以京運餉餉溢于常額而橫費者滋甚年府庫定而國計日絀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遺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太倉及各省歲所兵餉與本鎮此糧之數僑呈上覽旨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其他弊姑置不公

十二月聖諭災變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致傷和氣嚴衛暗訪以聞劉思賢疏曰嚴衛暗訪係國安危首創西廠使汪直流毒縉紳潛奪威福先帝首監此弊一洗而更之豈有股肱耳目之不任而任嚴衛者乎且曰暗訪則迹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辟重足挫手之禍在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二十九

三十九

今日矣後尋廢

庚午 隆慶四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內承運庫以空剝下戶部取銀十萬兩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楮取之不印不名安辨真偽命如數進○陳以勤疏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夙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衮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賍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上嘉納之因累疏乞休上不得已允之加太子太師給部傳夫康如故事

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

定太平之至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至深遠也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錢印而授之營時事危矣必收其印以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事完則繳勅納印太和之柄持矣疏入令會議以聞議畢兵部尚書霍冀上疏曰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緘分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管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三十

四十四

杜漸相應依擬得旨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二月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戶科給事楊鎔論冀疑貞吉嗾之乃各自上疏辨上覽疏不悅降旨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大學士高拱至○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體大獄皆先帝屬精之政而冀謀友異尤非繼體所宜其郵錄召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迄擢不錄及諸未錄者悉查例以行○尚次監傳旨令南京加造段四十萬部科執奏宜令所司亟進原造之教卽宮用不乏民困亦蘇 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

之一餘悉准歲造不必加○原任刑部右侍郎曹鈞卒謚

恭肅賜祭墓如例

按鈞江西進賢縣人諱康正當幼奉武定侯郭勳大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廣西毒民性獷而畏明惟

狼兵先年古因之寇雖時時出役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

狼兵也頃歲汝滅狼兵置募兵已復盡筆狼募二兵而用

浙關兵而捕鼠者易貓以犬然臣當滿求禦禦法宜莫如

調狼兵占地而責之起守益土官以得地爲利而古田素

稱膏腴尤其取覲觐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

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

呈明資治通紀

古田要害田番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謀購求并勦勿赦

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糧村寨不下數百種額不啻數

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

俱罪願立長相親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犒勞分別之惡

使衆心知所同皆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列立上官男年

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九例授以巡檢戰衛令其以夷

夷治夷屬之桂林府官轄則今日之種寇卽他日之狼兵

納糧聽調與通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上彩了之○高

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

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木兵政務或欲巡

邊關務卽以一人徃使便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

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徃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

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尚出員缺如此而猶稱

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特用法當自兵部

司官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

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

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巡撫補而總督

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

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用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

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

皇明資治通紀

宜特示優原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

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

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在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

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

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若有成績特取

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德思而不被

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上念

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意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

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陳入上褒參並如議行

三月裁革南京冗官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熟請程繁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充南京淨軍○御史邵陸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管提督教以騎射韜畧併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類出者

洋勸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瑤科擾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都御史爲守體疏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革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衛爲我藩

籬耳而表情新異向導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陲戍守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三十三

四百三十九

無事日矣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調旋練土兵卽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民皆不可用手宜徵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戡守毋徒調掣爲也章下所司○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却于俺酋挾其妻關人邊提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詆牾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成而貴合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羣

谷蠡扶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戮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當質盟世服屬無貳矣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鞍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三十四

四百四十

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水千戶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選謫非選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旣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禦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恢弘可當大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

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能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吏部覆賈三近本近年州縣長吏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倉餐雖整爲疏熟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母得偏重進士署印母得濫授雜流詔允行之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

三十五

四十六

七月戒諭司慘刻用刑者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屍連治其子鐸姪緒藉其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爲民資產如教籍入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顧爲河時漕政大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故河

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致淤淤既淤則必衝疏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擇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遠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 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價往視之○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素好奇計力主海運之策乃遷提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 上疏言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

三十六

四十七

通狹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實與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亨其全無險則重和宜和受其敝我朝都燕北有居庸關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漕粟于海猶憑左臂從左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也從之遂以十二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廿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虜囚黃台言等犯遼東大勝

堡總兵王治玉及參將郎得功夾之○大學士高拱言方士王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殯于非命不得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會多官鞠于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趙奮以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于入而不思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于出而不恤手後世之議陛下何賴哉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仲文爲首已今矣矣疏入報聞○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熾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

三十七

縉熾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太監陳洪入其賄故力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而奏北虜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日卿等議當其卽之于是內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矣十一日大學士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致仕時吏科都給事中韓揖劾奏貞吉庸橫故也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時俺答款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辦受封

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威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卽務以餌叩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宮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算老酋歿其子故認爲中國所錫索路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巨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邊塞爲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

辛未 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送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

三十八

三十八

儀從高拱荐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紛更三戒苛刻四戒竊短未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政黨同伐異以傷善類吏餉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爲戒將來奏入補外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忬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晚論今歲士一日端趨向二日崇節儉三日正心術四日勤職業五日敦禮讓六月弘器度上然之

四月浙江杭州栗樹生疏○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

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

于十五年政事因華人材進退空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

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攝其大要統

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

俺答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養有

差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

子太保及總副叅遊金幣有差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

餉皆入帥節以陷虜間以遠京近邊卒餒瘡無復生 理

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

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十 壬戌

大學倉驛遠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

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

官得投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廷殷正茂提兵官俞大

猷各陞賞有差

先是古田陳賊奴命賊移官民建寇若苦其最然

者二軍禦固不可到是正統統與諸軍合營進剿斬

兵及陣兵共十萬今大猷統統直抵諸軍合營進剿斬

首獲擒高計開三縣三臣首功乃有是命然其時鎮

宣未先抵以窮寇降今其黨見首也者斬首以獻其後

食事金柱罪賊銀約兄銀姑生到之麾下至六日正

茂具誠引罪賊銀約兄銀姑生到之麾下至六日正

于西市傳方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疏凡五上上察其誠懇優詔褒

英賜馳驛遣行人曹就獲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六月陝西巡按蕭廩疏留榆林鎮入衛軍報聞○雷震圍

丘廣利門錫吻碎之○尚寶劉劄奮庸疏條五事一曰保

安聖躬二曰提攬大權三日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

日起用忠直按奢庸陳詞有所指拆頗中時宜阿意者以

為久不徙官有快之心更相與訾訾之

七月命陝西織造羊裁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疋計價七

十五萬兩巡按御史乞覆之不聽

八月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漕河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三十 四十

流自景泰以後出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浸廣凝

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

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者關盡廢後

趨邳迂則決野鴨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頻濶今沛邑

新城使成幾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萊城以南猶屬黃河非

畫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聞瀟之說下諸臣熟計報

可○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作孔子廟庭其神主序

于先儒呂但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

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遼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

永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遼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遠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言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遼洋一提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遼洋一提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窺竊聖容微戒于前矣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皇明寶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過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十月大學士殷大儋致仕○先是御史趙應龍言其因太監陳宏宦緣入閣未凡御史侯在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故也○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十二月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小等

處大破之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以呂調陽爲禮部尚書○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未有瘳○巡撫張

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練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

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罔聞太平軍民

呼籲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

鉗束之乎乞說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選制者報可○

皇明寶治通紀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兵利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銳恢復套河胡宗憲計擒倭寇

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戾宜加卹錄以爲邊臣勸

從之○詔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營帶都給

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疏請停止不允于是工部言種

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

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

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民不擾而

可獲更生 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

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黃 泛

溢教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精神之慮張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東南水煖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驚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速而又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泮言詔允行之○待詔劉蒼庸條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乞疑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四十三

四十四

有限之體而當衆欲之攻則聖德清而聖壽永矣二曰總攬政權先帝英明果斷臣下莫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用舍國是更張果出宸斷手協公論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圖身便朝廷名器本勵世之具而敢以市恩乞大營乾綱獨觀萬化則上下萬測其挽而政權不至偏重矣三曰慎儉德近者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珥珥作釐山錢金雕王國計日虛所宜痛戒四曰留心章奏言官奏事皆以效忠非有要挾乞于當理者痛之狂直者恕之五日用忠直卽位以來或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違賢退不肖諫非望風承旨而攻擊以泄

憤非迎合權要而薦拔以樹恩皆本直忠乃遭斥逐乞速用以盡其才疏上諭與國州知州

文大倫曰劉待詔此疏言中蘊而望風

科臣曹大笙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請如處嚴當故事時賜罷黜上責大笙妄言調外任禮部尚書潘晟乞致仕

許之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縣寧池水安慶廣德地里遼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截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

近如礮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聞聞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烏有地方四千里

而撫憲司以黔東之手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選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十

四十四

制者集可兵科劉伯燮言故經督餉復河套胡宗憲討擒倭寇海盜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加卹錄

以爲邊臣勸從之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為酒月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奏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浙江

黑青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月光掣電水

色隨之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

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

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托東宮幼朕

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依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冀日上崩于乾清宮

仁大度聖曰史臣曰先時法今嚴具百官既饒
之威至如制節度好惡殺書食驕賜而甘征稅無名
問以間左右請侯吾不先錄常歲時進行幸則光祿
供日賜必先期以請侯節上首為豐約若行幸則光祿
者歲省先錄其節儉如也雖震怒上官然責譴得
嘗釋遣之先錄其節儉如也雖震怒上官然責譴得
王爾其烈也至使守就轉郎史字獨斷于震約求懸義
先歸未足觀弘為父安長治之計皆無鐘之求懸義
木火而親之弘為父安長治之計皆無鐘之求懸義
用內外輪而親之弘為父安長治之計皆無鐘之求懸義
以加焉